错嫁的皇妃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Chapter 1
- Chapter 2
- Chapter 3
- Chapter 4
- Chapter 5
- Chapter 6
- Chapter 7
- Chapter 8
- Chapter 9

Chapter_1

==========

本图书由（danlstory）为您整理制作，更多精彩好书敬请登录：http://bbs.31uuu.com如网

站无法打开，请发邮件至：ssmmuu@gmail.com索取，我们将会在一分钟内回复您的邮件！

==========

第一章

床榻上的女子缓缓睁开月眸，手下被褥暄软，看到的却是一旁摇曳的青纱帐和远处的檀木梳妆台，锃亮的铜镜反射耀眼的光芒，房间里清香宜人，静翳的仿佛做了一场梦，醒来，花香依旧。

白皙修长的手指轻轻拉开帷幕，努力挣扎起身，头疼的厉害，渐渐回忆起之前的一幕幕：自己被车子撞飞，之后自己伸手向着一着装怪异的人身受求救，再之后?

来到铜镜前，铜镜印着一张陌生的清秀瓜子脸，两行弯弯的柳眉，挺直的秀鼻，朱红的嫩唇。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清澈明亮，似乎最闪亮的星星在这双眼睛面前也是黯然失色。

手无意识的扶上脸，铜镜中的人也做着同样的动作，这是自己吗？细细打量着铜镜中女子的容貌，果然瞧着镜中的人儿眉宇间似乎与自己原来的样子有些相似，嘴角不禁露出一抹嘲弄。

生气的甩开眼前的铜镜。

“叮铛”一声脆响，铜镜落地。柔暖的阳光从窗外泄进来，经由铜镜的折射，刺得女子睁不开眼。女子不由自主的向后退了一步，以手遮面挡住耀眼的阳光。

听到里面的声响，一簇略显急躁的脚步声由远及近传过来，一个橘色的身影挑了珠帘，冲到她的床边，身后的珠帘叮当作响化作凌乱的音符，在地上投下淡淡的细碎投影。

“谢天谢地，小姐，你终于醒了！”丫鬟抓着她的手，一脸高兴地说。

几乎处于本能的，她受了惊吓般抽回手，不喜陌生人太过分的亲热。

丫鬟略显尴尬，不解的看着她，她微微一怔，意识到自己的不礼貌，只得抱歉的笑了。疑惑地看着她身上的衣服，低眸余光扫视了一眼自己的衣服，不由得暗惊：天！这是什么地方？用铜镜，穿古人的衣服，自己的脸不再是自己所熟悉，这.....自己一定是在做梦。狠狠的掐了自己一下，疼痛的感觉袭来，5秒钟之后，得出一个结论，这不是梦，是事实。

环顾四周，没有摄影棚，没有灯光师，没有摄影师，不是在拍电影，想想自己陌生的容貌，一个不可思议的想法浮现在脑海中——她的灵魂穿越进入别人的身体。脸倏地刷白，好看的柳叶眉纠结在一起。

丫鬟看着她脸色又苍白了一份，以为她身体还没有完全好，上前扶着她到床上休息。

原本准备松开的手蓦地被另一只白皙细长的柔指紧紧抓着，感觉到抓着她手的人很紧张，不自禁的柔声说：“小姐放心，我家公子是受人之托出来寻找小姐的，马上就会送小姐会府。”

女子蓦地直直盯着她看，颤抖的声音问道：“这是什么地方？我怎么会在这儿？”

“这是洛城的天龙客栈！小姐离家出走好几日，被我家少爷找到的！”丫鬟回答。

天龙客栈？离家出走？！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女子还想再问，头疼得厉害，再次晕了过去。

再次醒来，拉开床幔，扫视了四周一圈，又换了一个新的环境。挣扎着艰难的起身，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揉揉眼睛，再次环顾四周，一切依旧。

穿越了么？穿越是看多了，只是不知道自己穿越而来的会是什么样的结果,有些害怕！轻轻叹了口气，罢了，既来之则安之。

“碰”的一声巨响，看向声音发源处，入眼的是个粉色身影手中的木盆掉落在地。不顾其他急急奔向自己的床边。

“小姐，你总算是醒来了！”眼眸中闪着泪花，声音满是喜悦。

细细一看，才惊觉眼前女子眼睛红红的，与兔子的眼睛有几分相像。肿胀的厉害，怕是哭了很久吧！眸子里真情地流露出关心，想来跟这个身体原来的主人关系很好吧！

心不由得一阵疼惜，安慰着：“哭什么？谁欺负你啦？”

这具身体的记忆开始复苏，没想到这身体居然是暗夜国的上官将军上官鸿唯一的女儿上官婉儿，而眼前的人正事上官婉儿的丫鬟小环。同样证实自己不再历史中，而是在另一个时空的世界，嘴角不自觉地苦涩一笑，她要如何回去呢？！

“小姐，你等等！我马上告诉将军，他都快急死了，这段时间为了小姐食不下咽，寝不能眠！”说完，粉色的身影消失在眼前。

看着消失的身影不由得露出一个浅浅的笑容，很快女子脸上的笑容僵硬，这上官婉儿是为了逃婚离家出走，现在又回来了，莫不是自己要代她出嫁不成？！她可不是这个上官婉儿，虽然她也叫上官婉儿，但她不是这个世界的人啊！她怎么代她出嫁啊？！

片刻，一名身着华丽衣裳的中年男子从门外匆匆走进屋内。一张憔悴的脸上挤满狂喜，细细一看，一头乌黑的头发夹着无数银丝。

上官婉儿在心中暗暗叹了口气，这中年男子比记忆中的男子老上许多，怕是这段时间担心她而引起的吧！不知道自己的家人现在怎么样了！

本想要告诉他，她不是他的女儿，虽荒谬得厉害，但在见他的一瞬却是无论如何也开不了这个口，默想着干脆当这上官鸿的乖乖女算了，反正自己在这个世界也无依无靠，有个人的羽翼庇护也算不错。

对着那张苍老的脸，从他的眼中看到浓浓的亲情，心里酸酸的，想起自己远在其他地方的爷爷。泛起同情心，微微拂身，一脸的愧疚对着眼前的人道："爹爹，是女儿不好，女儿对不起您，让您当心了！"

上官鸿一怔，没想到她会说这话，心像是被什么东西扎了一般疼痛，一脸慈爱地看着女儿道："不怨你！是爹对不起你啊！爹连你的终身大事都掌握不了，爹真是没用！你身体刚好一点，要好好休息！爹就不打扰你休息了。"

"爹爹，你怎么这么说呢？是女儿不好，让你记挂这么长的时间！"她柔声道。"将军，皇上又下了一道圣旨！"一簇急促的脚步声在房门外响起，管家慌慌张张的跑来。

上官鸿一阵心烦，这道圣旨怕是又在催促他嫁女儿吧！硬着头皮出去接旨，出门前，神色复杂地看了尚卧病在床榻上的女儿一眼。

唤来小环，梳洗好，准备出门迎接圣旨，呼吸新鲜口气。同时暗暗思忖着如何摆脱这桩婚姻。

"婉儿，太好了，你终于醒啦！你不知道你昏迷的这段时间我有多么的担心你，现在见你没事我就放心了！"一道声音在门口响起，"你就不用出去了，父皇担心你身体，好好养好身子，准备陪嫁吧！"

一个女子窈窕的身影映入眼帘，一袭紫衣，显示着她身份的尊贵，如墨的发，一张芙蓉面，竟是黛如远山，肤如凝脂，月眸樱唇，领如蝤蛴， 齿如瓠犀，紫色的纱衣裹住玲珑的身姿，完好的展视优美的曲线，大有一笑倾人城，二笑倾人国之势。

来人正是暗夜国国主最喜爱的小女儿拂儿，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深得太后、皇后的喜爱，甚至连太子对她也是宠爱有加。在宫中更是

呼风唤雨，要什么有什么，只是这次却要为了两国和平嫁给桑朔国的太子南宫墨做太子妃。

上官婉儿的心不自觉地一阵黯然，在耀眼又如何呢？终究是不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不过她也不应该要自己同她陪嫁啊！想到这里，蹙眉，对她视而不见。她十八，在他们这个年代嫁人算是很正常的事情；不管是她还是上官婉儿皆只有十六，嫁人算是早了！在她所在的世界即便二十六嫁人都不算晚，她还不想嫁人。

小环明白不该打扰两人的谈话，识趣地离开房间。

“还生气啊？”拂儿小心奕奕地看着她。

她却是不说话，对着眼前的人实在是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看着那张漂亮无辜的脸，想生气也生气不起来。

拂儿亲昵地拉着她的手臂，娇滴滴地说：“咱们以前可是说好了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要嫁也一起嫁。你要嫁的可是同你门当户对的蓝墨将军，蓝墨将军温文尔雅，对待每个人都极其温柔，做正事也是一丝不苟，从未打过败仗。多少人求都求不来呢！总比我要嫁的人好上千倍，我甚至连他张什么样子都还不知道，而且还听说是个极为冷漠之人，我.....”

说着一副要落泪的样子，让人于心不忍，同样身为女子，即使她要求自己陪嫁，见她这样仍旧忍不住安慰她：“好了，别这样啦！那也只是传言，传言与事实从来都是相差很远的。”

小心翼翼地看她一眼说：“那你不生气啦？”

“恩！”含糊的应答着。

听着这样的回答，拂儿一脸欢快地说：“那你好好养身，我先回宫了！”

说完，转身走了，望着那渐行远去的身影，她感到一阵无力，颓然躺在床上。

听了门外上官鸿的声音：“微臣参见公主！”

“免了！”依旧客气的声音，看不出丝毫公主的架势。

“微臣恭送公主！”毕恭毕敬的声音响起。

听着渐渐远去的声音，她心情变得格外沉重。

这上官婉儿也算是一代娇女，却要为了暗夜国的两个将军关系更好而牺牲自己的幸福，嫁给一个只有几面之缘蓝将军的儿子蓝墨为妻，这样的政治婚姻也难怪她要逃婚！自己现在该怎么办呢？！想到这儿她就一阵头大！

蓦地一个怪异的想法钻上脑定，细细一想也觉得不错，如果看不上那蓝墨就用这个办法。

第二章 ...

上官鸿站在门外一脸愧疚的看着她，久久都没有进房的打算。回眸，见上官鸿一脸愧欠的站在门外，脸上露出淡淡的笑意，快步走上去，亲昵地拉着他的手臂柔声道：“爹爹，怎么不进来？有什么事情吗？”

不知为何，对着眼前的慈父般的人她很难露出不高兴、不开心的表情，直觉不希望他因为自己不开心而这般忧愁。或许和自己小时候缺少父爱有关吧！

“婉儿啊！皇上刚刚又下一道圣旨了，催...催你明天嫁人！”上官鸿一脸的苦涩，吞吞吐吐地说。

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她都认为上官鸿是个很称职的父亲，虽然皇上下旨指婚，但是他知道上官婉儿不喜欢，遵循上官婉儿的意见，让童心带着上官婉儿远走天涯。就凭着这份心意，他就比其为权而把子女作为政治工具嫁出去的父母好上千百倍。

“爹爹，不必担心，女儿要嫁给蓝墨既已成定局，您有何必如此愁苦呢？想再多也无用，不如开开心心的过好现在，珍惜眼前的每一天！他如果对女儿不好，女儿直接跑回来，到时候爹爹可别嫌弃女儿啊！”说道最好还故意露出一脸的孩子气。

听着最后那句略带孩子气的话，上官鸿的眸中的忧愁划开些许，嘴角慢慢露出一丝丝淡淡的苦涩笑意，道：“爹爹怎么会嫌弃自己的女

儿，既然你已经想开了，我就放心多，你好好休息，爹爹先出去了！”

“爹爹走好！”恭送他出门，望着他渐行远去的背影，她竟觉得沧桑、悲凉，不知道为何！

上官鸿独自一人去祭祖祠堂，里面供奉着上官家的祖宗及其家眷。外围独自摆放着一块排位，上面写着上官鸿之妻若水。她是上官鸿唯一的妻子，也是上官婉儿的半个娘！

上官鸿默默的注视着它，久久不语！一股罪恶感袭上心头。

当年他凯旋而归，路过边境地区不远处的小巷子里传来女子的惊呼声，顺着声音的发源地看去，一个双十年华的女子，怀中抱着个扔在襁褓中的婴儿，与对面的男子在抢属于自己的东西。

他仔细一看，心里暗暗吃惊，只见这女子一张苍白秀气的脸，眉宇间尽是凄惶，唇色苍白，一脸戒备的看着对面与她互相争抢钱袋的男子。

他暗暗心惊，不知为何心中竟涌现出要保护那个女子一生的意思，意识到这个想法并不觉得荒缪，反而愈加的肯定。

迅速的飞奔过去，对着与她抢钱的男子就是一拳，直打得男子口中的牙掉落一颗，鲜血直流。男子恶狠狠地看着他，眼看就要回打过来，被他一记踢腿，摔倒在地，男子看着不远出跟来的人，知道自己不敌，迅速的逃之夭夭。

女子退到墙角，仍旧满脸戒备地看着他以及身后的一干人。这时，怀中的孩子受到惊吓，哇哇大哭起来。

“宝宝乖，不哭啊！不怕，娘亲就在这儿，宝宝，不怕，不怕！”女子轻声哄着怀中的孩子，眼眸时不时的瞟向不远处的一干人，过了一会儿，孩子果然停下哭声，渐渐睡去。

“请问夫人夫家是谁？眼下正是兵荒马乱，为何在此？”唯恐唐突佳人，上官鸿尽量放柔声问道。想他戎马一生，何时遇见这么纤纤细弱，美丽出尘的女子，恨不得将自己的心都挖出来给她。

女子并不回答，只是惊惶地看着他，眸子尽是探索之色，好似想看出眼前的男子是否和之前的男子一样。

“你不必惊慌，我们不是山贼土匪，不会对你怎么样的！”意识到她惊惶，上官鸿解释道，“如今正是乱世之季，你一个女子家，还是不要在外面走动的好！”

“将军还是小心些好！我看她长得一副狐媚相，万一她是敌国的奸细可就不好了！”他的手下一个心腹故意粗鲁的说出，同时凶狠地瞪着她，如同她就是名副其实的狐狸精一般。

“放肆！还不退下！”上官鸿喝道。

“你.....你们想怎么样？”女子战战兢兢地问，满脸紧张瞟了怀中的孩子一眼。

“夫人莫怕，我们不会伤害你的”上官鸿远远看着她微微颤抖的纤细身子，心中泛起一股不舍、不忍与心疼，“夫人要去哪？我派人送你去，如今外面乱得很，你一个人带着孩子很不安全！”

也许是上官鸿的温和态度起了作用，也许是女子紧绷的精神再也坚持不下去，她脸上紧张、戒备的神色缓缓松散，眼泪簌簌下落。

那泪水仿若打在上官鸿的心上，让他又是心疼又是不舍，触动了他心中最柔软的那根弦。

“夫人？”望着她迷茫的眼神，他轻声唤道。

“有家不能归，我要去往何处？”女子小声的喃喃自语，一脸的凄凉。

“去往何处？去往何处？天大地大，却不知我容身之所在哪！”这话像是在回答他，又像是自言自语般，女子泪眼婆娑，脸上荡起一抹凄美的笑容，直看得上官鸿心像是被扎一般疼痛。

“夫人若无去处，可暂随我们一起.....”上官鸿的话还没说完，女子身子软瘫下去，怀中的孩子却抱得紧紧的。

上官鸿迅速前去扶住要倒下的女子，带回了暗夜国自己的府衙。

这一日，上官鸿走到后院若水的住处，若水正抱着宝宝倚在门口发呆。望着她空洞迷茫的眸子，他心里微微疼痛。

“夫人，怎么站在门口？外面天气转冷，还是回屋休息吧，小心着凉！”上官鸿面上镇定地说，不知为何直到此刻见到这个女子他的心还是会随之绷然而动。

女子怔怔的发呆，对着上官鸿的说话恍若不觉，上官鸿重复了一遍刚才所说的话！

“啊...哦，将军！没事，正和小东西说故事呢！”若水淡淡地说，眼神有些空洞。

说故事？我可是站在远处观望你发呆好久，问你话，也是第二遍你才有了反应，怎么会是说故事呢？怕是在想些心事吧！上官鸿心道，一想到自己站在远处许久，她都不曾察觉心下一阵黯然。

“夫人.....我有一想法，不知说出来会不会唐突夫人？”上官鸿迟疑了一下，最终决定还是说出来。

若水微微一怔，淡淡道：“将军还请明言。”

“这.....自我第一日见到夫人，心里.....便对夫人.....有了情意，这几个月下来，更是觉得夫人温柔体贴。我自知不才，夫人如若不嫌弃，可否让我照顾你今后的生活？”上官鸿结结巴巴地说完这番话，脸微微发红。

听了这话，若水微微蹙眉，低眸看着怀中的孩子，淡然道：“将军是个好人，只是我出生低微，怕是配不上将军，况且这孩子.....”

声音渐渐弱了下去，上官鸿知她心中的顾虑，忙说：“不，我不介意这孩子是谁的，这个乱世，你一个女子带着孩子要如何生存下去？如果你跟了我，我保证会给你们最好的生活，这孩子我也一定会视如己出！”

“你且容我想想！”若水神色复杂地看着怀中孩子说。

三日后，若水答应了上官鸿的要求，嫁给他。本以为会是侧室，没想到却是正妻。即刻吩咐手下准备，五日后风风光光的迎娶了若

水。

洞房花烛，上官鸿极极尽温柔呵护，对她百般怜爱，千般疼惜，唯恐自己一介武夫，唐突佳人，真是捧在手心都怕化了。

“若水，我上官鸿得你，此生足矣！”上官鸿搂住怀中家人盈盈一握的纤腰，沉声道。

“将军，你说话算数？会待宝宝视如己出？”若水柔声道。

“若水，放心，上官鸿言出必行，绝对不会对夫人食言的！”上官鸿一脸正经道。

“谢谢将军！将军可否在答应若水另一个请求——求您竭尽全力不要让宝宝嫁入宫廷之家，让她能在婚姻上有些自主权，可以吗？”小心翼翼的问着。

“恩！我会让她自己选择的！”

春宵帐内，欢情旖旎。

翌日早晨，上官鸿醒转，身旁佳人盛装躺在躺椅上，面上是凄美的笑意，只是肤如凝脂的肌肤上再无半点温度.....

那一晚他知道若水还是女儿身，知道婉儿不是她的亲身骨肉，却不知道婉儿是谁的孩子，不知这个迷一般的女子为何要如此这般！

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一直在想当初如果他不去问若水是否嫁他，她会不会不这般死去？他待婉儿的歉意更深。不想这次，连若水最后的遗愿也将落空！

祠堂外，雨淅沥淅沥地下起来，滴答滴答的声音如同鞭子般敲打在上官鸿的内心深处，似是在提醒他他当年说过的话般！

上官鸿望着外面的雨水，脑中浮现那个如同迷一般女子的面容。在他的生活中如昙花一现，却给他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第三章 远嫁他国

傍晚，皇上单独宴请上官一家人去皇宫赴宴。与其说是一家人，还不如简简单单的说就是上官鸿和上官婉儿两人。

宴会还未正式开始，皇上又下了一道圣旨“认上官婉儿做干女儿”，身份更加高一等，留在宫里出嫁。

宴会散去，皇上、皇后、上官鸿一干人喝的酩酊大醉，不省人事，拂儿公主盛情地挽留着他们在宫中过夜。

五更天时，上官婉儿被宫中的嬷嬷强半推半就的拉起来梳洗打扮，那个嬷嬷一个劲地夸她肤若凝脂，妆容浓淡皆可。上官婉儿的嫁衣是拂儿公主亲自送来的一套嫁衣，就这样出阁了。

她隐隐觉得有些不安，不知道这种不安从何而来，总觉得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一样。

她不知道她穿得嫁衣正是桑朔国送给拂儿公主的嫁衣，两人身形差不多，所以即便是她穿也合适。她要嫁的人不是蓝墨将军，是桑朔国的太子南宫墨，而拂儿公主要嫁的人才是蓝墨将军。

拂儿与蓝墨一起长大，一边是郎有情，一边是妾有意，自然而然暗生情愫，不想半路上杀出个桑朔国的太子南宫墨，拂儿公主自幼恃宠而骄，自然不愿意远嫁他国，与个素昧平生的男子结成连理。

故而想出一个让她人代她而嫁的办法，她料定生米煮成熟饭后，他们的双方父母都会从大局出发，让一切顺其自然，不会去强行更正。这也就是为什么她要在今晚让她的父皇宴请他们，请求父皇下旨封上官婉儿为公主，在他们的酒里下了很重的迷药，让上官婉儿留在宫中出嫁的原因。

万一事情败露，追究下来，她可以说是慌乱中而出了乱子，穿错了嫁衣，上错了花轿，加错了郎。反正这事情早晚有一天会真相大白，即便是桑朔国兴师问罪，他们也可以说上官婉儿也同样是贵为公主的身份。

一直坐在轿子里盖着红盖头的上官婉儿觉得脑袋昏昏沉沉，什么都不知道，只想好好睡上一觉。一路颠着走，十里红妆，浩浩荡荡。上官婉儿坐在轿子里一直觉得眼皮异常沉重，她努力想睁开眼睛，却

无论如何做不到，陷入沉睡中。和她同样睡觉的还有她的贴身丫鬟小环。

再次醒来已过了一天，拉起红盖头，掀开帘子，清晨的阳光撒落，照的人心里软软的！深深吸了口气，顿时觉得舒爽许多，唤来小环。

“小环！还没到么？”很奇怪地问她，按照上官婉儿的记忆应该早就到了将军府，怎么这会还在路上呢？！

“小姐，情况不对啊！这好像不是去将军府的路啊！”小环环顾四周，小声嘀咕。

“你说什么？”上官婉儿惊诧的看着她。

小环像是想起什么似的，一脸大悟道：“拂儿公主临行前找奴婢商量事情，她说会选一条复杂的路走，还要奴婢把这封信交给小姐。”

看完信她整个人懵懂了，没想到拂儿公主居然会要她代嫁到桑朔国太子南宫墨为太子妃。嘴角挂着一抹冷嘲：这就是原来的上官婉儿记忆中最好的朋友么？

手无力的垂下，信失去支撑飘落下去，小环捡起掉落的信，看完后，脸色瞬间苍白如纸。不敢声张，小声地安慰着：“小姐，你别这样啊！咱们停下轿子，让人回去禀告将军，求他想办法啊！”

小环的话让她想起上官鸿张憔悴的面容，闭目片刻，睁开眼淡淡道：“咱们走了多久了？”

“大概一天了吧！”

上官婉儿诧异地看着她，大概一天？什么意思？莫不是她也和自己一样昏睡了过去？

小环接下的话很快证实了她心里所想，小环前天晚上被拂儿公主叫去，说是有关于上官婉儿的重要事情商量。后面就睡了过去，也是昏睡了一天，刚刚才醒过来的！甚至连她什么时候被人抬上后面的马车的都不知道！

已经过了一天了，他们都生米煮成熟饭了，现在即便是告诉上官鸿，他一个做臣子的又能改变什么呢？在这样一个肉弱强食的世界里，只有大国拒绝小国的理，哪有小国婉拒大国的道！暗夜国是桑朔国附近的小国，即便是皇上、上官鸿他们都已经知道，他们也会从大局出发，让她代嫁的！

现在拂儿公主已经不是女儿身了，不是女儿身的女子怎么会作和亲嫁给桑朔国这样的大国的太子做太子妃呢？！按照皇上疼爱拂儿的性子，这事情的责任全都处在他们身上，到时候说不定还会连累上官鸿那个慈父的！

冷声对小环道："算了，事已至此，我们又能如何呢？还是继续赶路吧！"

放下帘子，上官婉儿倚靠在轿子的角落，闭目，她没想到自己就这样被人算计成为代嫁的皇妃，代替拂儿公主嫁给桑朔国的冰山太子南宫墨。心一下凉了，呼吸都紧张起来，白皙纤细的手指紧紧的抓着大红的嫁衣。

脑中回想起昨天的事情，那时没了嫁衣，一屋子里的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这时拂儿公主来了，后面跟着一大群的太监，手里都捧了很多东西，首先是嫁衣，后面跟着的就是凤冠，珠宝满冠，极为耀眼，再后面的是珠花簪子。

当时她就奇怪了，即便是嫁个真正的公主需要这么多珠钗么？脑袋昏沉的厉害容不得她多想，拂儿公主有左一句，右一句，让她脑袋更是胀的厉害，只想找个地方好好睡上一觉。

然后吉时已到，没有去拜别皇上、皇后，甚至连她爹也没来的及拜别就被喜娘搀上花轿，匆匆地走了，就这样出阁了。

拂儿公主的话还在耳边响，上官婉儿握紧拳头，指甲深深地陷进肉中，她却浑然不觉。心里满是被人陷害的感觉，越想越是委屈，泪溢出眼眶。

聪明如她何时遭人陷害，时常被人称为天才神童。虽然自幼父母双亡，但是爷爷对她疼爱有加，一点也不比那些有父母的孩子得到的关爱少。如今却被人设好的陷进跳下去，愈想愈是委屈，泪簌簌的掉落。

她真后悔拥有上官婉儿的记忆，在上官婉儿的记忆中，除了她的父亲、小环、童心，最信任的人就是她了。如果没了她的记忆说不定自己不会信任她，说不定结果就会不一样了！她不想嫁给冰山太子，那么她就要为他人做嫁衣嫁给他么？她是高高在上的公主，她在她的世界也是数一数二的有钱人家的小姐，呼风唤雨，要什么有什么，何时落到这般田地？！就算是嫁给蓝墨为妻，她也早就想好了应对之测，不想.....

再次掀开帘子，轿子已停了，不知道轿子何时停的，天色渐渐黯淡下来。看到一旁睡着的小环，她的脸上留着泪的痕迹，她和自己一样不知道一切。不知为何看着她，她心里泛起暖意，摘下盖头，轻轻地走出轿子。

送亲的侍卫立刻跑上前，单膝跪地，毕恭毕敬道："公主有何吩咐？"

上官婉儿嘴角荡起一抹冷嘲，他们或许并不知道眼前的公主是个代嫁的假公主，没想到拂儿公主竟然骗过所有的人，真是个厉害的人物。

"公主，外面天气还冷，请回轿子休息，卑职在外随时厚命。"谦恭的话再次响起。

'公主'两个字听在上官婉儿的耳边，显得格外刺耳。点点头，进轿，又不甘心，声音从轿子里传出："我们到了什么地方来了？"

"回公主，已经到了城郊，想必今晚应该就可以出边境，再过几日便到达桑朔国的都城！"

上官婉儿在心里叹了口气，将信纸又重新看了一遍，将信焚烧殆尽，看着灰烬消失在空气中，释然一笑。眼中闪过一抹冷嘲，好，拂

儿公主，我暂时成全你们！等我再回来的时候，定会好报答你的‘美意’！到时候你可别怨我，这一切可都是你咎由自取，我只不过是处于礼貌而礼尚往来罢了。罢了，反正都不是自己喜欢的人，到头来都是计划要离开的。这样想着，嘴里恶声恶气的吐出“释怀”二字。

虽然嘴上说释怀了，但是心内还是纠葛着，不然也不会想等着以后回来报复拂儿公主。这一切仿佛石头般压在胸口，喘不过气来，闷得发慌！身子本就还没彻底复原，这两日的奔波，加上没吃什么东西，更是让她消瘦了一圈。

眼睛空洞洞地看着前方，轿子就那么点空间，反反复复的，又是就看着外面，看着小环一脸的愧疚之情，看着自己身后的十里红妆。只有她和小环心里明白这一切都是给拂儿公主的，不是给她的，她不过是个代替品罢了。

实在是看不下去小环一脸的愧疚，让她萌生一股罪恶感，唤来小环，在她耳际，将自己的一切计划都告诉她。

第四章 南宫太子

又颠簸了几日，上官婉儿终于到了桑朔国，一进都城，就听见鞭炮的声音，城镇内欢愉一片，一切都只是因为太子要娶太子妃了。

小环在外面欢欣地说着：“小姐，您看，桑朔国的房屋真好看，上面布满琉璃，很漂亮！他们的衣服也很好看，都是丝绸织成的！”小环一扫之前的阴霾，欢快地东张西望，如同一个孩子般。

上官婉儿依旧漫不经心的回应着，还是喜欢自己家的感觉，即便不能回家，能回上官府也还不错，那里也让她感觉温馨。

不似皇宫让她心惊，让她害怕，许是看了太多后宫女子争权夺利、争风吃醋的宫廷戏太多了吧！离那里愈来愈近她的心也愈沉重，在路上她有很多机会可以逃跑，却清楚自己一走会给他们这些护送她来桑朔国的人带来多少遭难，只是不想牵连这些无辜的人。所以她的计划也只能在嫁到桑朔国之后才能实行。

上官婉儿在进宫的时候有人来接，她规规矩矩的坐在轿子内什么也看不到，只听得一片吵闹声。她深深吸了口气，轿子门帘被拉开，一双伤痕累累的粗糙大手伸进出拉住她纤细白皙的手，将她拉出轿子，本想不着痕迹地推拒开，却听见小环在耳边小声说："太子来接你了！"

上官婉儿怔忪，这双手上布满大小不一刀痕的手的主人是那个养尊处优的太子的手吗？他是太子，为何手上会留有密密麻麻的伤痕呢？他又有什么样的经历？看这些伤痕似乎都是有些历史了，按道理他是太子，身上不该有这些的。即使受了伤也会使用最好的药物，为何还会留下疤痕呢？这一切深深勾起了她的好奇心，却又让她百思不得其解。

"我的太子妃怎么了？为何停下不走？"冷冷地声音在头顶响起，周围的空气似乎因着这句话而凝结。

上官婉儿一惊，暗暗责怪自己怎么心疼一个素昧平生的太子，况且之前还是个冰山太子还很不礼貌的用力握着她的手，强行将她拉出。闹脾气的将头撇到一边，不理会他。

手在这一刻僵硬无比，适时的感觉到他手心一片温暖，温暖的像个小火炉。讶然，在她的认知中，心冷的人，手也不会很温暖；十指连心，心都冷却了，手有怎么可能温暖呢？！他的声音却像喉咙里含着冰块发出的声音，直冷得人发颤。

南宫墨知道这个聪明的女子不喜欢他，从她之前想要不着痕迹的想抽出自己的手可以看出。接着又聪明的甩开头，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他她的不满，他知道这个女子是怀着怎么样的心情来嫁给他的，但是，一握到那双细弱柔软的手，心底柔软的心弦竟被触动了。

他迫切的想要揭开她的红盖头，看看她是一个怎么样的女子。和他宫内的妃子都一样吗？这样想着眼眸中流露出些许的暖意。另一个声音却在说这个女人也和其他的女人没什么区别，她们都是心狠手辣的主，为达目的不顾一切。眸子的暖意转瞬间被刺骨的寒意所代替。

自从十六年前发生那些事情以及婉柔的那件事后，他恨透了世间的女子，尤其是身在后宫中的女子，为了一点点的利益，或是为了多得到一点宠爱，或是权利竟不择手段的做些惨绝人寰的事情。若不是有母后在，恐怕这双手就废了！南宫墨冷笑一声，眸子一闪而逝的阴骘，在他眼中‘最毒妇人心’形容女子最贴切不过了。

一直站在上官婉儿身边的小环将南宫墨的神色尽收眼底，不自觉地向上官婉儿靠近一步，紧紧地拉着上官婉儿的手。上官婉儿披着红盖头什么也看不见，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直觉这一切都和眼前这个冰山太子南宫墨有关。

拜完堂，由喜娘搀着送入洞房，小环加快脚步拉着上官婉儿想要快点离开。看着自己的太子妃亟欲逃跑的样子，南宫墨嘴角挂着一丝转瞬即逝的笑意。

尽管如此还是被坐在正前方的美妇看到，眼眸中闪现着一抹精光，嘴角微微上扬，这人正是当今的皇后——南宫墨的亲身母亲。

以前每次催他娶妻，他都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既不拒绝也不接受。而别人送给他的姬妾他也笑着接纳，以至于府上的莺莺燕燕一大群，花名在外。而这次这个他国的公主竟让他冰冷的面容上有着一丝笑意，看来她或许是个机会，这样想着眼眸中的笑意更浓。

刚回到房内，小环急不可待的将南宫墨的刚才看她的眼神告诉她。

上官婉儿听后蹙眉，不语，眼神有些空洞。正在发怔，肚子传来咕噜一声，她已经一天没进食，现在肚子正在闹空城计。

小环很主动的出去找东西吃，倚在床柱上静静的阖上双眸。

刚出房间，小环就意识到自己现在是在人生地不熟的桑朔国，而不是在自己所熟悉的上官府。正想着，冷不丁的撞上一堵肉墙。

“走路不长眼睛了是不？是哪的丫头？怎么一点规矩都不懂，抬起头来让我瞧瞧！”尖细的声音在头顶响起。

小姐与拂儿公主相交甚好，经常被拂儿公主请进皇宫，自然知道这样尖细的声音只有太监才会有的，而且一般敢这样说话的太监都是总管太监。

小环立即跪下去，不停地叩头说着："对不起！奴婢是太子宫新来的宫女，不熟悉路，所以才会贸然撞到公公。公公您大人不计小人过，绕了奴婢这次吧！"

头埋得更深，暗暗责怪自己不小心，刚出门就撞难缠的人。她不会说自己是小姐的奴婢，这样会给小姐带来很多麻烦，说自己是太子奴婢事情会简单的多，毕竟太子是将来的皇上。

"没听懂话吗？还是耳朵聋了？叫你抬头啊！"声音陡然提高了几分，怒气也跟着上了几分。

有些害怕，不过不得不抬起头正视他。

"太子宫的丫头？怎么没见过？"男子眼眸中闪着疑惑之色，想到之前她说自己是新来的，疑惑之色散去，转瞬又厉声道，"太子宫的丫头就这么不懂规矩吗？"

"奴婢会好好谨记宫中的规矩的。"小环埋着头怯生生道。

"死丫头，叫你办点事情也办不好，还迷路，留着有什么用！"一道严厉地声音在背后响起，声音像是从牙缝中挤出来的一般。

"奴才参见静公主！"公公跪下来向着面前的人行礼，声音依旧是不卑不亢，虽然是恭敬的话，但是小环在这个人的眼里瞧不出半分恭敬之色。

小环回首，见身后站着一个衣着华丽的绝色女子，没想到竟然会是桑朔国的公主。

"起身吧！"静公主叫公公起身，拉起小环用力的扭着她的耳朵，"我皇兄叫你去紫竹苑，你都能给我迷路，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回去！"

小环直疼得牙痒痒，却又要忍着不能发作，小姐一直待她如亲身姐妹般，何曾对她下这样的手，这桑朔国地大物博，有钱，人也横，

下手这么狠。

“还没听到么还是耳朵聋了？”静公主见小环不为所动，有大声地吼了起来。

小环连声说着知道了。

公公冷眼看着两人的表演，也不说话。

“看什么看，难道本公主教训丫头公公也要管吗？”静公主冷冷的看着一直待着不走的公公。

公公不再说话，径直走开了，一个丫鬟有什么大不了的，何足为惧！

“你没事吧？刚才下手是不是重了些？”静公主柔声问。

有些疑惑为什么这个素不相识的公主要帮她，却还是很懂规矩地说了声：“奴婢谢谢公主！”

“我知道你是皇嫂身边的丫鬟，之前拜堂的时候我见过你们，不过他是我母后身边的红人刘公公，你们以后要小心些！”静公主一本正经的说，接着有好奇的问，“对了，你现在不是应该在陪皇嫂的吗，怎么一个人跑出来了？”

“公主一天没进食了，奴婢出来找些东西给她吃！不知道静公主能告诉奴婢厨房在哪儿？”对着眼前的公主小环觉得没必要隐瞒这事。

“向前面走，拐个弯就到了！这样吧，等会我差人送份地图给你们，免得你们以后不小心又迷路了！”

“奴婢谢谢公主的好意！”小环对着静公主一脸的感激之情。

“没关系，都是一家人，何必如此客气！”静公主很亲切地拉着她的手说。

小环淡淡的笑着，眼眸中尽是感激之情，偷偷瞄着静公主眼眸中的一片清澈。耳边响起小姐进宫前说的话，“此皇宫非彼皇宫，在世人眼中皇宫是人人向往的地方，可谁有知道皇宫是个是非之地呢！也不知道多少无辜的人惨死在其中。你以后凡事都小心些。”难道真的如小

姐所说的皇宫真的都是这样吗？那眼前这个静公主也是吗？总觉得小姐自从受伤回来之后有什么地方不一样了，可又说不上来是哪儿。

第五章 ...

“怎么去了这么久才回来？”有些好奇地问道，印象中她是个做事一丝不苟，聪明伶俐的丫头，此次怎么这般？

“小姐，对不起，让你久等了，我刚才出去的时迷路了，所以.....这个桑朔国也真够奇怪的，一个太后身边得宠的公公尽然对一个公主毫不畏惧，虽然说话言辞恭敬，却毫无半分尊敬之色！不过我觉得这个静公主倒是蛮好的。”小环把之前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

上官婉儿静静的在旁边听着，没说话，眉头紧锁，看来计划必须快些执行。蓦地想起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小环不能继续再叫小姐这个称呼了，隔墙有耳，万事都必须小心些！

唤来小环，一脸郑重地说：“小环，以后不许再叫我小姐了，要改叫公主，今时不同往日，一切都必须小心，明白么？不然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明白了，小姐！”意识到自己的失误，小环立即纠正，“不，是公主！”

“不对，嫁做他人妇也不应该称公主了，不然会有多不妥，改口吧！”谨慎的加了一句，她不想不明不白的死了，她还有爷爷。

淡淡地语气夹着说不出的忧伤，让小环慌神，却不知如何开口安慰。

灯火炜煌隐射着绿琉璃帘，熠熠闪光刺的人眼花缭乱。烛光潋滟映着凤冠霞帔妩媚明耀，九翚凤冠，恍然如梦。

上官婉儿吃些点心，躺在床上思忖着等下洞房花烛她又该如何应付桑朔国的太子呢？

这几天赶路着实没睡一次好觉，现在躺在温软的床上，看着忽明忽暗的烛光，上下眼皮打架，好想舒舒服服的睡一次，强打起精神，意识渐渐模糊，算了就小睡一会，就一会。

应付了宾客，南宫墨早早地回房，莫名地想早些回来。说服自己是看在对方是和自己国家交好的一个公主身份，他才来的，不然他才懒得搭理她呢！会径直将她冷落一旁，另寻新欢！父皇、母后每次为他选亲，他都是如此对待。

而朝廷的那些官员每年送来的女人，他亦是照单全收，在他眼中女人只是为了男人发泄欲望和生孩子的工具，他的心早冷了。

夜幕低垂，这个昭风宫被幻若流霞的璀璨之光笼罩着，艳红的烛光将秃树映的烁烁明艳。

一路上大红灯笼高高挂起，门窗上贴着惹眼的红双喜，大红地毯延伸到新房。

在开门看到她的那刹，眼里有短暂的微惊被狂喜所代替，高兴、忧伤等诸多神色在眼眸中闪现！一张芙蓉面，颦眉远黛，不染而墨，一点朱红使樱花失色。她？不，不可能，她都已经死了。

门依旧敞开着，风席卷而来，床榻上沉睡的女子对他进门毫无知觉，许是感觉到冷了，缩缩身子，黛眉微蹙，让人忍不住想要替她抚平，忍不住想要怜惜她。

南宫墨眼里难得的出现温柔的神色，轻轻走上前去，将被褥小心地替她盖上，生怕吵醒她般。微蹙的秀眉舒展。不知是梦见什么开心的事情，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露出浅浅的酒窝。

小环打水进来，见太子坐在床边，不知如何是好，端着水在门口傻站着。小姐向来稳重，从不曾如此失态，没想到这会子就片刻工夫睡着了，看来一路上奔波实在是太辛苦了。

有些同情小姐，被自己所深信的闺密算计，为他人做嫁衣，嫁给一个素昧平生的桑朔国太子为妻。

见太子回头，面无表情扫了她一眼，心一惊，赶紧跪下行礼：“奴婢小环叩见太子殿下！”

“起身吧，这里不用你伺候了，回自己房间休息吧！”南宫墨冷冷地对着丫头说，神色专注的看着床榻上的女子，像是寻找到最珍贵的

宝物般。

虽然不舍，但还是轻轻关上房门退出房间。知道小姐不喜欢他，也不知等会他会不会乱来！忐忑不安的在自己的房间里来回踱步。

南宫墨轻轻地抚上她的脸霞，沿着黛眉一直向下摸去。眼眸中是浓浓的痴恋，不舍，似是要把这张脸刻入心中。

上官婉儿现在心提到嗓子上，不知道他到底到这样抚摸自己到什么时候，怕他发现自己在假装睡觉，等下怪罪下来。其实早在南宫墨开门进来的那会她惊醒了，想着这男子好生胆大，竟跑到太子的新房来了。

本想出声制止的，但是这男子身上自然而然的流露出一股高贵气息，让她打消了这个念头，决定静观其变，毕竟能来这儿的人身份自是不低的。

悄悄睁开眼细细打量他，深邃的眼眸，挺直的鼻梁，薄而优美的唇，梳得光洁整齐的发，优美冷峻的下颚曲线冷酷漠然，身姿矫若游龙，一身红色锦袍，腰间玉钩锦带，双腿修长，绣满金线的衣裳衬得他高贵无比，隐隐有着不怒自威之色。

暗暗猜想着他的身份，会是太子么？看着他的不断向着床的方向走来，她心提到嗓子里，紧接着就看见小环矗立在门口一动不动，知道自己的猜测是对的，更加紧张。

见他走过来只是替自己盖上被褥，暗暗松了口气。怪自己太紧张，没想到这冰山太子也有温柔的一面，暗暗好笑。紧接着又觉得他似乎是在透过自己在看另外一个人一般，那样灼热的视线，即使现在是闭着眼，她依旧能够敏锐的感觉到。

“婉柔！”轻轻地唤了一声。

她听了，一阵迷茫，他刚才唤地人是谁呢？有些好奇，理智却告诉她知道别人的秘密要付出代价，不如不知道的好。

他的声音缥缈在空气中，最终与空气相融和，回应他的是长久地寂静。

最终，他只是轻若无声地叹了口气，走向书房。

房门小心翼翼地被关上了，她紧抓床单的手顷刻间松了，紧绷的心也放了下来。

隔着纱罗帐，望着外边忽明忽暗地烛光，浓浓地睡意席卷而来，她再也支撑不下，沉沉地睡去。

夜幕低垂，这个东宫被幻若流霞的璀璨之光笼罩着，艳红的烛光将秃树映的烁烁明艳。寒风侵袭将烛火摇曳，粘在灯笼上的愿望被风吹的飘扬而起，南宫墨站在书房沐浴着风中之光，望悬挂于树的灯笼，一片祥和的红耀花了眼。

自己如今这是怎么了？竟被那个仅一面之缘的名义上妻子所左右了么？怎么会连看书都看不进去了呢？一定是太累了，今日早些休息好了！

望着眼前女子的面容是她熟悉地不能在熟悉的了，那才是她原本的样子，她淡淡地说："你就是上官将军的女儿上官婉儿？"

"对！你亦是上官婉儿！"含笑地看着眼前的女子，"谢谢你对我爹爹的关心，谢谢你为暗夜国的百姓着想，而顾全大局没将你与拂儿上错花轿的事情抖露出来！希望你能原谅拂儿的任性。"

开始的"谢谢"让她有些无措，紧接着听见她让她原谅拂儿让她有些诧异，不知该说她太善良还是该说她什么好！心却升起一股怒气，为上官婉儿的不值，却也不好说什么，毕竟这事与自己无关。

目光紧锁着眼前熟悉的不能在熟悉的面容，有些恍惚，从来没想到有一天会站在镜子以外的地方看自己。

"以后我会替你好好照顾你爷爷的！"收起刚才的笑容，一本正经地说。

"什么意思？"有些惊诧，难道不是应该换回来么？莫不是她不准备把身体还给她了，让她一直呆在这儿！眼神犀利地打量着她，欲将她看穿。

“你别这样看着我，我来一是为了谢谢你，二来是为了告诉你，我们都是负债之人，欠下的东西就应该要懂得偿还。我要还债的人在你的世界，而你要还债、讨债的人都在我所在的世界，所以我们的灵魂交换了，而我在这个世界也已是一个死人。”有些黯然地述说着。

“死了？！”眸子中尽是讽刺，若是自己没有她的记忆，她这样说也就算了，自己现在有她的记忆，她还这样骗她，算什么？原本对她的好感荡然无存。

“我是真的死了，只不过我求阎王把那段不好的记忆删了，你自己也可以算算时间，看是否有一段时间的记忆是空的！你也别不相信我，我是真的死了！”上官婉儿一脸诚恳地说。

“还债？还给谁？”她眼中的诚恳让她相信，确实也如她所说，从她离家几日后的记忆是空的。

“我不知道！你自己找吧！我想既是命中注定你要来桑朔国，想来他们应该是在桑朔国吧！或许就是今日与你拜堂的夫君呢！”有些捉狭的笑着，声音渐渐弱了。

什么叫命中注定？她是现代的人，从来都是不相信这些的，更愿意相信自己的命运自己把握。

还想再问些什么，却见她的身影慢慢虚化，飘散开去，最终什么也不曾留下，好似这一切什么都不曾发生过。

第六章 画眉情意

翌日清晨，窗外暖暖的日光将新房笼罩的一片暖暖的红色，轻风拂面，很是惬意。

小环轻叩房门，端水进来为她梳洗。

脑海中回忆的是昨晚与上官婉儿说过的话，她真的要还债么？那债主又是谁呢？

如果真的是这样，她与小环说的那个“逃跑”计划是否还是要实行呢？！有些不知所措，有些迷茫，望着窗外的大红灯笼以及贴在门上那明艳艳的红“喜”字竟觉得是讽刺，难道自己是来还债给他的？！

“主子，咱们等下还要去拜见皇上、皇后。”小环一边帮她梳头，一边说。

刚梳洗完毕，便听见外面一阵细微而急促的脚步声。

专候皇上的总管太监徐公公带着皇上的册封圣旨赏赐的旨意来到翩舞阁，后面还有二十来个太监宫女手捧珠宝绸缎而来。

“皇上有赏，金凤五只，嵌五等东珠二十五颗，内无光七颗，碎小正珠一百二十颗，内乌拉正珠两颗。”

“皇上有赏，帽前金花两枚，嵌五等东珠两颗。”

“皇上有赏，金嵌珊瑚项圈一围，嵌二等东珠五颗，五等东珠两颗。”

“皇上有赏……”

皇上赏赐下来的东西将翩舞阁堆满，金光淡淡，将原本金碧辉煌的大殿照耀的更加璀璨夺目。皇宫就是皇宫，钱财是永远不缺的，而这些东西都不是属于自己的，属于拂儿公主。

“奴婢小环叩见太子！”小环用力扯了一下她，她才缓过神来，瞧见南宫墨慢慢向她靠近，有些惊慌失措，也忘记了要行礼。

南宫墨挥手示意小环出去，自己则在她面前坐下，执起眼前的笔，替她画眉。

南宫墨做这一切显得自然而然，一副做过无数次的样子，可她却有些不自然，脸微微烦着潮红，心如小鹿一般乱撞，不禁怀疑这真的是昨天那个冷漠如冰的太子吗？略带探寻的目光小心翼翼地瞟向他。

他神色专注的替她画眉，眸子里浓得化不开的情意，似是怀念，似是后悔，似是懊恼，一切都向是透过她在看另一个人。有些诧异，没料到人人都称他为冰山的人竟还有那般深厚的情意，是对那个唤作“婉柔”的女子么？

眉画好了，轻轻放下手中的笔，瞧着眼前女子那双原本清澈如镜的眼脸因正全神贯注的想着自己的问题儿略带迷茫，有些莞尔。肌如白雪，粉黛双蛾。真像，思绪飘飞，手不自觉地伸向女子的脸霞。

“墨，以后天天为我画眉可好？”

“墨，婉柔一生只为你一人而舞可好？”

“墨，咱们以后也过寻常百姓的生活，远离京城这是非之地，可好？”

“墨.....”

独自想着自己的问题，全然没注意到自己眼前的正伸向脸霞的手，带着伤痕的双手抚上她的若凝脂的肤，粗糙的感觉将她拉回现实。

“啊！”的一声惊呼自她口中传出，将陷入自己回忆的南宫墨拉回现实。一时间觉得尴尬地两人都没有任何言语，南宫墨嘴角挂着若有如无的忧伤，一闪即逝。

有些诧异刚才自己见到的嘴角挂着淡淡忧伤的他，快的让她禁不住觉得是自己眼花，竟好想好想将那抹忧伤抚平，被自己心头萌生的想法吓住。

“太子殿下，咱们是不是该准备走了？皇上在御花园设宴。”小李子的声音打破僵持的两人。

“知道了，你先下去吧！”平淡无奇地声音响起。

头戴金凤，步摇璀璨生光，端为华胜，上为凤皇爵，以翡翠为毛羽，下有白珠，垂黄金镊。凤凰争鸣之衣袍，长长的在明镜如金的地面上，窸窣之声隐隐传来。单层丝帛紧裹紧贴肌肤，在这清早的清寒之际为她全身上下凭添几分暖意。在镜中远远观望着我的衣着，秀丽华贵却不显张扬，反倒有些含蓄柔和之感。描画眼线，淡扫娥眉，胭脂红唇。

“拂儿，准备好了么？准备好了，咱们就去向父皇母后请安。”淡漠地话，全然不似先前画眉是浓情，似乎先前的一切不过是华美的梦，梦醒，什么都不存在。

“恩！”轻轻地应了一声。

南宫墨小心翼翼地拉着她的白皙纤细的手，走出翩舞阁。

晚月阁。

“晚妃娘娘，听李公公说昨晚太子去了一趟翩舞阁，在里面带了才不到十分钟就出来了，后半夜一直呆在书房内！看来这东宫又多了一个不受宠的主子呢！”月牙掩不住嘴角的嘲讽，对上被称作晚妃的女子却是一脸的谄媚。

被称作晚妃的女子是一个淡雅高贵的女子，嘴角掩不住的嘲讽，眼眸闪过一丝阴鸷，将原本显得高贵淡雅的脸变得狰狞扭曲。

她是这个东宫最受宠的女子，仅此于她的几人分别是梅嫔、兰嫔、月妃、云妃、灵嫔。她父亲是当朝的梁将军，桑朔国现在百姓能够安居乐业有一半的原因是因为她的父亲英勇善战，百战百胜，从未打过败站。若不是因为她是庶出，她才不会只为妾。但她不甘心于此，太子妃的位置她一定要坐到。

“晚妃娘娘，咱们快准备去御花园吧！皇上在那设宴。”月牙小心翼翼地提醒，一脸的恭敬之色。

御花园。

杨柳依依，花草娇嫩，色泽葱郁，风中带着丝丝香草气息。苑落很幽静，但闻百鸟啼鸣，深深长远令人陶醉。

皇上两鬓带着些许的银丝，脸色苍白如纸，略显病态。一脸和蔼地皇后在一旁小心地照看着。头戴凤冠，全身散发着高贵之气，一脸亲切，有身为国母该有的母仪天下之色。

晚妃，莲步乍移，回风舞雪，冰清玉骨，其神若何，淡雅高贵。

梅嫔，鼻腻鹅脂，香培玉琢，其素若何，珠翠辉辉，观之高傲。

兰嫔，蹁迁袅娜，纤腰楚楚，娥眉颦笑，唇绽如花，榴齿含贝。

月妃，明眸皓齿，柔媚娇倩，皎若朝霞，珠光宝气，光艳照人。

云妃，淡扫蛾眉，质美如兰，香娇玉嫩，盈盈秋水，仙姿玉色。

灵嫔，月眉星目，绰约多姿，珠围翠绕，秀色可餐，分外妖娆。

“儿臣，参见父皇、母后！父皇、母后金安！”粗细不同的声音整齐有致地响彻御花园。

“都起身吧！自家人何必多礼！”皇上平淡的说着。

“谢父皇、母后！”

晚妃对上太子妃的眼睑，挑眉，挑衅地看了她一眼。四目相对，晚妃的脸瞬间苍白，太子妃的眉与平日静公主的眉同出自于一人的手——太子，狠狠地咬咬牙。

月妃见她的瞬间步子禁不住地向后退了小半步，幸而小丫鬟机灵地扶住，整了整情绪，掩住自己的失态。

各怀心事的几人做到属于他们自己的位置。

“咳，咳，咳！”皇上的咳嗽声突兀地响起，皇后轻轻拍打着皇上地后背，略带焦急地声音掩不住地关心：“皇上，您没事吧？太医，太医，快宣太医！”

“父皇，您没事吧？”太子一个箭步冲上前去。

太子的几个妃子紧跟其后，只剩她傻傻呆愣在原地片刻，小环推了她一把，回神，也学着他们上前问候。

皇上挥手打断他们，平淡无奇地说：“老毛病，不碍事，今天难得大家一起聚聚，不必宣太医了！”

皇后还想说些什么，却被皇上的眼神制止了。

“静王到！”

“儿臣拜见父皇、母后，父皇、母后金安！”一袭雪白的衣裳风尘扑扑地赶来。

“起身吧！”

“谢父皇、母后！”

说话的是个十六七岁的男子，一张稚气未脱的娃娃脸。

“静儿，和你说了多少次了，以后做事该有些大人的样子，你也封王了，该记着自己的身份、言谈、举止！”皇后一脸的和蔼地说着。

“知道了！”端王笑着应答着，亲昵地在皇后身边坐下。

“你啊，每次都这么应答着，可每次都是老样子的不改变什么！”皇后笑着戳他的头。

看着上官婉儿心里发酸，若是她母亲没死，她也可以这般在母亲怀中撒娇，眼睑蒙上一层氤氲，泪沾湿了脸霞。

“拂儿，这是怎么啦？太子欺负你了啦？”皇后眼眸满是关切，拿着手帕替她檫去脸霞的泪。

“没呢！只是想家.....想远方的父皇、母后了！”有些受宠若惊，注意到太子的其他妃子嫉妒之色，赶紧道，“母后还是儿臣自己来吧。”

“我原来也和你一样，时间长了，习惯就好！想他们叫人捎信过去就好了！”皇后冲她淡淡地笑着，冗长地述说着她的过去。

“原来这就是太子昨日新娶进门的太子妃，昨日府上有事没能来参加你们的婚礼，千万别见怪，今日定带礼去道喜！”静王边吃边说，一脸的天真无邪。

大家说些平日里的琐碎事，一上午就这么过去了，各怀心事的众人因着皇上一句散了离开。

这半日，上官婉儿如芒被刺，皇上的目光自始自终不曾离开她，让她坐立不安。太子回来的路上紧蹙眉，眉纠结在一起，让被他拉着手的她更加不安，只得亦步亦趋地跟着。

第七章 ...

回到翩舞阁顿时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手腕尚且留有他的残温，躺在床上，脑海中还是回来路上所发生的一幕幕。

他拉着她的手，他的掌温暖了她原本如冰一般的手，心里有了一种悸动，一种异样的情愫油然而生。原本心如止水的心境如同被人投入一块石子，泛着一圈圈地涟漪，打破了该属于她的平静。

一身如墨的男子不知从何处蹦出，在太子耳边小声说了几句，太子蓦地松开原本抓着她的手，撇下她，两人急急地向书房走去。

“李公公，送太子妃回房！”跨出一步的太子头也不会地说。

微微阖着眼，不知不觉进入梦乡。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惊醒处于浅睡状态下的她，睁开惺惺睡眼，映入眼帘的是小环满脸的焦急。顿时睡意全无，有些疑惑地看着她。

“主子，主子，大事不好了，童心.....童心他被关进大牢啦！”小环气喘吁吁地说。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慢慢说清楚！”镇定自如地问，有些诧异童心怎么会来这儿。

相对于小环一脸的焦急她倒是显得镇定多了，许是没有小环与童心之间那般深厚的感情吧！

“早在路上的时候，奴婢就接到童心飞鸽传来的信，信上说老爷也知道这件事情，说皇宫太危险了，他要过来保护小姐的安全.....”小环冗长地说着。

她也大致明白了事情的经过，算算时间，拂儿成亲第二日是要会娘家的，自是不能会皇宫，只能将一切如实地对上官鸿说。依上官鸿对女儿的关心，焉能有不叫童心过来保护的理？

不管怎么说，童心被关也有她的原因，沉思了片刻，还是决定去求太子。请他出面叫人放了童心，莫名地就是相信他会答应她的请求。

艳阳四射，照的四周一片金黄，亭台楼阁水榭倒影参差相交，在地上投上斑驳细碎的影。河莲盛泽翠绿欲滴，白玉雕栏翠微依依，绮窗楼迴廊长。

“妹妹，这是要去哪儿？”兰嫔如黄莺出谷般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上官婉儿至若惘然，一成不变地速度向前走。

“妹妹，人家可是高高在上的太子妃，怎会把你放在眼里呢？”说话的是一脸高傲的晚妃，眼里尽是讽刺之色，还特意咬重“高高在上”几字的音。

上官婉儿有些头疼，出门不利，碰见谁不好，怎么就竟碰到些这样的人！还一口一个“姐姐”“姐姐”亲切地叫着，看似和睦，实则暗流涌动。

对着兰嫔歉意地笑笑：“妹妹刚才一时也没反应过来，以为姐姐是在叫晚姐姐呢！妹妹还有事在身就不陪姐姐们了，下次定是登门拜

访。”

神色匆匆地朝太子的书房走去，还没走几步与匆匆走来地静公主撞了个满怀。

“啊！”两声惊呼同时响起。

身穿一身紫金云纱地静公主身子不由自主地向后倒去。

“公主，您没事吧？”公主身后的丫鬟赶紧扶着公主站稳。

小环扶着上官婉儿稳住身形，对着静公主一脸歉意地说：“对不起，刚才走得太心急这才撞上公主，真是对不起！”

还没来得及看她一眼，静公主瞟见站在身旁地小环，赶紧回答到：“没关系，没关系！你就是太子哥哥昨日新娶得太子妃？”

“看吧！妹妹，我没说错吧！连太子最疼爱的静公主也不放在眼里，看来太子对太子妃还真是疼爱得打紧呢？”晚妃迈着细碎地莲花步走来，声音由远及近，紧跟在她身后的是兰嫔，嘴角挂一抹淡淡地冷笑，别有深意地看了上官婉儿一眼，故作惊讶状地继续道，“怕是连今日帮静公主画眉的也不是太子吧！”

只要太子身在宫中，每天必做的一件事情便是帮他最为疼爱的妹妹画眉，这个习惯从婉柔死后一直持续到现在。

听了这话，上官婉儿就头大，这不是摆明了在在告诉她们今日太子是在帮她画眉么？摆明在挑拨她与兰嫔、静公主的关系么！

上官婉儿对这晚妃着实是一丁点的好感也没有，先前在御花园眼神颇为挑衅地看着她，眼神凌厉。现在又在挑拨站在一旁地兰嫔大发嫉妒之心，挑拨静公主对她的印象。

对上晚妃挑衅地眼睑，冷着一张脸，不紧不慢地说：“太子是瞧我远嫁异乡，出于好意，所以才对我多担待些！不知晚姐姐觉得这有何不妥呢？”

嫌恶地对着晚妃蹙眉，对上眼眸如同暗夜星辰般的太子妃，起了好感，当瞧见她的整张脸时，脸白了几分！竟觉得有些像婉柔。

顿时明白一向对女子冷漠地哥哥为何会为这个仅一面之缘地太子妃一反往常地替她画蝴蝶眉，一切皆因她长得像哥哥所爱的婉柔。

瞧见静公主脸色白了几分，又生出些许的歉意，上前扶住她，轻声道："没事吧？"

摇摇头，对着她友好地笑了："谢谢皇嫂关心，是玉儿走得匆忙撞到皇嫂才是，怎么能反倒让皇嫂来道歉呢？对不起。"站在一旁有些好奇地对上她的眼，略带探寻之色想知道她这般急匆匆地是想去什么地方。

有些难为情，蹙眉，不知如何开口。

静公主拉着她的手向她的居所走去，经过晚妃、兰嫔身边，恶狠狠地瞪了晚妃一眼，道："晚姐姐可真是有闲情逸致，看来太子哥哥对你太好了。"

一句话说的晚妃脸色刷白，身子僵在那里。

太子对静公主的宠爱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而他们这些妃子若是能得到静公主的亲赖在太子面前说些好话，必将比他们苦苦寻思讨太子欢心以求太子的宠爱来的实在的多。可惜的是静公主对她们很不满，经常摆脸色给她们看。

低着头，头轻摇，这静公主着实是真性情，什么事情都写在脸上，一点都不懂得如何缠住自己的心思。在这深宫之中怕是难得碰上几个如此心思单纯的人，想来请她去求太子比起自己去求太子必是有过之。

当下将事情的始末跟她说了一遍。

静公主听后二话不说拉着她向太子书房走去。

房门外，春芽新长，一切皆是欣欣向荣之态。

太子书房。

她一身白衣站在门边，如墨的发随风飘动，秋水般的眸子盈盈而望，仿佛一汪沉静得湖水，安静得不起一丝波澜。

原本还在讨论地几人目光落在她的身上，书房顷刻间安静下来。他冷冷地瞪了她一眼，书房也是她一个女子该来的地方吗?

眼角的余光瞥见展大人的心思有刹那的失神，落在她的身上。暗道：这女子果真是不简单，先前在御花园内父皇的眼总是若有若无地锁在她身上，他便开始后悔今早一时冲动替她画眉。

才片刻工夫，又让一向对他女人不满的玉儿亲自领她前来书房为她求情。现在又让他的身边的谋臣分神。

“臣等参见太子妃、静公主！”

“原来这就是太子的新娶的太子妃，确实有倾城之色！”说话的是一书生模样地白衣男子的展大人，足智多谋。

听了他这话其他几人也符合着。

听在她耳边顿觉不爽，不喜欢别人评价她的容貌，好与不好也无关于他们，碍于太子的面不得发作。

太子冷冷地扫了他们一眼，他们识趣地闭嘴，退出了书房，偌大的一个房间只剩下他们二人，沉默在两人之间化开。

“有什么事情你就说罢！”太子冷冷地扫了她一眼，打破原本的平静，漫不经心地问道，眉头紧锁，像是遇见什么很棘手的事情。

她也的确来得不是时候，太子正在和他的谋臣张大人商议西边土匪久攻不败之事，怕是没得静公主在场，太子连接见她的工夫也不存在吧！

“求太子放了臣妾的手下！”不卑不亢地声音响起，对上太子如深邃的眼，仿若能把她心中所想的东西看穿。只有她自己知道此刻她是强装镇定，也只有她自己知道此刻她有多么地紧张，连手心都沁满汗水。

“张飞，去把今早的擅闯东宫的人带给太子妃，看看是不是她要寻的人，是，就放了！”

张飞便是先前那如墨的衣裳，手持长剑卓然而立，面如冠玉，如篆如刻，有着冷硬完美的线条。听静公主说他是太子身边的护卫，掌

管整个东宫的安全，深得太子的信赖。

“谢太子！”福身，转身，准备退出房内。

一阵风过，将书桌上的一张书纸吹落在地，如同蝴蝶翩舞，正巧落在她的脚边。

拾起，不经意地瞟了一眼，加上先前在殿门外所听到的部分内容让她大致明白事情的经过。将手中的东西递交于太子，出了书房。

第八章 献计

领着童心回到自己的住所，回到翩舞阁顿时觉得如释重负，有些感激太子这么爽快便答应将童心释放。

思忖着如何报答他的这份恩情，她的前世已经欠下许多债，这一世她还要穿越来还债，她不想现在在还债的时候还要借债，她现在只是想着快些回家，见到自己的爷爷。也不知现在爷爷怎么样了，那上官婉儿会不会被聪明的爷爷识穿呢？毕竟她们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报恩的办法她是想到了，他不是想要剿匪吗？他为了自己屡次剿匪失败的事情头疼，可是她却想到了一个很好的办法可以帮他剿匪。

她不知道自己要如何将自己的想法告诉，古时，女子是不能参与政事，她还不想将自己这么快堆向风浪口。直觉告诉她，南宫墨是个阴晴不定的人，他可以前一刻还是个温文尔雅的书生，后一刻便可以是个冷若寒冰的人，所以小心些还是好些。

“童心，叩见小姐！童心自知自己莽撞，连累了小姐，请小姐责罚。”僵在她面前童心见她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以为她是在责怪自己的鲁莽。

一句话将陷入自己世界的她拉回现实，对上一直跪在地上的他满是责备眼眸，有些好笑。起了捉弄他的心思，淡淡道：“你哪里有错？”

“奴才不该自以为是的闯皇宫，还拖累了小姐！望小姐惩罚。”说着又低下头，准备一副等着责罚的样子。

她随手拿起身边的一根长棍，作势要打下去，童心一副心甘情愿的样子，连眼睛都不曾眨一下。小环见势赶紧跪下，拉住她执长棍的手，哀求地目光投向她，赶紧道："小姐，你就看着童心是为了小姐安全的着想，饶了他一次吧！"

顿时觉得索然无味，丢下手中的长棍，一副无精打采地样子，挥挥手示意他们退下。瞄了一眼他们离去的背影，有些感概：从童心看她的眼神加上上官婉儿的记忆，想来童心是喜欢她的。可惜落花留意，流水无情，上官婉儿至今都不知道他对她的感情。而从小环看童心的眼神以及对童心事情的关心程度来看，怕是也对童心有意思了，偏偏童心是个愣头青，什么都察觉不到。

遣退他们，躺在床上准备睡觉，听见门外的公公大声喧报着："静公主驾到！"

有些无奈，却还是堆着笑容迎接静公主，谁叫她是太子最宠爱的妹妹呢！说不定自己以后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还需要她的帮忙呢！脑海中蓦地闪过一个可以帮他忙的办法！

对静公主的感觉很好，只因为她纯得如同一块白纸一样，也难怪难怪太子对特别喜欢她，天天对着身边的人尔虞我诈，也难得一个人如此真诚。她边跟静公主说话，边套公主的话，从她口中知道先前称赞她美貌如花的展大人是太子最信任的谋士，每日太子的书房，而去太子书房必然经过偏云阁。

黑夜，整个东宫静悄悄的一片，窗外的明月悬挂高空，俯瞰下面的一切。一切在它面前遥远飘渺，阁楼外的树在地上投下参差不齐的影，延绵而成一条直线。

躺在床上，回忆着一天所发生的事情，觉得好累好累。比起暗夜国的将军府，这儿要奢华的多，可她却喜欢在那儿，不是偏见，只因为那儿有家的感觉，不必向在这里一样——太多的礼仪让她好生不习惯，暗自庆幸自己是生在现代，而不是古代。她也好想好想回家，可

是她要还债，自己的前世究竟是做了什么，背负这么大的债！有些无奈的摇摇头，沉沉地睡去。

翌日。阳光普照，微风拂面，偏云阁外的花香扑鼻，闻着淡淡的清香，很是惬意。

“展谋士，陪本妃下一盘围棋如何呢？”淡淡地话对着正经过偏云阁的白衣男子——展谋士说起。

展应天有些诧异，太子身边的妃子他没一个喜欢，而他身边的女子也没一个敢应邀他。这太子妃意欲何为呢？当下礼貌地躬身，上前对太子妃作揖，谦恭地说：“展某不才，怕在太子妃面前献丑，我看还是不要了吧。”

“怎么展谋士对自己的没信心么？还是说展谋士不愿意和本妃下棋呢？”条眉，玩味地看着他，“放心只是下棋别无它意！”

眼眸复杂地看着眼前的女子，在她的对面坐了下来。

一局还没完，太子妃落败之事已明，展谋士占进了上风，可他额头布满汗水，神色急促，很是不安，时不时的看向太子书房的方向。太子妃脸上有些笑意，也不知他究竟是不是懂了自己的意思，是否还要在提点他一点呢？他是明白其中的道理了，还是急着回到太子的书房，怕太子责怪呢？！

“展谋士这是要急着去哪呢？是担心回太子的书房晚了，太子会责怪么？不怕太子已经知道你在这边和我下棋了么？！”脸上依旧是那淡淡地笑容，见他的身子僵在那儿，继续道，“还请展谋士不要将今日的事情说出去。”

说完，留给尚坐在原地的展应天一个婀娜的背影，渐行渐远。话她已经说了，能不能明白只能看他自己了，若是还是不能明白那也有负了静公主说他足智多谋，更辜负了太子的信任。

回到翩舞阁，一脚刚迈进门槛内，后面的公公来禀告说：“端王来了，说有东西要亲自送给太子妃，太子要奴才太子妃请前去。”

到了偏云阁，瞧见满脸兴奋之色的端王来了。

见迎面走来的她，作揖，很礼貌地说：“皇嫂，这便是我昨日说的要给皇嫂的礼物。”说着，便从衣袖中拿出一个玉镯，玉镯晶莹剔透，一看便知价格不菲。

踌躇着要如何拒绝端王的一番心意，直勾勾地看着眼前的端王执在手中的玉镯。

太子站在不远处的看着眼前的一切，眼眸蒙上一层笑意，想起以前的某些事情，看了一袭白衣的太子妃眼眸有些深远。自她来了以后，他被尘封的记忆不断地在闪现，不受控制般。有些恍然，婉柔是不是你也希望我有个新的开始，所以才让这个与你有几分相似的暗夜国公主出现呢?

端王看着手中的玉镯，见太子妃望着它有些发怔，一直不接，有些不明所以。上前一步，手在她眼前晃晃。

意识到自己的失态，有些窘迫，脸微红。福了福身，低垂眼帘，道：“谢过端王好意，只是婉.....拂儿觉得上回成亲之日端王虽然没来，但是礼还是送来了，这次就不必再送了吧！”

她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么？到现在还没有为人妇的意识么？就算他们没有圆房，可也拜过堂，也算是名义上的夫妻，她怎么这般.....伸手，接过端王手中玉镯，执起上官婉儿的手，为她戴上去。

夜晚，明月当空，繁星在皓月前黯然失色。云飘过，遮住月的光芒，繁星满天很是漂亮。

翩舞阁。

太子坐在前殿的桌上品茶，上官婉儿有些不安，她不知道该如何，怕他突然提出要她侍寝。不是她不愿意往好的方向想，而是夜晚，她能想得只是那些。

蹙眉地瞟向坐在她一旁的他，他有些好笑的看着她，四目相对，两人都未曾料到，脸微红，冲他不自然地笑笑。

那样地一笑，令他有些发怔，真的好像是她，他的婉柔，连笑起来也都是一样的迷人。一双如翦翦的秋水一样美丽的眸子清澈明亮，

宛若星辰。

“太子妃似乎还有些事情没做完吧？比如你欠我的某些事情.....”眼眸中一闪即过的戏谑。

“这个.....那个.....我.....我.....”有些局促，脸刷地一下通红，知道他是在提醒自己那次还没圆房的事情，低垂眼脸，提了一口气，“那个我正值月事。”

“夜深了，睡吧！”轻轻地说。

不安地回到自己的房内，躺在床榻上，他在她身边躺在。有些诧异，有些紧张，手指紧紧地抓着被褥，指节泛白。

“睡吧！时日还长，你总要习惯我的！”淡淡地丢下一句，背对她，睡去。

是啊！她在怕什么，身子不是她的，真正的上官婉儿也死了，她还担心什么？万一真如他所说，她真的要习惯他么？她能习惯自己与那么多的女子共侍一夫么？不，她是来还债的，没得选择，只要自己不爱上他，她也可以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做到像长孙皇后一样出名的好皇后的。

第九章 初识易冰

翌日，当上官婉儿起床的时候，昨夜睡在身边的人也不知去向，抚摸他昨夜睡的地方已是一片冰凉，想来是走了好久。外面已是艳阳高照，一片暖洋洋。

“娘娘，您起床了！”一个约莫十五六岁的丫头躬身端水进来，眼角的余光瞥见她探寻的目光，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谦恭道，“太子怕太子妃不习惯这边的生活，特意将奴婢花微安排在太子妃身边，已供差遣！”

听了她的话，上官婉儿的眼神的闪了闪，不禁怀疑展应天是否把昨日的事情告诉他了？就算说了，他们也只是在一起博弈一局而已，并没做任何越礼之事，也没跟他多说什么，何必如此？！

想来太子是派这个宫女监视她的吧！虽然暗夜国还有自己独立的君主，却已向桑朔国称臣了，每年还要向桑朔国进贡，担心自己一介女流做什么？瞧她倒是蛮机灵的，难怪会被太子派来。

半晌，有些缥缈地声音响起：“那太子他自己去何处？”

“听说太子一大早出城了，奴婢也不知道去哪了！”丫鬟敛目低眉谦恭地回答。

宫粉玉砌，修竹依傍，仙云堕影，亭台楼阁，森严壁垒，青砖铺路，花石为阶，白玉雕栏，啼鸟清鸣，赤红肃穆的宫门两侧有手持金刀的禁卫军于两侧把守，粉淡殇颜的宫墙后每半时辰都会有好几批内禁卫军来回巡逻。这便是她现在所见到的东宫。

随手挑了一件简单而又普通的衣服换上，挥退身边的丫鬟，独自出了房。

“小姐，你是要去哪？怎么会.....这身打扮？”迎面与小环碰个正着，奇怪的看着她。

“我想出去走走，你不用管我的，自己回屋趁这会子没事好好休息一下吧！那朝服太惹眼了，我不想人见着我就跪，穿上这样的衣服自由一些。替我注意一下花微！”说完，她淡淡的笑着，走出了翩舞阁。

“可是小姐，童心说皇宫不安全，还是小心一些，再说，小姐对宫里的路线还不是很熟悉.....”自顾自地说着，全然没注意到上官婉儿已经远去，还想在说些什么，抬头，哪里还瞧得见上官婉儿的身影。

沿着小路来到后山假山旁。

此处偏远，连那些巡逻的禁卫军也很少来。山后有一块青青的草地，她很舒服的躺了上去，正对着蓝天，几多浮云飘过，让她感到无限温暖。

阳光暖洋洋的洒在身上很是舒服，阖着眼，享受着这奢侈的舒心与宁静，想着，要是天天都能如此该是多好。

自从做了太子妃，她就没再这样自由过，这两日面对着各式各样的礼节，在和各式各样的人相谈而笑，想着太子的冷漠，想着远方的

爷爷，心里涌出一股苦涩——这就是她的命吗？

阳光在一瞬间黯淡，阴影覆盖了大半个身体。眼眸陡然睁开，见一个满脸桀骜的男子站在身前，挡住了她所有的阳光。

不满地努努嘴，阖眼，不再看他，淡淡道："你挡住了我的阳光！"

男子有些惊愕，下一刻脸上换成不羁地笑容。

"这是你买来的地方？你能躺在那儿，怎么我就不能站在这儿啦？"声音懒洋洋的，吐字却很清晰，不高不低。

上官婉儿的脸色顿时一变，眼眸再次睁开，眼珠的颜色由浅变深，柳眉微蹙，有些生气，也不理会男子，径直起身，换了个地方躺下。

男子并不觉的自己讨了个无趣，很自觉地在她身边躺下。

直觉得一阵短而急促的风在耳边呼啸而过，睁开眼，眼角的余光瞥见躺在身旁的男子，眼珠的颜色愈加深沉。微眯着眼，打量着身旁的男子。

一张非常个性非常阳刚也非常倨傲的脸尽在咫尺，与脸上桀骜不羁、玩世不恭之态极为不协调。对于这种人她倒是懒得搭理，反正说与不说都是一样。反正在这儿也么多少人认识她这个太子妃！

"我说你是哪个宫的丫头啊？不好好地伺候你家主子，竟跑到这里来偷懒了？不怕被罚么？"语调轻若不可闻。

讶异于他转变，诧异地看了他一眼，慵懒地说："彼此彼此。"

"丫头，你怎么会在我的地盘上？在我的地盘上还如此嚣张？"男子抱着胳膊气呼呼的看着她。

"这是东宫，怎么会是你的地盘？你可不要说你是太子吧？"

男子听了一愣，将头凑近她："我可没说我是太子这般大逆不道的话，你以为我想来沾染这里的脂粉气啊？要不是晚妃病了我才懒得来呢？"

"晚妃病了？"上官婉儿心道。

“是啊！听说是被新来的太子妃给欺负病的，本来昨天就有一点了，也没太在意，这不现在病得厉害了！”

“这是她告诉你的？”上官婉儿笑笑，没想到自己居然这般恶毒.....

“你这小宫女管得太多了，是不是想探了我的口风去跟你家娘娘讨赏啊？”

“看来你把自己标榜的太高了，如果不是留心这东宫，你怎么连这样的事情都会知道？”她一语撕破他之前的伪装。

果然，男子身子一颤：“看来你应该是那个宫里的大丫头吧？这样伶俐的女子如果做了粗使丫头真是太可惜了。”

“粗使丫头会是这般清闲？”很显然，男子说的是废话。

男子被说的讪讪然，将手臂枕在脑后。

“你是哪个娘娘身边的？”

.....

“进宫多久了？”

.....

“我叫易冰，是御用太医，你叫什么？”

“婉儿。”她终于回答了他的话。

“婉儿？很好听的名字。”

“有件事情我倒是不太明白，为什么太子的妻妾也称嫔，称妃？这不是和皇上的妾室并肩了么？”有些好奇的看着他。

“这个你都不知道，看来你进宫也没多久，太子现在是储君，而且身边的妻妾有多的不计其数，每年那些朝廷大臣送来的女子太子都接受了，以致于东宫莺莺燕燕成群。而能被称作嫔、妃的女子身份都不一般，都是达官贵人的子女，皇上亲自册封的。”顿了顿，继续道，“其实也不用担心什么与皇上的妃子并肩，当今圣上的后宫很冷清，自从十六年前，皇上也没再选秀女进宫。”

说完，望向蓝天，这里是他在整个皇宫最喜欢的一块地方了，安静、清新，每次进宫他都会来这里坐一坐，躺一躺，却不曾想到今日

会遇见这么一个漂亮的女子。

这话勾起了她的好奇心："为什么？"

"具体的我也不是很清楚，据说好像是皇上最受宠爱的如妃死了，皇上不愿意在伤心一次，所以取消了。还有另一个说法，想不想听？"

"恩"有些含糊的应声。

男子瞧见目下无人，在她耳边轻语几句。听后，她身子僵了片刻，不觉莞尔。宫里爱嚼舌根的人多，传来传去都变了味，没想到这御用太医也跟着瞎闹哄。

"你见过太子妃么？"他又问。

"见过又怎样？没见过又怎样？你似乎对这东宫的事情很感兴趣！"

男子一怔："你以为我愿意打听这些事情么？人人都道皇宫是个好地方，当御用太医很了不起，谁又知道一个不小心会掉脑袋呢！"

……

"太子妃是不是很厉害很恐怖的女人啊？我不是第一次和晚妃打交道了，晚妃是出了名的骄横，却是第一次见她没撤。想来，那太子妃是个很厉害的角色，不然按晚妃的脾气，怎么能忍下这口气呢？"易冰若有所思。

上官婉儿瞧见时候不早，站起身，拍掉身上的灰尘："在这宫里，不厉害的人早就死光了。"说完，头也不回的走了。

皇宫本就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什么东西在皇宫都变质了，一个不留神连自己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这里只有肉弱强食，没其他东西可言。

再说，晚妃在怎么骄横也只能在宫女身边骄横一下，在太子最受宠爱的静公主面前不也只能是憋屈，委曲求全？！只是若是如此，依照太子的性格，她怎能久宠不衰呢？

易冰把玩手中的草，将它叼进嘴里，侧头看着上官婉儿渐行渐远的背影，微微一笑：这个宫女有些意思……

在回去的路上，她不禁思忖：这个易冰究竟是什么人，怎么对东宫那些莺莺燕燕的事情这般了解？真的如他所讲，仅仅只是御用太医而已吗？！是自己多心了么？！

第十章 探病

刚回到翩舞阁，瞧见门口站着一张面无表情的脸，眸子中隐隐有些焦急之色，正是童心。

推门而入，是小环在外厅焦急地来回踱步。

“你们这是怎么啦？”饶有意味的看着他们，这一点小环比不上童心，童心能将情绪隐藏地极好，喜怒不形于色。

“你知道不知道你这样子出去很不好？”童心劈头一句，眼眸中两团火花，宣泄此刻他心中愤怒与担心。

斜睨着他，静静的等待下文，练武之人的听力极好，他似乎听见什么，意识到自己的失态，顷刻收敛自己外露的情绪，低眉敛目，没了声音。

“我知道你担心什么，我自会捏拿得当的，不必担心。更衣！”

听了这话，他自觉地走了出去，守在门外。

片刻，花微见她的更衣，怔忪片刻，走来，同小环一起帮她更衣，穿戴整齐向晚月阁走去。

“奴婢斗胆，想问太子妃这般是要去哪？”

“听闻晚妃病了，自然当是去看看！”对着花微微微一笑，淡淡道。

一听这话，花微眼眸中流出赞许的神色。

“花微，你入宫多久了？今年多大了？”

“奴婢入宫有四五年了，对这东宫的一切均是很熟悉。今年已经十九了！”花微对于她问这

Chapter_2

话，有些摸不着头脑，依旧如实回答。

“既是如此，那你便是比我的年纪要大些，以后没人时我叫你姐姐吧！我也是刚嫁过来不久，还有很多事情要劳烦姐姐指点才是呢！”

微怔片刻，赶紧道：“太子妃这般不是折煞了奴才么？奴才怎么敢当您的姐姐呢？万万使不得，您可是未来的皇后呀！”

“为何使不得？私下叫，有不会被人发现的，好姐姐，你就收下我这个妹妹吧！莫不是姐姐嫌弃了妹妹不成？”有些沙哑的声音在花微耳边响起，眼眸中满是委屈，沁着泪花，一副她不答应她便山雨欲来的情景。

终究不忍，点头答应了。

晚月阁。

一个宫女捧着药碗过来，晚妃看也不看，不耐烦道：“拿走拿走，早晚都是要死的，还喝这些有什么用！”

“太子妃到！”

一个少女从青玉石路的那端款款而来，浅碧绫衫百花争艳，浅黄银泥飞云帔袭肩，腰束珠络缝金革带，璎珞成行，行动间流光溢彩。

“太子妃来这儿是想看笑话的吗？”晚妃尖锐的声音响起。

“还不跪下给太子妃请安！”

被花微这样一斥，晚妃本想大声斥责的，看了说话的人之后，才颤巍巍的让人搀着起身。

望着不还口的晚妃，上官婉儿有些不可置信，却也确定了花微在东宫的地位不低。不然以晚妃骄纵的性子绝对不能容忍一个丫头对她大吼而不还口。

上官婉儿赶紧上前扶住晚妃，望着她，诚挚道：“姐姐别生气，丫头不懂事，得罪姐姐还望姐姐见谅，别跟一个丫头一般见识！姐姐尚

在生病中，何必行这般礼仪？再说又都是自家姐妹，这样不是见外了么？”

拉着晚妃的手，言辞很是真切，说得情深意动，只怕晚妃不相信。

晚妃瞧见她的神色想从她脸上瞧出一些端倪，在那样一张素净的脸上除去真情，没了其他的东西，豆蔻重生，却也只是淡淡笑笑。

上官婉儿瞧她气色也还不差，不像是连到了请安都那么困难的地步。她不喜欢女子这样伪装，楚楚可怜的样子好像自己有多么娇贵似的。却又不能揭穿，她可不希望自己那莫须有的“恐怖”！只得配合着晚妃。

太子妃笑笑，看了看依然欠着身子的晚妃：“听说太医来过了，开了方子吗？”

晚妃点点头：“谢太子妃关心，已经开了方子了，臣妾只是心里郁结，只怕无方可医。”她不怕与太子妃对着干，因为那是早晚的事，而现在她和太子妃之间已经敌对了，在没什么好怕的。

太子妃一来就抢了她梦寐以求的太子妃的宝座，虽然太子新婚那晚没留宿在她那儿，但第二日清早舍弃帮静公主画眉，转而帮她画眉，夜晚又留宿在她的翩舞阁，现在连太子的贴身丫鬟花微都来伺候她了，近忽抢了她的所有关爱。心里纵使有再多布满，此刻也是笑吟吟的。

“那晚姐姐可要想开些，时候不早了，晚姐姐还是趁热把药喝了吧！”

说着，端着宫女手中的药碗，舀了一勺轻呡一口，瞧着温度可以，再往晚妃口里送，细心的很。晚妃诧异于太子妃的的举动，吃惊、不可置信等诸多神色在脑海中一闪即过。

“还是我自己来吧！”说完端着碗，执勺，一口口地和下去。

待瞧见里面的药喝完吃静，上官婉儿才起身，微笑着道：“我了不打扰姐姐休息了，告辞！”

转身走出了房间，她没瞧见身后晚妃满是疑惑的目光。

翩舞阁。

“小姐，既然要做戏，何不把戏做足，亲自喂药给那晚妃喝？”

有几分赞赏的目光看着小环，轻轻摇头，淡然道：“这皇宫有几人不是口蜜腹心、踩低攀高的人？你知道吗，我还听见有人传晚妃这病与我有关呢！若是今日我喂药给晚妃喝，不亲自呡一口，出了什么岔子，别人肯定会以讹传讹地说我心如蛇蝎，才来两天就弄得整个东宫鸡犬不宁。那第一勺药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不然谁愿意平白无故地吃药呢！去看她，喂药，也只是为了堵住某些人的嘴。”

“小姐难道不怕别人说小姐你穿这身衣服去看晚妃是幸灾乐祸么？”

“所以才要等花微一起去啊！”

小环一副心领神会的样子。

“你以前说的那个逃走的计划还实行么？”童心站在一旁问，一脸的面无表情，看不出他心里想什么。

“这事先搁着吧！”早料到她会告诉他的，不是么？！为何现在不如之前那般归心似箭，反而犹豫了呢？！真的是因为她告诉自己要还债么？她开始迷茫，才两日，她的想法就不一样了！

“帮我查查婉柔吧！我还必须弄清某些事情之后才可以离开！”她不明白自己为何会对婉柔充满好奇。

傍晚，从静公主那传来了消息说太子是去围剿土匪了，看来展应天真的没有辜负她的期望呢！希望他们能大获全胜！

明月皑皑星璀璨，风扬柳絮颇晓梦。穿插过回廊一片皆是用白璧石砌成，雕镂阑槛，廊外假山嶙峋，花草芬芳扑鼻而来，春日清爽之气袭上心头。

她出去溜溜，不知道自己来到了什么地方，只是人愈来愈少，虽是奢华，却也一片冷冷清清的景象。地上纤尘不染，可见是经常有人

来打扫，却没瞧见半个人影，这是什么地方呢？上面牌匾标着“紫竹苑”。

里面空荡荡的一片，风拂过，竟觉得是异常冰冷，似是从地狱刮来的阴风一般，让人忍不住打冷颤。

抬眸，映入眼帘一幅丹青，画得极为传神，眉眼和这具身体竟出奇的相像，不由自主的后退小半步，一个没站稳，向后摔了去，不省人事。

“醒了！”

“是你，画面中的那个女子！”吃惊地说，那画画得生动传神，人物的神韵不差丝毫的表现出来，竟是与眼前的女子如一面镜子中呈现的一般。

“你不是很想知道我是谁么？我就是太子这一生最爱的女子——婉柔！”在说到太子的时候女子的眼眸溢满柔情，声音却夹杂着淡淡地忧伤。

冷凝着她，不知道她说这话给自己听究竟是为了什么。

“然后呢？小姐来这里不会就是为了告诉我太子这一生最爱的人是你吧？”柳眉轻佻，极为挑衅的看着她。

第十一章 真相

“我知道你不是真正的拂儿公主，你是上官婉儿！”细微的话语自她口中说出，音量不大，却足够上官婉儿吃惊，只见上官婉儿脸刹那间苍白若雪，嘴巴张成一个“O”形，大得足够放进一个圆鸡蛋。片刻，那吃惊的神色收敛，恢复成以往的平静。

“我只是想请你替我伸冤！”说这话是婉柔一副事在必得的神态。

“既然太子最爱的女子是你，小姐何必还如此多此一举，直接告诉太子不就好了，想必太子必是会帮你伸冤的！我想即便是没有冤情，以太子只手遮天的权利也定是不会让你受到半分委屈的！”讽刺的话自一向家教很好的她口中说出，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何自己会说出这样的话。

“你不怕我把你不是真正的拂儿公主的事情公诸于众，到时候你就成为众矢之的，说不定还会引来两国的战争呢？”婉柔听了这带着醋酸味的话也不生气，笑吟吟地说。

婉柔的话说得极为轻佻，听得上官婉儿很是不舒服，却也不愠不火地说：“无凭无证，谁能证明你的话是真的？除了暗夜国皇宫中的人见过拂儿公主，再没其他的人见过了，我亦是一个一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大家闺秀，见过我的人也寥寥无几。似乎没人能帮你证明呢？！”

眼眸中流露出几分赞赏，微微一笑：“看来我的眼光似乎不错，选人真的没选错，你早就不是真正的上官婉儿了，真正的上官婉儿在你身后呢！不信，看看你身后！”

身后站着的人可不就是那多日未见的上官婉儿！只见她迈着细碎的莲花步慢慢走向他们这边，在婉柔身边站定。

满肚子都是疑问，感觉事情并非想象的那般简单，现在能见到那个上官婉儿说明一个很实际的问题：自己不在现实中，多半应该是梦里，那眼前的婉柔是怎么来的呢？她们又是如何走到一起的呢？

满是疑惑的目光投到上官婉儿的身上，希望她能告诉自己这一切。

上官婉儿低眉敛目，犹豫了片刻，缓缓道：“还是我来将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吧！”

在我还没出嫁前皇上就已经下旨赐婚，这一切都是因为小时候我与拂儿公主相交甚密，扬言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求同生，但求同死。连出嫁也要在同一天，当桑朔国下聘礼时，我便知道我出嫁的日子也快到了，拂儿是最受宠的公主，她会请求皇上赐婚。

果然，当日，皇上一道圣旨降入我家，将我赐婚给蓝墨蓝将军。我爹与蓝墨的父亲同时身为当朝将军，却关系不好。朝中大臣却觉得两家和亲必能促使两家和睦，不会影响朝廷的发展。我爹爹担心蓝家会亏待我，更因为曾经答应名义上的娘若水不强行把我嫁入官宦世家

或是王公贵族，一切紧随我心愿。所以我出逃一事都是爹爹的主张，他还派了他最信任的童心保护我安全。

谁也没料到，我爹策划如此周详的意见事情还是被蓝墨蓝将军知道了，你知道这样有违圣旨的事情被皇上知道了是要株连九族的，所以蓝墨约了童心出去谈谈，在这件事情上警告童心。整整一个下午我都不见童心，我出去寻他，就这么出事了，我遇上心怀不轨的人，想要玷污我，投河自尽。

“之后的事情还是由我来说吧！之后的事情都是我在主张！”婉柔淡淡地说，神色恍然。

“是我告诉她她真正的身世，为了报仇，所以我们才会这样的请你到这里来！因为她死了，死者已矣，还请你替她完成她为完成的心愿，事成之后，我们会让你回到你的世界，你的身体里，你就可以和你的爷爷相聚！”婉柔说这话虽然还是笑吟吟地，神色却极为强势。

“就这么简单？那谁又能知道你是要嫁到桑朔国？万一你真的嫁给了蓝墨呢？还是说你早就知道拂儿要算计你，或者——根本就是你知道蓝墨与拂儿心心相许，一边顺水推舟做了个人情给他们，一边又为自己报仇的事情做了打算？！”最后两句话不是疑问句，是肯定句！她笃定是她们在算计着这一切！

两人怔忪片刻，婉柔眼睑中尽是高声莫测地笑，甚是满意的点点头。上官婉儿眼里有着歉意，贝齿轻咬下唇。看着两人缄默的态度，她知道自己的猜测是正确的。微眯着眼，细细打量神色各异的两人，谁也没说话，寂静在三人中弥散开，仿佛过了一个世纪那么长的时间，才听到婉柔淡漠而带着蛊惑般的声音响起：“难道你就不想回家了？不想看看你的爷爷如今是如何了么？”

“我凭什么相信你们？”她眼眸中满是戒备，“难道不是吗？我已经相信了你一次，你也欺骗了我，难道还要我相信你们么？”

“你是出了车祸，才到这个世界来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还救了你！”上官婉儿有些不甘地说，不想听到她满口地讽刺。

“这么说来，我倒是还要感谢你们‘好心好意’不成？”说这话时她眼眸中满是嘲讽。

眼瞳中蒙着一片寒冰望着的两人，嘴角挂着一抹冷嘲，果然，人不是用来信任的，而是用来出卖的，想当初，她凭着上官婉儿的记忆相信了拂儿——那个明艳的公主，换来的是什么。她们的算计，她为他人做嫁衣，远嫁他国，成了南宫太子的太子妃！在别人眼里，这将会是无上的光荣，可是她是现代人，看了那么多的电视剧，宫闱秘史，知道一入宫门深似海，知道皇宫并不如想象中的那般美好，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而这两日整天对着心怀叵测、口蜜腹剑的人，更是深刻的体现了这个道理。

现在她相信那个与她同名同姓的古代女子，哪个女子亦是如此，甚至还冠冕堂皇堂皇地说是他们救了她！这算什么？

“你难道不想回去么？”婉柔一语道破她心中所想，回家是她做梦都会想的事情，爷爷更是她至亲之人。

“我是很想回去，可是却不想因为自己地想回家儿遭人利用。没有一个人会在同样的地方摔跤两次，我亦是如此。我曾经很相信上官婉儿，最后她回报我的是欺骗，难道我还要让你在欺骗一次么？”不带丝毫温度地声音从她嘴里说出，究竟是怎么了？才来这个世界几天，却连番遭人算计！是她变笨了变得善良，还是这个世界的人太有心计了？

“我并没有欺骗你。”上官婉儿带着歉意地说。

“你确实欠了别人的债，不然怎么不是别人到这个世界来，而是你呢？至于债主是谁我们倒不是很清楚，料想应该南宫墨的。”婉柔依旧笑吟吟。

“是么？是南宫墨么？婉柔姐姐似乎忘了我嫁到这里都是因为遭你们算计了呢！不然我现在应该是嫁给蓝墨哩！”冷冷地嘲弄着她，丝毫不顾形象的做出一副极为夸张地突然想起某事的样子，轻拍脑袋，一

副恍然大悟的样子，“你看看我这记性，都忘了，我是婉柔姐姐眼光不错而选出来的人了哩！”

听到她一直这样地左嘲右讽，上官婉儿的脸有些挂不住，尴尬的僵在那儿，脸上的神色颇为不自然，婉柔脸上仍旧是如雨春风般甜甜地笑容！

婉柔脸上恬淡地笑容打破了她一向自持很好并引以为傲地冷静，恶声恶气地嘲讽：“婉柔姐姐不愧是在皇宫中呆过的女子，就是比平常的女子要有心机得多，也对，要是没点本事，怎么会连一向冷漠地太子都一心系在你身上呢！怕是连整个东宫地女子在太子心中的地位也比不上婉柔姐姐一个人呢！又或者现在整个东宫姬妾成群的现象也是因为婉柔姐姐！”

听了这话，婉柔身子僵了片刻，脸瞬间惨白如血，一眨眼的功夫又是那一成不变的笑容，她禁不住怀疑一切都是因自己眼花看出了，久久不语！

见她许久不曾说话，便以为她发泄完心中的不满，柔声道：“婉儿妹妹，不愧是博学多才的女子，这般咬文嚼字的功夫可是无人可及！不过，婉儿妹妹那般挖苦了我也没生气不是么？我知道婉儿妹妹对自己在这个世界很是不满，想必现在也发泄完了吧？！”

冷凝着婉柔，讥诮道：“婉柔姐姐不愧是在皇宫呆久了的人了，对谁都可以这般称姐拜妹哩，这样重的心计旁人恐怕无法触及吧！只是这里有两个上官婉儿，不知道婉柔姐姐叫得是谁啊？”

“我身旁这位上官婉儿是我的侄女，称妹妹的自然是你啦？婉儿妹妹不是也叫我称姐姐了么？”

她被婉柔赌得没话说了，眼瞳的颜色由浅变深，这是她生气的前兆，她对那自称是御医的易冰是这样，对她亦是如此，一天不到的功夫便出现两次这样的情况，自己的自制力何时变得这般差了？！

第十二章 ...

她不是一向自持能够做到绝对的冷静么？能做到泰山崩于眼前而不慌么？

“你希望我怎么做？还有凭你对太子的了解，他派花微来我身边是为了做什么？”她不知道自己在这儿呆了多长的时间，她现在想快些离开，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而她现在除了选择相信她们，别无它法。而她也必须清楚太子派花微来她身边的真正目的，她不想自己在不知不觉中身首异处。

“这么说，你是答应了咯？”上官婉儿顿时觉得如释重负。

果然，她不如婉柔心计深，毕竟还是未出阁的女子，与在皇宫生存的女子还是不同，要是她在东宫呆久了会不会也被那摊如墨般深的浑水染黑呢？！

“是！我答应你们的要求，也希望你们这次能够遵守承诺送我回去！”一字一顿说得铿锵有力，不大的声音响彻空荡的大厅。

听了这话，上官婉儿脸上绽放一个恬淡的笑容，算是回敬给她那句话的礼物，这个笑容并没持续多上时间变因着她的一句话僵在脸上！

话锋陡然一转，柳眉轻挑，带着几分玩味的味道：“婉柔姐姐和上官小姐切莫对我怀想过高，我怕倒是我不成器，会让你们太失望！”一推六二五，少打她的注意，她可不想像她们一样死得不明不白，在这里成为一抹冤魂。他们有本事把她召唤来报仇，她倒是找谁伸冤去？！再说了，还不知道他们有几句话是真的，几句话是假的！

听了她这模**捼**两可上官婉儿的脸霎那间花容失色，眸子中闪耀着火焰，婉柔脸上依旧是淡淡的笑容，神色高深莫测。

“你只需想办法获得太子的信任即可，然后在慢慢地挑唆他与皇后之间的关系，让他们之间产生深深地鸿沟，势如水火！”声音说不出地阴冷，宛如从地狱穿透过来！

她注意到婉柔说皇后二字的时候眼眸中一闪即过地激动神色，在激动过后，却又是无比的淡然如雕，像是有一抹怎么也掩不住的恨。

一个大胆地猜测在她脑海萌生：她现在这样或直接或间接与那“高高在上”的皇后有关！难怪她要报复皇后，想用她自己的儿子对付她，真是够狠！

只是那个上官婉儿一门不出，二门不迈，为何也要参与其中？就算真的如婉柔所是她的侄女，也没必要替她报仇啊！他们未见过几次，更别提有什么感情可言，她凭什么相信婉柔？凭什么替她报仇？

“婉柔姐姐似乎太相信我的能力了，太子似乎非常非常地不相信我哩！不然也不会派花微见到我身边监视我呢！”话说得极为轻佻，带着几分玩味，似乎一切都与自己无关。

“太子现在应该很难相信任何一个女子了，你要穷尽竭力让获得他的信任。”像是想到什么，嘴角上扬，“或许太子很快就会相信你了呢！”

说完，两人消失不见，如同来时一般神出鬼没。

隐隐听见有人在叫她的名字，微睁开眼，映入眼帘的是小环、花微、童心焦急的神色，一脸的倦容，张了张嘴，想说些什么，发不出任何声音，疲惫的晕了过去。

翌日，日上高头，煦和的暖日冲破重重云层划出，散发绚烂的光晕。

“小姐，感觉怎么样了？御医刚刚来把过脉了，开了方子，药已经熬好了！”小环眼眶旁一圈大面积的漆黑，眼眸闪着担忧，看来又是一晚无眠。

“不必这么担心！我没事！太医说什么了么？”脸色依旧苍白如学，声音虚弱无力。

“只说是太疲劳了，休息一两天就没什么大碍了。”如实的回答。

“既是如此，何必端药来呢？凡要都是三分毒性，我休息一两天就好了，你也下去休息吧！”见小环张嘴还想在说些什么，挥挥手，阖眼。

“太子妃醒了么？”门外传来花微的声音。

行至床边，作揖，恭敬道：“给太子妃请安！”

“姐姐这是做什么？我不是说了么，私底下，你便是我的姐姐！何必行如此大的礼？小环也不是什么外人啦！”原本躺在床上的身子，有些艰难地想起身。

小环见势，花微紧随其后，上前扶她。

“太子妃还是好好休息吧！不过以后还是不要去紫竹菀，那是太子的禁区，很少有人涉足，所以太子妃以后还是不要去了。这次的事情我已经压下来了，相信应该不会有人知道，还请太子妃自己小心！不打扰太子妃休息了，奴婢现行告退了。”

“婉柔是谁？”犹豫了片刻还是问了出来。

花微一听这话，身子怔忪片刻，低垂眼睑，淡淡道：“太子妃可千万不要在太子面前提起这个人，在紫竹菀的一切事情都忘了。”

看来这声“姐姐”真是没白叫，股人很注重身份，可她不会如此。她犹记得第一次叫她姐姐是她的突兀，惊恐以及高兴。

注意到小环脸色不自然，隐藏着不高兴，戏谑道：“丫头，我怎么闻到醋酸味了？是不是有人打翻醋坛子了？”

小环一听这话一脸地潮红。

“是在责怪我对花微太好了？”似是漫不经心地说。

“小姐，你何时变得料事如神啦？”满脸惊讶，不不可置信地看着她。

“你什么都写在脸上，我能不知道么？想不知道都不行了！”望向窗外，自顾自地说，“你以后也要学学花微，不要把什么都写在脸上，皇宫太危险了，明箭能躲，暗箭难防。好好休息，睡上一觉，眼睛像个熊猫眼似的。”

“恩！”满天欢喜地退出房间。

小环虽是聪明，但心思太过单纯，也只有对着她，她才能恢复自己真是的年龄该有的快乐，不用向对着其他人一向防患。

“童心？”试探性地叫了一声。

一道灰影迅速出现在眼前。

“守了一夜！”不是问句，是很肯定地说。见他不说话，她知道自己又猜对了。

“唉！”轻轻叹了一口气。顿了顿，又道，“不是有小环守着的么？怎么会不放心呢？”

他仍旧没说话，仅是抬头片刻，有低了下去。似是她在不停地自问自答，对于他的惜字如金她亦是不生气。

“我叫你办的事情如何？”

犹豫了片刻，道：“似乎查不到什么，都被人封锁了。”

就知道会是如此，只是封锁这一切的人是皇后还是太子自己呢?

“你也下去休息吧！”

“不用了，属下不辛苦！”说完，有消失在眼前。

阖眼，进入浅睡状态！

喧太医的事情很快传到皇上、皇后耳中，闻声，匆忙赶来。

“皇上驾到！皇后驾到！”

“儿臣叩见父皇、母后！”挣扎着起身。

“免了！都病成这样子还管那些规矩礼仪做什么？”皇上声音中气不足，看来他的身体确实不太好！

“墨儿这孩子也真是的，才刚刚新婚，又冷落新婚的娘子出远门了！”皇后有些无奈地叹气。

“拂儿，你也别怨他，他就是这个性子！”

“太子为百姓着想是应该的，桑朔国有这样好的太子是百姓的福气，儿臣怎么责怪太子？”从容不迫地应对着。

“拂儿，你身子怎么样了？宣杜太医！”话音刚落，皇上忍不住又轻咳一阵。皇后很是体贴入微地拍拍他的后背，满脸尽是担忧！

“儿臣不孝，让父皇母后担忧了！父皇自己的身体也不好，也要好好保重身子，皇上乃是万民之福，天子之主！儿臣只是水土不服，休息一两日便没事了，不必宣太医了！”

“那你好好休息，有什么需求尽管开口！”

嘘寒问暖地寒暄一番，他们便走了，临走是皇上还连连不忘地一步三回头。她不喜欢皇上也和太子一样——看她的眼极为灼热，那热度仿佛要将人灼伤，会是因为婉柔的原因么？

未央殿。

“皇后，咱家怎么觉得皇后有没有觉得太子妃很眼熟啊？就连皇上看太子妃的眼神也不一眼哪，上次，老奴还以为自己眼花看错了哩！”刘公公在皇后耳边嘀咕。

“眼熟？”皇后晃晃脑袋，“哀家想不起来了，不过皇上看太子妃的眼神确实很不一般，本来我还以为他是把她当成婉柔，现在看来似乎不是！”

“你说会不会是.....”

“不会，不会的！她都已经死了那么多年了，怎么可能！”皇后不住地摇头，眸光似响尾蛇一般的狠毒无情,“加重药的分量，他不能久留于世！”

第十三章 虚惊的一晚

满朝文武皆是恭迎太子回京，皇上设宴。

翩舞阁。

“太子妃真美！”这是花微在替她梳妆是唯一所说的话，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有人称赞她的美貌，她已经分不清他们是奉承为自己谋得私利来赞美亦或是其他。

而她说这话让她又起了猜想，想要细问，终究是没开口。

不出半个时辰，他们已经替她绾好了发，还挑了一件紫菱金衫的衣裙为她披上。

对着铜镜上下打量着自己许久，总觉得那身太过耀眼，立即将耳上摇曳生光的金宝翡翠耳坠取下，然后将发梢上的花钿珠翠取走，脱下那身耀眼眩目的赤紫百褶凤裙。

“太子妃这是做何故？”花微用奇怪且复杂的目光深锁她的一举一动。

小环则是满脸的不解与疑惑。

“太耀眼了！”今晚的女主角应该是太子的母亲皇后，自古都是母凭子贵。

转身，瞥见花微赞赏的神色。

晚宴上。

上官婉儿头梳追星逐月髻、身着八宝绫罗衫，脚穿银丝缀珠鞋，倒也经过一番精心打扮，仍旧掩不住一脸地病容。

一身衣裙恰到好处，既不呛皇后的风头，也吐出了自己的个性。

南宫墨的其他妃子亦是打扮的花枝招展、明艳照人。

晚妃身着百蝶扑花锦绣宫裙，中间镶嵌金线，一眼望去，如同一朵极尽艳丽的牡丹花。

一身玄黑长袍的灵嫔，碧色丝绦尽处，系着一只黄玉貔貅——在年长者的宴席上，她身着这样不祥的颜色，比起晚妃的妍丽张扬，更是犯了忌讳。

兰嫔.....

华美的宫裙，高髻如云，争奇斗艳，各擅胜场，一时之间，芳芷汀兰，光华神秀，直要耀花人眼。

皇上、皇后坐在高高的上位，俯瞰一切。

这次她有机会细细打量皇后，以前每次都是碍于皇上眸光灼灼，不敢正视他们，自从上次跟婉柔家谈后她便留心起皇后来。

虽是年过四旬，一举手一投足仍是说不出地风情万种，却让人不能生出一丝一毫地非分之想。

皇上的眸子仍是紧紧地锁在她的身上，带着说不清道不明地忧伤、惋惜。

整个晚宴大家对着南宫墨说的都是些阿谀奉承的话，冷眼瞧着大家左一言右一语无关紧要的话，感到百无聊赖，趁着眼下无人注意之

际偷偷溜到了后花园。

“咦？小宫女？”一声惊疑自身后发出。

回眸，对上一双带着些许期待与质疑的眼，这人正是那仅有一面之缘御用太医易冰。

从未想过有一天会在这样的情况下碰见他，本以为不会再见到这个男子的，不想今日他也被邀请来了。对这个男子多增加了几分戒心，本以为这个玩世不恭的男子会是一个可以让她忘记身份的人，可惜，天不从人愿。

男子眼中一闪即过地惊艳：“我还以为我看错了，你个小宫女打扮的漂漂亮亮是不是想吸引太子的注意啊？我看你还是死了这.....”

话还没说完，便被一脸不耐之色的上官婉儿打断了：“你想得太多了！你我都是同类人，不是每个人都想像你一样攀钱富贵，皇宫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想必你比我更清楚！”

自顾自地说着，没注意到身旁易冰已换上一张恭敬严肃的脸，更别说易冰使劲地给她使眼色了。“微臣参见皇上！”一句话止住了她地滔滔不绝。

不满地瞪了身旁地易冰一眼，也不知皇上听到了多少，不会以为他们俩在这儿私会吧？！一思及此，顿时额头布满冷汗。转身向身后的皇上请安！

“皇上万福！皇上吉祥！”

“你们都起身吧！易卿家你先下去吧！”皇上不紧不慢地说，眸子似有似无地瞟着上官婉儿。

有些担忧地看了身旁的人儿一眼，直视皇上：“微臣与她之间并无其他，微臣告退！”

有些不可置信地望了他渐渐远去的背影，这个易冰是在帮她还是在害她？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么？她可是堂堂太子妃，皇上会怎么想？哎呀！她刚才给皇上请安说地是什么？居然叫了他皇上！真是病急乱投医，真是人倒霉连喝水都呛到！

“跟我来！”皇上不带丝毫温度的声音响起，神色复杂地看了她一眼。

战战兢兢地跟在皇上身后，真是百密一疏，看来皇宫真是个不能逞口舌之争的地方，隔墙有耳，都怪易冰！要不是他，怎么如此？心底另一个声音响起：与其埋怨他人，还不如好好想想自己地原因，遇事就喜欢推卸责任！

御书房后假山。

“你可知道朕叫你来这儿的原因？”

“请父皇恕罪，儿臣愚昧，不知皇上叫儿臣来此的真正原因！”对上皇上探寻地眸子，不想让他误认为自己是心虚，现在的他丝毫不似皇后在时的老态龙钟。

“婉儿怎么如此聪慧怎么会不知道呢？”

听了“婉儿”二字如遭电击，惊恐地看着皇上，她自恃自己有着上官婉儿的记忆，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已经饰演好一个完美公主形象，为何他会知道自己的身世？！只有一个可能：他已经调查了关于她的一切！那么他是否知道“她”真正的身世呢？

直视皇上的眼眸，投给他一个淡淡地笑容：“皇上叫我来不会就是为了和我说这个吧？”她笃定他不会将她的身份公诸于众，不然不会将她带来这里！

“你是个善良的人，也不希望到时候因你自己身份暴露而看到两国交恶吧！到时候你和你父亲就是千古罪人！”

“皇上不会将婉儿的身份公布于众，不然也不会邀婉儿来此！”上官婉儿自信地说。

“你是个聪明的孩子，朕希望你能努力扮演好拂儿公主的角色，获得太子的信任，！不然——后果你是知道的！还有，别怪朕没提醒你，千万不要喜欢上太子！”

“儿臣谨遵父皇的教诲！”满脸的真诚，丝毫看不出任何虚情假意。

“好了，你回去吧！免得让太子挂心了！”

“太子殿下！微臣有一事想启奏殿下！”展应天谦恭地声音响起。

“恩！”太子含糊地回答，头也不抬一下，继续做自己的事情，“有什么事你就说罢！”

“这个能大举获胜，有一个被遗忘在角落里的人功不可没！”

“哦？不是你出的注意么？”太子停下手中的笔，探究地看向展应天，有些好奇，“谁？”

“太子妃！那日午时，太子妃邀微臣下棋，棋局就如同我们所面对的情势，若非她，我也不会猜想是有了奸细，并非他们未卜先知！从而想出这瞒天过海声东西击的政策来！”

“她？”笔悬在空中，久久未落。脑海中浮现她的那日替她手下求情情景。

“好了，知道了，你先下去吧！”继续埋头做自己的事情，身为太子便不能让任何人看出自己的心思。

展应天小心地退出房间，望向翩舞阁的方向幽幽地叹了口气，只希望这次之后他能对你好些。

翩舞阁。

真是有惊无险，皇上为何会知道呢？她不解，也无从得知。

她前脚入门，太子后脚跟到，暗自庆幸自己早他回来一步。

“不知太子深夜大驾光临所谓何事？”先前皇上的话还在耳边响起，此刻面对太子亦是小心翼翼。看来要在皇宫生存下去，她要小心谨慎，步步为赢才是。

只是她不明白，身为帝王为何要她不要爱上自己的儿子？难道帝王家连最起码的亲情也是不存在么？

第十四章“宠爱”

暗自庆幸她有个对自己疼爱有加的爷爷，想到爷爷，脸上绽放一个浅淡的微笑，眼眸浅浅地弯成一个好看的弧度。

瞧见她的笑容，南宫墨有些惊愕，不明白她想何事想得如此入迷，有些开心，唇边弯成一个好看的弧度，随即消逝而去。

“太子妃，我们之间似乎还有事情未做完？！”戏谑地望着她，貌似很好心地提醒。

知道他是意有所指，因他这句话脸瞬间潮红，窘迫地低下头，那一日他也这样说，她说自己正在月事，第二日，才知道那些都要事先到敬事房去登记。也幸好那几日太子正忙着剿匪一事，没对这事上心，今日也不知又将如何应对，不能再找相同的理由。

“那个.....我.....”一遇到这事便知道自己没辙，暗自责怪自己为何不能像应对其他事情一样从容，不知道自己在惧怕什么。

看着她脸窘迫的潮红，宛如一朵含苞待放的花，又似是含羞草。顿时玩心大起，原本也只是想小小的捉弄她一下，现在又觉得似乎不过瘾。满脸地一本正经道：“太子妃似乎不太愿意，有或者还很生疏，有些不太会？！要我一一教会你么？”

抬头见他一脸正经之色，再对上他戏谑的眼，知道自己是着了他的道，上了当，一脸的不甘，瞪着他，想在说些什么。脚下一空，整个人被南宫墨横腰抱起，穿过层层纱帐，来到床边。心如小鹿般乱作一团，一种异样的情愫在心里产生，只觉得脑海中一片空白，什么话也说不出，只能错愕地望着罪魁祸首满脸正经。

手握着她纤纤细腰，轻轻地将她放在床里边，柔声道：“睡吧！我知道你现在还不愿意，放心，我不会勉强你，我会等到有一日你自己愿意的！”

不确定自己耳朵听见的，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他满脸真挚，却见他将被褥替自己盖好，径直躺在她身旁，背向她。

这不是她一直她都希望的结果么？为何现在心头没有如释重负的轻松快感？反倒有些失落？她不懂，真的是她心中某些东西发生了变化么？

如翦翦的秋水一样美丽的眸子紧锁着南宫墨的僵直的背影，久久不能睡去。

“睡了么？”细弱蚊叫般地声音问道。

本以为会得不到响应，他却转了身：“和你一样睡不着，咱们说说话吧！你以后终归要学会适应的。嗯，花微照顾的还算习惯吧？本以为你会不适应这里的生活，现在看来似乎不用担心了，你很聪明呢。”

最后那句“你很聪明”引得她的猜想，想要细问，却终究没有没开口。隔墙有耳的道理她先前已经深刻的体会到了，想必皇上也是听见她与小环的对话才开始怀疑她的，她不知道外面有多少人的眼线关注着，不想多生事端，保持缄口。

不管在何时何地都有人夸她聪明，她不知道太子这样说又有何目的，亦或者只是单纯的一句赞美。

说了几句客套话，便没了话题。

她上眼皮下眼皮打架，沉沉地睡去。

南宫墨轻轻抚摸着她脸的轮廓，一如新婚那晚，眸子饱含着深深的感情，真的很像，不仅像她，更像她，眼光悠长而深远。

会是她失散的哪个女儿么？不，按她女儿应该有十六了，她不应该是暗夜国的公主，她会胆大地想要代替公主出嫁么？轻巧而迅速地起身，没有惊醒睡在里面的人。

“张飞！”

“属下在！不知太子有何吩咐？”毕恭毕敬地回答。

在他耳边小声地叮嘱了几句。

“是！属下这就去查。”

“记住！这件事千万不要让任何人知道，千万要慎重。”

翌日，昨晚太子夜宿她寝宫的消息在东宫被大肆宣传。

一大清早，南宫墨前脚刚踏出翩舞阁，片刻，翩舞阁又迎来新的贵客。

“哎呀，妹妹还没起来？莫不是昨晚没睡好？还是昨晚太辛苦了？”晚妃挑眉，挑衅道，脸色很不好看。

灵嫔很配合地说了一句：“我看妹妹这神色倒像是睡得很舒服，怕是昨晚折腾得太辛苦了吧！”

顿了顿，还很体贴地补充了一句：“我看妹妹要好好保养身子才是，免得经不起折腾，累出病来，可就不太好了！”

其实她们也只是想来探探，害怕太子妃突然怀孕，太子每晚和她们行完房事前都会让她们喝汤，怕她们怀孕，可是却没对太子妃做过，她们心有不甘。

听着她们含沙射影意有所指的话，上官婉儿神色颇为不自然，老天作证，她虽然是现代人，思想是很开放，但她却还没到谈论什么都肆无忌惮，她没谈过恋爱，她们现在跟她说这些私房事！唉.....片刻后冷静下来，若是她连这点小事情都不能应对，以后还有更大的麻烦找上门来，她难道要任人宰割不成？！要是她现在不能应对，她们岂不是会认为她是好欺负的软柿子，她还要怎么生存下去？！

“谢谢姐姐们的关系，这事就不劳烦姐姐们费心了，拂儿身子暂时还好得很，再说不是还有太医么？相信太医能妙手回春，定是会把身子养得好好的。”对她们回已恬淡地一笑。

晚妃，月妃被赌得没话说，本是想来试探消息，害怕太子妃突然怀孕，情势将会对他们更加不利，张嘴还想说什么，听见外面公公尖细地声音响起。

“静公主驾到！”

“哟！我皇兄的东宫何时多了这么多麻雀啊？一大清早的就在叽叽喳喳地交割不停？”无视晚妃、月妃的存在，说完，佯装才发现站在一旁地晚妃、月妃，惊奇地说，“咦？晚妃，月妃，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呢？”

上官婉儿强忍住想要笑出声的冲动来，这静公主也实在是太不给晚妃、月妃留面子了，这不是摆明了在讽刺她们么？

“我们不过是闲暇时刻关心太子妃一下，顺道来替太子妃聊聊天，解解闷而已！”月妃从容地回答。

“是啊！她们也只是好心而已。”上官婉儿躺在床上附和着。

晚妃、月妃惊讶地望向她，她回给她们恬淡地微笑。

“我看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不安好心！”静公主蹙眉。

“太子驾到！”

“这么清闲？”太子轻挑的话响彻卧室。

“我.....我们.....”晚妃见太子神色不善，结结巴巴说不出个所以然。

“回太子，我们是来瞧见太子妃这么晚了还没起床，想来看看她是不是生病了，有些担心而已，仅仅只是关心太子妃的身子，别无它意。”灵嫔从容不迫地应对，比起晚妃的紧张失控，她显得镇定许多。

可上官婉儿依旧瞧见她有些紧张，似乎他们都很惧怕太子，其实也不算很新奇，她面对太子亦是有些紧张，特别是他提到那件事。

“既是如此，你们现在瞧见太子妃没事了，是不是也可以回去了呢？”话说的一点也不客气，夹杂着浓浓的逐客意思。上官婉儿瞧得仔细，太子眼眸中一闪即过的激动，在激动过后，又是恢复正常，像是一抹怎么也掩不去的恨。

和婉柔说皇后的眼神如初一澈，或许她的死跟她们也脱不了干系，只是为何太子还要宠幸她们呢？是家族背后的势力，似乎只有这么一个可能性。

静公主也悻悻地离开，临走时，还投给他们一个暧昧的眼神。

“起床吧！咱们一块去给皇后请安！”不似之前说话的轻佻，很温和地说。

“恩！”含糊地应声，眼眸望着门外，意思是要他出去。

南宫墨笔直地站在那儿，没有一点想要出去的意思。

“那个你可不可以先出去一下？我要换衣服。”低垂着眼帘。

“你可真是奇怪！别的女子都巴不得我宠幸她们，你却一直在抗拒着，你在抗拒什么？”声音低沉而带着点危险的味道。在他的眼中，他可以不喜欢她们，但是她们必须对自己臣服，而这个女人偏偏一点也不，挫败了他的自尊心，也增强了他征服的欲望。

他站在面前，她一点动静也没有，两人互相僵持着。半响，她以为他不会出去了，准备起身，他却独自走了出去，留给他一个孤单的背影。

心里隐隐有些失落，失落来源于何处她去而不清楚，在他面前穿衣也没什么好害怕的，不是么？她是现代人，且里面又不是没穿衣服，怕什么？

开始梳妆，南宫墨有进来了，一如新婚的第二日，执笔，替她画眉，一样地画眉，此刻她的心情却不似那日紧张不安。想必他对待那几个妃子亦是如此，一念及此，心变得很压抑，沉甸甸的，如同千斤巨石打在心头，令她喘不过气来。她的心是不是沦陷了？不应该的，她不可以喜欢他的，不可以的，她还有爷爷，她还要回去的。不敢多想，低垂睑目。

第十五章 ...

“时间差不多了，都去未央殿，给父皇母后请安吧！”南宫墨牵着上官婉儿如柔荑的手出来，丝毫不在意其他妃子的妒忌之心。面对几个妃子的嫉妒之色，上官婉儿面上处之泰然，心里却不是滋味，太子究竟是对她抱着何种心思？是想将她推出去，成为众矢之的，为婉柔报仇么？还是将她当成婉柔的替代品？一想到婉柔，心微疼，一切似乎都脱离了原来的轨道，她的心似乎遗落在某处，不再听从她的使唤了。抑或是仅仅只是想要她将东宫这群女人的势力平衡？南宫墨对几个妃子的态度是雨露均沾，对晚妃沾染的多一点，使得她们处在一种微妙的平衡。各个妃子都有自己背后的家族权臣，他们大多都是想要巴结太子的。只有月妃没有家族的势力，想来是这个原因使得她和晚妃的交好。晚妃的父亲是梁将军，她的姑姑便是当今的皇后，更是第

一个外姓藩王。在几个妃子里，她的家庭背景无疑是算是最大的。子承父业，他的儿子——晚妃的哥哥同样继承她父亲的骁勇善战，也是战无不胜的大将军。“拂儿，太子待你还好？”皇后不紧不慢地问，脸上是慈祥的笑容。“回母后的话，太子待儿臣很好！”低眉睑目，神色复杂地瞟了一眼站在身旁地一脸平静之色的太子。“是啊！母后这般问是怕儿臣待她不好么？”眉毛轻佻，冷冷淡淡地回答。“怎么会？拂儿！会泡茶么？替本宫泡杯洞顶乌龙茶如何？”“是，母后！”不知道皇后抱着何种心思，依旧奉命行事。茶泡好了，淡淡的清香，茶香四溢，飘散在整个未央殿，最终与空气融合在一起。上前，异常小心地端给她，茶还没到皇后手上，伴随着皇后“哎呀”一声，一把洒在她的手背上，白皙的手刹那间通红。“啪！”地一声响彻未央殿，茶杯摔得粉碎，地面横七竖八地躺着细碎的玻璃片。原本安静的大殿瞬间乱作一团，每个妃子都不停地向皇后嘘寒问暖，晚妃幸灾乐祸地指责她的不小心。“拂儿，没事吧？还不快宣太医！”皇后在未央殿大声的唤着。南宫墨蹙眉，打横抱着她，大步走出未央殿。“姑姑，您看看，她才来多久，就把太子迷成这样，这样的女子留不得！”晚妃阴毒话溢出嘴，“我看不用多久，她便能占据太子的心，就像当初的婉柔一样。”听到婉柔，皇后身子僵了一下，晚妃贝齿轻咬了一下红唇。“你难道没发现她长得像谁么？你也太不懂事了！”皇后轻轻地叹息一声。像是突然想到什么似的，晚妃心一惊，不可置信地说：“姑姑，是说她...她.....”皇后轻轻点头，对她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嘴角擒着一抹诡秘地笑容：“知道了就好，联合众人一起对付她，就像当初你与月妃对婉柔一样，只不过——这次是联合其他的几人。”“母后，你做的好事，自己心里清楚，儿臣希望你能适可而止。”南宫墨冰冷地声音飘在皇后耳畔。“你也不相信我？”声音压得低低的，不似在众人面前的端庄。“相信，怎么会不相信？！”像听到天底下醉好笑地笑话般，眼眸中尽是讽刺，话峰陡然一转，“我更相信自己的眼睛，儿臣不希望她像婉柔一样——有个三长两短的。”“墨儿，你放心，本宫知道该如何

做！”皇后嘴角挂着一抹诡异地笑，“只是，没料到，墨儿你这么快便又动情了！”说完，迈着细碎的莲华步款款而去。未央殿。“真没想到，拂儿还真有点本事，这么快就令他动了真心，可惜，他自己似乎还未觉得，还以为只是把她当成婉柔的替身而已呢！”“你怎么这般确定呢？”刘公公雄浑地声音飘在皇后耳畔。“到底还是我养的，从小看着长大，这点心性我还是清楚，婉柔被陷害时，他也没像现在一样——亲自到我面前警告我。”皇后脸上挂着高深莫测的笑。“不怕她成了第二个婉柔么？”“她要是想成为第二个婉柔我也不会介意的。”皇后声音带着说不出的阴冷，冷得令人发指，“婉柔当年不也是你的疏忽才有的一条漏网之鱼，要不是她，我和墨儿也不会有这么大的隔阂。今日之事，我和他的隔阂将会愈来愈大。”“你这是在惋惜么？若是觉得惋惜我们可以停下所有的计划！”刘公公不带丝毫温度的声音溢出口。“我怎么会觉得惋惜，要是真的惋惜，当初就不会这样计划。”皇后的声音不高不低。“不过，依我看这个拂儿似乎比那个婉柔要聪明些，她才来多久太子心仪她，静公主也拉拢了。”刘公公眼眸深沉，如同一潭深不见底的池水。“怎么这般不小心？”童心疼惜道。“没事，我自有把握，我事先泡好的茶，重新替换了水，水温不足80度，而且——”话说道一半，拿出一个东西在童心眼前晃晃，“就知道她不会简单的叫我奉茶！”“你是故意做给他看的，你这样太心急了，很危险！”童心刀削般的眉纠结在一起。“不然你要我怎么做？他已经开始怀疑我的身份了，知道么？若是我所料的不错，他昨晚应该是要张飞查我的身份去了，相信很快他就知道我是上官婉儿了。”上官婉儿娓娓道来。童心眉纠结成一字。“你今天的话似乎多了哦？！”几分调皮地望着童心，希望扫除他心中的阴霾，不安。“.....”“皇上知道我的身份了，他也希望这个结果呢！”眼眸悠远而绵长，“其实我也不想这样做的，现在的情势已经对我很不利了，不受我的控制，为了安全着想，必须想想办法。这事暂时不要告诉小环，她心中藏不住什么秘密，我怕让人知道。”“我只是不希望你这样被人利用而已。”声音暗哑低

沉。“我自有分寸！”轻若蚊叫的声音响起，淡若不可闻，童心仍是清楚地听见了。“太子果然料事如神，她的确不是真正的公主，她是拂儿公主闺中密友——上官婉儿，父亲是上官鸿——暗夜国的大将军。本在同一天出嫁，不知怎么的，嫁到这边。或许，我们可以.....”张飞满脸掩不住的喜色。南宫墨淡淡地摇头，缓缓道：“你先下去吧！这件事不要宣扬，不要让任何人知道，顺便在把她的身世的详细情况都查清楚。”太子夜夜留宿翩舞阁的事情，传便于整个皇宫，太子妃冠宠东宫。“一个月后便是母后的身辰之日。”太子似是漫不经心地说，顿了顿，又道，“顺便提醒你一句，到时候暗夜国的使者也会来，父皇，母后会让他们与你见面。”听了他的话，上官婉儿身子僵住，原本有些苍白的脸此刻更显苍白，身子盈盈弱弱，让人忍不住生出保护她的欲望。半响，才听她缓缓道：“你知道使者是哪些人么？”“暂时还是很清楚，怎么你害怕？”冷笑地看着她，他到要看看她有何本事在使者面前班门弄斧，颠倒是非。“不知太子认为拂儿有什么好怕的？”不悦地反驳，不是已经查到她的身份了么？现在还试探做什么？是想看到她有多么狼狈么？“童心，去把这个亲手交到皇上手上，记得一定要亲手，不要让人发现了。”上官婉儿嘱咐着，神色复杂。她不知道皇上会不会帮她，她心里没底，暗夜国的使者令她非常不安，她害怕他们会揭穿自己的身份，害怕害的那个慈父一般的上官鸿成为两国战争的借口，害怕她会让他遗臭万年。一股强烈的无助感如决堤的洪水般涌上心头，倚在墙边，慢慢滑落，坐在地上，蜷缩在一角。四周一片漆黑，没掌灯，不想让人看见自己无助的样子，好想好想回家，回到爷爷温暖的怀抱，这里太孤独了，她怕自己走不下去，心已经不听话的遗落在角落里。明明知道是虚情假意，明明知道他不过是把自己当成别人的替代品，还是义无反顾，她不知道自己在痴心妄想些什么？为何要贪图那些不属于自己的温暖柔情？！她原来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停地晃动脑袋，泪溢满眼眶，悄无声息地滑落脸霞。一滴一滴

地掉落在地上，与地上的尘土混合在一起，最终不找痕迹地消逝在空气中。

第十六章 ...

南宫墨进门，满屋子的漆黑令他不悦地蹙眉，身旁的李公公蹑手蹑脚地走上前去，机警的掌灯。瞧见蜷缩在角落的上官婉儿一动不动，头埋首在双腿间，对周遭的一切都全然无觉，挥退身边的人，本想斥责她不懂规矩的，径直走上前去，在她身旁呆了好一会儿，似是觉得她没睡觉，拿着身上的袍子盖在她身上。现在虽然是已经是初夏了，但是桑朔国的的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晚上依旧是凉风徐徐吹来，仍有些凉，将她轻轻地将她抱起，到床上安睡。

蹲坐在地上的人仍是毫无感觉，紧闭着双眼，拨开吹落脸上胡乱的发丝，瞧见脸霞上犹自存在两条浅浅的泪痕，看得南宫墨心微疼，如同在他心上刻着一条条的刀痕，原本的不悦在顷刻间化为乌有，只余下满满的担忧。将她轻轻放在床上，替她调整了一个舒服的坐姿。盖好被褥，柔柔地替她拭去脸霞上的泪痕，动作极为轻柔，生怕惊醒仍在睡梦中的人。

上官婉儿阖着的眼细微的的颤动一下，借着微弱的灯光隐隐约约瞧见南宫墨模糊的脸，正满脸关心地望着自己，眸光灼灼。紧闭眼佯装什么都不知道，继续睡觉。原本残留泪痕的眼睫毛有润湿了，在昏暗的烛光下闪着亮光，如同最闪耀的珍珠。

看着她的睡容，南宫墨不惊有些痴了，一直都知道她的眉眼长得像婉柔，只道她是个漂亮的女子，每次看她似乎都有不同的感觉，却不曾想到她有这般漂亮，肤若凝脂，粉嫩的唇，优雅而宁静。月光倾泻而下，直照的她的脸宛若透明，仿佛不存在这个世间。

南宫墨竟看的有些痴，如同被施咒般地移不开眼。

门外的叩门声响起，打断了这层无形的魔咒，小环没瞧见里面的南宫墨，未经允许，径直进来了，知道自己在南宫墨面前算是逾越了，在南宫墨犀利如剑的目光下赶紧低下头，不安地等候他的惩罚。

南宫墨瞧见守候在外的张飞神色不安，替她卷好铺盖，在她唇上浅浅的拙一下，唇边上扬，离开了房间。

她心却再也不能如前一刻那般平静，如同一颗石子滴落在平静地湖面，泛着一圈圈地涟漪。为什么要这样？她宁愿他永远不要在管她，或许她就可以忘记他。明明知道他只是把她当成别人替身，可仍旧心甘情愿，贪图那片刻的温存！

“童心，怎么样？我交代你做的事情做了么？”上官婉儿一听到有动静，迅速起身，焦急地问。

“小姐，皇上要我把这个交给你，他说事成之后便允诺让你离开皇宫。”

展开，看了后，紧闭上眼，有些无力，有些释怀。她或许真的应该离开皇宫，可是离开后，又去哪？她想回家。

紫竹菀。

这里还是和上一次来的时候一样——没发生丝毫变化，地面依旧纤尘不染，干净得几净透明。久久地凝视画面中的人物，没在说话期待如同上次一般遇上那个太子此生最爱的女子“婉柔”。

等了好久好久，久到以为时间就此静止，停殆不前，外面响起匆忙急促的脚步声。匆匆地躲到挂画的墙后，正巧可以瞧见外面的一切，外面却瞧不真切这里的情况。

太子独自一人来到紫竹菀，久久地凝视话中的人物，带着浓浓地情意，满眼都是宠溺。直到快早朝时才离去，临走时还不忘都回头看几眼，真可谓是一步三回头。

他走后，上官婉儿悄悄地走出来，心有些疼，如同被千斤重石压着，一点点地下沉，泪在眼眶里打转，紧随他身后出了紫竹菀。

不知不觉中又来到那天那偏远地假山，躺在草地上。

明明是艳阳高照，微风徐徐吹来，本该舒适惬意的，可她却觉得那样的风如同冬日的寒风刺骨。

许是刚刚哭过不由自主觉得眼皮愈来愈重，向睡神举了白旗，只感觉自己在飘，飘过一段好沉闷地黑暗隧道后，一阵刺眼的明亮在前方闪现而来。

“你找我？”婉柔声音淡淡的，带着说不出的得意。

原本悦耳的声音此刻停在上官婉儿的耳边却觉得无比赤耳，如同噪音一般聒噪。

“我会尽快满足你的要求，你必须尽快让我回到爷爷身边，回到我的世界。”一字一顿说得铿锵有力，一脸的严肃，没有丝毫的开玩笑、戏弄之色。

站在婉柔身旁的另一个上官婉儿却是满脸怀疑的看着她，探究的目光紧锁着她，想从她的脸上瞧出一丝端倪，看看她这次是不是又像上次样的戏弄她们。

她与她们对视，眸光尽是事在必得，细细观察倒有些像想好好休息的人，有些疲惫。

“好！我们决不食言！”婉柔脸上依旧是恬淡的笑容，似乎天塌下来，她依旧会是那样的一副神情。

过了半响，她转身准备离开，却听见婉柔说：“你似乎喜欢上了不该喜欢的人哦！”

蹙眉，心“咯噔”了一下，她表现的有那么明显吗？也不转身，继续向前走：“这似乎不关你的事吧？我乐意喜欢谁，是我的权利，你管不着！”

易冰黑着一张脸来到后山的假山上的草地，远远地瞧见一块白色躺在绿色的草地上，显得格外耀眼。走得稍近，瞧见上官婉儿的身影，满怀着欣喜，一扫之前的不快。

走近，在她身旁躺下，身旁的人依旧毫无反应，阖眼，蹙眉。佯装着一脸的不满：“我说婉儿姑娘，你就算不喜欢我，也不应该这样吧？见到我也不招呼一声，还做戏在睡觉！”

身旁地人恍若有所察觉，一脸睡意朦胧的微睁开眼，没瞧见什么有准备继续阖眼。

易冰无意识的扫了她一眼，确切地说是惊鸿一瞥，那睡眼朦胧显现她的可爱，如同刚出世的婴儿不是人间烟火。不像上次遇见那般是个伶牙俐齿的丫头，显得安静优雅。

怕再说话会惊扰她，怕她这样睡觉会着凉，脱下自己的外套小心翼翼地替她盖上。

不知道过了多久，她侧身，迷糊中瞧见一张近在咫尺男性的脸的放大版，没在意，想要继续睡觉，又似乎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再次睁开眼，瞧清楚是易冰，瞬间清醒，一声惊呼溢出口。

易冰被高分贝的声音震得耳膜都快破碎了，不悦地起身，瞧见一脸惊愕的上官婉儿。

她连说话都有些结巴："你.....我.....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在这儿很奇怪吗？这里本来就是我先发现的地方，要惊讶也该是我才对，我都没讶异，你摆出一副大惊小怪的表情干嘛？好像我吃了你似的！"易冰一脸的无可奈何，活脱脱的像是他有多委屈。

上官婉儿被堵一窒，连日来所受的委屈顷刻间暴发，眼泪像决堤的洪水般，汹涌不止，大颗大颗地滴落，打在易冰心头，如被重锤击中。

易冰被突如其来的异变弄得如同丈二和尚般摸不着头脑，脸上不再是平常的玩世不恭，慌了手脚，赶紧软言哄劝："我说丫头你不是.....唉！你别哭了好不好？你哭得我难受，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在欺负你呢！"

他愈加这样说，上官婉儿愈加哭的汹涌，一丁点停的意思也没有。

"我说婉儿姑娘，婉儿小姐，你别哭了好不好？你要是再继续哭下去，我会被你的眼泪淹死的！"竭尽所能佯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出来，想要逗笑上官婉儿。

她瞧见他夸张的表情却再也哭不出来了，破涕为笑。对着他一副施舍他的表情："你应该感谢我现在不哭了，不然你就成了大恶人一个，你瞧我多好，为了不让你恶名远扬，竟还配合地笑了！你说说该如何感激我才是？"

易冰惊讶地嘴巴张得老大，可以放进一个圆溜溜的鸡蛋，这转变也太快了吧！才一秒钟都不到的功夫，难怪世人常说翻脸如翻书大概就是这番光景啦！

"啊！你这鬼灵精怪的丫头居然这样啊！枉我还好心的哄你！"

"你这是什么表情啊？你应该要一副感激戴德，如获大赦的表情，刚才也不知道是谁一脸的愧疚，早知道应该多哭会，让你良心不安。果然好人没好报，对你这种狼子野心的人不该太好心！"斜睨地瞟了他一眼。

易冰第一次吃瘪，这丫头嘴巴伶俐似剑，还自吹自擂自己有多么的善心，一脸无奈道："那是当然，有人脸皮厚比城墙，说谎话连眼睛眨也不眨一下。"

"是啊！任何人和你比起你来脸皮都是厚的，你脸皮薄的没有了。"上官婉儿不雅的翻翻白眼。

第十七章 使者…

说完，便不再说话，望向高空。

赤日当天，树荫何地，满耳蝉声，静无人语。"唧唧！"一声清脆的响声自空中传来，一只小鸟停落在假山上，片刻又独自飞走！

上官婉儿艳慕的看着渐渐高飞的鸟，直到它在高空化为一点，才收敛回自己的目光。

"怎么？羡慕它？你也可以向它那样，要我帮你吗？"声音不低不沉，如同带着邪魅般的蛊惑响在耳畔。

是的，她是羡慕高空上的鸟儿可以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地飞翔，皇帝要她做的事情很简单，只要她获得太子信任之后，试探太子有无

登基做皇帝的想法。太子很难轻易相信人，一向都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真的觉得帝王家太复杂，她不想自己的心陷得更深，怕自己无法自拔，她明白太子不会爱上她，不再奢望，与其长痛，不如短痛。早早放手，只要自己远离这个地方，她有办法让自己忘记自己的感情。

神色复杂地看着躺在身旁的男子一眼，嘲讽一般的笑在唇边化开："是么？你难道不知道隔墙有耳么？你不怕这样的话又像上次一样传到皇上的耳朵里么？况且有些东西也许和你所想象的不一样呢！"

说完，起身，拍掉身上的灰尘头也不回头的走了。

"我把你当做朋友，不希望你不开心而已。我是见你真的想离开皇宫，才这样说，我是真心想帮你！"易冰冲着上官婉儿的背影大声高呼。

她不知道说这句话的易冰并非开玩笑之举，而是下定了很大的决心，她亦不知道这句话以后带给自己是怎样的改变。

小环用极为暧昧神色瞧见她，似是她真的满面春风，面犯桃花。

"怎么这般悠闲？"随意地问了一句。

"小姐不想离开皇宫是因为喜欢上了太子吧？！"用的不是疑问句，而是肯定句。

上官婉儿愣怔，她真的表现得有那么明显么？她一向都能将心思隐藏的极为好，现在居然连心思单纯的小环都看出来了，免不了对小环多看了几眼。淡漠地问了句："何以见得？"

"昨晚我瞧见太子亲自抱着你上床，且这段时间太子夜夜留宿在翩舞阁，所以我猜....."小环自顾自地说着，全然不注意到上官婉儿神色闪烁。

"是么？！"嘲讽在脸上绽放，别人都以为他真的喜欢她，只有她自己知道太子不过是把她当成婉柔的替身。他的眼里的她从来都是有婉柔的影子而已，若非如此，他怕是看也不会看她一眼吧！

小环紧随她身后进来，很好心地提醒她：“小姐，还有一个月便是太后身辰之日，不知小姐打算准备什么来送给太后？其他的几个妃子都在尽心准备着。”

眉头紧蹙，她不知道她要送给太后什么礼物，随即想到什么似的，释然一笑，淡淡道：“这事就不劳你操心了，我自有准备。”

她不知道小环在唤她那声小姐时，被经过的宫女听见了，她去向她的主子告密了。

未央殿。

“你说的是真的？”皇后有些激动地提高了声音。

“是，奴婢在门外亲自听见太子妃身边的丫鬟是叫她小姐，而不是叫她公主，所以奴婢才匆匆忙忙过来禀告的。”

“好了，你下去领赏吧！”声音恢复了平静，嘴角挂着淡淡地笑容，明明一个高贵的人，笑却带着说不出的得意，阴狠，快感，“刘公公，去查查她的真正身份，越快越好。”

一个月后，皇后身辰之日的宴会上。

“恭迎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皇后千岁千岁千千岁。”宴会上尽是大臣奉承的话。

太子的其他几位妃子亦是争相到皇后面前谄媚，只有上官婉儿略有所思的看着这一切。

“不知晚妃你们可有准备好的表演啊？”皇后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

“回母后，儿臣和姐妹们本来准备好了表演，临时月妃的手被水烫伤了，现在我们的表演没了弹琴的人，所以.....所以我们的表演怕是表演不成了，倾皇后娘娘恕罪。”晚妃面带难色。

其他几个妃子也复合着晚妃的话，月妃别有深意的看了不远处的上官婉儿一眼。上官婉儿心一惊，知道自己那莫须有的幸福已经成了几个妃子眼中钉，肉中刺，此番看着她必会是有意为难她。

“听说拂儿公主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想必是比月妃的琴艺更加好吧！不如就有太子妃来代替月妃吧！是吧？太子妃！”晚妃笑容可掬地说。

“她说得可是事实？拂儿！是的话，弹奏一曲如何？”皇后的目光转向她。

“拂儿自知自己才疏学浅，懒惰成性，怕自己弹得太差，有辱母后尊耳。”上官婉儿诚惶诚恐的说，言辞真切，探寻的目光瞟了一眼高座上的皇帝，见他冲自己眨了下眼，会意。

“无妨！只需尽心即可！”皇后一脸的不容拒绝，脸上是和悦的笑容。

“那儿臣就恭敬不如从命！”她说这话是松了口气，幸好她也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人，不然现在早就穿帮了。只是她不明白为何要叫她弹琴？是想要她在众人面前出丑么？她在东宫偶尔也是会抚琴，她们难道都不成听见么？

曲调悠扬，或配合她们，或带领她们，让人的心情随着琴音的变化儿变化。一曲终，众人还沉浸在琴音中，脸上还因为最后那段欢快的曲调而带着笑意。

南宫墨看的有些痴了，似乎不曾真正认识她，从未想过她的琴音可比天籁，让他堆积在心头的苦闷全部烟消云散。似乎又想到其他的某些东西，原本的喜悦顷刻间全烟消云散，自饮自酌，拿着酒不停地倒酒。

“暗夜国使者驾到！”一句话拉回所有人的心思。

“恭祝皇后娘娘福隆东海，寿比南山。”

“使者似乎来晚一步，拂儿刚刚表演完弹琴，本宫觉得她弹得非常好，不知道拂儿是否能再来一曲？”皇后不紧不慢地说着，脸上依旧和颜悦色，可看在上官婉儿眼里却是阴寒无比，冷得令她发颤。

她将头埋得低低的，第一次希望自己是只鸵鸟，能把脸埋进地里，不让那些使者窥探她的面容。

“母后，拂儿刚刚表演完，想必现在很累了吧！让她休息一会如何？想必使者也不希望他们一来，就累得他们的公主一身是病吧？这样他们回去也不好交代！”南宫墨冷冷地说。

皇上也很配合道：“是啊！拂儿身子骨也不太好，让她休息一会，等一会同使者见面吧！”皇上也很配合的说。

她松了一口气，眼角的余光偷偷瞄向坐在不远处的暗夜国使者，瞧见两个熟悉的身影——蓝墨与拂儿的皇姐秀珍。

她不喜欢秀珍，她飞扬跋扈，有着太强的嫉妒心，却很没有自知之明，也许你卖她，她还会乐呵呵地替你数票子，一如晚妃。

她看的出晚妃冲她来，还有皇后，不然今日他们有怎么会配合着来骗她弹琴，想借此让使者在大庭广众之下看清她的面貌，借他们的口来揭穿她的身份。到时候即便是皇上有心要救她，也无济于事；冒然护住难赌悠悠众口，真是好狠！只是她不明白皇后为何如此对她？！

第十八章 出岔子

宴会完毕，满朝文武散去，只留下使者与他们几人。

“拂儿这般迟迟不与使者见面，莫不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还是你不是真正的拂儿，怕被人认出来？”晚妃挑衅地挑眉，唇角勾起一抹自得的笑意。

上官婉儿毫不在意地瞟了晚妃一眼，不紧不慢地说：“拂儿坐得端行得正，不知有什么好怕的，难道晚妃连深证不怕影子斜的道理都不明白么？只是不明白，晚妃这般诋毁我是什么意思？难道晚妃不明白有的话不可以乱说么？还是说晚妃有意想要挑唆两国开战才开心？”

一番话说的晚妃一窒，被堵的心口发慌，只得讪讪闭嘴。皇后不悦地看了晚妃一眼，晚妃心虚地低下头。

看见使者里面有蓝墨的影子，她心放宽了些，她笃定蓝墨不会拆穿她的身份，也不会让其他的人拆穿她，他们现在都是一条船上的蚂蚱，不似先前的胆战心惊，说话也变得理直气壮。

静王在一旁赞赏的敲了上官婉儿一眼，圆场：“是啊！晚妃向来不懂事，小孩心性，说错了话，还请太子妃嫂子原谅。”

“晚妃哪是小孩心性，她那根本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骄横成性。”静公主满脸的幸灾乐祸，挑衅地瞧了晚妃一眼，嘲她极为不雅的做了个鬼脸。

上官婉儿强忍着笑意，皇后瞪了静公主一眼。

南宫墨面无表情。

静王强忍住满脸的笑容。

晚妃强忍住心中的愤恨，恶狠狠地望了静公主一眼，静公主回给她一个淡淡的微笑。

“好了，都不要说了，让使臣等久了不好，拂儿，朕带你去看使臣吧！”皇上和颜悦色的对她说，在几人不同的目光中离开。

“皇上，请留步！你看看，使臣正在不远处侯着呢！”皇后一脸从容，脸上依旧是那淡淡的笑容，别有深意的看了上官婉儿一眼。

上官婉儿刻意不去理会那样的笑容中所包含着何种意思，知道她前面为何不去阻止静公主与晚妃之间的小拌嘴，一切不过是为了争取时间，让使臣在些到达这儿罢了。那么，皇上他为什么有不阻止呢?他有能力阻止的。

“暗夜国使臣参见桑朔过皇上，皇后，太子，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皇后千岁千岁千千岁，太子千岁千岁千千岁。”蓝墨、秀珍毕恭毕敬的说，态度虔诚感人。

“平身！使者不远万里来到敝国，是敝国的幸事，朕也知道你们此次来不仅仅是为了来给皇后祝寿，也是为了看看拂儿公主吧！”皇上缓缓道，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

“谢主龙恩！皇上英明，乃是国家之福！”蓝墨徐徐道来，满脸都是恭敬。

秀珍起身，瞧见坐在皇上身旁的男子一张英俊的脸，深邃的眼眸，挺直的鼻梁，薄而优美的唇，暗自责怪父皇偏心。明明都是身为

公主，可她偏偏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她比拂儿大一个月，皇上为拂儿选好夫婿，却迟迟不让她出嫁。而且选的夫婿还是桑朔国的太子，将来她便有可能是母仪天下的皇后，心中的嫉妒不言而喻。

对上上官婉儿的脸，僵了片刻，满脸惊愕，张口结舌："你.....你.....上官婉儿你怎么会在这儿？"

秀珍一句无意识的话让整个大厅刹那间安静下来，连掉一片碎纸片到地上都可以听见。

晚妃见时机已到，幸灾乐祸道："父皇、母后明鉴，刚才暗夜国的使臣，拂儿的亲身皇姐——秀珍公主都已经说了她是上官婉儿，并不是真正的拂儿公主，请父皇、母后明察秋毫，不要让小人得志，以为祸及太子。"

上官婉儿对于秀珍、晚妃这话倒是镇定自若，迈着细碎的莲花步，款款向着秀珍的方向走去，停在她的面前。伸手探了一下秀珍的额头，在探探自己的额头，缓缓道："皇姐身子一向很健康的，刚刚妹妹瞧了，也不曾有发烧的迹象，不知道皇姐刚刚的话从何而来？莫不是几个月没见着妹妹了，连妹妹什么样子也不记得了么？"

被上官婉儿说得秀珍脸一阵红，一阵白，尴尬的仵在那儿，不见有其他的动静。

不对的，明明是她不是拂儿，现在怎么变得好像是自己一个人在说胡话一般，求助的望着站在一旁的蓝墨。

冷凝着瞠目结舌的秀珍，不急不缓道："皇姐许是太久没看见妹妹，太兴奋了吧！还是太久没瞧见婉儿妹妹，思念成疾，把妹妹当作是婉儿妹妹了？亦或是其他？不管怎样，妹妹都不应该吃醋的，不该像刚刚那般说皇姐的，只是皇姐你明白么？我是气不过，有人诋毁我，败坏我的名声，你也不认得我了，我好生委屈啊！所以才....."

说完，绢然泪下，伸出如莲藕般的手臂抱着犹自发愣的秀珍"呜呜"地哭了起来。眼泪不能说有就有，双手紧合在一起，一只手狠狠地掐了另一只手，硬是挤出几滴泪。

蓝墨在一旁很配合地说："秀珍公主若是想见婉儿，可到将军府来坐坐，婉儿一个人在家也很闷着呢！"

顿了顿，朝桑朔国皇帝作揖，满脸歉意："请皇上恕罪，婉儿自小与拂儿公主一块长大，两人如胶似漆，身形也有几分相似，因此，婉儿与拂儿公主在同一天出嫁，秀珍公主想必是思念过度，这才换错了。素闻皇上宽宏大量，仁慈待人，还请皇上原谅。"

上官婉儿在秀珍公主耳旁小声地说："秀珍姐姐可要想清楚了，要是你在如刚才那般说我是上官婉儿的话，两国说不定会因此而闹僵关系。万一到时候开战了，秀珍姐姐可就成了千古罪人一个，到时候.....想必我不说你也会清楚吧！"

"是，请皇上恕罪，这也是看见妹妹太兴奋了，所以才叫错了名字，以前在皇宫她们形影不离，也是一起叫的，所以才出了这么大的错误，请皇上恕罪。"

"是啊！还请父皇饶恕我皇姐她口不择言，放下如此大的错误。"上官婉儿也很配合的跪在地上求情，满脸的情真意切，看不出一丝一毫的娇揉造作之色。

晚妃愤恨的紧咬下唇，沁出丝丝血迹，本以为可以借这次机会除掉拂儿这个碍眼的人。没想到这么快就让她将局势转变过来，她明明就不是真正的拂儿公主，凭什么占有别人的位置？她好不甘心。

"都起来吧！朕也是过来人，知道你们感情要好，既然弄清楚了一切，朕也不再追究了，使者一路爬山涉水而来，也辛苦了，大家也都累了，回去休息吧！"皇上满脸的倦容，很是疲惫。

晚妃张嘴道："父皇，请您明察秋毫，洞悉一切，她根本就不是拂儿公主啊！"

皇上不悦的皱眉。

皇后蹙眉，眸子闪着两团细小的火花，预告着她的不高兴。

其他几个妃子满脸的幸灾乐祸。

太子面无表情，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静王带着几分玩味，一副坐山观虎斗的姿态。

上官婉儿冷嘲着她，既然你那么想要除去我，还是让我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吧！声音不高不低，不急不缓，说的铿锵有力，清晰的传入每个人的耳朵：“怎么？晚妃觉得连使者的话都信不得，那拂儿到要问问晚妃，晚妃如何知道我不是真正的拂儿公主的？若我不是，谁才是的？那么她又在哪儿？还有，拂儿想问问晚妃这般两次三番的诋毁我是什么意思？拂儿自认为并未与晚妃交恶，晚妃这般是冲着拂儿来的？还是觉得父皇不够英明，会听小人之言？亦或是希望两国开战，弄得民不聊生才开心么？”最后的两句咬得很重，在座的每个人都倒吸了几口凉气。

第十九章 多生...

因为她的这句话，场上的气氛僵持着，晚妃一脸尴尬地僵在那儿，脸色苍白若雪，求助的目光看向上座的皇后。

皇上听了这话，满脸的严肃之色，眉头紧锁，却没半分生气的意思，嘴角禽着淡淡的笑意，看着上官婉儿深邃的眼多了一份赞赏之色，多了一份深思，这样只要她不对太子动真心，他便可以不用担心其他的事情了。

皇后柳眉微蹙，晚妃实在太不会见风使舵了，皇上都已经不想在追究了，她偏偏还要说，这不是不给自己台阶下么？！有些无奈，看来不能太指望她了。

太子脸依旧平静的没有丝毫表情，俊美得有如石塑，望着上官婉儿的眼更深，如同一潭深不见底的水，可以将任何东西都溶进去。

静王看着上官婉儿眼多了分探究，稚气未脱的脸上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煞是可爱。

蓝将军瞟向上官婉儿的眼多了一份审视，眼神微微深了，看样子他是不需要担心她在这边会受人欺压了，他可以回去告诉拂儿，让她放心了，安心的当他的妻子。

秀珍公主不可置信的看着上官婉儿，不禁怀疑这真的是她所认识的知书达理、娴静端庄、说话连大声一点都不敢的大家闺秀上官婉儿么？

月妃的神色有些不太自在。

梅嫔面无表情，满不在乎的样子，隐隐有几分隔岸观火的味道。

云妃幸灾乐祸。

兰嫔……

……

“拂儿你心胸宽广，就原谅晚歌这丫头这次乱说话吧！也请秀珍公主与蓝将军原谅晚妃的无心之过。”皇后帮着晚妃打圆场，笑着对上官婉儿说，瞪了晚妃道，“晚歌（晚妃的闺名），还不快给拂儿道歉！”没想到到最后还要自己来帮忙收拾这个烂摊子。

她冷冷地看着皇后，嘴角浮上一抹冷嘲，脸色变换的好快，别人说的变脸如翻书大抵就是如此吧！

晚妃悻悻地上前，福身，满脸不自在的道：“是晚歌向妹妹陪不是了，是姐姐没听弄清楚事情的真相，信了小人的谗言才误会的，还请妹妹原谅！”悦耳的声音尽是不甘。

她冷冷的看着她，不说话，还道歉呢？这样子像是有诚意的道歉么？面上依旧笑吟吟地说：“既是如此，那拂儿便也算了。”

“好了！这件事情既然已经弄清楚了，就这么定了，以后谁也不许在拿这件事情做文章来造谣生事。还有，该有的规矩还是要有的，拂儿既是太子妃，按理你们都应该称呼她为姐姐，不能因为她的年纪尚小，便没了辈分之分了。好了，大家都下去消息吧！”说完，又忍不住轻轻咳起来。

一句话，僵硬了一个人——上官婉儿，她怎么这般粗心，连这个都没注意到，也难怪太子会怀疑她的身份，现在想必连皇后也知道她的真是身份了，否则又怎么会纵容晚妃这般胡来呢？！她扮演的拂儿真的很失败，第一个叫她妹妹的人是梅嫔，那是她还只道是每个朝代

的规矩不一样，所以也没在意，现在看来自己一直都想错了，而且还错得很离谱。那梅嫔看起来与世无争，她一直以为她算是比较好说话的一个，现在看来她是天真的近乎傻。只是太子为何不纠正这些？还是他心底一点都不在意呢！

耳边蓦地响起一句话："太子真的很无情，他的手下看上他的一名姬妾，请求太子将她赐给他，太子连丝毫犹豫都没有便答应下来。那名女子死死的乞求，太子连见面的机会都不曾给予，那名女子性子也烈，就那般上吊了，直到她香消玉损时太子也不曾见她，便草草的葬了。"心向是倒了五味杂层，酸甜苦辣一起涌上心头。

散了场，一路上上官婉儿、蓝墨、秀珍公主、小环都没有说话，四周的景色飞快的向后退去。

各怀心思的四人一起来到翩舞阁，蓝墨很自主的拣了条凳子坐下，动作从容自得，似乎这是在自己家中一样。秀珍公主也满脸的问号，等待着上官婉儿来解答，小环识趣地守在门外。

"看样子你在这儿过的很不错啊！这样我和拂儿也不用担心你了！"蓝墨如释重负的轻呼一口气。

"到底是怎么回事？"秀珍公主亟不可待的问出心中所想。

上官婉儿冷眼瞧着他们，却没有要开口回答的意思，现在可不是她欠他们的，是他们欠她的，该回答也不用她来说，应该是另一个策划者来说，她也是受害者。况且对于这种为了自己的幸福而陷害她的罪魁祸首她是没丝毫好感的，都说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在大堂上为了顾全大局自己摆着笑脸给他看已经是他的荣幸了。原以为自己心里可以放下的他们的设计，没想到在见面的这一刻才知道自己依然不如自己想得豁达与大方。

蓝墨被上官婉儿瞧着发毛，秀珍也满脸热切地看向他，他戳戳手，避开上官婉儿憎恶的目光："就如公主你所见到的，上官婉儿嫁给了南宫太子，拂儿公主幸福的生活在本将军的家中。"现在的他活脱脱的一个泼皮无赖，没有丝毫上战场时威严，干练飒爽，英气逼人，放

眼大街，一抓就是一大把的市井无赖，也不知那拂儿看上他什么啦！居然还为他这样的人逃婚，设计陷害自己的闺中密友，这让上官婉儿百思不得其解。

秀珍孤疑地瞧着蓝墨，探寻的目光转向一直没说话的上官婉儿："真的是这样？就这么简单？"秀珍公主不死心的再问一句，她不会傻到相信计划是这般简单。

"是啊！就是这么简单！不信的话你可以问问太子妃殿下啊！"转眼间便将烫手的山芋丢给上官婉儿。

冷冷地斜睨了蓝墨一眼，在心里冷哼一声，倒真是会算计！她都还没厉声斥责他们设计她，只是摆着冷脸冷眼瞧他，他不感恩戴德也就算了，还妄想让她托她下水。过了好一会儿，才瞥见一脸急切想知道答案的秀珍公主，嘲讽的笑了："秀珍公主你是怎么认为的呢？想必公主也知道我向来很少出门的。若非有人召见，怕是连进宫都不可能的，怎么有胆子敢冒这么大的杀头之罪呢？我还想多活几年，还没嫌弃自己脖子太硬想用它来试刀。"

少再来打她的注意，别以为她不知道蓝墨那几根花花肠子，还不是想把所有的事情都往她身上推，让她来背这个黑锅，反正暗夜国皇上也不能怪罪她这个正在得宠的"太子妃"，吃一堑，长一智。

蓝墨看她的目光变得别有深意，戏谑道："看来外头的传言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却有其事。"说得煞有其事的样子。

上官婉儿警觉地看了他一眼，冷淡无语。

秀珍公主急不可待地问："什么传言？我怎么不知道！"

仅仅一眼，蓝墨便知道他勾起了她的好奇心："想知道对吧？！别人都说太子夜夜留宿于翩舞阁，太子妃宠冠东宫，甚至那些官员赠送来的女子为了不让太子妃不高兴，都谢绝了哩！"

上官婉儿听了这话神色黯然片刻，唇边微微上扬，却是嘲讽，得宠？在皇宫也有人这样传言，可是只有她自己知道这不过是个表面现象，又有谁知道她这个正在"得宠"的太子妃其实还是女儿身呢！随即

恢复自然，树大遭风，他不过是在利用她的“得宠”罢了，明明知道这是事实，却仍然免不了心动。

秀珍公主听了这话脸色微变，嫉妒溢满好看的凤眼，她不明白自己有什么比不上拂儿的地方，父皇、母后、皇太后都宠爱拂儿，光宠拂儿也就罢了，甚至连和她一起的上官婉儿都深得他们的赞赏，让他们另眼相看。父皇更是将拂儿远嫁桑朔国，成为太子妃，期盼有朝一日凤袍加身，她成为母仪天下的皇后。可是现在这一切的殊荣都阴差阳错的落在一个出身并不高贵的上官婉儿身上，她好不甘心，妒忌像一张网，慢慢吞噬了她。

第二十章 斟酌

秀珍公主不得不承认在看见太子的刹那，她是有些心动，而她是比较喜欢太子妃这个位置的，反正在暗夜国的皇宫里她也不是很得宠，还不知道她的父皇会把她许配给什么样的人，倒不如趁现在这样的机会把上官婉儿的位置抢来，反正这一切原本也不是属于她的。

她是好不容易才恳求父皇同意她来这里，原本只是想来看看她的妹妹拂儿过的好不好，倘若不好的话，她就好好的嘲弄她一番，而她也认定了她的妹妹拂儿会过得不好，因为大家都说太子冷漠无情，而又府上的女人多如山。在抵达皇城的时听到拂儿正值圣宠，便知道自己想要羞辱她的那些话派不上用场，心灰意冷。瞧见同座在一起的蓝墨因为听见那些话，原本忐忑的心瞬间高涨，满面笑意，知道蓝墨从小便喜欢亲近拂儿，便把自己所受的委屈全部撒向蓝墨，对他冷嘲热讽，而他毫不在意，依旧笑吟吟。

她无可奈何，也无计可施，只得茫然的看着窗外富丽繁华的街道，在皇宫见到上官婉儿的身影更是令她惊愕不已，蓝墨一脸的平静，心下便有几分了然，若非事先知道，他有怎么会如此平静呢！现在知道一切都是他们原本计划好的，她要回去将一切都告诉她的父皇，请求父皇将也她许配给太子，然后在将上官婉儿是假公主的事情告诉太子，她就不相信太子在知道一切之后还会那样宠信上官婉儿。

上官婉儿恶狠狠地瞪着蓝墨，设计她一次也就算了，现在说这些是想说她现在的幸福生活是因为他们成全而来的么？要不是他们，她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到了进退两难的局势，一边是皇上虎视眈眈地监视着，她不敢妄自揣度皇上的心思，只得卑微的顺从；一边是太子不明心思的对待着

Chapter_3

，不知道太子心里做着什么样子的打算，要小心翼翼地提防着，还要想方设法获得太子的信任。他们还以为她过得有多好，却不知道她每天也是小心谨慎，提心吊胆的生活着。

“我要将这边的一切都回去向父皇禀告明，你们这是放了欺君之罪，要株连九族。”秀珍公主一脸得意的说，她就是不想让她好过，让她等待着受罪的煎熬，做着垂死的挣扎，想到他们可能变成的样子，她忍不住幸灾乐祸地笑了。

上官婉儿冷笑着蓝墨，一双眼睛好像在说你看吧，都是因为你，人家秀珍公主就要向皇上揭发我们的罪状了，还说要株连九族哩。现在出了问题，你总要想办法解决的，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好像所有的一切都是他一个人的事情，与她无关。

现在他是明白了，这女子还因为他们算计着她而怨怼着，恐怕是一时半刻也抚慰不平，补偿不来的，先前在大厅上不过是秉承着他们的相同目的——不希望她的身份被揭穿而站在一条线上，现在几人都明白的状况，她没必要掩饰，有什么都冲着他来了。

只是他不明白她在这里不是过的很好吗？干嘛还要这样对他呢？！来的路上也不是没有想过她会生气的，听到她现在很得宠，他松了口气，想着原本她与拂儿是一对好姐妹，她应该不会太为难他的。现在即便是她要为难他，他也会应承的，为了拂儿，为了他们曾经做过的事情。

他的画风陡然一转，面上少了一丝随意洒脱，多了一丝谦恭：“不知道公主殿下可有想好怎么去跟皇上说这一件事情？”

秀珍错愕一闪而过的错愕，约莫她是没料到蓝墨会问出一个这样的问题，以为他很害怕才收敛了笑意，随即又得意道：“当然是一五一十地将事情的真相说出来啦！”

上官婉儿听了这话强行忍住笑意，亏她想得出来——和盘托出？是去告诉皇上他的两个以及自己的女儿合谋放下欺君之罪么？然后连杀两个将军还是什么呢？她也不想想看现下三国鼎立的局面，暗夜已经向桑朔国称臣，也就是两国对立，还有一个星辰国虎视眈眈，暗夜国的皇帝把拂儿公主嫁过来不就是为了联姻而把两国的关系弄得更加和睦么？难道要他自己跑过来说："喂，我跟你们说，我的臣子和我的女儿放下欺君之罪，现在你的老婆不是我的女儿，而是我臣子的女儿！"么？！她没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蓝墨，看看他有何高见！

蓝墨放荡不羁地笑了："公主是打算说本将军与上官将军以及拂儿公主合谋以下放上做了欺瞒两国帝王了咯？那公主可曾记得路上传言太子妃宠冠东宫？你认为皇上有可能怪罪太子妃么？还是认为皇上会因此而怪罪我、拂儿公主或是上官将军呢？"

言下之意是她现在得宠，太子是未来的皇上，而暗夜国又向桑朔国称臣，暗夜国的皇上自然不可能怪罪她了，也不可能怪罪曾经立下汗马功劳的上官将军。拂儿是皇上最宠的公主，也不可能对她下重手，蓝家是几代都是功臣，蓝墨的爷爷更是三朝元老，对蓝墨的惩罚不过是剥夺兵权，都无关性命之忧。难怪他前面一直扬言自己得宠，原来特意说给她听得，不禁有些佩服蓝墨心思深远，连带着这些都想到了。

秀珍悻悻地离开，蓝墨紧随其后，才走出几步又折回来，直起身，对着上官婉儿端端正正地做了一揖，郑重道："谢谢你的成全！我知道做太子的女人不容易，在皇宫生活更是不易，以后你自己小心！凡事都不要太过了，锋芒太露也不好，注意保全自己的安危。"

瞧见上官婉儿面无表情地看着他，眼睛清澈明亮，宛如星辰，神色闪烁，顿了顿，又道："我知道你或许是觉得我们设计你，所以觉得我们很自私，我不否认，我不奢求你能马上原谅我们，其实.....算了，你自己小心些。"说完，扬长而去。

秀珍躺在床上，辗转难眠，好不容易有机会难道真的就要这样放过么？她不甘心，脑海中墓地浮现太子英挺的脸，深邃的眼，如刀削般的下颚弧线，起身，穿戴整齐地出了房间。

第二十一章 ...

秀珍公主看着渐渐逼近的太子书房仍旧亮着灯，缓缓前行，愈是接近太子书房她步行的速度反而愈加缓慢，在门口不远处站定。

白玉雕栏翠微依依，绮窗楼迴廊长，看向来时笔直延伸在这条小径。一身颜色艳丽的衣裙在黑夜中显得格外耀眼，明月直射而下，亭台楼阁水榭倒影参差相交，她在门口投下黑暗的影，风吹动，衣袂飘飞，地上地黑影变换着各种形状。

秀珍公主缓步走向门口，再门口踯躅，犹豫着，摇摆不定，她不知道自己这样做是不是正确的，但是她一点都不想放过这个机会，更何况她不知道太子究竟有多么喜欢上官婉儿，思忖再三，决定打退堂鼓时，听见里面传来说话声。声音不大，却字字清晰地传入她的耳中："太子，属下有一事不明，为何秀珍公主一脸不敢置信地样子换太子妃为上官婉儿，太子妃不是拂儿公主么？"

"你此番说来，本宫也甚是好奇....."

听见里面地谈话声，打断秀珍所有的犹豫，上前轻轻叩门，话戛然而止，太子冰冷地声音响起："谁？"

"暗夜国使臣秀珍公主深夜造访，有重要的事情想向太子相商！"温润柔滑地声音响起。

"请进！不知秀珍公主深夜为何事所困，扰的公主夜不能眠，如此这般着急地来书房觐见？"太子冰冷地声音似乎要将空气凝结。

明明天气很舒爽，不知为何听了太子这话让秀珍打了个冷颤，强自收敛心神，倘然道："是这样的，想必太子也很好奇，先前在晚宴上秀珍如此失态地唤太子妃为上官婉儿，秀珍愿意为太子揭开这个谜底！"清澈的声音恰似水晶盈耳，水般柔滑的声音温柔的响起。

太子淡淡地看了她一眼，什么话都没说，眼神示意她继续说下去。只消一眼，秀珍公主满脸通红，一副女儿家的娇羞状，将头埋了下去。

“太子妃本应该是我的妹妹拂儿公主，然而妹妹却并不在这儿，而是与她如胶似漆的闺蜜上官婉儿在这儿，上官婉儿本该是嫁给蓝墨蓝将军的，她与拂儿自幼一起长大，两人形影不离，因此拂儿经常将她唤进宫，我也与她有几面之缘。父皇赐婚拂儿，拂儿曾央求皇上也赐婚给上官婉儿，说什么好朋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于是父皇将上官婉儿赐给蓝墨将军。出嫁前一晚，拂儿又请求父皇说以后她出嫁了，两人怕是再也见不着了，又恳求父皇设宴上官家，喝得不省人事，第二日起来时，吉时也过。”许是说了一会儿，不似之前那般紧张，微微抬起头，偷瞄了坐在前方的太子一眼，又缓缓道，“秀珍怕太子知道真相后，怪我等知情不报，发兵暗夜国，故而将事情告诉太子，请求太子不要发兵，以免生灵涂炭，百姓受苦，一切都是他们几人所为，外面传言太子目光如炬，明察秋毫，相信太子定会处理妥善。”

太子脸上依旧没有丝毫表情，似是漫不经心地瞟了秀珍公主一眼，目光犀利如电，秀珍心一惊，赶紧跪下，她先前说的话是真假参半，他们也是说了一点点，她只是知道一点点，再根据自己的猜想说的。太子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说话，她也不知道太子心里是怎么想得，心里十分忐忑，如同两小人打架似的七上八下，她怕太子真的向外头传言一样宠信上官婉儿，不在乎她是什么样的身份。

掌心朝向太子，她有些恐惧道：“秀珍愿意启誓，秀珍刚才所说得句句属实，如若有半句假话，秀珍天打雷劈，不得好死。”一副绢然泪下的样子，显得楚楚可怜。

太子一闪即逝地厌恶，随即又面无表情，眼眸一片漆黑，如同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

“本宫又没说你说了假话，你如此着急是做什么？起来吧！”太子好整以暇道，样子舒适而闲散，不似刚才的冷漠。

“谢.....谢太子！”秀珍听了心更惊，掌心满是冷汗，额间也有冷汗，缓了口气道，“秀珍要说得已经说完，若是没什么事情，秀珍不打扰太子工作了，先行告退。”

“恩！”太子漫不经心地应了一声，脸依旧毫无表情。

直到自己听不见秀珍公主慌张地脚步声，张飞才疑惑地问道：“太子怎么知道她一定会来？”他是太子的护卫，也会听他们谈论政事。

“她要是不来那才奇怪呢！你还记得晚宴地时候她看见她时的眼神么？吃惊，失措，嫉妒，显然也是事先并不知情，自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那些使臣就只有蓝墨是一脸的平静，必然是事先就知晓一切啦！”太子缓缓地道。

“那太子不是一直想一统天下，何不趁机向暗夜国发兵，说暗夜国的皇帝看不上咱们桑朔国，不愿意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太子，而是让他臣子的女儿嫁过来。先把他们一起抓起来，蓝墨手上握有二十万大军，到时候群龙无首，自是会溃不成军；上官婉儿又是上官鸿的女儿，以上官婉儿为人质，上官鸿心里必是顾及自己女儿的安慰，心中踌躇，瞻前顾后，有所顾忌，必是会打败。这站必会稳打稳胜，到时候废了暗夜国的皇帝！”张飞为自己想法感到喜悦，一脸得意。

“你怎么还是这般急功近利呢？怎得改不了这个毛病呢？若是我们打仗，蓝墨还有个爹，上官婉儿还不是上官鸿的亲身女儿，会不会以身放险还难说！我们即便是赢了，还是会元气大伤，到时候星辰国在坐收渔翁之利，我们有可能会兵败如山倒，会灭国也不一定。所以现在暗夜国向桑朔国称臣，每年缴纳赋税是现在最好的情况。最近那边来消息说星辰国的新皇治国有方，将国家治理的有条不紊，若是想要一统江山，以后他必会是个劲敌呢！”

太子一说，张飞心下有几分了然：“谢太子教诲，张飞必是会铭记于心，只是张飞还有一事不明，请恕张飞愚昧，太子早就知道太子妃的真是身份，为何此番还要知道秀珍公主是来做什么的，还要接见呢？”

太子没有回答，只说了句天马牛不相接的话：“你有没有发现太子妃和婉柔有几分相像？”还有一句没说‘更像父皇死去的一位爱妃’。

“去翩舞阁！”说完朝翩舞阁的方向走去，张飞紧随其后。

第二十二章 夜

秀珍公主逃似的回到自己的住处，太子先前的那个眼神太可怕了，让她好生心惊，一路跑来都是跌跌撞撞的，早知道这样就不去了，现在她总算知道外边的传言并不虚假。

许是动静太大了，惊醒了隔壁处在浅睡状态下的蓝墨，担心她的安危，迅速地起身，随手抓了件衣服披上，冲了出来。

檀香阵阵涌出熏炉，余烟笼罩一室。门敞，暖风袭入，吹散珠帘，叮当作响，在地上投下细碎的影。

瞧见衣裳整齐的秀珍公主正襟坐在凳子上，手抚着胸口，才片刻工夫，便已经心神安定许多。

蓝墨神色复杂地看着她，随即向是想到了什么似的，惊疑不定地说：“你真的去说了？”

秀珍公主错愕地抬头，瞧见蓝墨眼神如刀锋般锐利地直射向她，随即明白他指的是什么事情，有些心虚地低下头，没回答他的话，连质问他为什么这么晚出现她的房门口都忘了。

她不说话，他当她是默认了，连仅存的一丝侥幸都没有了，秀珍公主只感觉身前一阵风吹过，在抬头，人已不见。

夜晚一切依旧，只有一些巡逻的人在来回走动着，步伐轻微而又整齐有致，一个粉色的身影急匆匆的跑进翩舞阁，甚至连基本的礼仪都没有，直接推门而入。

隔着烟罗纱帐，按上的烛火被未关的窗吹的晃晃悠悠，忽明忽暗。上官婉儿蜷缩着身子躺在床上，凝望窗外一轮明月悬空而挂，疏星几点点缀冬夜的黑暗，似一幅夜景图，简单而安逸凄婉。

珠帘卷，画屏胧。鼎炉熏香袅袅弥漫一屋，朦胧缠绵于室，幻若仙境。

一簇略显急躁的脚步声由远及近传过来，一个粉色的身影冲到她的床边，身后，清脆的声音化作凌乱的音符，随着照进来的月黄细细跳跃着，在地面投下斑驳细碎的影。

小环披散着头发在她面前气喘吁吁，衣裙不似平日的整洁，有些凌乱，手一边拍打着胸口，一边道："小姐，大事.....大事不好.....啦！蓝公子刚刚来跟奴婢说秀珍公主把你的身份告诉了太子。"

上官婉儿躺在床上依旧一动不动，慢条斯理地应了一句："哦！我知道了！还有其他的事么？"

"小姐，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呢？这事要是被公诸于众可是真的要株连九族的，到时候皇上降旨怪罪下来怕是很多人都要受牵连啊！到时候就....."小环急急地道，眼泪止不住地掉下来。

直到这一刻上官婉儿才坐起身，伸手替小环拂去脸霞上的泪，柔声道："放心吧！没事的！咱们不会有事的！好了，现在时候不早了，你早些歇息，明早还要做事哩！"

"可是小姐.....要不咱们现在收拾东西逃出去，说不定还有希望呢！"小环眼巴巴地看着她，直等着她点头，她立马就去收拾东西。

她听了她这话后，有些哭笑不得，要是他真的不愿意放过她，她逃又能逃哪去呢？普天之下莫非皇土，他们就算真的侥幸逃走了，那其他的人呢？虽然她是糟了他人的设计，但是她还是不想连累无辜的人，脑海中又浮现那张苍老的脸，愧疚的眼神呢，更何况这事他早就知道了，只是不没揭穿她罢了。

"太子驾到！"

"好了，你先出去吧！"她朝小环恬静地淡笑。

"奴婢小环叩见太子！"很不安心地行礼。

太子挥手示意她出去，她看着她一副欲言又止地样子，传递给她一个安心的眼神。

"没想到这小丫头倒是挺忠心的，主仆情深啊。"太子好整以暇地看向她，不似看秀珍公主时的冰冷，现在他的眼里带着几分玩味，几

许柔意“爱妃这么晚了还没睡啊？不知所谓何事？”

“本来睡了，你也看到的刚刚被吵醒了！”她伸手打了个哈欠，慵懒地回答，眼神平静无波，淡笑着看向南宫墨，“不知太子这么晚了还没睡又是所谓何事？”

“想你，睡不着啊！太子妃可有想我啊？”眼里有几分柔意，几分玩味。

听了这话，她的脸蓦地一下羞红，烛光明明灭灭，照耀在她的脸上，带着说不说的娇媚，南宫墨的眼神深了一份，她暗自狠狠掐了自己一下，强自稳住心神，最不喜欢听暧昧不明的话，神色有几分不自然，淡淡道：“太子不会是想说想臣妾想得睡不着了吧？”

他的唇边上扬，径直坐在床的边沿，两人的脸相隔十厘米，定定地看着她：“当然啦！不然何以近来一个多月都夜宿翩舞阁呢？”

“太子就不怕外边传言说太子妃专宠，影响到太子么？”眼眸盯着被褥，不敢再与他对视，不知道自己到底心虚什么。

“呵呵！这是事实，难道不是么？我可是为了爱妃一个多月没碰其他的女人了，聪明如爱妃怎么会不知道我的想法呢？”烛光打在他的半边脸上，唇角上扬，显得有几分邪魅，“你的好姐姐前面去我的书房，你不想关心一下秀珍公主找我何事？”

“那太子希望我怎么做？”既然他这样说了，她也不再跟他打哑谜了，陡然抬头直视他的眼，有些恍惚，猛然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傻事，应该要等他先说的，要沉住气才是。

“看到你的丫鬟我就知道你已经得到消息了。”他定定地看着她，眼眸柔光乍现，她有些怔忪，有些不知所措，暗自责怪自己心性不够坚定。

“瞧外面的世界无边无际，好像到不了尽头。”太子看向窗外。

她心一惊，不确定地说了句：“你想坐拥天下？”

再次看向她，眼里有几分赞许。

“太子宏图志向，让人佩服！”恭维的话谁都喜欢听，她是这样想得，不再揣度他的心思，知道别人太多的秘密是要付出代价的。

太子没在应允她，继续前面的话题：“你猜猜看。”

“太子太高估我了，我愚钝的很，什么都不懂！”

“以后没人的时候叫我的名字，我喜欢听你念我的名字，叫来听听。”

她踯躅片刻，缓缓道：“南宫...墨！”

“睡吧！”褪去外衣，揽着她睡下。

忽听轻微的撞击声，凝声道：“什么人？”

夺门而出，厉声道：“谁让你站在这儿偷听的？”

“太子饶命啊！奴婢守夜的！”一脸惊慌，跪在地上不住地磕头求饶。

他眉头纠结在一起，似是想起什么，扬手，眼看一掌就要落在她头上，别人拉住了，她冲他摇摇头，轻声道：“太子将她交给我处理如何？”

转身愤愤地走进屋内。

“起来吧！这里没你的事了，下去吧！”

未央殿。

“娘娘真是料事如神，太子果真在秀珍公主走后去翩舞阁了。”

高坐上方的高贵之人没说话，挥退了手下。

第二十三章 计划

他没再说话，只是躺在外侧，她小心翼翼地越过他，在他旁边躺下，两人都没再说话。

他真不知道该说她什么才好，对敌人善良就是对自己残忍，明知道那人是在偷听就应该除去才对，竟还放了她，她以为她这样她就会感恩戴德么？！闭上眼睛，不再搭理她，他是喜欢她的善良的，如同婉柔一样，他不希望她向婉柔一样死得不明不白，他甚至连替她报仇的机会都没有。

乾清宫。

“禀告皇上，暂时稳住病情了。”易冰一本正经地说，“看样子她是等不及而加重了药的分量。”

“咱们继续下棋。”皇上缓缓道，“你知道她为什么等不及了么？”

“太子妃这步棋她管束不了，太子保护的太好，免除了她每日向皇后请安的礼仪，也尽量避免她与各妃的接触，就连静公主也兼与她接触，她有甚少出门，对于她的了解我知之甚少。听闻那日晚宴上的事情，若是她不是真正的拂儿公主，却也能令惊慌失措的秀珍公主口不择言的情况下再次承认她是真正的公主，咱们也不可不防。”易冰一边郑重地说着，一边还要谨慎地观察棋盘。

“再过不久裕王就要回来了。”皇上将一颗黑子落下，收起一路白子，易冰不以为意。

“裕王的野心太大，明目张胆地同太子较量，这次他大获全胜，太子若是要反击就会以西南发水灾而请求管治，皇上不怕裕王趁太子身边的人去救水无暇顾及其他派人去刺杀么？”易冰执白子的手轻巧地落在棋盘上，收起皇上的几颗黑棋，四两拨千斤，棋盘上黑白棋子的数目落差并不是太大，这是易冰小心翼翼维持的结果，同皇上下棋不能大获全胜，也不能输得满盘，尽力维持落下风的状况是件好事。

“或许有人会这样做，但是那个人不会是他，若是这次太子有什么三长两短地，你想以她的个性会放过他么？即使没有证据，她也会拿出莫须有的罪证来证实的，我看这次不是他会派人去，她倒是会派人去。”皇上盯着棋盘说着，手执棋，思索着棋子应该摆那儿。

“那太子妃怎么处置？”易冰看着她手中的棋子问道。

“你跟她接触过，凭你对她的了解，你觉得她会怎么样？”皇上想了会，最终摆好了棋。

皇上眼角的余光看向面前的男子，他在听到‘太子妃’时眸子一闪即过的温柔，随即恢复平静，若不是离他很近根本看不出他的眼神有丝毫变化。

他慢慢地回想初见她时的情景，第一次件她眼中闪过惊艳，明眸善目，肤若凝脂，尤其那双眸子好看，清澈明亮，居然还狡黠地骗他说是宫女，细细地品味其中的乐趣。想了会儿说，才缓缓道："很聪明，也很善良，不适宜在皇宫中生活，时日久了会把她的善良消磨掉。"

"哦？"皇上好奇地看着她，"你觉得她不能应付那些人？"

"不是，她能应付太子的女人，若是对上皇后就不好说了，皇后似乎要除掉她。"易冰若有所思地说了一句，伴随而来地是一颗棋子落下的轻响。

翌日清晨，太子才起身，便惊醒犹在睡梦中地她，迷糊地睁开眼，她仍旧躺在床上没动。

不一会儿，太子刚穿好衣裳，张飞进来禀报太子："裕王再过一两日便要回京。"

"知道了，你先退下吧！"太子简单应了一句。

"裕王？"床上的人小声地嘀咕了一句。

练武之人的听力极好，虽然很小声，仍然清楚地传入他的耳膜内。他居高临下地斜睨着她："对这人小心些，他的野心大着呢！尽量避免跟他来往！"算是警告吧！直觉这女子虽然比较聪明，但是对上城府极深的裕王，还是有天壤之别的，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更何况她听了那些暧昧不明地话就会失措。

她不以为意地回了一句："那也应该是你小心些，关我什么事！"相处了一段日子，便不似开始相处是那么拘谨，害怕，觉得只要他不说那些暧昧不清地话她觉得他还算蛮好的。

"你就不怕他抓你来要挟我？"他戏谑地说了一句。

听了他的话有些好笑，他会受人要挟么？虽然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但是她肯定他不会受人要挟，暂时也还不会害她，若是她真的被裕王抓了，她也只能自求多福或者自己想办法脱离魔掌。怕是连他不

揭穿她的身份都是因为这张脸长得像婉柔，若是没了这张脸她对他来说便什么都不是了，心中一阵黯然。

等了半响她仍旧没有说话，低垂着眼脸，看不到她的眼睛，玩味地说了句："小懒虫，又睡着了？"

她没搭理他，他脸上表情依旧戏谑，眼神带着几分柔意，自顾自地说："你该感谢我的，不然你哪有机会向现在一样天天睡懒觉的，我可是格外关照你，所有的礼仪都替你免了。"

"那我明日履行那些礼仪便是。"傲气地说，陡然睁开眼睛，瞧见他脸上地戏谑表情知道他又再戏弄她的。

"不必了！还是好好地当你的小懒虫吧！规矩都免了，知道你很不喜欢那些规矩，你瞧我多宠你啊！"

"不.....我....."

他没给她说话的机会，径直出了门，临走前仍不忘记嘱咐她："那些规矩不必恪守，但是在众人面前还是要注意那些该注意的礼节，不可失礼。"

"我可没要你免那些礼节，是你自己免除的管我什么事呢？"她冲着他的背影小声地嘀咕着，不过她是觉得自己很遵守礼节的，他免除了她什么礼节呢？有些好奇，上官婉儿脑海中的礼节她都做到了啊！不过有句话他是说对了，她确实很讨厌这些礼节，特别是那些跪啊跪的。

想着想着，却是在难睡着，无奈地摇头，等下唤来花微问问到底是什么礼节好了。

第二十四章 局势

"姐姐你进宫几年了？"上官婉儿似是随意地问了一句，她不可能一开口就问她关于裕王的事情，万一她去告诉太子说她别有用心怎么办，太子已经明确地告诉她他知道了她的身份了。

"有五年了，当时我是被太子救回来的。"在说太子的时候她的眼中有几分异样的情意，似乎对太子有着复杂地感情，虽然不知道她问

这些做什么还是如实地回答了。

“那你家出了什么事情了？”话一出口，瞧见花微一闪即过的复杂神色，隐隐有几分恨意，她便后悔了，她怎么探究起别人的家事了。

“被仇人所杀！”说话的时候她的脸色已恢复平静。

“哦！”她悻悻地应了一声，她本就不是无意寻究别人的家事，那些话也不过是为了套近，哪想会触及别人的伤心事，犹豫片刻，直接说出自己的目的，“那你知道关于裕的事情么？”

听了她这样的问话，她没有丝毫惊诧，眸子一闪即过的赞赏，似乎觉得这些事情她本该知道的，恭敬地说：“太子妃稍等片刻，奴婢马上去资料来给您。”说话走了出去。

再进来的时候，手上多了一叠厚厚的纸张。

“对了，你知道太子撤销了我什么礼仪么？”她来这里一段时间了，虽不常出门，某些东西自然也摸清了些，比如花微在东宫极有地位，一般的侍妾与她地位相差无几，当然不包括那些封妃嫔的主子。

“这个.....”思忖片刻，还是告诉了她，“应该是每日去向皇后娘娘请安，太子妃只是第一天同太子一起去了便没去了。”

早已习惯她叫她太子妃了，不过她现在是真的把她当做姐姐了，她觉得她真的很好，听了她的话，她神色恍然，难怪晚妃说她骄傲非比寻常，难怪她生活的如此自在，原来太子一开始就在庇护她。

现在的皇帝总共有四位妃以上的女子曾伴随身前，这四位女子分别是当今皇后，裕王的母亲和妃，静王的母亲德妃，还有一个悦妃，可是现在只剩下皇后和裕王的母亲和妃，所以可以说当今皇上的后宫很萧条凋零，不似其他列祖列宗的后宫充盈。

有传言说当今圣上后宫虚设这多年是因为与皇后心心相惜，不想不顾及皇后的感受再广纳嫔妃；也同样是有人认为皇上曾今最为宠爱的悦妃背叛了皇上，伤了皇上的心，所以他不愿意在纳其他女子为妃；同样还有人认为悦妃是皇上今生挚爱，从她死后皇上不再纳妃。这三种说法说得最多的便是第一种，兼少有人敢说后两种，因为悦妃

这两个字本身是个禁忌，大繁后两种说法被人听了去都要遭来杀生之祸。

静王的母亲与皇后同是一个家族出生的，在生静王时难产而死，两姐妹的关系自幼甚好，静王出生后便寄养在皇后名下，皇后更是对他疼爱有加。

裕王的身母是和妃，据说现在被打入冷宫已疯痴，口中喃喃自语地叨念着：‘皇上是真心爱我的，她不会放下我不管的，一定会很快放我出去的’。

她对于那神秘的悦妃倒是有几分兴趣，然而关于悦妃的资料确实寥寥无几，除了花微贴在她耳朵边说得几句话以及她是皇上的妃子没了其他。

一个人去了后山。

静静地享受着早晨的阳光，和煦舒适，阖着眼。

“想我了啊？”易冰调侃，“不如嫁给我好啦！这样就可以天天看到我了，不必天天像怨妇一样天天在这儿等待着。”

光听声音便知道这人是谁，怎么自己每次出来都好死不死地碰见这人，原本出来放松地好心情在顷刻间湮灭，这世上怎么有脸皮如此厚的人，以为自己玉树临风，风流倜傥是么？！本想出言讽刺他的，微颤动了下眼皮，决定不搭理他，没出声。

“怎么被我说中了是不？不好意思承认了是吧？就算是这样你也不用眼睛也不睁开一下，不打个招呼这样可是很不礼貌的。”径直走到她的身侧躺下。

感觉到身侧一阵风过，知道那人又在自己身旁躺下，低声嘲弄道：“你就不怕别人说你堂堂一个御医和一个宫女在一起厮混？”

易冰不以为意地笑出声，闭上眼，两人都不再说话。

夏日的暖风吹来，天空上的浮云随风飘动。

冗长的寂静后，易冰随意地问了个问题：“你喜欢留在皇宫中么？”

“干嘛突然问起这个？那你喜欢么？”眼皮动也未动，反问回去。

“不喜欢，但是我却不得不留在宫中。”带着几分无奈地回答。

“为什么不能离开？是为了官职还是为了人？”很随意的问道，虽然他先前说得那番话自恋的有些吓到她，但是她并不厌恶他，更他相处时间愈长愈是随意。

“都有。”他如实地回答了她，“那么你呢？为什么不离开皇宫？可曾有想过离开皇宫么？”

“刚来的时候很想很想，现在没那么想了，因为现在这里有我喜欢的东西。”她依旧闭着眼，不瞧见易冰在听了她这句话后神色复杂，眼神高深莫测。

她依旧随意地问了句：“若是有一样东西你喜欢它，但是那样东西却是不可轻易触碰的，不能拥有的，不该怀有侥幸的，你还会不会希望自己能够得到它？”她问出自己心中的迷茫。她是喜欢他，但是未必见得他也同她一样会喜欢她。

“那就要看看喜欢的程度了，若是真的非常喜欢，我会放手一搏；若是还是得不到，我会选择离开，让自己对它放手。”这话是特意说给她听得，她一说他便知道她是指那件事情了，只有这样才能将她彻底的带离开，让她放下，否则一切对他来说毫无意义。

“是么？”像是下定什么决心似的，很郑重地对他说，“谢谢你！我想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睁开眼眸，起身，拍拍身上的灰尘：“时候不早了，我该回去了。”径直走了。

看着她离开，他小声地说：“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你不该爱上他的，他并非是你可托付终身的良人。”

时间在渐渐流逝，太阳越升越高，愈来愈热，没多久，他也拍掉身上的灰尘离开那里，去乾清宫复命。

乾清宫。

“她果真那么说？”皇帝听到这个答案震惊不已，怒极反笑，怎么会这样？不是已经告诉她不能爱上他么？她怎么就是不听呢？！

他没打断上位者的思考，静静的等候命令，看来关心则乱这话并不是假的。

思忖片刻，皇上痛苦地闭上眼，半响，再次睁开的眼睛里面闪烁着决绝，缓缓道：“好，就依你的计划行事。”语气带着说不出的森然，他已经辜负了她的母亲，所以不想在伤害她，也同样容不得别人来伤害，毕竟他还是他们的骨血。

午后，暗夜国的使者动身回国，皇上亲自为他们践行。在路上准备归来的裕王接到消息稍稍改动了行程。

第二十五章 裕王

夜凉如水。

屋内香烟飘渺，一阵芬芳馥郁的香气便从销金兽炉中喷射而出，弥漫满室的氤氲。守候两旁的侍卫见到来人纷纷跪下，恭敬地说：“参见太子殿下。”

随从地侍从机灵地替他掀开层层帷幔，他连看都不看那些人一眼，便径直往前走去，面容上是掩饰不住的疲倦。

浴池里的水冒着热气飘舞，显得虚渺得不真实，男子任由他们褪尽他身上的衣裳，闭上眼睛在沐浴，那些熏香有安神的作用，即使如此，男子的面容上依旧带着几分疲惫。

翩舞阁内的另一个人躺在床上同样无法入睡，睁着眼望着屋内漆黑一片，细细聆听走廊出来回的脚步声，她等着太子的归来。她要告诉他她明日也会去遵守那些礼仪——每日去向皇后请安，也等待着其他的妃子来向她请安，不会在享受这些特殊的待遇了。她直觉这一切都是他希望的结果，若非有什么目的，他怎么会突然告诉她他要感谢他免除了她什么礼节。

等了很久，仍旧没听见他的脚步声，平常这个时候他都来了啊，穿戴整齐，才开门，便听见童心问道：“小姐这么晚了是准备去哪？”

“我.....我.....”支吾了半天，竟是不知道要如何跟他说是好，他喜欢上官婉儿，原来的那个上官婉儿也对他有情意，上官鸿是看出来了，让童心带着‘她’逃走，希望戳和他们，她不是原来的那个他，看着他有几分愧疚。

“对了，你怎么还不睡？”

“我是按照老爷的吩咐好生保护小姐的安危.....”

“你这么说莫不是我现在不安全么？”挑眉问道。

“小姐没发现有人跟踪你么？暗中观察着你的言行举止！”

“有么？”她疑惑着问，莫不是自己穿成宫女的服饰去后山也有人盯着啦？！

“原来只有偶尔，最近似乎较为频繁，又似乎不止一个人。”他低着头，谦恭地回答，带着几分不肯定，几分忧虑。

“什么时候开始的？原来怎么不曾听你提过？”她惊诧不已，这并不是什么好事，难道是皇上？有似乎不太可能，他只要安排眼线在她身边即可，那样做太麻烦了，被人捉住也不好。

皇后？不应该，那不是她的作风，她太深沉了。

晚妃？她也不会，她只会自己亲自试探，按照自己的性子做事。

月妃？.....

.....

“一直都有人，也就是这两天频繁了些。小姐放心，我一定会尽快查出是什么人做的。”他一脸慎重的承诺。

她连衣服都没脱，就躺在床上耳边一遍遍地重复着童心的话，她怎么就从来都没注意到这些问题呢？是她太不关心周围的事物了，还是她太无知的认为皇宫中明面上是安全的？！

想着想着，精神愈来愈不济，亦是渐渐模糊，上眼皮下眼皮打架，沉沉地睡了过去。

翌日起床声音带着几分不易察觉的暗哑，喉咙痒痒的，看来是昨晚没盖被子睡觉的原因。

她先找跑去找静公主，公主与妃子一样要请安，她们便一道去了。

刚到未央宫门口，瞧见刚从里面出来的一个男子。

男子发色如墨，眉如飞剑，目似朗星，鼻如刀刻，嘴角微翘，身着紫色锦袍，上用银色丝线绣着淡色锦绣花纹，腰束黑色缎带，缎带上别一玲珑镂空玉佩，看不清花纹，足蹬黑面锦靴，通身显示着高贵，白皙修长的中指上带着一个淡蓝色的猫眼石戒指。

这男子是谁？怎么会大清早出现在未央殿？

“玉儿进来可好？”他一直面带微笑，言辞也十分有礼。

居然叫静公主唤作玉儿，这男子身份好生高贵，他是谁？裕王？不是说他还要等两日再回来么？

“很好，谢谢皇兄关心！”礼貌地回答，言辞间带着几分疏离，没有同太子在一起时的亲昵。

真的是裕王！

裕王也没因为她言辞间的疏离儿生气，依旧笑容淡淡，漆黑的眼睛温暖如春风，清幽如深潭，她没办法将他与‘危险’二字起来，更加没办法把他想成野心勃勃的人。

“这位是.....”指着站在静公主身旁的她，声音不大，却穿透了风清清楚楚传来，柔和悦耳。

“是早就同皇兄定下婚约的太子妃，前段时间嫁过来的。”

“哦？是吗？国色天姿，确实有做太子妃的资本，前段时间边疆有些混乱，未能来参见太子妃的婚礼还请见谅。”他朝她走进几步，他的身上仿佛散发着一种温暖柔和的力量，令人如浴春风。

她一瞬间怔住，僵在那儿一动不动，一时间竟忘了要如何回答他，一双妙目紧紧地锁在他身上，静公主在下面猛地用力拉了一下她的手，方才缓过神来，意识到自己此刻地失态，头埋得低低的，脸困窘地通红。

他迅速地从怀中掏出一只做工精细地凤钗插在她发间，动作轻快，一气呵成，等她回过神来，他已经走远，望着他的背影发怔。

静公主的手在她的眼前换换，戏谑道：“人都已经走远了，还看啊？不会是对他一见钟情了吧？”静公主边说边做出一副夸张地不敢相信地样子。

她没好气地说：“一见钟情个头？”说完也不等她径直朝里面走去。

请安，皇后也没说什么，并没责怪她原来怎么不来，倒是晚妃不停的摆脸色给她看，静公主还她冷脸，瞪着她。

皇后笑着点点头，最后皇后对她们说了一句“都散了吧！”，大家做鸟兽散了，才出未央宫，她感到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犹如刚从刑场上出来般轻松。

疑惑地看向静公主。

静公主贴在她耳边小声对她说：“我母后好严格，不怎么喜欢她们。”

难怪连每次看见她就出口讽刺的晚妃也缄口不言，她此番没责怪自己看样子他原来应该是事先同她说好的，看样子她还是比较心疼自己的儿子，她有些自嘲，也对，世上哪有不疼自己儿子的母亲呢！

才离开未央宫没几步，晚妃立马出言嘲讽：“哟！今个儿是什么风把一向目无他人的太子妃给吹来请安了啊？不会是太阳打从西边出来了吧？咦，好像也没有啊！”说完还特意看了一下太阳的方向。

其他几个妃子做出一副看好戏的准备。

她有些莫名其妙为何这晚妃每次看到她都要冷嘲热讽几句，将她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她不知道自己是哪儿招惹得罪了她。她也问过花微，晚妃人缘如何？

花微说她虽然不太好相处，但是只要你不招惹她，她是不会特意为难你的。

怎地就这般对待自己？！

第二十六章 涉险

月妃马上接上晚妃的话："人家太子妃天资仙容，连刚回来的裕王也勾搭上，你瞧头上的凤钗不就是刚才裕王送的么？"

她要是再不说话，别人不是把她当成好欺负的猫咪啦！今日要是在不给她们一个狠狠的教训她便不是上官婉儿！

她还没来得及说话，静公主忍不住插声嘲弄："哟！晚妃每次见到太子妃姐姐都言语尖酸刻薄，莫不是晚妃嫉妒太子妃姐姐的美貌咯？善妒可是不是什么好事啊！"

晚妃讪讪地闭嘴，悻悻地退到一旁，几次下来她也摸清太子妃的脾性，不是那种喜欢嚼舌根，说人事非，到人长短，所以她不害怕，三番五次的挑衅她。

说完晚妃，静公主看向站在晚妃身旁的月妃："还有你，月妃，别狗仗人势，说话也得注意分寸，不要有事没事的跟着瞎搅和，皇兄最讨厌乱嚼舌根的人啦！都听清楚了么？"声音虽然不大，却带着说不出的坚定威严说完，拉着太子妃转身离开了。

一个小公公走到静公主身边对她说了些什么，她面带疑惑转眼间又变成喜色，对他小声地吩咐道："好，我知道了，一会儿便去。"

转头，面带歉意地对她说："太子妃姐姐，我还有其他的事情，马上离开。"

乾清宫。

"皇上我始终不明白你为何那么不希望太子妃同太子在一起？"易冰问出了一直埋藏在心中的疑惑。

"你不也说了她是个聪明人，万一她被太子所用，对我们来说也不是什么好事！"皇上声音平平，听不出是喜是怒！

"那为何不直接除去？"易冰的神情从容淡定，如同在述说天气一般。

"你对她做了什么？我可警告你最好不要打她的主意，不要伤害她。"皇上的声音陡然提高八度，眸子一沉。

“时间差不多了！”房间很静，静得只有风吹盆景叶子的动声和易冰说话的声音，上官婉儿是块璞玉浑金，她的可贵之处在于她还没有经过可以的雕琢，现在看着她，也许仅仅认为这是一块形状好看的石头，其实这外壳下埋藏着真正的美玉。

不过她的原本身份神秘，再加上她现在的身份是太子妃，所以使得这块璞玉并不容易到手，而且她还有几分傲气，不会受人强迫，他要慢慢磨去她对他的喜欢，让她对他绝望，然后在适当的时候向她伸手。

溺水的人，在绝望之中，即便是一根稻草，也会死死的抓住不放的。

他微微一笑，笑容有一点点愉快。

然后她便是他的了，想必那时候会十分愉快。

“你究竟对她做了什么？”皇上厉声说道，声音带着说不出的威严，眸子中闪现两团火花，表示着他此刻压仰着心中的怒火。

许是没料到皇上此刻的表情，心中不停地揣度着她与皇上的关系，他瞧见皇上、太子都去查她的身份，他也派人查过，当时那些人都不能够在说话了，所以他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暗忖：她究竟是什么人？脑袋中灵光一闪，皇上曾经有个极为宠爱的悦妃，产下一名女婴，后来悦妃死了，那名女婴也不知去向了，再加上皇上坚决反对太子妃爱上太子，要绝了太子妃的情念，难道是.....

“告诉你也罢了！她是悦妃的女儿！”瞧见他的表情皇上知道他也猜到了，他的眼眸中迅速的闪现哀伤，心痛，不舍等诸多神色，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历历在目，在眼前不同地闪现，记忆清楚得如同昨天发生的一般。

十六年前悦妃生产的晚上，天气骤变，狂风暴雨夹杂而来。

“啊！”地一声洪亮地哭声响起，孩子健康地落地，是个女婴。本该在一旁等候的丈夫却没在门外守候，却在别处同另一个女子交欢。

悦妃跪在门外苦苦地哀求他替孩子取个名字，他在房间内同和妃欢愉着，同榻而眠，连接见她都没有，只是命人带话给她说自己歇息了，那她离开。

谁知悦妃那般固执，一直跪在门外苦苦等了两三个时辰，生产后的身子极为虚弱，要不是她意志力还算坚强，恐怕两三个时辰都支撑不到，最后倒在门口。

这一来就要了她半条命，无论用多好的药材都不见起效，最后就这么香消玉损。

也便是那是疏忽，皇后开始对他下慢性毒药，他那时一心求死，也没在意，知道后来，有人告诉他说悦妃是被皇后用毒害死的，他想要将皇后除而后快，却力不从心，前朝的大臣纷纷借书上言。

上官婉儿边走边思忖，没注意到紧跟在身旁不远处的童心为了追捕其他人而离开，没瞧见身后的小环被人捂着嘴巴说不出话来，迷药捂唇边，才几个呼吸间小环晕了过去。

回首身后，“啊！”的一声惊呼，人已经被黑衣人推落水中，她不识水性，挣扎间呛了一连呛了好几口水，不住的咳嗽，身子慢慢下沉，心一惊，大声地高呼“救命”。

“求皇上恕罪！”易冰一脸悔意，跪在地上。

“你做了什么？”

“我叫人把她推落水中，不过.....”

他的话还没说完，就看见一双注视着他的眼睛像要喷出火来，一脸铁青，怒气极盛，像要活生生将他吞灭一般。

他被那凶神恶煞地眼神看得心一凛，知道自己触碰了皇上的逆鳞，迟疑道：“皇上，息怒，臣以性命担保太子妃不会有任何生命危险，太子就在附近，听到她叫救命会立刻上去救她的。”

皇上怒极反笑，目光利如刀锋，眼里的怒火似乎因为盛到极处反而缩成针芒似的小刺，直直的射来：“哼，你以为她要是真的死了，朕

还会给你活路吗？你最好保证你自己的计划没有丝毫缺省，她万无一失，要是她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什么，你也要陪葬。”

他长身而起，森然地看着他，冷笑：“你可知朕苦苦找寻了她十几年，当年若水那丫头带着她逃离皇宫，去投奔悦妃的娘家，才不到一天的功夫，变被人灭了满门，线索到了这里就断了。朕不愿意相信她就那么死了，一直都不愿意放弃寻找，你可知十六年前又是兵荒马乱，想找个人有多辛苦。直到她自己出现，我派人查她的身世，不然.....”

第二十七章 生病

南宫墨走在去御书房的路上，隐约间听见有人呼喊救命，他没在意，皇宫表面富丽华贵，却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他以为是有人在教训宫女也没在意，走了两步那声音渐渐清楚，他心头一震，怎么会是她呢？

上官婉儿仍在水里挣扎着上下扑腾，怎奈不会游泳，再加上这一身繁琐的绫罗纱裙沾水后益发的厚重，直拖着她往下沉去。虽是被水蒙了眼，她仍是看到岸边那一身黑色匆忙离去的背影。池塘里的水和着被我搅混的泥沙一阵阵直冲入口鼻之中，一咳嗽，更是汹涌地铺天盖地而来。慢慢地，就觉手脚瘫软使不上劲，意识正在逐渐模糊.....

有一个白色的身影先他一步跑上前去将悬浮在水面上的上官婉儿捞起，带回岸边，动作轻巧而又快捷，在水面荡起一圈圈涟漪。

“快醒醒！”一声惊慌的呼喊传入她的耳中，声音温和悦耳。是谁？太子吗？他什么时候改穿白色的衣服啦？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温柔啦！好困啊，眼皮重得睁不开，只想沉沉睡去。身子突然一轻，好像有人将她抱了起来，之后便陷入一片黑暗之中。

“太子妃醒醒！太子妃快醒醒！.....”吐出水，肺里有了空气，她急剧咳嗽起来，又费力地睁开眼睛，就见轻柔地搂着她，见睁开，冲她微微一笑，额边一缕青丝还在不断地往下滴着水珠，甚是狼狈，与请安前见到他的如浴春风般的感觉大相庭径。

“快去禀告太子！宣太医来！”

为什么会是他在她遇险的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她皱着眉疑惑地看着身边的他。

“恰巧经过这儿，听见有人在呼喊救命，便赶了过来！”他声音波澜不惊，面带微笑，一字一句从容地回答。

“你们在做什么？”一道暴怒地声音如平地惊雷般的响起，不远处站着脸色铁青的南宫墨。

“皇兄，你来了！”声音温和悦耳。

此刻她才意识到自己以多暧昧的姿势躺在裕王的怀中，挣扎着起身，裕王像是知道她要做什么事似的，扶着她起来，挣开他的怀抱，向着不远处的南宫墨走去。才迈出一步顿时觉得全身虚脱无力，身子向前倾倒，裕王伸手一揽，将她拉回自己身边，扶着她向前迈去。

她想要再次挣开，然后他手臂的力度大得令她的小小的挣扎如同虚幻。

“我扶你！”声音依旧悦耳，却带着不容抗拒的魄力。

也好，反正她也挣不开，就算挣开了她也没力气走到他的面前，她没瞧见南宫墨的脸色愈加难看。

“你们倒是一个郎有意，妾有情啊！”他厉声大笑着说，傻子都能听出他此刻有多大的火焰。

“怎么？皇兄何时也变得这般事非不分啦？喜欢跟着一起瞎嚼舌根啦！”一直柔和悦耳的声音，忽转严肃，隐隐透出几分不悦。

她这才瞧见站在南宫墨身旁的还有脸色不太好看的静公主，眼眸透着鄙夷，不悦，厌恶关心等诸多神色。

他们那是什么表情？活像个她和裕王就是奸夫淫妇，走了苟且之事一般，被他们捉奸再创，她不悦地与他们对视，她同裕王本就没什么，她还是受害者呢？被人推落水中还差点要了命，那是他们在哪啊？现在凭什么指责她！她这是招谁惹谁啦！

“你们这是做什么？”一道威严地声音响起，声音地主人着一身明黄色的龙袍，急步朝他们走来。

“儿臣参见父皇！”上官婉儿、裕王、静公主、太子几人一起毕恭毕敬地喊着。

“拂儿，你没事吧？”眼里的关切之意她看得真切，将她看了一圈，确定她没事毫不掩饰满脸的欣喜，焦急地喝道，“宣御医了没？快宣御医啊！”

“谢父皇关心！儿臣已经没事了！”谦恭而礼貌地回答。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怎地好好地落水啦呢？”目光看向众人，语调虽然温和，可是声音里透着冷凝。

“回父皇，儿臣经过这边，跑过来看，皇嫂已经落水。”裕王语调温和地回答。

“是么？拂儿，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有没有看清是什么人推你落水的？”声音满怀关切之意，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地如释重负感。

“回皇上，儿臣并未看清是何人所为。”她确实不知道，当时她被人推了下去，在看岸上早就没了人影。

一群人浩浩荡荡地护送她回到翩舞阁。

沐浴，换身干净的衣服，只觉得整个人都轻松不少，眼皮却昏沉沉的。

“属下保护小姐不周，请小姐惩罚！”童心跪下门前，虔诚地请求惩罚。

她不知道说她忠心好，还是说他痴心好，有或者该说他傻？！在心里叹了口气，躬身扶他起来，他立刻退了好几步，脸微红，声音里透着几分狼狈：“小姐，男女授受不亲，这样对小姐的名声不好！”

他不说这话还好，一说，她立刻来了脾气，语调温和，可是声音里透着一些连她自己都察觉不到的冷寂：“以后你要是在这样说，你就可以收拾东西走人啦！”

说完转身离开，真不知道是些什么人，犹自记得第一次伸手扶他起来，他迅速地越离她，活脱脱对她避如蛇蝎，似乎她拉他一下，他那块地方都会腐烂发霉，起身了，还要用手捂着那块地方。

这不，他现在还楞在那里，手仍旧捂着先前被她拉过的地方！

明明他自己又想要，她对他好一点，亲近一点，他又立刻退得远远的，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得！

还有那些该死的名声，还她白白受人侮辱，白白遭人冷眼。

明月皑皑星璀璨，风扬柳絮颇晓梦。

“小姐，小姐，你快起床啊！该用晚膳啦！”小环像蜜蜂一样在她耳边不停地叫着。

可不可以不要在叫了，她现在浑身无力，只想好好的睡上一觉，含糊不清地应答着：“嗯！我再睡上一会，就一会好了！”

“哎呀！小姐你浑身发烫！”伸手试探她的额头，“小姐，你等着，我去叫御医来！”

她没应声，继续睡觉。

“太子请放心，太子妃只是着凉了才发烧，并无大碍，老臣开几季中药让太子妃服用，定会药到病除！”老太医恭敬地说。

“好了，你先下去吧！小李带太医下去领赏！”

……

不好意思了，昨天那张传错了，现在把昨天那张传上，你们将就着看吧！

第二十八章 审案（上）

睡了一觉，不料口渴肚饿，本想自己起身倒杯水喝的，不料脑袋昏沉沉的，最初一挣竟没起来。我再作势起身，脑袋却嗡嗡的有些发昏，赶紧扬声唤来小环。

“小环，我肚子饿了，你帮我去厨房弄点东西来吃好不好？”

“好，好！小姐你等着，我马上就来！”才跑了两步又折回来，“小姐，你先把药喝了吧！太医说喝了这药病马上就会好！”

热腾腾的药发在面前，一股子的药味全部随着呼吸进入身体里，小环熟稔地扶她起身，端着药往她嘴里送。她还没反应过来，药进入口中，噎了好几口，不停地咳嗽，喝下去的药尽数吐了出来。苦死了，好怀念一颗颗的西药。

“小环，你把药端走吧！我不吃了，我保证明天身体好起来好不好？”央求着小环。

“哎呀，小姐，身体是自己的，你就喝了好不好？你就看在小环辛辛苦苦为你熬药熬到半夜的份上喝了它吧！”小环苦苦哀求她，眼巴巴地望着她，那眼神就好似你要是不答应她马上就会嚎头大哭一般。

忍受不住那样的眼神，端着药一股脑儿喝下去，小环递一杯蜜水给她，灌了下去，口中的药味驱散的一干二净，忍不住夸奖道：“小环，你想得真周到！”

小环迷惑地看着她：“小姐，你这是怎么了？这是你一直以来的习惯啊！”

她尴尬地笑着附和：“病糊涂了，病糊涂了！”

小环欺身上前细细的盯着她：“小姐，你不会真的烧糊涂了吧？”

“去，去，去！丫头，你说什么呢？诅咒我呢？”调笑地看着小环。

“小姐，你刚才可真是吓死奴婢了，小姐，你等着，我马上去给你弄你最喜欢的核桃鸡丁粥！”小环欢快地蹦出房间。

小环久候不至，药的药力散开，她又复沉沉睡去。也不知睡了多久，忽觉得有人将她连着被子抱起，在背后垫了棉絮靠枕，动作僵硬而又笨拙。将头抬高，然后便闻到一股核桃鸡丁粥的香气。

米粥软滑，咸甜适中，芳香沁肺，喂粥的人似乎鲜少伺候别人，动作生硬，迟缓，一口大，一口小，有时候多得塞不了嘴，她心里抱怨着，小环做事不用心，平常动作娴熟而利落，听到调羹碰了碗底的声音，心里犹感不足，漫声道：“还要。”

“噗嗤——”

头顶传来一声隐忍但没能忍住的轻笑，这声音似乎有些不对！她心里微惊，便想睁眼看看是谁在身边。眼睛尚在睁开，便有一只手遮了过来，捂住她的眼睛。

这人身上有着淡淡的龙涎香味，难道是.....？

可是他来这里做什么？他贵为九五之尊半夜三更来到她的房里.....要是这事传出去会引来别人遐想连连的让天下人侧目！

她不动，那只手也没动，好一会儿，才听他缓缓道："别睁开眼睛，你就当这是一场梦吧！"要是她能睁开眼睛，她就会惊讶的发现此刻他着了一件太监的衣服，，并没穿明黄色的龙袍。

原来这是场梦，只是这梦到底是他的，还是她的？梦醒得那一刻她就真的能够忘记么？

等等，他在这里，那么小环有去哪里了？

似乎知道她心中的担忧，轻柔地说："放心，她没事！"

翌日清晨，本该起床去给皇后请安的，可是她头脑发胀的厉害，起床都起不了，请安就免了吧！昨天隐隐约约间好像是听见有人说皇后让她明早不要去请安了，以后她也可以不用来的。她也乐得自在，第一天请安差点命都没了，第二次还不知道会变成怎么样！

再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日上三竿。

小环在一旁不停地对她点头哈腰说对不起，说自己昨晚做粥竟然睡着了，早上醒来，原本该是香甜可口的鸡丁核桃粥已经是一团黑，辨不清是什么。

她只是心虚地安慰小环说不关她的事情，反正她自己后来也睡着了，别放在心上。

小环熬好药送到她的唇边，望着小环，昨夜的事情记忆犹新，脸羞红。

注意到她的变化，小环满脸关切地说："小姐，你没事吧？脸怎么这么红啊？"

“皇后娘娘驾到！”突然，外间太监高声唱报，打了帘子，就见皇后在两个宫女的搀扶下踏入厅内，坐定后凤眼一扫，威严顿生。

挣扎着起床给皇后请安，皇后很贴心的虚扶一把：“太子妃身子不好，这些虚礼就免了吧！”

太子，静公主紧随而至，两人的脸色都不太好看。

紧接着，晚妃，月妃一脸的幸灾乐祸；云妃，灵嫔，兰嫔跟随着。一个个身着各色留仙红裙亭亭玉立在内堂中，宛如三月的百花菀。

她将事情简要的跟皇后说了大概。皇后蹙眉望了静公主一眼：“太子以为如何？”

“儿臣并没有说要见玉妹，区区一个太监做出这等事假传命令这等大逆不道的事情应该是受人所指使的。”太子冷冷地说，所有的矛头指向那个太监，“去，将东宫所有的太监都叫来。”

门外站着一排排的身着深蓝色衣服的太监，个个低头敛目。

“头抬起来！”静公主厉声说，微眯着眼，扫了人群一眼，伸手一指，“他！就是他！”

“奴才冤枉啊！”只见那小太监脸色刷一下变得惨白，被两名侍卫架着带入内堂，虚脱一般瘫在地上，正是昨日同静公主说话的那个太监。

“皇上驾到！”突然，外间太监高声唱报，众人纷纷让出一条宽阔的路让皇上进来。

皇上在两名公公的掺扶下从御撵上走下来，一路走来，一路轻咳，在内堂坐定，瞬间压住皇后的威严。

看见皇上，上官婉儿的神色有几分不自然，瘫软在床上，低垂着眼脸盯着地板。

皇上泰然自若，如同昨晚的事情什么都没发生一般。

“臣妾（儿臣）参见皇上！”

太子简要的同皇上说了一下大概的情况！

“说吧！你是哪个宫的人？”皇上不急不缓地问，轻轻地一句话带着说不出的森冷。

“奴.....奴.....奴才是.....是.....晚月阁的。奴.....奴才.....真是冤枉的！”小太监此时已是抖成一团。

晚妃脸色煞白。

晚月阁？那不正好是晚妃的住所么？没有人指使，这小小太监怎敢做出此等事情，只是她虽然素来跟晚妃不和，但是她还不至于到起杀念的地步吧？

皇上冷冷地说：“说，是谁指使你这么做的？”

“皇上明鉴，奴.....奴才.....奴才是冤枉的，奴才昨日厨房帮晚妃熬药，不曾离开半步。”小太监瘫在那里，反反复复就是说着冤枉，身子不停地抖擞着。

晚妃的脸更白了。

其实那小太监也挺可怜的，也不过就十三四岁的样子，被一大群人这样紧盯着审问，是人都会紧张，更何况是个孩子呢！可是她也不能帮他说什么，只能眼巴巴的看着。

“可有人证？”

第二十九章 审案（下）

小太监想了一圈，颓然道：“就只奴才一个人，没有人证！”或许是意识到自己的命到了尽头，他反倒不紧张了。

皇上狠戾地看向晚妃，声音如同喊着冰块：“晚妃，你来说说这是怎么回事？”

皇后没有多大变化。

太子眼底的戾气积聚，如利刃般眼神射向晚妃。

月妃有几分担忧。

梅嫔看不出神情。

其他几个妃子幸灾乐祸，不过是谁倒下，对她们都有力。

只听见一声脆响，晚妃脸色煞白地跪下：“皇上明鉴啊！儿臣并没有做这等事情，儿臣是冤枉的。儿臣虽然一直都与太子妃不和，但是还没到要杀她的地步，皇上明鉴啊！”说完后，泫然泪下，还羞愤怨恨地看了她一眼，那眼神仿佛在指控她她才是母后指使之人。

听了这话，皇后竟眼神调向她，里面竟然也含有一丝怀疑的之色，天啦！这是唱得哪一出啊？怎么怀疑到她的头上来了？她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啊！莫名其妙的被人推入湖中，差点淹死，现在后被人当成嫌疑放自编自导了这场苦肉计欲除去一向与她不和的晚妃。

“父皇明鉴，儿臣相信这事情确实不是晚妹妹所做。”她迟疑地说出自己的看法。

看晚妃那样子确实不像是在撒谎，而且若是她要做，可以做的更加干净利落，完全不必落下把柄，落人口舌。突然，一个机灵，脑子里醍醐灌顶般清明，是裕王！如果裕王真的像太子所说的那般野心大，那么一切也就不难解释了，他肯定也听了外面的传言说太子如何宠爱她，如何借着这件事情将晚妃除去，就等于太子和晚妃的家人关系闹翻，太子手中本就没兵权，有失了一个帮手，那.....

这样说又似乎有些牵强，他凭什么笃定太子一定会为了她而与晚妃的家人闹翻？他一回来，她就出事，裕王应该也不会这么着急啊！如果不是他，那又会是谁？

晚妃不可置信地看着她，似乎不敢相信这是她应该会说的话。

其他几个妃子也满脸疑惑地看着她，似乎不明白为何她不借着这个激活除掉一个对自己心怀不满地人。

皇上看着她带了几分深究。

太子赞赏地望着她。

皇后奇怪地问道：“哦？太子妃这是做何解？”

“还请父皇、母后先恕儿臣的罪，儿臣才能说！”

皇上，皇后点头。

“母后不妨想想，要是您要来做这件事您会怎么做？”话音刚落瞧见皇上脸瞬间阴沉下来，他是不高兴自己出头了？还是.....

皇后忖了会儿，才缓缓道：“本宫也不会留下如此隐患，必是做到极尽干净，不留下丝毫线索。倒是拂儿有颗七窍玲珑心。”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说得她心里打了个哆嗦。

事情结束了，大家都散了，晚妃是最后一个内堂的，走之前还恶狠狠地告诉她别以为她这么做，她会因此感激她，不要以为她这样，她就会相信这一切不是她设计的。

她本来就没想过她会因此而心生感激之情的，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她就不是晚妃了，看来以后她要更加小心一些了，不然还真的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晚妃走后，皇上又折回来，再次告诫她不要忘记他们之间的协议，千万千万不要爱上太子，这一点最重要，还提醒她以后不要在自作聪明，以后做任何事情不要引人注目，否则，会引来杀人之祸。

引人注目？她也不想啊！她有什么办法呢?是他自己身边有一大群小人，还来怪她！

最后，那名小太监难逃一死，被问斩了。一条无辜的生命竟如同佝偻般不值得一顾，难怪别人才说最是无情帝王家！

她没想到这样的一件事情后面还会引来一场轩然大波。

这件事就这么定案了，具体谁才是真正的凶手就不了了之了。

本来想向皇上求情放了小太监的，可是童心、小环都不赞同。

小环的理由是她太善良了，别人都要杀你了，你干嘛还要替别人求情啊！也难怪晚妃的品级比她低还会爬到她的头上，这就叫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告诫她有时候不要太善良了。

最后的那一点童心也很赞成，不过童心不赞同的理由却要比小环深思熟虑多了，首先那个小太监也不一定会感激她，或许还会以为她是先打别人一顿，再塞给别人一颗糖，这算是什么？再者，她要是真的为了那个小太监跑去向皇上求情，皇上都已经发话要处死他了，你

去了也不去，去了反而会让皇上觉得你这是至命令于不顾，而且还会引来别人不必要的猜忌，说她这是做贼心虚，以为这一件事都是她策划的。童心还说救人可以，首先要自己有那个能力，其次也不要因此把自己推向危险的地方。

她只得作罢，眼睁睁地看着一条无辜的生命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因为落水，翩舞阁的守卫比平常多了一半；又因为裕王，她被南宫墨罚了禁足，天天呆在房间里足不出户，外面飞只蚊子进来也会被守兵发现，这样的日子过的百无聊赖，她快闷死了。

她原来也不是不出门，只是换了衣服，化妆成小环的样子出门，只要不细细观察看不出什么端倪。

两只手臂伸长拦在面前，毕恭毕敬地说："太子妃请回放歇息，好好养病！"

"本宫的病已经养好了，你们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是希望本宫的病永远都不要好起来么？"她尽量厉声说。

两人对望一眼，恐慌地跪下："太子妃娘娘饶命啊！奴才不是这个意思，奴才也是奉了太子的命令一刻不离的守候在这里，请太子妃娘娘开恩！"两个侍卫异口同声地说。

小环端着饭菜紧张地看着这一幕，离她愈近，脚步愈加迟缓，恨不得那一段距离永远都不要走完。她现在可不会同情他们了，不会为他们求情，求情的结果是惹祸上身，引火烧身。

"哎呀，小环，你怎么才来啊？我肚子都快饿死了！"看到小环，她兴高采烈地欢呼。

两个侍卫向看着救星一样看着小环。

小环止步不前。

她沉着脸蹙眉："小环，你这是做什么？"

小环无奈，只得慢吞吞地想她靠近，速度如同乌龟爬行。

再远的距离只要你坚持不懈就一定会到达，何况现在的距离只有十米，很快小环到了她的面前，与她仅仅只有一步之遥。

她伸手亲昵地拉着小环进入屋内，谄媚道：“小环，坐下来一起吃吧！我一个人吃不完这么多！”

小环头摇得跟个拨浪鼓似的：“谢谢小姐，小姐的好意小环心领了，小环现在一点都不饿，早上吃的东西还没消化完。”

“不吃东西怎么能行？一日三餐要正规守时，这样地身体才好，来坐下一起吃。”她依旧笑着说。

“小姐，您就饶了奴婢吧！上次太子说话的样子奴婢到现在还心惊胆战，您就不要再为难奴婢了。”

上次，小姐哀求她，要她躺在屋内，她出去溜达一会，她受不了小姐那楚楚可怜的样子，点头答应了。谁想后来没等到她回来，太子来了，发现了这件事，发了好大的脾气，脸都黑了，那模样真是恨不得食其骨，啖其肉，让她心惊肉跳，发誓再也不会有下次了。

听了小环的话后，她耷拉着脑袋，做出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好了，你下去吧！”声音无比委屈，带着说不出的落寂。

她不想勉强小环做她不喜欢做的事情，她一直都把小环当作很好的朋友。

“小姐，你没事吧？”小环不确定地问。

勉强挤给小环一个还算笑容地弧度，半哄半唬道：“你要是再不出去我就会强迫你留下来代替我。”

听了她的话，小环飞快地被吓跑了。

第三十章 答应

上官婉儿无聊地在空荡荡地房间来回踱步，她不知道自己该干嘛，还能够干嘛！望着桌案上的琴，随手抚了起来，白皙细长的手指在琴上如流水般滑动，一个个音符随着手指的移动慢慢变化着。

因为西南方发生水灾，经过昨夜一场大雨，灾情想必更加严重，静王来找太子商量商量，应对之策他是想好了，只是实行起来有点麻烦。

领路的小太监低声禀报着："静王殿下，昨夜下了一场大雨，那条路冲坏了些，今晨请的工匠来修缮的，路还没砌好，殿下可愿意绕一绕远往翩舞阁的方向去书房？"

"也好。"静王若有所思的说，听说前几日太子妃落水，被裕王救上岸，自己一直都不曾来探望，今日也顺便慰问一下。

静王随着小太监往翩舞阁的方向走去，到了翩舞阁旁，不自觉地放缓脚步，只听见一阵琴音入耳，虽琴艺佳，却是压抑幽怨，述说着弹奏之人心情不快。

静王停在翩舞阁旁，小太监会意，向翩舞阁看了一眼，说道："想必是太子妃在抚琴，自从那日太子妃落水后太子将翩舞阁的侍卫全部重新换了一批，还增加了一部分人，现在，就算一只苍蝇也飞不进翩舞阁内，太子妃还被禁足了。"

"哦？太子妃被禁足？为什么？"静王好奇道，据他所得到的消息皇兄可是很喜欢这位太子妃的，怎么会好好地被禁足呢？

"这个奴才就不知道了。"都说是太子妃与裕王有些暧昧不明的关系，所以，当日太子妃落水，裕王毫不犹豫地跳下去救她，传言裕王对太子妃动了恻隐之心，太子妃那样的妙人儿是人都会喜欢。当然这个小太监绝对不会对静王说得，要是这话传到太子耳朵里，他的小命就不保了，因为这件事情被杀头的宫女和太监已经有了好个了。

"是么？咱们快走吧！别让皇兄等急了。"静王若有所思地对小太监说道。

翩舞阁内，上官婉儿自顾抚琴，并未宫外有人聆听过自己的琴音，更未料到琴音会泄露自己的心事，也不会料到因为这样，她被取消了禁足。

"皇兄，西南那边的水灾你打算怎么处理？"静王蹙眉问道。"国库本来拨了一笔款，被梁家私自扣去一部分。"

"明日我会向父皇请奏亲自去处理！"太子寒着脸说。

梁家自恃功高，家中有个妹妹在朝贵为皇后，连他这个太子都不放在眼里，每次朝廷拨一笔款子，他都要从中夺取一部分，这次也没有例外。本来想借着这次拂儿落水除去晚歌，给他们一点警告，但是裕王大胜而归，他手上又没有兵权，只好暂时将他们留着，早晚有一点他去亲手摘取他们。

“恩！也好，还有一事——皇兄为何对太子妃禁足？”

“这个你就不要管了吧！”太子冷冷地说。

那日，他问了玉儿小太监说了什么，她说小太监竟然同她说太子妃与裕王早就认识了，所以才会冒着生命危险代人远嫁桑朔国，没想到太子竟然不是她所喜欢的人，听到这儿，玉儿才算笑出来，赶紧跑来告诉他。

一个小小的太监也敢如此造谣生事，他自然是容不得他存活在世上。

“皇兄房间里摆了醋坛子？我可是闻到一股好浓厚的醋酸味了哦！”静王一脸揶揄地说。

“好小子，你拐着弯骂我是也不是？”太子脸沉了一份，眼睛淡然如水，却并不是真正的生气，“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她好。”

“为何？这事情并非表面那么简单？”静王收敛了笑容。

“我查了好久都没有头绪，我怀疑是裕王做的。”太子望着窗外若有所思的说。

“可是他才一会来就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未免有些不合理？”

“我也是这样想得，所以我才把她关着！我不想她步上婉柔的后尘啊！当年，就是因为我没留心，才害得她命丧于此。”声音沉闷闷的，带着几分惆怅，几分落寂。

“皇兄也太杞人忧天了吧！太子妃可不是婉柔，她可比婉柔好多了，我就不明白你为何会喜欢上婉柔！”静王瞧见太子脸阴沉沉的，识趣地闭上嘴，未免被他殃及无辜。

婉柔是太子心头的一根肉刺，别人都说不得她的半点不是，要是刚才的话换作别人来说，就是有十条命也不够砍，对于静王，太子也只是沉脸瞪眼，并无其他。从前太子对婉柔的宠爱被传成一段佳话，只可惜后来婉柔香消玉损，太子也因此性格大变，原本不近女色，后来变成府上成群大片的莺莺燕燕，别人送来的美女他照单全收。

四周静悄悄的，两人半晌都没有说话，只听得见空气流动的声音。

好一会儿，静王才迟疑道："皇兄不怕闷坏了太子妃么？我刚才路过翩舞阁听听里面的琴声，虽然好听，但是意境却很沉闷，想来皇嫂也觉得无聊。"

"好了，我知道了，你先回府吧！"

"皇兄这是赶我走吗？"静王一脸委屈地说，那神情述说着他皇兄此刻的无情。他不想回府，回到府上，那些朝廷之臣又会送来女人给他，他可不喜欢，他还小，就现在这样无拘无束的日子他过得最舒服。

"对了，如果明日父皇答应我的请求，那你以后就多往东宫走走，陪陪太子妃，玉妹对上次她落水被裕王救上来的事情还是耿耿于怀。"太子像是想起什么似的说。

"这可不像是玉姐姐的风格，怕是有别的事情吧？"静王小声的嘀咕。

被撤销禁足的消息足足让上官婉儿兴奋了大半日，一直到半夜都兴奋地睡不着，在床上翻来覆去。

静王在东宫瞎走，反正这些朝廷的形式他的父皇都会派人额外的再跟他说一遍，就算他的父皇不说，他自己也会弄清楚那些，不是他想清楚，而是不得不弄清楚。父皇免去他上早朝，他也乐得自在，想上就上，不想上就不上，反正不上朝可以省去很多事情，比如看着那些官员如何互相批判，争执。

“咦？你在画画啊？”上官婉儿笑容可掬地说，不管怎么说她都是要感谢他的，要不是他，她怎么会这么快被撤销禁足呢！

“恩！反正闲着没事做。”

“哦！这样啊！”她做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你看这东宫看来看去就这么点东西，没什么特色，不如选块景色特别的地方画，那样画出来的东西都要好看些。”她很好心的提议，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禁足激发了她的叛逆心里，现在她反而越来越想出去，越来越不想呆在这个地方。

“皇嫂是想出去吧！你不用看着我，我是不会答应的，不如你去向皇兄请求啊！”静王很直白地说。

“你皇兄有不在东宫，我现在最多也只能在东宫走走，我怎么去跟他说啊？不如你帮帮我啊！”她神情专注地看着他，来之前她就打听好了，静王的弱点是女色，她就好好的利用一下他的弱点好了。有句话叫有权在手，不用，过期作废。

静王不在搭理她，自顾画画。

一分钟！

两分钟！

三分钟！

……

五分钟，静王终于忍受不了了她“深情款款”的目光，缴械妥协，无奈道：“好了，好了，你别这样看着我可以不？大不了，我答应你的要求，不过咱们要在太子回来之前回到东宫，不能耽误一点点时间！”

“好！”她也爽快的回答。

第三十一章 “怀莫”

两人乔装出了皇宫，小环、童心也要跟着被她婉拒了。

小环的理由很简单，她要随身照顾着，怕她没了她在身边会不习惯，可她的那双眼睛早就将她出卖了，眼眸中热切的闪现着她对桑朔国都城桑城富丽繁华的向往。她本想答应的，静王不同意，万一太子

提前回来，发现她宫里的主人不在，随身跟着身边的人也都不再了，肯定会知道她出去了。所以她以下次出宫带上小环为由，再次诱使小环扮演她，反正按照静王的说法再过几天太子就要去西南管治水灾及救援工作。

童心更直白，更实际，他担心她的安危，自从她来到桑朔国之后他一直寸步不离的呆在她身边保卫她，所以.....她让他放心，反正有静王这么一个身份高贵的保镖不用担心，而且是在皇城，又没逢在乱世，也不会有什么。

才出来一会，上官婉儿突然停在路中间，满脸委屈地说："我饿了，我们先找个地方吃东西好了！"她从起来到现在为止一直都没有吃东西，她为了感受一下不被禁足的快乐，梳洗完毕径直出来了，然后碰见静王，就跟他商量出宫的事情，小环为她准备的早餐也没来得及吃就直接出来了。

"我又没说不答应你，你干嘛摆出一副可怜兮兮的委屈样子，别人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在欺负你呢！"稚气未脱的脸上满是不平，述说着他此刻被人冤枉。

上官婉儿环顾四周，行人纷纷对他们投来异样的目光，也有的两人走在一起，一边斜睨着他们，一边小声的附在另一个人的耳边，嘴巴一张一合，述说着什么。

她本就聪明，一看这情形明白别人都误会了，笑着上前："好了，咱们去吃东西。"

"好！带你去桑城最好的酒楼！"说完，便急急的往前走，她紧随其后。

"天甲楼！"好奇怪的名字啊！怎么不干脆叫天下第一楼好了！

"女儿家家懂什么，这可是太傅亲自提字的！"

"小孩子装什么神秘。"不雅的白了他一眼，走进去。

老板瞧见有客人光顾，衣着简单，面料好，做工很精细，看来是有钱人家的公子、小姐，谄媚道："客观，里边请。"

静王领着她到楼上临窗的位置坐下。

她刚坐下，无意间瞥见坐在对面的男子，像是受了蛊惑一般移不开眼。

天！世上怎么有这么好看的男子，估计找遍全天下再也早不出有第二个人比他长得好！倾国倾城都不足以形容他！他身穿一件浅紫蓝色的古香绸，拿起桌上的茶杯放在嘴边轻抿易小口，动作优雅，且有着不可逼视的通体贵气。

静王瞧见她眼睛直勾勾的盯着一个东西看，叫了半晌也没有反应，暗暗称奇，顺着她的眼睛看去，瞧见坐在对面的男子，不禁感叹道：此等容貌只因天上有，人间难得一回寻！没想到他在桑城呆了那么久都没瞧见，今日带着她出来反而见到了。这男子是谁？桑城何时有了这等出众的男子？

静王在下面轻轻的踢了她一下。

“干嘛？”她蹙着眉，不满道。

“不守妇道的人，难道没人教你有妇之夫这样盯着其他男子看不好吗？”不满的小声嘀咕。

一听这话就来气，想起童心，想起自己被南宫墨莫名其妙的禁足，不自觉的提高声音：“小孩子家懂什么！难道太傅没教你美好的东西是用来欣赏的吗？”说完，偏头看向窗外，哼着小调。

“欣赏？”静王无力地扯动一下唇角，“我看是为色所迷！”

“为色所迷？我看你是嫉妒别人长得比你好吧！”冷哼一声，撑着下巴，看向窗外。

对面的男子被一声如玉石相击般的美妙娇俏声音所吸引，顺着声音望去，就看见对面身着淡粉色的衣裳的女子坐在临窗的位置看向窗外，身段似杨柳袅袅，如兰花般绽放的玉指撑着下颚。可惜，看不见容貌！

男子的手下瞧见这一幕，颇为恼怒，不喜欢别人评价他的主子，没得到主子的命令，快步走到对面：“麻烦不要盯着别人看，也麻烦请

不要对别人评头论足，你们这样很不礼貌！”

“那你知不知道窃听别人的谈话更加不礼貌？”上官婉儿挑眉说道。

“是你们自己说话声音太大，影响到别人了！”男子蹙眉。

“是么？那你不会管住自己的耳朵不要听啊？再说了你不看我们又怎么知道我们是在看你呢？”一句话说得轻巧，把所有的推到男子身上。

男子吃瘪，厉声道：“那你们说话谈论的男子难道不是我家主子么？这一层就我们几个人在。”

“你没看到我前面是在看窗外么？外面可就不只你家公子一个男子了吧？莫不是你想说外面的那些男子都是你家公子么？”她的好心情全没了，说话也来隐隐含着愠色。

“好了，明夜向他们道歉，是我们影响到人家了！”男子淡淡的说，声音宛如天籁！却带着不易察觉的威严。

“是，公子！”男子毕恭毕敬地应答他的公子，转脸，面无表情的对他们说，“对不起！”

少年吃菜时，浅尝慢品，坐姿优雅，一眼就可看出是贵族门户，家教良好，竟让人觉得有丝威严深沉之感，不似一般少年天真烂漫。

“小二！结账！”

“好嘞！总共五十两银子！”小二笑眯眯地报账。

却见静王在怀里陶了半天，最后颓然地看向她，用眼睛告诉她他没带钱。

她惊愕地看着他，他这是什么意思？她当时走得那么急，根本就没来得及带钱了，她想他应该会带钱的。可是她忘了他是皇子，锦衣玉食，从小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连买东西都是别人掏钱。

她尴尬地僵在那儿，这可怎么办？总不能吃人白食吧？

静王也是一脸之气未脱的脸煞白，他从没遇到这样的情况，一时也不知该如何？

“这位客观，我看这样好了，我看公子身上的玉佩很值钱，不如留下来抵押好了！”小二好心的提议。

静王听了这话，面露难色，那玉佩是他娘产后留在他身上的。

她从手腕上取出一只手镯，在小二眼前扬扬：“这个可以么？”她蛮喜欢那个手镯的，可是她也不愿意静王更加为难，她知道那个玉佩的来历，再说这事情本来就是她引起的。

“可以，可以！”小二点头跟捣蒜头似的。

“等等！我来帮他们付钱！”是那个长得极好的男子！

“谢谢公子！不知公子家住哪儿？下次差人还钱给公子！”她很礼貌地说。

“不必了，就当是为了刚才我手下莽撞跟姑娘道歉好了！”男子微微一笑，那一笑，让世间万物为之失神。

“那公子贵姓？”

“怀莫！”

第三十二章 赔偿

“你这人是怎么回事啊？从出来到现在一直皱着眉头？是谁招惹你了还是有人欠了你一屁股债没还啊？”上官婉儿调笑着说，她实在受不了这样沉闷闷的气氛了，南宫静（静王）从酒家出来到现在一直都没有说过一句话。

“你会不知道本.....我是怎么想的！”静王沉声说，眉头纠结在一起。

“我有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怎么会知道你的想法？”真是好笑，当时他们没钱好不好，她接受别人的‘好心’帮助有什么错？再说是那人自己先提出来的，关她什么事啊！他要献殷勤，她成全他好了。她想好了，她不喜欢欠别人的东西，下次出来多带点钱，把钱还给他，他们就两不相欠了。

“本.....皇兄说你很聪明，我看你有时候是很聪明，有时候却傻得要紧，是非黑白都分不清！”静王欷歔道，苦笑着无奈摇头，他知道有

那样气魄的人一定不是普通人，如果居心良好也就罢了；如果是不怀好意的，他想反正她不可能有机会再出来了，如果对方是冲着她来的，他无需担心；如果是冲着他自己来的，他以后小心便是，下次再见面的时候把钱还给他。

说她傻！她还没说他呢！只会防着外人，不会看下身边人的反应，她这样做是为他好，好不好？他居然还这样想她，太过分了，太伤她的心了！

“那么聪颖的南宫静，我问你，一个身份地位都颇高的人做出不符合他身份地位的事情来，你还会不会冲着他的身份

Chapter_4

地位而去结交他？”他还真以为她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傻瓜了，她当然知道那人是有目的的，不然也不会好好的来帮她，有句话叫“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不是她把别人的好心当成驴肝肺，而是那人实在太像居心叵测的人。

说完后，就被其他的东西吸引了目光，小跑过去看了，留下仍在原地怔忪的静王，没瞧见身后静王的看她的眼眸逐渐变得深沉。

这边两人在谈论别人，另一个地方也有人在谈论他们。

“主子！为何要认识他们？他们不领情啊！”明夜不满道。

“你可知那两人是谁？”怀莫眼眸看着远方，宛如天籁的声音如同从遥远的地方传来。

“静王！”

“还有一个呢？”

“这.....”明夜面露难色，蹙眉，他怎么特意关注那名牙尖嘴利的女子，不过就是有几分姿色，跟他的主子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的。

“太子妃！”怀莫从容地回答，他悠闲的躺在躺椅上，却让人感觉睥睨天下，世间万物都臣服在他的脚下，他就是高高在上的主宰，“你可知桑朔国的皇上理想的太子之位人选并不是南宫墨，而是静王！”

“这个主子是说过，可是属下并没有发现皇上对他有什么特别之处！”

“所以才要你把眼界放高点！”一手拿着茶杯，一手拿着杯盖，放在嘴边，茶香四溢，清香味吸入肺腑，全身为之一阵，一举手，一抬足，都是那么高雅。

“啊呀！下雨了！”

街道上的人群东奔西跑，做鸟兽散了。

上官婉儿与静王一起在一家玉器店里躲雨。

店家本想将两人都婉言地捏走的，毕竟他店里的玉器一般人打坏了可赔不起，在抬头的瞧见两人的一瞬间他改变主意了，以他的眼光当然知道这两人身份不低，应该都是官宦人家的小姐、公子，两人站在那里，竟然让他有蓬荜生辉的感觉。

上官婉儿东张西望，玉石她是不懂得鉴赏，但是玉雕刻的却是栩栩如生，吸引了她的目光，衣袖很不小心的挥舞，扫落了旁边的一块小小的弥勒佛。

“碰！”的一声脆响，一块原本完好无缺的玉器掉落地上碎成两半，上官婉儿心里暗暗叫苦，这下可好，本来身上就没带钱的，现在还损坏别人的东西，自己身上只有一个稍微值钱一点的手镯，也不知道能不能跟这个弥勒佛的价钱相抵消，要是抵消不了可就苦了她了。

店家心痛地看着地上的弥勒佛，一瞬间脑海里想了许多，那个弥勒佛是很值钱，可他也看出这姑娘身上穿的衣服是进贡的面料，意思是只有皇家才能穿上的衣裳，他就算在爱钱也不敢冒然然向皇室的人索赔，索赔不成功也就罢了，因此遭来杀身之祸才是大事。犹豫半晌，仍旧低头看着地上碎裂的笑脸弥勒佛，竟然无比苦闷。

她求助地看向静王，用口型问静王他身上除了腰间环戴的玉佩还有没有值钱的东西。

店家一直看着地上的弥勒佛，一直都没说话，这样她心里愈加不安，她宁愿被人破口大骂一顿，也好过这种无声的煎熬。

夏日的暴雨来得猛烈，去得也快，街道上的行人渐渐多了，玉器店内的一片静悄悄的，街道传来的声音时不时的飘进来。

“你们在这儿做什么？”一道温和悦耳的声音打破玉器店内的沉寂。

听到这个声音，上官婉儿和静王一起回眸，瞧见站在门口的裕王脸上挂着淡淡的笑意，两人对望一眼，相视而笑，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上官婉儿目光灼灼的看着如浴春风的裕王，脸上绽放如花的笑颜，虽然她对他仍旧心有余悸，可是此刻看到他就像看到大救心，她能不高兴么！

裕王看着眼前的情景，一副一切了然于心的样子，笑容淡淡："店家，这个多少钱？"

"这.....这....."店家面露难色，他依旧没有抬头，刚进来的男子身上好大的压迫感，他不知道要不要说实话，有人主动问，主动愿意赔钱一切是再好不过，可是他也有后顾之忧，万一.....

裕王瞟了一眼地上的碎玉，望了一眼身旁的手下，随从会意，掏出钱递到裕王手中："店家，这么多够了么？"一张一万两的银票出现在店家眼前。

店家抬眸，映入眼帘的男子给他的感觉像是冬日里温暖和煦的阳光，照得人心里暖洋洋的。

"够了！够了"店家笑容可掬的回答，其实价钱跟打碎的弥勒佛价钱是相差无几，眼前的一群人也不向凶神恶煞的大恶人，他笑着接纳，或许一切都是他自己想的太差了。

"二皇兄！你怎么来了？"

"准备回府，恰巧经过！"

"二皇兄，可认识一个叫怀莫的人？"

"不认识！我一向深居简出，他是谁？"

"今日帮忙付账的人！"

两人聊来聊去无非是些无关紧要的话，上官婉儿在一旁听得索然无味，裕王坚持一定要护送她回东宫，静王见此，快到皇宫东门时，找了个借口溜走了，他想这一路上他们也不会怎么样，如果他跟着她回到东宫，他的大皇兄会骂死他的！

上官婉儿心里暗骂他没义气。

"太子妃，对本王似乎有些误会，太子妃是怀疑那日是本王派人推你下水的？"裕王笑容依旧和煦，神色坚定笃定自己的说法。

她沉默，不置可否她是怀疑过裕王，眨了一下眼，斜睨着裕王，轻轻地说：“难道不是么？”

她也不确定自己的想法是否正确，如果是裕王，他刚回来弄出这么大的动静是不合理，可是她有找不出其他的人有这样的动机。她和晚妃不和众所周知，嫁祸给晚妃，是最好的人选，晚妃的家世背景，同太子所处位置的利益关系是再好不过的。不管太子处不处置这件事，都不好，获益者应该可以算是裕王。

如果她都能想到这些，皇上是不是也这样想过呢?

第三十三章 ...

到了翩舞阁门口，门口一个侍卫也没有，心下略有迟疑，缓缓走进去，步伐沉稳，她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

南宫墨听见外面传来的脚步声，知道她已经回来：“你可还记得我上次对你说得话？”声音如同千年的寒冰。

“太子饶命啊！太子饶命，奴婢下次不敢了！”小环跪在地上不停的磕头求饶，额头一块通红。

上官婉儿行至内堂门口，内堂门口站着一群人，听见里面传来南宫墨冷漠如斯的声音：“你还准备有下次？本想给你一条生路的，看你的样子是还是不知悔改咯！”

她知道他是故意找茬的，加快步伐跃入内堂，“咚！”的一声，猛地跪在地上，膝盖上传来剧烈的疼痛，眉头都不曾皱一下，向他深深叩首下去。

南宫墨幽深冷淡的眼眸下隐藏着心疼与不舍，他隐藏的很好，没让人看出丝毫端倪。

“求太子放了小环吧！这一切都是臣妾逼她做的，她一介丫鬟怎敢违抗主子的命令！”她坦然地与他对视，一副英勇就义的样子，没有丝毫意识到自己错误的样子。

当她看见小环额头上冒着血迹，她眼眸中闪过心疼、自责、愧疚、后悔等诸多神色，真挚情感的直白流露一览无遗。

她低垂眼帘，眸子的神色黯然了几分，她怎么就忘记了他的身份，他是高高在上的太子，将来还会子继父位，成为至高无上的皇上，掌握别人的生命，还会有后宫佳丽三千，想到这里心中一阵抽痛。

南宫墨见此情此景心中的气焰燃烧的更甚，先前的心疼与不舍被取而代之，冷冷道：你难道就没有一点点的知错之心、悔改之意吗？”

她不语，她又做错什么，人本来就该有自由的，她上次做错了什么？他拿什么禁锢她的自由？连个基本的理由都没有！蓦地又想起推她落水的幕后主使者有可能是他，心中更加惆怅，一双眸子紧紧盯着地面。

南宫墨漆黑如点墨的眸子更加黯沉，他回宫便赶来翩舞阁，望见躺在床榻上的人，用被子捂着头，被子不易觉察的轻颤，他心中有疑，快步走近，坐在床沿上。小环对他上次说得话心有余悸，抓被子的手紧握成拳，指甲深陷肉中，她亦感觉不到疼痛。

南宫墨小心翼翼的伸手轻柔的撩开被子的一小角，露出小环的额头，心中已经有了答案，只是命小环跪在地上思过。联想到静王的话，随即释然，猜想应该是静王带她出宫了，在东宫城门上耐心等候，远远的瞧见她与裕王并肩走来，响起静公主在耳边的话，原本他听到静公主的话只是惊疑不定，此刻看见他们走在一起，然后想到裕王救她的情形，再想起秀珍公主的话，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怒气冲冲的回到翩舞阁。

她眼珠微抬，流苏遮住部分视线，隐隐约约瞧见他脸色难堪到了极致，隐隐感觉不是好兆头。

见她不说话，他眼中的热切一点点的散开，寒凉萧瑟侵上他的眉梢，眸子黯沉无比，怒喝道：“来人，将小环拖出去杖择三十大板！”

他的眼底带着嗜血的愤怒，仿佛要借着这个惩罚小环将心中的愤懑和怒火尽数发泄出来。

“不要啊！太子饶了奴婢吧！”小环诚惶诚恐的说，不停的磕头，额上的血渍更多。

“不要！太子要罚就罚臣妾吧！”她与小环异口同声地说，瞧见额头上流露更多的血渍心中的内疚更深，不禁质疑她听易冰的话选择的答案是否真的正确？她难道真的可以不顾所有的一切么？

小环还是被强行带走了，看着小环被带走的身影她的眼泪簌簌的留下，三十大板会要了小环的命，他怎么可以这样迁怒他人？都是因为她的任性害了无辜的小环受罪，情感顷刻间淹没理智！

她的眼泪流出，他心痛交加，却被她接下来的行为激怒。

她倏地一下站起来，大声指责他：“你凭什么这么做啊？”说完，向门外跑去。

人还未跑出去，手腕上一紧，人被他制住，他用劲一甩，将她扔在床上，背部传来火辣辣的疼痛，以不及雷耳之速关上门，欺身压在她身上，黑眸中射出如芒刺般灼人地寒光，疾言厉声道：“你还敢斥责我？你跟那人做了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

“那你倒是说说看我和谁做了什么啊？”她毫不畏惧的与他对视，强行做出一副丝毫不在意他的欺身压近。

她这样更加激怒了他，他眼底震痛，隐隐泛起痛楚和落寂，咬牙切齿道：“你还敢问我？我问你，你今日如何更裕王走到一块去了？你嫁到这里来是不是为了他？”

她张嘴准备说话，他没给她说话的机会，猛地用嘴封住她的唇，舌头趁机滑入她的口腔，一只手固定她的双手，令一只手滑落肩胛出，撕裂她的衣服。他要强奸她，意识到这个想法，她牙齿用力一咬，血沁出，眼泪混合血腥味在口中搅动。

他瞬间止住所有的动作，神色慌乱的看着她，结结巴巴地说：“我.....我.....我刚才不是故意的，我只是看见你和裕王走到一起太气愤了，又想起你曾经为了他不惜使计变成替公主代嫁到桑朔国。”

她脸霞上犹有泪痕，他伸手想要替她抹去泪痕，她头轻轻地向一边撇，不遗余力的躲开。

她冷笑一声：“我倒是不明白太子这话是怎么讲的？你还当真以为我稀罕桑朔国不成？拂儿不知从哪听来说桑朔国的太子冰冷残酷，冷血无情，她一个养尊处优的公主自是不愿意嫁过来，便使计，要不是被拂儿设计，我也不至于沦落至此！你还当真以为是我自己愿意的么？”

“真的？”他眼眸染上期盼的色彩，并没有因为她说他冰冷残酷、冷血无情而生气。

“是！”她神情坚定的说，“但是我也并不认为她所说的有误——‘太子冰冷残酷、冷漠无情’！”将“冰冷残酷，冷血无情”八个字咬得重重的。

“爱妃这是在怪罪本宫惩罚了小环？”他轻柔地说，坦言她心中所指，“放心吧！小环没事的，要真打死她了你还不会恨死我么？本宫只是让她闭门思过，现在马上令人放她出来可好？要是不愿意的话，就算了好了，决定权在你的手上！”后几句话似乎是为了逗她开心。

“放！”听到他的话，她喜极而止泣。

第三十四章 媚药（1）

用上好的药材小心翼翼的敷在小环的额头上，只希望不要留下疤痕，额头上留下疤痕实在是太难看了。

小环静静地看着她，小环的感激之情不言于表！

踌躇了半晌，她缓缓道：“小环，你喜欢现在这样的生活么？”她的心中乱成一团麻线，她犹豫着要不要离开，刚才南宫墨的表情在脑海中回放，陡然惊醒她，他们的身份地位相差的悬殊，甚至连她的命也掌握在他的手上。她现在可以平安无事也是他赠与的，要是有一天，他要杀进她身边的人了，她又该如何？难道为了她自己的爱情她就要连她身边亲密的人了么？

“喜欢啊！我奴婢觉得现在的生活很好！”小环快活地说，样子天真纯洁。

她扯嘴朝小环微微一笑。

“小姐，其实太子很在乎你的，你没回来，听奴才说他还去宫门口等候，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怒气冲冲的回来了。”小环小心翼翼地说，不时地观察她脸上的表情。

“鬼丫头，是不是想再次闭门思过啊？”笑着吓唬她，“好了，你先下休息吧！”

她放了小环一天的假，晚膳是由其他的人端来的，送来的人正上那晚被太子抓住的在门外偷听的宫女。

朝她微微一笑，淡淡道：“你叫什么名字啊？”

“小红！”宫女低眉睑目，恭敬地回答。

“你先下去吧！”看着桌上的食物，心不在焉的挥退她。

“是！”小红毕恭毕敬地回答，躬身退到门外，临行前深深地看了正望着食物若有所思的上官婉儿一眼。太子妃，你可不要怨我，要怨就怨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我这样做也不是为了自己，我的家人全部都在别人的手上，我也是逼不得已才这么做的。爹，娘，女儿不孝，不能在侍候你们了，你们自己保重！

上官婉儿正看着桌上的食物暗自忖度，没瞧见小红别有深意的眼神。

静静地躺在床上，太子还要准备明日的远行，应该没有时间来翩舞阁了。

月光皑皑，照射的屋内一片通明，渐渐的感觉到身体愈加发烫，愈来愈难受，赶紧唤来童心，童心一见她，察言观色，心中几分了然，赶紧准备一盆冷水，闭着眼睛将她放在冰凉的冷水中，匆匆地跑去找御医。

她感到身体舒缓许多，心下了然，知道自己被人放了媚药，一阵害怕，应该不会要与人合欢吧！思及到此，意识渐渐模糊，身体也愈

来愈难受。

太子领着御医进来时，上官婉儿面色红润，眼神迷离，合着寝衣躺在水中，带着说不出的妖娆娇媚南宫墨为之心神一荡，漆黑的眼眸更加深沉。

“快来看看太子妃的状况！”他上前抱着她，点住她的穴道，声音暗哑，喝道。

太医手搭在上官婉儿的手腕上，神色一钝，面露难色，迟疑道：“这.....”转而小声贴在太子耳边说。

听了后，南宫墨的脸色瞬间难堪到了极点，一副暴怒欲狂的样子，恨不得将人生吞，怒喝道：“难道就没有其他的方法吗？”

第三十四章 （2）

“没有！”看着他的神色，御医被吓得怔了一怔，无奈的摇头。

南宫墨脸气得都绿了，木然良久，黑眸中隐隐泛起痛楚，暴怒道：“去查，是谁做得？”最好不要被他查到，要是被他查到了，定是不会轻饶他。

手下领命，匆匆离去。

童心深深地看了她一眼，眼眸中满是落寂和痛楚。

上官婉儿气息更加紊乱，解开她的穴道，她如玉般的手臂软绵绵地环上他的脖颈，红润的香唇贴上南宫墨的唇，南宫墨身子一僵，喉结一动，眸光黯沉。

衣服飘飞帷幔外，帷幔内一片旖旎。

有一种媚药，必须要与人交欢，不这样做会死，他不想让她死，只有占有她，如果明日她要恨他，他也不怨不悔！

翌日起来，上官婉儿迷迷糊糊的睁开眼，瞧见自己不着寸屡的躺在床上，身旁还睡在一个南宫墨，“啊！”地一声尖叫，慢慢忆起昨夜发生的事情，又是懊恼，又是悔恨，又是不甘，甚至还夹杂着莫名的开心、喜悦，脸一阵红一阵白。

南宫墨在那一声高峰贝的叫声一下顺利的醒来，瞧见她不知所措的望着自己，一阵尴尬，惊慌，结结巴巴道：“那个.....我.....你.....昨晚.....”扯了半天没说清楚一句完整的话来，他知道昨晚要不是媚药的作用，她是不会对他投怀送报的。

倒是她先冷静下来，她不是古代女子，对于贞洁不如古代女子看得重要，况且昨晚发生那些事情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更何况昨夜还是她自己主动投怀送报的。

“太子不必自责，我明白其中的深浅关系，此事与太子无关，不知道太子可知道昨日的事情是何人所为？”药她知道是那个名叫小红的宫女所放的，她要知道的是幕后操控者是谁？要是他昨日放得不是媚药而是毒药，那她连自己怎么死得都不知道，想想一阵后怕。

“放心！我已经派人去查了，应该马上就会有结果出来，你不必太担心！”南宫墨平淡地说，此刻他已经平复了心神，有几分讶异她此刻的冷静，也有几分赞赏。

第三十四章（3）

“太子难道不觉得奇怪么？这个人只放媚药而不是放毒药？”她思忖片刻后，神情淡定的问，心中却留心观察太子的神色，越是在这种关头，就必须越冷静，不能先失了方寸，这样才可以保全自己。做这件事的人的目的不是真正想要她的命，否则昨日放药何必放媚药，而不是毒药，他的目的会是什么？

有不有可能会是他做得么？翩舞阁的宫女侍卫都是他亲自安排的，他要调遣一无反掌。可是他就算要要她，也不必这么麻烦，如果不是他，到底又是谁？目的何在？

“你怀疑我？”南宫墨地声音低沉暗哑，带着几分危险，眼眸闪着受伤阵痛“我说过你要是不愿意我不会强迫你，你还记得么？我要做需要用得上这样的手段么？”

“我相信你！”一字一顿铿锵有力地说，直视太子的眼，表情坚定不容怀疑。

“真的？”因着她的一句话，他的心中有了雀跃不已，神情依旧古井无波。

“是！”她再次回答，朝他微微一笑，点点头。

“来人，昨夜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太子在屋内大喝一声。

“启禀太子殿下，昨夜送晚膳来的那名女子已经服毒自尽！”一名侍从在外面恭敬的禀报。

两人对视一眼，心中一沉。

半晌，才听上官婉儿荡然道：“好好安葬那名宫女！”

“为什么？”南宫墨皱眉，不悦道，就算找不到幕后主使者，可是这名宫女他也没想过轻饶她的。

“她也是奉命行事！何况她已经死了，何必跟一名死者过不去？我想她也不是为了自己才这么做得，她大可以连夜逃跑，我想她是为了她的家人才这样做得吧！”上官婉儿神色落寂，低垂眼帘。

她知道想出皇宫并非易事，可是一个人若是铁定心思的想做一件事情却是怎么也无法阻止的，她这样做无非就是不想牵连她的家人。

“你想回家了？等我处理完西南的水灾后，我亲自带你回一趟暗夜国如何？”挑眉，神情真挚的看着她。

她毫无次序的点头，如同鸡啄米一般。

第三十五章 回...

南宫墨走后，静王天天跑来东宫陪她，她带着小环时不时的跑到宫外溜达，日子过得好不快活。唯一令她感到不适的是现在跟在她身边的守卫比以前要多得多，都是南宫墨的人，估计她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他的耳目。吃东西前也有人试吃，估计是那次媚药的留下的影响。

一晃一个月过去了，太子还没有回来，西南方来了一个侍从匆匆跑进东宫，说有紧急事情要禀报。

“奴才参见太子妃！”侍从神色慌张的看着太子妃，心里如同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

“请起吧！”上官婉儿微微一笑，亲切地说，没有一点架子。

“奴才有事禀报！”侍从并没有因为她的亲近而缓和，而是更加焦急。

“说吧！”上官婉儿慢条斯理的说。

“这.....”侍从犹豫地看了四周一圈，此事非同小可，要是越多人知道此事，他们就越危险。

上官婉儿本是聪慧之人，此刻从侍从的神色中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收敛了笑容，挥退所有的人，包括小环，既然这事是越少人知道越好，越多人知道越不好，那么小环知道多了也未必是件好事。

“好了！现在你可以说了吧！到底究竟是什么事情是如此重大？事情与太子有关？”暗自猜测，手不自觉的握成拳头。

“太子妃耳聪目明，素质兰心，这件事情确实与太子有关！”侍从略微迟疑道，将事情缓缓的和盘托出。

那一日，太子心神疲惫，说是想一个人出去沿岸走走，在沿岸遭人袭击落入大水中，他们派人找了好几天都没找到人影，担心太子真的出了事情，听说太子妃聪慧过人，所以才连夜加鞭赶来京城禀告太子妃，请太子妃定夺。

上官婉儿听了他的话，惊慌不已，差点连站都站不稳，强自镇定心神，指甲深深地陷入手心里，她亦感觉不到丝毫疼痛。

“好，事不迟疑，那咱们赶紧出城！”

带着童心匆匆赶路。

连续赶了好几天的路，终于赶到西南。

第35章 （2）

远远的瞧见南宫墨站在好好的站在那里，根本不符合侍从说得，好整以暇的看着南宫墨，等待着他来解释。她不会傻傻的认为是侍从有胆子从西南跑到东宫骗她来西南，估计是受了南宫墨的密令。

“一个月未见，可有想我？”亲密地上前拉她，将她揽入怀中，眉梢上染上喜意。

“好哇！你假公济私，将我骗来这里有什么目的，快说！”故作生气，怒嗔道。难怪那个侍从都没将这件事想皇上禀报，她当时就觉得有些奇怪，太子失踪这么大的事情都不向皇上，却因为事情紧急，担心脱得时间越长他越危险，所以也没来得及细想。

“想你了！听到这个答案可还满意！”调笑地说，随即话题一转，正色道，“沿途来的景色可还喜欢？我知道你不喜欢东宫的生活，所以特意找了个理由将你带了出来，这样你就可以不用天天想着办法唆使静王带你出宫了是不？”

她低眉不语，心里却是兴奋不已。

顿了顿，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踯躅道：“你这么做不怕耽误自己要办的正事么？”她意有所指，说得正是西南水灾。

“放心吧！这边事情已经处理完了，我已经派人禀告父皇了，咱们今日就可以回宫，沿途我带你去几个好玩的地方，如何？”耳鬓厮磨般的在她耳边轻语。

她的脸因为他的亲密动作染上红晕，蓦地脑海中闪现他们肌肤之亲时的情景，脸上的红晕更甚，如同一个红苹果。明明一个月都不逃避般的回忆怎么就好好的在此时此刻想起，她有几分迷茫。

因为他们比其他的侍卫提前出发，他们约定好了在桑城见面，所以一路沿途游玩回去倒并未耽误太多的时间。一路上，她也发现她其实并不了解他，她以为他一个高高在上的皇子一定是十指不沾阳春水，却没料到他好多小事情自己都不会做，并不向养尊处优的皇子。

“你是不是很奇怪我连这些小事情都会做？”像是洞悉了她的想法般说道，不待她回答，又自顾自地继续道，“我八岁之前宫中有人教过我，她说要做一名好皇上这些小事应该也要学会！”说话时所有的情绪都彰显在脸上，神色极为柔和，像是沐浴在温暖柔和的阳光下。

第三十五章 （3）

她静静的聆听，情不自禁的被他的情绪所感染，禁不住好奇是谁有如此大的本事，过了那么多年的事情竟然能让他一直到现在还记挂

着！

“好了，扯远了！”他意识到自己事态，收敛了所有外露的情绪，“我等下派人送你会东宫，要是你想逛逛就等下回去！我要先去中宫觐见父皇！”

“皇嫂真是好兴致，真没想到会在茶楼遇见，不如一起进来喝一杯！”裕王声音依旧温和悦耳，脸上还是那一层不变的笑容，她不禁开始怀疑这样的笑脸就是他在人前的一张无形面具，对待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是一副这样暖洋洋的笑容。

“确实很巧！”上官婉儿微微一笑，从容的走到他对面的一张空位上坐下。确实是太巧了，她也没想到他在茶楼厢房内品茶，还能料事如神般猜到她此时此刻正好经过他的房门外将她请进来。既然人家都主动请你进来了，如果她还不进来就是太不给裕王面子了。

“也并非全是巧合，所有的巧合有一半是人事先准备的，比如本王能事先准确无误的猜到太子妃恰巧经过本王厢房外是因为我无意间瞥见太子妃在楼外街道下走动，算准了时间等待太子妃的！”裕王神色从容的说，态度坦然，并不以为他此刻的算计为耻。

“原来如此！裕王殿下有心了！”做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微笑着应答。

她就觉得奇怪，没想到竟是这样，倒有几分欣赏他了，当然还要感谢他那一日将她从水中救起，她也不相信是他所为，原来是因为他脸上的笑是那种自内心发出的平和宁静光芒的。现在没有任何理由，只是直觉，因为她现在他是因为修行了一种武功，所以才会让人感觉如浴春风。

“那一日听说你被太子责罚了是么？”裕王关切地问道，笑容依旧。

“早就过去了，我早已不再记挂在心上，倒也多亏了那次，否则，我现在也不能如此潇洒的出宫！”言下之意是她那次也因祸得福，所以

所有的事情也不能因为看到它不好，而说它不好，因为看见它好，就说它好，不是有个典故叫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么？！

“那倒也是，太子妃现在正是冠宠东宫，想必太子也不会真的狠心惩罚你什么！”裕王依旧带着一贯温和的笑意，话锋陡然一转，“不过太子不会做的事情不代表别人也同样不会对你下手！”说话的声音依旧柔和悦耳，却带着三分严肃。

她也是聪慧之人，自然知道有人要害她，要是她现在还不知道有人要对她下手，她就是名副其实的大傻瓜。

“小王想起府上还有些事情要处理，先行告退！”说完，步伐沉稳地走出厢房，临行前在她耳边悄声附上一句，“太子妃还是小心皇后娘娘！太子妃难道就不曾想过太子妃中媚药一事，太子一直到现在都查不出的理由么？！”

她心一惊，错愕的看向裕王，他已经消失在门口，他怎么会知道这件事情？她记得太子封锁了这个消息，她也知道皇后娘娘能坐上皇后的宝座确实是个不简单的人，从婉柔的话及婉柔对皇后的态度也很容易发现皇后绝非善类，可是她为什么要对自己儿子身边得宠的女子下手？就算帝王家再无情，一个母亲也不至于要跟自己儿子过不去，她在电视上也看到后宫中的女子为了自己的地位、孩子的地位而与别人互相勾心斗角，难道是为了不影响他太子的地位？

第三十六章 赠玉 (1)

太子进宫，皇帝大喜，大肆夸奖南宫墨赈灾有方，南宫墨一派的官员心里喜滋滋的，反观，静王一派的重臣表面符合着，各自怀着不同的心思。连她这个没有半点功劳的太子妃也得到皇上的嘉奖，居然还说太子妃救百姓奋不顾身，赏赐了好多东西到翩舞阁。

上官婉儿啼笑皆非，要是皇帝知道她去西南的真正原因怕是会活活气死。哪还会来这么多的上次，不惩罚她就已经是好事了。

厢房内，古色古香，茶的香气飘渺，溢满整间屋子。

“说吧！你约我出来有何事？”上官婉儿朝裕王微微一笑，淡淡地说，声音透着几分慵懒。

裕王啜了一小口茶，也回给她一个笑容，声音依旧温和悦耳：“只是想赠送太子妃一块玉佩，聊表心意！”说完瞟了侍从一眼，侍从会意，从怀里拿出一块颜色较好的玉佩，踢给她。

她没接，疑惑道：“为什么？”

裕王并不以她收下而不悦，脸上依旧挂着一贯温和的笑意：“太子妃那日中媚药后，起来可曾服下其他的药汤？”

因为他这句话，上官婉儿脸倏地羞红，低垂眼帘望着桌几上的茶杯，如实回答道：“没有，这和赠玉有何关系？”

她没留意到站在身旁的童心手紧握成拳，眸光下暗流涌动，心中起伏不定。

裕王继续品茗，身旁的侍从恭敬地回答：“此玉有解毒之功效，虽不能解百毒，却可以缓解毒性！”

话音刚落，裕王接着道：“太子妃难道不担心万一自己怀孕了，有人下毒想要谋害你么？有多少人希望你能真正生下这个孩子？”

先不说她能否怀孕，关是她现在这个太子妃的位置已经让她成了众矢之的，可是如此贵重的东西岂是能随便收下的。

直视裕王的眼，摇头道：“裕王的好意，拂儿心领了，只是这玉太贵重，拂儿不能收下。”她也不会傻傻地认为裕王会平白无故地送她玉佩，若是静王她也许现在已经收下了，裕王一向与太子不和，怎么会突然送她东西呢?

第三十六章（2）

听了她的话，他心中了然：“放心，别无他意，还请太子妃收下！就当是为本王保管一年的时间好了，血浓于水，万一太子妃怀了太子的孩子，也是本王的侄子，本王怎么忍心看着他出事呢？！”

“可是.....”还想说什么话来拒绝，可是看到裕王眸光中的情真意切迫使她不由自主的接下玉佩，看着她收下，裕王满意的走出厢房！

“王爷，奴才愚钝，不明白王爷为何会将那块玉佩赠与太子妃呢？王爷不是一直都想要除去太子这颗绊脚石的么？”

“那也与她无关，皇后是无论如何也容不下她的，要是她这次真的怀上太子的孩子，她的处境会更加危险，这个孩子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出现在这个世上的！”裕王此刻收敛了笑容，眸子闪过一抹不易察觉的忧愁。若是真的有这个孩子，何止皇后，太子的嫔妃，皇上容不下，甚至连太子自己也会容不下，那个时候.....到时候真希望你不要向你的母亲一样红颜薄命。

“小姐，我.....我还是觉得.....觉得不要这个孩子妥当一些？”童心迟疑着说出自己的想法。

“为何？”她想听听童心的意见，爹说过以童心的才能当上一个大将军是绝对可以的，可是他一直都不愿意离开爹爹身旁，现在跟在她身边做暗卫实在是大材小用。

“首先，皇上反对小姐对太子动情，这一点可以看出皇上是绝对容不下这个孩子；其次，太子的几个嫔妃也容不下，小姐现在的位置已经影响到她们了；再次，皇后也容不下这个孩子，后宫与前朝息息相关，所以.....”童心平淡无波的眸子下，暗流涌动。

她当然知道皇上会坚决反对的，这次送来赏赐的三公公临走前还在她耳边嘱咐：皇上告诉她可千万不要对太子动心。

“放心吧！哪有那么容易怀孕！你说皇后为何要对我下药？”她生活在信息时代，当然知道怀孕不会那么容易的，她倒是不很担心。

第三十六章 赠玉(3)

“小姐为何要卷进这些是非当中去呢？”童心眸子漆黑一片，他知道或许这些事情跟悦妃有关，他无意间发现小姐长得很像悦妃，也有几分像婉柔，老爷曾亲口告诉他婉儿并非他亲身骨肉。

“有时候身在其中，不能自已！”她也不想卷进是非当中，可是皇上、皇后、太子以及他的嫔妃要将她拉进去。

“真巧，姑娘，咱们又见面了！”怀莫微微一笑，神色从容淡定，身后还是跟着上次那个侍从。

“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看着那样的笑容，上官婉儿暗忖。

“是啊！很巧，没想到在这儿遇见怀公子！”上官婉儿笑着应答，能说不巧么？她刚开了厢房的门，在门口就遇见怀莫，就好像早几日与裕王见面的情景。

“不知姑娘可否陪在下喝一杯？”怀莫微微一笑说，声音轻柔，却带着让人无法拒绝的压迫。

“好！”上官婉儿硬着头皮笑着爽快应答，她好生无奈，她也知道怀莫并非简单人物，不然静王上次也不会提醒她以后再遇见她小心了。算了，反正她还欠着人家的银子，就借这次机会还给他好了。

他要了一杯铁观音，还上了一些小菜！

“姑娘.....”话还没说完，已被她打断了。

“叫我婉儿好了！”她知道打断人家说话是很不礼貌的事情，可是她并不想结交他，所以她不在乎，也不喜欢别人姑娘长，姑娘短的叫着，干脆告诉他名字好了，总觉得这个人深不见底，这样看不清深浅的人让她觉得危险，童心也暗示她要小心，如果他不是这样深不可测她也不会觉得他是如此的危险，说不定还会想要结交他。

“啊！我想起家里还有事情，先告辞了！”随便编排了一个理由亟不可待地溜走了，随便丢了一定银子给小二结账。

“公子！我怎么一点都看不出她有什么特别！”灰衣侍从看着楼下行走的两人说。

“以后你就会明白的！”怀莫继续品茗，别有深意的看着对面一眼。

“公子咱们什么时候回去？”

“不急不急，还早着呢！我还准备在这儿在呆上一段时间！”

.....

申明一下：昨天上传了两张重复的是因为我这边的网速太差，刚开始一直都没上传上去！网页有自己跳转了，所以我第一次传的时候我以为没传上去，就多传了一次！

第三十七章 冷宫(1)

上官婉儿在皇宫中随意走动，越往后走越冷清，人也愈来愈少，宫殿的装潢陈旧简单，不复中宫、东宫的繁华，用“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来形容也不足为过。脑海中的第一个反应——这里应该是传说中的冷宫，没想到自己会误打误撞到这个地方来，说不定可以看到和妃长什么样子。

越往里边走越是冷清，明明是炎热的夏日，在这里却一片冷凉，闷沉沉的，一点也感觉不到夏日的到来，光线也不好，里面也越来越暗，上官婉儿忍不住打了一个冷颤。越往里面走越阴冷，感觉背后凉飕飕的，好想往回走，走出这片天空，可是好奇心驱使着她不断的向前走，越走越深。

“是皇上派你来的对不对？”身后陡然响起一个清脆悦耳的声音。

上官婉儿回眸，映入眼帘的是一个身着浅色衣裙的女人，女子约莫四十左右，声音却像十多岁的妙龄女子般娇脆。

女子不等她说话，继续自言自语道：“我就知道皇上不会那么狠心抛下我不管的，你看我没说错吧，他现在就派人来接我了，你等我一下，我马上去换身衣服，梳洗一下，一下下就好，你等我一下下啊！”女子的喜悦之心不言于表，不顾她的想法，将她拉往她的宫殿去了。

本想出言拒绝的，可是那样真挚纯洁的笑容让她开不了口，何况她也不忍心出言拒绝她，她本来就不应该受更多的刺激。

她替她梳了一个飞鸟髻，她满心喜悦的说：“你说我梳这个头发好看么？皇上他会喜欢么？就像昔日一样？”话音刚落，忍不住一阵轻咳，断断续续的，却不曾停止，脸色渐渐变得苍白，一块洁白的丝巾捂在嘴边，再拿开的时候，丝巾上多出一团血迹。

“娘娘，你没事吧？”轻轻抚摸着她的背，希望能缓解她的痛楚。

“没.....没事！”喘息着，回答了她。

“照顾您起居生活的宫女呢？”她觉得眼前的人该是和妃没错，就算和妃的地位再不济，她总算还有个儿子——裕王，他应该不会不顾他的母亲，她身边的宫女应该还不会欺负她，爬到她头上去。

第三十七章 冷宫(2)

“她去领食材做午膳了！”呼吸渐渐舒畅，声音慢慢平和。

“要请个御医来看看么？”她好心地问道。

她低垂着眼睑，不语。

“还是请个御医来看看好不好？”带着哄孩子吃饭般轻柔的语气好心的建议，“您想想看皇上他也不想看到你身体不舒服对不对？身体不好就不可以侍寝了，是不是？咱们请御医来看病，养好病了再去见皇上好不好？”

她踌躇着，最终还是点点头，应允了她的话。

刚转身，迈步，手腕上一紧，和妃的声音响起：“你会不会走了就不来了？你是骗我的对不对？”声音饱含着委屈与失落，像一个得不到糖果的孩子一样。

“不会的，不会的，我等一下下就来，好不好？骗你是小狗！”耐心的软语相劝，像在哄一个在哭的小孩笑起来。

“恩！那我等你，你要快一点回来！”听着她的话，她脸上漾起淡淡的，浅浅的笑容。

“好！我马上就来！”说完，转身跑出宫殿。

刚到门口，遇见一个年纪稍微比和妃大一点的嬷嬷。

她面无表情地说：“姑娘，这是冷宫，以后还是不要来的好！”

“为什么？你家主子生病了你也不管么？”声音陡然一沉，带着几分不悦。

“姑娘我看你是误会了，她是宿疾，不是那么容易好的，只能靠天天吃药来稳住病情，不让她恶化！”她依旧面无表情，却是字字不假，

她手上还端着一碗热腾腾的药。

说完，不再理会她，径直走进殿堂内。

“来，娘娘，吃药了！”嬷嬷平淡的声音在里面响起。

“可不可以不吃药啊？每天都吃，很苦的！”和妃的声音里透着不愿。

“可是，娘娘你要是不吃药的话病就不会好，病不好，就不可以去陪皇上啊！”嬷嬷软言相劝。

“那我吃药就是了！”说完端着药一口气喝下去。

上官婉儿在门看着这一幕心里闷闷的，酸酸的，眼泪止不住落了下来。

第三十七章 冷宫(3)

一方手绢替她轻柔地拭去脸霞上的泪痕，做这个动作的人正是裕王。

“你怎么来这儿？”声音依旧悦耳，说话的速度不急不缓，语气却带着丝丝责备。

见她不答，加重了语气：“你不应该来这儿！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走吧！我带你出去！”

“为什么？为什么我就不该来这儿？”

“你可知道这里是冷宫，不是随便可以来这里的，这对你没有好处！”很有耐心地教育她。

“那么你呢？”她脸上还是那样无所谓的表情，仍是不解。

“我也是偷偷跑过来的！”收敛的笑容，带着几分伤感，一闪即逝。

“裕王爷，您来了！”嬷嬷恭敬地说。

“她怎么样了？”

“还是老样子！”嬷嬷如实地回答。

裕王挥手，示意她退下。

“你不想进去看看？”好奇地问他，她就不相信他不想进去。

裕王无奈地摇头：“我不想刺激她！”

心中几分了然，有继续问他：“你不想把她弄出宫么？我看这冷宫不适合养病。”她说得云淡风轻，心中却有了办法！

“想！可是有些东西不是我想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的！”他也很无奈，他没有那么大的权利。

“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办法也是人想出来的，你想想看，她在冷宫这么些年了，也没谁注意过，要是死了，也不会引起多大的反应！”

他听出了她的弦外之音，迟疑道：“你想说什么？”

“你想想看，要是她死了，会不会有人注意到？答案是不会，然后可以借这个机会偷偷将她弄出皇宫。要不要试试？”她很自信地说，她就不相信一个神经不正常且呆在冷宫多年的女子死了还会掀起大破浪来，原来她或许还对皇后或者其他人有威胁，可是现在她威胁不到任何人，谁也不会注意到她，如果有人真的在乎她的话，就不会将她放置冷宫多年不闻不问。

“为什么？”他不解道。

“你也说了血浓于水，虽然我们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可是现在我们好歹也算是一家人，我当然不忍心看到你现在这样啦！”直视着他的眼，希望他不要怀疑她的用心，“你不是也送了我玉佩么？就当是谢谢你送我一年的玉佩啊！”

他笑笑，他本就没想过要再拿回那块玉佩，当初说送给她怕她不愿意收下，才找了那样的说辞，缓缓道：“我要好好计划一下，咱们还是快些出去吧！”

“恩！”她高兴的应答，为他高兴，难得母子可以团圆。

他拉着她的手走出去，谁也没注意到合不合礼节！

“裕王，你想当皇帝么？”迟疑着问出自己心中的想法。

拉着她的手僵了一下，缓缓道：“天下间有谁不想当皇帝？！”声音依旧悦耳，听不出喜怒。

“为什么？”

他没有回答她，两人在路口分道扬镳。

第三十八章 谈论(1)

趁着没人注意的时候，她再次悄悄的乔装进入冷宫，嬷嬷告诉她和妃已经死了，让她不要再过问这件事情，就当她从来都不曾来过冷宫这个地方，带着几分失落离开冷宫。她知道裕王已经将和妃带出宫外，没想到他做起事情来这么有速度，这么干净利落，悄无声息的就将和妃带出宫外。

没有回翩舞阁，径直来到后山，有多久没来到后山了，她没有细细算过时间，却明白自己有很久都不曾来过这个地方。先是被太子禁足，刚取消禁足，就遭人算计中了媚药，然后太子增加了很多侍卫给她，不喜欢有太多人知道这个很少有人涉足的地方，每次她都是悄悄的来，悄悄的走，所以她不曾再来。

躺在每次躺的地方，没过多久易冰又来了，还带着狂妄放肆的笑容。

“你这个小宫女可真是清闲，每次都让我遇见你，说吧！你是不是太子妃身边的宫女啊？每次晚妃生病你都在这儿悠哉！”他自顾地说着。

“是么？晚妃生病关太子妃什么事情啊？”她不以为意的问。

“太子这次赈灾有功你知道吧？听说后来太子妃也跟着去了，你想想，在太子这么多的宠妾中，只招了太子妃一个人去，是不是可以说明太子妃是特别的呢？”对于她的满不在乎他丝毫不在意，半眯着眼，眼角的余光注视着她，心中留心她的表情。

“是么？这有什么好特别的，树大招风，要打也会打出头鸟，我看太子分明是居心不良所以才招太子妃出去的！”话是这么说，心里却不曾有过丝毫的生气，反而听了易冰的话喜滋滋的。

“是么？我倒看不出你有丝毫的生气，怎么感觉你还蛮高兴的啊？”戏谑道，嘴角微微扬起弧度，却没有丝毫的笑意。

“那当然，我家主子得宠，我的地位也就不一样了，我当然高兴啦！这跟晚妃生病有什么关系啊？”不解地问道，她实在不明白她又哪儿招惹晚妃了，从回来到她被禁足到现在两人似乎都不曾见面。

第三十八章 谈论(2)

“唉！吃醋呗！心口郁结，也不是什么大病，你家主子是太子妃，那她人品怎么样？是不是像外面传言的那样可拍？”带着几分好奇地问。

“我说你这人怎么也向那些爱嚼舌根的长舌妇一样啊？亏你还是个读书人，难道不明白传言跟事实总是相差很远的么？”佯装生气地说，外面怎么传她也管不了，嘴巴长在别人脸上，他们要怎么说随便，只要不被她遇见就好，她做不来像现代君王一般专制，可以肆意滥杀。

“我是读书人，这话不假，不过，你也应该听过空穴来风，总不会那些传言都是凭空而来的吧？”对于她的不满他丝毫不在意，继续自己的观点。

“空穴来风是有这样的话，不过你总该明白要是有人特意煽风点火的要制造谣言也是没有办法的。那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呢？”

“你？”将她打量一番，慢条斯理道，“你嘛，总得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就是有点牙尖嘴利，说话一点也不留情！”

“我也不是对每个人都这么牙尖嘴利的，如果是特意针对你的话，你就应该好好的考虑你是不是说错了什么话得罪了我，你想想，要是我真的很坏，很想对付你的话，我就会回去禀告我家主子，说你背后说她的坏话。你想想要是我家主子真的像传言那么不堪的话，你的命早就没有了，信不信？”故意吓唬他说。

“说来说去，你还就是帮着你家主子在说话，我再想啊！上梁不正下梁歪，你都这么牙尖嘴利了，你家主子的嘴应该可以算得上是刻薄了吧？如果你家主子很刻薄的话，那外面的那些传言也就算是事实了。你家主子就靠一张嘴巴就可以让所有的人都惧她三分，她就赢

了！”就是喜欢她这么善良，却不希望她太善良了，到时候吃亏的总是她自己，他还真希望她能真的像传言一样。

“说来说去，就是你对我家主子有意见，你说你是不是喜欢晚妃？所以看见晚妃生病心疼了，就认为是我家主子的不对？”她别有深意地看了他一眼，有几分暧昧。

第三十八章 谈论(2)…

“我怎么会喜欢晚妃呢！她可是太子的女人，乱说话是会被杀头的，你说说看，你是不是喜欢上我了？所以吃醋啊？！”对于她别有用意的眼神他视而不见，还给了她一个别有深意的眼神，那眼神分明再说，看吧，是你自己喜欢我，不好意思承认是不是？！

上官婉儿无奈的撇撇嘴，她总算见识到这个世上有人的脸皮真的很厚，堪比城墙，或者说他的脸皮太薄，薄得看不到脸皮了。识趣地闭上嘴，估计是口水说干了，也说不清这件事情。

他也不再说话，静静地在一旁看着她，有些东西说不清，说出来也不一定是好的，看着她的脸带着几分忧心。

半晌两人都不再说话，四周静悄悄的，只能听见风吹动树叶的沙沙的响声。

不知道过了多久，才听见他缓缓道：“我再问你一遍，你现在还想不想走出皇宫？”少了平常的不正经，多了一份郑重，多了一份严肃。

看着一脸正经的他，她反倒有些不习惯了，直勾勾地看了他半晌，淡淡道：“为什么这么问？”她感觉好奇怪，他好端端地为何要问她这样一个问题，总觉得他话中有话，让她琢磨不透。

“不为什么，我只是想知道答案而已！”他还是一脸肃然。

不知道为什么总感觉此刻的他离她好远好远，遥远地不可触摸，明明他就躺在自己身旁，却不明白自己为何会有这样的感觉。

到了很久以后，她再次回想起当时他问她的话，要是她知道后来事情会变成那样，她当时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她想离开皇宫。

她低垂眼帘暗忖，没有回答他，回过神来，身边已经没了人影，四周也找不到他的身影，就仿佛他从来都不曾来过。

此刻，她不再觉得这里是一片祥和，反而有种暴风雨前的平静，总感觉接下来的事情会很困难，很困难，会压得她喘不过气来。

她匆匆地逃离了这块地方。

.....

今天第二更了！

第三十九章 中秋(1)

浑浑噩噩的过了一整天，到了傍晚，静公主来到翩舞阁与她一起用点心，心不在焉地吃了几口，顿时觉得没了胃口，再也吃不下了。

静公主见她一副心神不宁地样子，小心翼翼地看了她一眼，出言道："太子妃姐姐，听说你得了皇兄的密令，可以自有出入皇宫，是不是啊？"她在心里盘算着，要是今晚真的能出皇宫，该多好啊！

上官婉儿粲然一笑，她怎么会不知道静公主那点点小心思，她不就是想让她带她出宫么！听花微说今日是中秋，晚上有灯会，外面将会是很热闹的一片，想着应该会比较好玩。而且她也不讨厌静公主，相反还有些喜欢她的真性情，每次她都是第一个替她出头的人，帮她顶撞晚妃。

"你想让我带你出皇宫？"毫不犹豫地点破她。

"太子妃姐姐真聪明，听说今晚外面会很热闹，还有花灯会，猜灯谜，咱们也出去看看吧！"想着等下能够出皇宫，她满心喜悦，太子妃姐姐这样问她，就是代表她等下会带她出去！

"好！不过我们要等到宴会过后才能出去，而且必须在关城门之前回来！"她知道静公主想出去玩玩，毕竟从小在皇宫中长大的公主能出去一次确实是挺不容易的，她身边也同样有一个人身在曹营心在汉，一门心思不知道飘到什么地方去了。

晚宴。

帝后两人在上方威严顿生，笑着看着坐在下方的众人。

朝廷大臣坐守两排，毕恭毕敬地对着高坐上方的帝后两人说些冗长而又恭维的话。

轻歌曼舞，这些东西宴会必不可少的东西，看得百无聊赖。

中秋是佳节，好怀念与爷爷在一起过中秋的情形，难怪诗句中有说‘每逢佳节倍思亲’，不知不觉中来到这里已经大半年的时间了，也不知曾经与她交接过的‘上官婉儿’的父亲上官鸿现在又是怎样的一番光景，一时间竟有几分惆怅。

南宫墨坐在她的身边，早就觉得她今日心事重重，在她耳畔轻语道：“今日是怎么啦？心情不好还是想家了？明日我带你回去暗夜国去可好？”

第三十九章 中秋(2)

错愕地看着他，几乎要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是曾经说过要带她回家一趟的，她一直以为不过是他出言安抚她罢了，并没有真正王心里去，她知道他日理万机，并不比皇上轻松多少，皇上病危，现在的局势并不稳定，何况还有个裕王虎视眈眈地觊觎着皇上的宝座，她根本就不敢奢望他真的能带她会暗夜国。虽然上官鸿并非她的亲身父亲，可那短短的几日时间她确实能感觉到上官鸿对女儿的关爱之心，她早已将他当做至亲，此刻再听见他说这样的话能不吃惊么？

“我刚才一定听错了！”她不有自主地摇头，看着南宫墨端着酒杯一饮而尽。

“你没有听错，我是说真的，不过要快些回来！”南宫墨温柔无比的说。

感觉到上方投来灼热的视线，嗜血而狠绝，她抬头与皇上对视，她知道他是要提醒她不要对太子动真心，进而联想到那晚他突然跑到她房间来给她喂药，额头直冒冷汗，后背凉飕飕的。随便找了个借口，急冲冲地离开宴会，静公主看见她走了，后脚也跟着走了。

“太子妃姐姐，咱们不是说好了，等那些大臣们走得时候咱们在跟着混出去么？你怎么这么快就跑出来了？要不咱们现在出皇宫吧？”静

公主自顾着在一旁满心喜悦地说，丝毫没瞧见身旁上官婉儿脸色苍白，紧握成拳的手止不住的微微发抖。

小环在一旁听着静公主的话，满脸掩不住的兴奋。

童心在一旁默默地看着一切，埋藏在平静眸子下的是深深的不忍与心痛，忍不住出手轻轻地拍抚着她的背。虽然这个动作在别人看来有些越僭，但是她却觉得心中舒畅不已，看着她舒缓些许，他心中宽慰不少，况且在小环和静公主的角度恰好看不到这一幕，这也是他敢这么做的原因之一。

深吸一口气，对着心神飘飞的两人她微微一笑道："好了，咱们现在出皇宫，不过到时候街道上太热闹了，不要走散了才好，一定要在关城门前回来！"

.....

晚上还会有一章，补昨天的！有人说我更新好慢，其实我也想更新快点，但是有时候我是没时间上网来发！

第三十九章 中秋(3)

"知道了，咱们一定会注意时间的！"静公主举起手，信誓旦旦地保证道。

上官婉儿婉儿一笑，她知道这样保证的分量是多少，犹自记得她第一次央求静王带她出皇宫，她也是这样信誓旦旦地保证早点回来，结果了.....

皇宫外面一片热闹，高空上不时地看出颜色各异的烟花，街道上人山人海，到处都是人，静公主看到这个也新鲜，看到那个也好奇，这个也买，那个也买，身后跟着的小宫女手上抱着一大堆的东西。

看着这一幕她不禁莞尔，不住地轻轻摇头，童心面无表情地跟在身后，小环这个看看，那个也看看，她自然不会像静公主那样毫无止境的什么东西也买。一来她不像静公主是养尊处优的公主，不知钱财来之不易；二来，她不是第一次出皇宫，不像静公主对什么都感到新鲜。

“娘，今天过节，你买一窜冰糖葫芦给我吃好不好？”一个四五岁左右的小女孩双手拉着一位中年妇女的衣袖不停地摇晃着，哀求着他的母亲。

妇女衣着简朴，身旁还跟着一个小男孩，约莫七八岁的样子，妇女为难的看了一女孩一眼，最终还是摇摇头，小女孩的眼里沁满泪水，小男孩也在一旁对小女孩摇头。

“可是.....”小女孩还想在说点什么，话还没说完，被妇女打断。

她阴沉着脸，厉声说：“你怎么这么不懂事，你爹爹还在家等着咱们，快点回去听见没有！”话音刚落，小女孩“哇！”地一声大哭起来，引得行人纷纷侧目。

上官婉儿在一旁看着这一幕，拿了两窜冰糖葫芦递给小女孩，柔声道：“好了，别哭了，这个拿着好不好？”

小女孩怯生生地接过，妇女睁大着眼珠子瞪着小女孩，小女孩的手一缩。

妇女正色道：“谢谢姑娘的好意，小孩子家不懂事，姑娘别见怪！”

“没事的，小孩子嘴馋，没关系，收下吧！你看我这么大的一个人也不会吃这些东西，既然已经买了，不吃就浪费了，不如就让小姑娘收下吧！”温声道。

“这.....”妇女为难的看了她一眼，身旁的小女孩瞧见母亲没有反对，含着泪接到手里，妇女再想拒绝又觉得不好意思，悻然道：“快谢谢姐姐！”

“谢谢姐姐！”小女孩稚嫩的声音响起。

“太.....姐姐你心地真好！”静公主在她身后突然冒出声。

她这才注意到身旁围着好几个小孩，其中一个小女孩拉着她的衣袖，怯生道：“姐姐，我也想要！”身后跟着的几个人也都直勾勾地看着她，满眼的全是渴望。

上官婉儿也不好厚此薄彼，每人一窜，卖冰糖葫芦的人见生意来了笑得合不拢嘴。

“婉儿姑娘真是好兴致！”循声望去，一袭白衣的怀莫站在与她仅三步之遥的地方。

“真巧！怀公子，咱们又见面了！”上官婉儿彬彬有礼地打招呼。

“我也不过是看着一群小孩聚集在这儿，所以过来看看，没想到就瞧见婉儿姑娘了！”怀莫微微一笑道，神色依旧从容淡定。

静公主在她耳边轻声说：“太.....姐姐，他是谁？”她可以理解他叫太子妃姐姐叫婉儿，因为太子哥哥说了在外面对待不认识的人还是不要用真名字的好。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怀公子，这位是舍妹玉儿！”对他，她既不失礼，也不热络，总觉得他这人深不可测，见不到底，虽然他不会给你带来任何压力，但是总有种说不出的奇怪感觉。

两人嘘寒问暖后，怀莫带着他们来到一家酒楼，坐在一个临窗的厢房内，说是在这儿可以将下面的情景尽收眼底。

.....

昨晚停电不好意思了！

第四十章 归家(1)

怀莫让人感觉深不见底，甚至可以算得上是危险，却又让人忍不住想要接近，这让上官婉儿想到一种植物，名字叫做罂粟。

回皇宫的途中，各怀心思的几人相顾不语。

静公主眸子紧紧锁着上官婉儿的脸，发怔，她看得出那位怀公子对太子妃姐姐很感兴趣，太子妃姐姐对他既不热络，也不冷淡，礼貌却也恰到好处。但是她与裕王的事情她也不知道该如何评价，第一次她与裕王见面的情形她还历历在目，犹自记得后来听到小太监的话，裕王救她，以及太子哥哥生气的样子。

裕王虽然给你的感觉如沐春风，却也不是什么善男信女，不会救一个非亲非故的人。

太子哥哥生气的样子她知道太子哥哥是在婉柔之后动了真心，也许刚开始是因为她长得像婉柔所以才将她保护的滴水不漏，因为她明白婉柔对太子哥哥意味着什么。

到了皇宫，上官婉儿与静公主分道扬镳。

带着一身疲倦之意向翩舞阁走去，意外地遇见一个人——皇上身边的太监三公公。

示意小环、童心先回去，她等下再回来，有的事情是不方便太多人知道的。

他不说话，她也不说话，默默地站在与皇上相隔五米远的地方，好整以暇地等待着他先开口。之所以与他保持一点距离是因为那一晚的事情她到现在还心有余悸，不知道皇上到底打着什么样的主意。

“你不想知道朕今夜找你来所谓何事？”半晌，皇帝才缓缓说出口，仿佛用尽全身的力气。

“皇上想说了自然会说，皇上不想说的事，我就算问了也没有用，我只能等待皇上开口！”慢条斯理地回答，言语恭敬。

“是么？”皇上无声地笑了笑，“你倒还是真悠闲的可以！”

“什么？”有些不明所以。

“什么？今晚带静公主出皇宫，这个算不算？”顿了顿，又说，“往日你一个人出皇宫也就算了，今日倒也胆大！”声音平淡无波，听不出喜怒。

第四十章 归家(2)

“这个.....”不知道皇帝为何好好地说起这个来，顿时有些不知所措，她以为皇上找她来是为了太子的事情。

“也罢！听说明日太子会带你回暗夜国一趟，是不？”不等她的回答，他有继续道，“那你们路上小心些！”

她有些疑惑，太子两次对她说这话，身边都没什么人，皇上是如何知道的？！

像是知道她心里想什么似的，他缓缓道：“在这个皇宫，朕想知道任何事都易如反。再说，你觉得像这么大的事情太子有可能瞒得过朕么？”

她不说话，他也不说话，四周静悄悄的，只听得见树叶摇动的莎莎声。

“好了，你回去吧！不过朕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可以对太子动真心，否则，你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好自为之！”皇上郑重地嘱咐。

翌日一大清早，她被叫醒，梳洗一番，领着小环、童心在太子的带领下出了远门。连续赶了好几天的路，终于以最快的速度到了暗夜国。

“谁啊？”管家没好气地说，一大清早的也不知道是谁来拜访。

打开门瞧见上官婉儿一行人站在门外，眼珠子瞪得老大，不可置信地揉着眼睛，好一会儿，才兴高采烈道：“小姐回来太好了，老爷可担心死你了！快进来，快进来！”

也顾不上礼仪，拉着上官婉儿往里面走，这才看见站在一旁的还有几个陌生的脸孔，不禁疑惑道：“这几位是.....”

张飞忍不住道：“放肆！我家主子.....”

话还没说完就被南宫墨以一个眼神打断，他上前礼貌地说：“张飞不得无礼！”声音冷冰冰的。

管家跟在上官鸿身边几十年，还是有点见识的，一下便明白这位是桑朔国的南宫太子，上前作揖，跪下道：“太子请恕罪，小人有眼不识泰山，请太子殿下恕罪！”

南宫墨上前虚扶一把，说：“不必多礼，我这次是私下出来的，并没有通知暗夜国的皇帝，这件事还请暂时保密！”

第四十章 归家(3)

“太子放心，老奴知道该怎么做了！”管家虔诚道。

“爹！我回来了！”上官婉儿冲着上官鸿粲然一笑，跑过去，亲昵地搂着他的胳膊。

看着这一幕，南宫墨嘴角擒着一抹淡淡地笑意，有几分羡慕，他从来都不曾感受到这样温馨的亲情。他的母亲从来都不曾拉过他的手，不曾对他笑过，只会不停地告诉他如何争取更多的权利地位，更多地吸引他父皇的注意。而不管他做的有多好，他的母亲都觉得是应该的，他的父皇依然只会面无表情地点头说好，不会有其他更多的东西。

瞧见女儿平安归来，他的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看着站在一旁的南宫墨，上前作揖，欲跪下行礼，被南宫墨一把拉住，彬彬有礼地说："岳父大人不必多礼！"

转头对一旁的上官婉儿说："婉儿，去泡茶！"

"知道了，爹！"她欢快地跑开。

"多谢太子一直一来都不曾揭穿小女的身份，多谢太子对小女的照顾，小女给太子添了许多麻烦了！"带着几分歉意地对南宫墨说。

"岳父大人客气了！"南宫墨礼貌地说，声音依旧不带丝毫温度。

上官婉儿端着茶杯过来，谈话的两人瞧见她来，默契的闭嘴。

"岳父大人与婉儿好久不见，想必有许多话要说吧！那我先出去了！"说完，对着上官鸿拱手，走出房间。

"婉儿，你.....你是不是....."踌躇着，半晌，依旧没有说出来，过了好一会儿，又语重心长地说，"婉儿，爹爹劝你一句不要对太子动真心！"他虽然是一介武夫，但是在官场打滚这么多年，什么人没遇见过，很多事情一看就知道。

"为什么？"不解地问，皇上说这样的话，她可以当做是别有用心，可是她了解上官鸿不会对她别有用心。

"总之，你记着就对了，最是无情是天家，如果你动了真心，你就会方寸大乱，满盘皆输啊！"上官鸿眼底有着深深的痛惜。

她低眉睑目，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她不知道他们刚刚说了什么，可是他说得她也知道，可是越挣扎陷得越深，她控制不住啊！

"爹先出去了，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第四十一章 意外的意外(1)

爹爹虽然走出去了，但是上官婉儿的耳边一片又一片的萦绕着爹爹的话。

爹爹说现在他是太子能待你好，可是他将来登基做皇上，后宫佳丽三千，谁能保证以后他会如何待你？！若是他将来待你很好，倒还好；若是不好呢？红颜未老恩先断，以后他让你独守空房的时候你心里若是没他还会好受些，若是有他，就只能自己独自伤神。

上官鸿独自来到祠堂，看着若水的牌位发怔，本以为她是嫁给蓝墨，那样的话，他心里还好受一点，毕竟蓝家和他上官家平起平坐，就算不得宠，日子也不会太难过。可是当他知道她遭人设计远嫁到桑朔国时，心中凉了半截，听到蓝墨说她得宠，他心中还有丝侥幸，当他看到他们时，便知道事情不像蓝墨所说的那样乐观。

罢了，人老了，他也管不了了，只希望她能好好的，平平安安就好了。

在府上休息了一晚，第二天破空揭晓，一行人匆匆的赶了回去。

这次出行竟然让她在会宫之后感染小风寒，起初只觉得头脑昏沉，并未放到心上，只说休息一会便好。

夕阳西下，屋内镶上一层金光。落日一点点的沉下去，直至消失不见。

小环来到她的床头，想要唤她起来用晚膳，叫了半晌，上官婉儿脑袋昏沉沉的起不了床，小环未得到她的同意传来御医。

迷迷糊糊间听见有人说她有喜了，瞬间睁开眼，瞧见立在床沿不远处的老太医，有几分迷茫。

老太医对她作揖，笑着道："恭喜太子妃，有喜了！"

咋一听到这个消息她的脑袋'嗡'的一下大了，这算什么？自己怎么就这般运气好呢？才一次就怀上了！这太不可思议了！

惊慌地抓紧老太医的手："你刚才说什么？再说一遍！"

老太医以为她是太高兴了，所以提高声音重复了一次：“恭喜太子妃，有喜了！”虽然是在老御医笑着祝福，言语间也是恭喜的意思，然后眼底却是一片清明。母凭子贵，即使她现在得宠，谁能保证以后呢！所以有个孩子对深宫中的女子来说有着莫大的好处，可是谁也不能保证这个孩子能够平安的生下来，而生孩子也恰是女子最难过的一关。

第四十一章 意外的意外(2)

暗忖一会，方才缓缓道：“不过，太子妃以后在饮食方面可要注意些，好好注意自己的身体才是！”

上官婉儿还处在这个消息的震惊之中，她知道这个孩子意味着多大的危险，强自镇定心神，对老御医说：“记住这件事情不可以宣扬出去，要是有人问起来就说本宫是感染了风寒，明白么？”

太御医领命出去，上官婉儿捂在被子里，心里沉甸甸的，她的母亲是生她难产而死，她现在也不知道要拿这个孩子如何！倘若要她狠下心来打掉，她做不到，毕竟这也算是一个未出世的小生命。

她不知道此时此刻外面有两个宫女正急匆匆地跑走两个不同的地方，一个去了未央殿，另一个去了花月阁。

未央殿。

“启禀皇后娘娘，太子妃怀孕了，她让御医隐瞒了这件事情！”宫女跪在地上虔诚地说，太子妃是好，可是好并不能代表一切。

“是么？下去吧！”挥退了宫女，坐在上方的人嘴角有着一抹冷笑。

她不想让人知道，难道就不会有人知道了么？这个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也不会出现纸包得住的火。

花月阁。

“你说什么？她怀孕了？”一句话让月妃吃惊不小，很快她又恢复镇定，贝齿轻轻咬住红唇。

“知道了，你先下去吧！”挥退侍女，思忖片刻，“去晚月阁！”

不能让她顺利的生下孩子，不然以后她们的位置或许将会岌岌可危，不过，这件事情她也不会再傻傻地亲自动手，自然会有人替她扫清这个障碍物，她要做得事情很简单——只要将消息公布出去就可以了。

晚月阁。

“什么？你刚才说什么？”一句话，平地惊起一颗雷。

“我说太子妃怀孕了！”月妃冷冷地说，神色自若的品茗。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会？”晚妃低声地喃喃自语，陡然站起，大声道，“怎么会这么快就.....难道太子没给她喝药？”

第四十一章 意外的意外（3）

“怎么不可能？你想想，太子夜夜留宿翩舞阁，她怀孕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就我们以后.....”话还没说完，忍不住叹了口气，手帕作势拭檫着眼角，小心地留意晚妃的神情。

“妹妹，要不咱们再像解决婉柔一样.....”

话还没说完，招到月妃的厉声打断：“不行，情况不同，现在.....”

晚妃这个笨女人，居然还想用那招，当初要不是皇后暗中帮忙，她们才可以找来两个替死鬼，解脱出来，否则，现在躺在棺材里的就是他们了。

小声地附在晚妃的耳边说着她的想法，听后，晚妃如释重负地一笑，赞叹她的聪明。

乾清宫。

“此话当真？”

“微臣所言句句属实，绝无半句假话！”老御医跪下地上诚惶诚恐地说，不明白为何皇上听了这话后脸色突然变得这么难看，如狼似虎，似乎下一刻就要将他吃掉。

“下去吧！”语气一软，老御医战战兢兢地领命，快速退出房间，唯恐走慢一点，皇上会反悔。

“等等，你去把易冰叫来！”

“是！”老御医领命出去，刚才吓死他了，皇帝突然叫住他，他还以为.....别人还以为当御医很光彩，只有自己知道有多辛苦，特别是面对后宫那些别有用心的娘娘。

“知道朕找你来所谓何事么？”皇上在房间里来回踱步，那个人居然不停他的，一意孤行，等这件事情过去，一定要将她送出宫。

“知道，不知道皇上打算怎么做？”

“想办法让她用药物流掉，不要太痛苦，尽量减轻痛苦，不要影响到以后！”皇上尽量心平气和地说。他这么做也是为了她好，与其等着别人用不知明的方法让她流掉，还不如自己动手来得安全，至少她不会有生命危险。

“知道了！”易冰神色复杂地领命出去。

.....

第二更！

第四十二章 双喜(1)

翌日，一大清早，上官婉儿才处在睡醒惺忪状态，听见一簇急促的脚步声，小环掀起珠帘匆匆跑进来，珠帘玉脆，清脆的声音化做凌乱的音符，随着照进的阳光在地上投下细碎的影。

“呃.....”瞧见她还在睡觉，小环露出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却不说话。

“有什么事情就说吧！”慢条斯理地问。

“晚妃、月妃、梅嫔来了！”

她们？她们来做什么？

“我看啊，她们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小环在一旁不满道。

沉吟片刻，道：“知道了，你先去招呼她们吧！我一会儿就来！”

“不知几位妹妹来所谓何事？”

花微说梅嫔是太子按照自己意愿纳为妃的，是太子信任的人，第一次叫她妹妹也是太子的主意，竟然是看到她这张与婉柔极奇相似的

脸仅凭着这一点究竟怀疑她的身份，因为他相信世上不会有两个毫不相干的人长得相似，得到这个确认再去探查她的身份，才知道她不是公主，至于其他的也没再多说。

月妃仅凭着一曲舞吸引南宫墨的眼球，而被其纳为美人，一步步攀爬到今天的位置，可见其人不是摆着好看的花瓶，在南宫墨的几个妃子之间相对来说人缘是最好的一个，与谁都走得不近，但是有都彬彬有礼，若是硬要说走得近的，就只能算是晚妃了，当然这些人缘不属于她。

“晚妃的父亲带了些新鲜东西来到晚月阁，姐姐不妨去看看！”

“这.....”对于梅嫔的要求，她没有过多的疑虑，只是晚妃.....孤疑地看向晚妃。

“是啊！是啊！咱们一起去吧！是晚妃特意邀请姐姐的！”见她踌躇不定，月妃殷勤地说。

“对啊！对啊！妹妹也是看姐姐天天带着房间里，闷得发慌，所以才好意请姐姐去看看的。”晚妃也笑着说。

“那.....好吧！”尽管她不喜欢晚妃，但是人家特意邀请她去，不去似乎太不礼貌了。

经过池塘边，晚妃走在最边沿，她紧挨在晚妃身边，她旁边的是月妃，梅嫔走在里边。对于这样的走法她有几分诧异，原本她以为晚妃会和月妃走在一起，毕竟她们的关系相对来说还算比较好的。

第四十二章 双喜(2)

“啊！”晚妃惊吓地脱口而出，脚底一滑，眼看着就要落水，几乎出于本能的她伸手拉她，人没被拉上来，自己反而脱离地面，两人双双落入说中。

“来人啊！快来救人！太子妃与晚妃落水啦！”梅嫔与月妃双双在岸上惊呼。

随行的宫女太监匆匆跳入水中救她们，两人很快被拉上岸！

“阿嚏！”上官婉儿打了一个小小的喷嚏，昨日的感染风寒，今日落水，感冒应该更加严重了吧！

“哎呀，姐姐你感冒了啊！”梅嫔脱口而出。

“马上就到晚月阁了，要不去晚月阁换身衣服吧！从这儿到翩舞阁还有一段距离，这样感冒会更加严重的！”

“可是.....”脑袋飞快的转动，想找个借口溜走。

无奈，她们几人不顾她的意愿拉着她匆匆往晚月阁跑去。

换了一身干净地衣裳，本想谢过就匆匆离开的，赶在太医来之前走的，御医紧随着而来，让她有几分措手不及，脸上的神色慌乱至极。

御医来诊脉，她几乎是受惊般地收回手，如同那是灼热烫人的东西，她的不寻常表现引来其他几个妃子的侧目，满殿的人都用异样地眼光看着她，御医更是带着几分不解。

知道自己的举动过于失常，尴尬地笑了两声，收敛神色，正色道：“不必了，休息一天两就好了！”话音刚落，连续打了两个喷嚏。

梅嫔见此，劝道：“还说没事呢？姐姐还是让御医看看吧！身子是自己的，要好好爱惜才是！”

“是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要好好爱惜才是！”月妃也出言相劝。

拗不过两人，只得颤微微地伸手，眉头紧促着。

“恭喜太子妃，贺喜太子妃！太子妃有身孕了，胎儿一切状况良好！”御医对她深深地作揖，“微臣开几记药给娘娘服下！”

一屋子的人都处在微妙地状态。

“什么？她.....她怀孕了？这不可能的，不可能！”晚妃的反应出奇的大，仿佛那是天方夜谭。伸长双手就要将上官婉儿推开，她一个不稳，踉跄地向后退了几步，小环再身后扶着，也型号小环在身后搀扶着，不难免不了要摔一跤。脸色微沉，怒目相瞪，厉声道：“晚妃，你到底想做什么？是不是看本宫平时对你太好了，所以才如此放肆？”

……

谢谢夏之雪的票票！冲着你那句话我就应该多更些！

第四十二章 双喜（3)

兴许是真的意识到自己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她欠身道：“姐姐你莫要生气，妹妹一时激动，所以才不小心推了姐姐一下，还请姐姐不要放在心上！”

“阿嚏！”晚妃打了一个不大不小地喷嚏。

御医上前为晚妃诊脉。

“恭喜晚妃娘娘，你也怀孕了，微臣也开几服药给晚妃娘娘！”御医对晚妃也深深地作揖，出言恭喜。

几人相互恭喜一番，各自回去了，独有月妃一人走在最后。

对于晚妃今日的态度她有几分奇怪，却也没仔细想，急匆匆地往翩舞阁走去。

“妹妹，今日还多亏了你呢！”晚妃得意地说，“要不是你想出那么好的计策，怎么能够这么快让她怀孕地消息散播出去呢？不过咱们接下来要怎么做呢？”

“接下来？”听到这儿，月妃笑得高深莫测，“那姐姐想怎么做呢？”

“想办法拿掉她的孩子，不管是男是女都不能让她身下来！”晚妃的眼光狠厉。

“既然姐姐已经想好了，那何必在问妹妹呢？”月妃微微一笑，“妹妹先行告退了！”

晚妃冷哼一声，自言自语道：“既然我们同时怀孕，那么以太子对你的喜爱，加上你本就是正妃的位置，本宫更加不可能让你生下孩子！”这个不全是为她自己，她也要为自己的孩子争取点东西，她要她的孩子高高在上，坐拥天下，不用像她一样——还要低她一等。

“去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爹娘！”吩咐身旁的丫头。

回到翩舞阁，上官婉儿细细回想之前的事情，总觉得有说不出的蹊跷，好好的晚妃为何要请她去晚月阁，她可没忘记自己与晚妃水火不容，而且晚妃今日的表现实在太不符合她自己了，居然还会主动向她道歉。脑海灵光一闪，思绪一下清晰了，除非晚妃事先知道她怀有身孕的事情，那她今日所做的一切就都不足为奇了。

将她引到池塘边，推她落水、换衣服不过都是借口，为的就是将她怀孕的事情公诸于众，让她成为众矢之的，只是她恐怕也没预料到自己也怀孕了吧！

消息很快传遍整个皇宫，连皇上皇后都摆驾东宫。

“太子今年真是好福气，才取了婉儿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怀孕了，同喜的还有晚妃也怀孕了，双喜临门呐！”皇上笑着说，笑意却未抵达眼底，眸子阴沉，暗流涌动，眼角的余光若有若无地落在上官婉儿的身上，直看得上官婉儿心里发寒。

第四十三章 祸端（一）(1)

皇上皇后两人走后留下一大堆的补品说是给她养身子，皇上的恼怒她可想而知，但她没看明白皇后别有深意的眼神，这么说她是希望自己留下这个孩子的拉咯？！

太子面无表情步伐沉重地踏入翩舞阁，黝黑的眸子变得更加深沉，低哑暗沉地声音说：“你.....倘若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一定要赶紧跟御医说，要好好休息！”言辞句句透着关切之意，她却感觉不到他丝毫的情绪，不知道南宫墨对这个孩子抱着何种态度，心里咯噔一下更沉，难道太子也不想要这个孩子？！看来她要保住这个孩子更加困难了！

不管太子对这个孩子抱着何种态度，她都期待这个孩子平安出世——就如同她的母亲明知道生她可能会难产，却执意要将她生下来一样。

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南宫墨吩咐下人将客厅里堆放着的补品全部收起，然后嘱咐了一句“你好好休息！”便匆匆地离去。

南宫墨前脚踏出翩舞阁，南宫玉（静公主）后脚踏入内堂，笑嘻嘻地说：“太子妃姐姐恭喜你了！”

她讪讪笑了，总觉得静公主心里有什么事情，并不像表面那样开心，心里好像有什么心事。

两人说了一会儿话，静公主才离开，看着她的背影她叹了口气，隐隐约约知道了些什么，却又好像蒙上一层纱，让人看不真切。

晚妃这几日来翩舞阁倒也来得勤快了，不时地送些小东西！

比如昨天送给她一个绣的荷包，前天送给她焚香，在前天送给她的是补品，不知道她今日这般神神秘秘地是要送给她什么？！

对于晚妃的突然转变她有些不可置信，又有些惊愕，不知道她葫芦里卖得是什么药！她不会单纯地认为晚妃是因为她上次落水救她而改变的，可是近几日的事实无一不在证实这个问题，让她有几分懊恼！不禁怀疑她自己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难道真的是自己猜错了？翩舞阁没有晚妃的耳线？她并不知道她刻意隐瞒了她怀孕地事实，那天落水御医诊治真的只是个巧合？

第四十三章 祸端（一）(2)

晚妃送东西来的第一日，她就让小环也绣了一个香囊送给晚妃，迎来小环诧异地目光：“小姐，你原来不是也很喜欢绣这些小玩意的么？怎地现在好久都不碰一下？”

“就是因为好久没绣了，所以生疏了，才让你绣嘛！你就帮我绣一个啦，谢谢啦！”故作半委屈半撒娇地说，笃定小环吃不了这一套。

果然，小环没有任何余地的答应，现在眼前正好有一个现成品，往里面塞了一些干花，有安气凝神的作用。

果然不过片刻功夫，晚妃就来了。

命小环将绣好的香囊送给晚妃，晚妃笑眯眯地让一旁的宫女收下她的礼物，小环泡了碧螺春给晚妃，轻呡一小口，叹道“好茶！”，在翩舞阁小坐一会儿就走了。

阳光洒满大地，又迎来新的一天。

晚月阁传来消息——

Chapter_5

晚妃滑胎了。

上官婉儿的心一惊，于情于理她都应该去晚月阁看看晚妃的情况。

御医们脸色苍白的站在一旁，内堂里时不时传来晚妃痛苦的呻吟声，皇上铁青着脸看着跪在下面的一群御医。

皇后的脸色微沉，也不太好看。

南宫墨寒着一张脸坐在那儿，再听见里面传来微弱的声音："是那个蛇蝎心肠的女人害得我滑胎的，娘，你要为我做主啊！"南宫墨耳尖的听清一切，迈着沉重的步伐走进去。

静公主好整以暇地把弄着手中的茶杯。

一个中年男子恶狠狠地瞪着她，刀削一般的脸，满是恨意。

不禁疑惑：这男子是谁？为何要这般看着她，让她好生不舒服，最讨厌这样的眼神，却又碍于众人都在场，保持着缄默的状态。晚妃流产又不关她的事情，蹙着眉头毫不胆怯的迎视着男子的目光。

正在这是一个中年美妇哭哭啼啼地从内堂走出来，手绢拭檫着眼角的泪痕，哀痛道："皇上要替我家晚歌做主啊！这孩子才刚刚被诊脉出来几天就有心怀不轨的人想至我家晚歌于死地，皇上明察秋毫，一定要替我家晚歌找出凶手来啊！"边说还边配合深情并茂的跪下，梨花带泪，楚楚可怜，恰到好处的哀痛她丧孙之痛。

第四十三章 祸端（一）(3)

这人应该就是晚妃的母亲，那刚才那名男子应该就是晚妃的父亲，可是她父亲看她的眼神是在告诉她晚妃流产与她有关系么？她也是今早刚刚起床才听到这个消息的。

上官婉儿蹙眉地看着这一切，没想到晚妃这么快就小产了，心愈发沉重，低垂眼帘，手不自觉地伸向肚腹，不由自主的轻轻抚摸，这里正孕育着一个未成形的小生命。

感觉到有灼人的视线盯着她，抬眸，瞥见皇上怒目相瞪，皇后意味深长的眼神，知道自己做了多不合理的事情，晚妃刚刚滑胎，她现在的举动要是过分的引人注意，别人指不定以为她这是在炫耀，收敛不该外露的神色，做出一副虚心的样子，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

皇后步入晚妃母亲跟前，虚扶晚妃的母亲一把，柔声安抚道："嫂子这是做什么？嫂子放心，就算你不说，陛下和本宫一定会替晚妃讨回一个公道的，皇宫重地，岂是那些容那些跳梁小丑作怪的！"说完，眼神陡然凌厉。

皇上也发话了："皇后说得不错，这件事情朕自会明察，还晚歌一个公道的！"

皇上的眼神一沉，冲着那些御医吼道："说，晚妃到底是怎么回事？"

御医战战兢兢地跪下地上，颤声道："皇上圣明，晚妃是因为服食一种落胎药，所以才会小产的，而且这个香囊放在枕边对孕育的妇女来说大大的不意，幸而发现的早，否则，母子两人都会有生命危险！"说完将手中的香囊呈现出来。

皇上身边的三公公接过，递给皇上。

小环看见香囊忍不住惊呼一声，嘴巴张成一个"O"行，不可置信的样子，她很快成了众人的焦点。

看见小环的样子，上官婉儿的心跌落谷底，小环根本就是认出那个香囊是她自己绣的，本来她看到御医手中的香囊时她还抱着一丝侥幸，毕竟世上一样的东西也不是没有，东西是小环绣的，她也只是粗略的看了一下，没仔细观察，小环怕是一眼就认出来了.....

梁将军瞧见小环这个样子，像是抓住什么把柄似的，厉声道："我看那个宫女根本就是做贼心虚，你看她那吃惊的样子，根本就是心里有鬼，不然....."

他的话还没说完，皇上粗暴地打断他的话："够了，梁将军到底你是主子还是朕是主子？此案朕会亲自审问明白给你们一个交代，刚才

就念及你是一时情绪失控，朕也不想多加责怪。这个香囊是怎么来得？”

御医毕恭毕敬地说：“是在晚妃娘娘的枕边找到的！”

此刻她要是还不明白晚妃之前的示好不过是为了今日滑胎的事情做准备她就白来这个世界一趟了，原来一直都不是自己心胸狭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而是晚妃跟本就别有用心，手紧握成拳，指甲深陷肉中她亦丝毫感觉不到疼痛。头垂得低低的，眼睛蒙上一层薄薄的雾水，她真狠心，连自己的亲身骨肉都可以利用，好狠哪！好狠哪！

第四十四章 祸端（二）(1)

“哦？是么？”一双深沉的眼睛紧紧盯着老御医，眼角的余光若有若无的停在上官婉儿的身上，好一会儿，皇上沉稳的声音再次响起，“去把晚妃随身伺候的丫鬟叫来！”

她心一惊，踌躇着到底要不要自己主动承认还是等待着别人来指证？指证，是不是到时候百口莫辩？！心里如同两小人打架，七上八下，两番计较，最终还是迈出一小步，皇上瞪了她一眼，识趣的退到原来的位置。心中却是百思不得其解皇上为何要这么做！

片刻功夫，宫女月牙出来了，虔诚的跪在地上，哭泣地回到道：“女婢月牙参见皇上！”

“起来吧！”皇上的声音有气无力地说，脸色也愈发苍白，“说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谢皇上！”月牙利索地起身，弓着背道，“回皇上，这个香囊正是昨日太子妃送来的，昨日下午晚妃从她那出来后，就说肚子有些不舒服，回到晚月阁什么东西都没吃，便早早的睡了。直到今日卯时，晚妃说她肚子疼痛的厉害，紧接着.....紧接着就.....”话还没说完，就已经泣不成声。

听到这里，众人都已经明白事情的经过大抵是什么样子的了，皇上挥退月牙，月牙退到一旁，在经过她身边时，趁着没人注意挑衅的

看了她一眼，嘴角露出一抹诡异的笑。

上官婉儿心里凉了大半截，现在所有的事情都指向她，对于她来说是大大的不利，所有的一切都指向她，看到这一切，小环的脸色霎时苍白如纸。

上官婉儿不停对自己说冷静，冷静，要是现在还不能冷静下来，她就真的完了，屏蔽一下杂念，慢慢理清这其中的一点一滴。

“婉儿，刚才那宫女所说的是否句句属实？”皇后亲切地问，眼里写满不可置信。

“是啊！你将事情的始末也重新说一次吧！”皇上不咸不淡地说。

晚妃的父母将目光转向她，瞧见她镇定自若的样子，晚妃的父亲眼里一闪即过的惊诧。

第四十四章 祸端（二）

“是！会父皇母后地话，那个香囊确实是拂儿送给晚妹妹的，儿臣见她这几日天天来翩舞阁坐坐，每次都带些小玩意给儿臣，所以儿臣才回送个香囊给她。晚妹妹说她这几日没睡好，所以儿臣特意问了御医那些药闻了有安胎凝神的功效，里面所放置的干花就是御医说的安胎凝神的东西。”神色从容地说。

晚妃母亲激动地说：“我看你根本就是居心不良，刚才御医也说了那里面的东西对孕妇来说是大大的不利，你现在怎么解释这一切？”

“刚才月牙也说了这个香囊是我昨日送给晚妹妹的，谁又能知道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人将香囊里面的东西替换过一次？”不紧不慢地反驳道，看见晚妃的母亲吃瘪心里大为畅快。

听到她说完，小环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紧绷的神经稍稍地松懈一点。

晚妃的母亲一愣，兴许没料到她这么快将事情推开，脸上一阵白，一阵红。

晚妃的父亲听了这话，眸光深沉，暗流涌动，深处隐藏着极好的杀气。

皇上听着她的说辞，眸子深处隐藏着一抹赞许，易冰说得没错，她虽然聪明，但是的确不适合在皇宫中生存，想她的母亲——她善良了在后宫始终是不好的，不过没关系，等这件事情一过，他自会想办法将她弄出宫，重新给她一个身份，只希望她这辈子再也不要踏入皇宫这个地方。

皇后面上没有多大地变化，眸子深处闪着一抹笑意，看来她押得宝还挺不错的，只是不知道她可以有多大的能力来找上她。

片刻，晚妃的母亲愤懑道："皇上，娘娘，要替晚歌做主啊！您看看她这根本就是强词狡辩，她自己都说香囊是她送的，谁都没看到她在里面塞了些什么东西，但是御医眼前摆得这个却是事实，难道还有谁会打一个香囊的注意吗？"一边说着，一边拭檫的眼角的泪痕。上官婉儿冷冷地嗤笑着，声音直转向沉，道："那照梁夫人这么说，就是这一切都是我做的啦咯？那梁夫人有什么证据么？没证据的话就不要含血喷人，我说了香囊是我送的，可是谁又能保证里面的东西没有人动过？今早晚月阁这么热闹，出出进进的人不计其数，谁也不能保证有人将里面的东西替换了，嫁祸给我是不？再说了，我有什么理由害她流产？她是怀孕了，可我也一样！"

第四十四章 祸端（二）(2)

"那是因为你怕我家晚歌怀的是男孩，母凭子贵人人皆知的道理，你与晚歌向来不和，人尽皆知，你怕她将来生下一个男孩威胁到你的地位是不是？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晚妃的母亲红着脖子说。

"是么？那也是梁夫人你的片面之词，这几日可都是晚妹妹主动来翩舞阁找我的，这也是人尽皆知的事情，梁夫人不信随便找个人问问，不如就问问月牙姑娘吧！"睁大着眼睛瞪了梁夫人一眼，又缓缓道，"我刚才也说了，我也怀孕了，晚妹妹怀的是男是女还难说，梁夫人这般说，是不是太远了？再说了，我是正室，她是侧室，我现在正得宠，于情于理我都没有害她的理由！"一字一顿说得铿锵有力。

梁夫人讪讪地闭嘴，梁将军上前一步，对着皇上深深做了一个揖，道：“那下官敢问太子妃，昨日晚妃是不是去了翩舞阁？是不是在翩舞阁吃了东西？”

她暗忖片刻，眸光一闪，淡淡道：“是！去了翩舞阁，也在翩舞阁喝了一杯碧螺春！”他绕来绕去又绕到这个问题上，难道是想说她在茶里放了别的东西么？茶不是她泡的，是小环泡的，她可以说不知道，如果他是要借机除掉她身边可以信任的人呢？这是个办法，可是拿个孩子来换一个下人的命是不是有点物超所值？！万一真的是个男孩呢？

“那么请问太子妃，晚歌所喝的茶是否还剩下？”恭敬地话语，却没有丝毫恭敬之心，眼神极为暗沉。

“没有了，早就倒掉了！”如实的回答，带着几分不解，他究竟是想问什么？到底准备做什么？突然，一个激灵，脑子里醍醐灌顶般清明，难道他是想借口搜宫？！果然接下来的事情验证了她的想法！

梁将军缓缓道：“刚才月牙也说了晚歌回到晚月阁后便没吃什么东西，从翩舞阁出来后晚歌的肚子就有些不舒服，那请问太子妃这个怎么解释？你不会想说是没吃东西饿坏了，把孩子饿死了吧？”

第四十五章 祸端（三）(1)

她哑口，不雅地番白眼，她才不懈这么稚嫩的说辞，这样的说辞恐怕也就连晚歌都不会说，更何况是她呢？

“我可从未这样说过，是你自己说得！”

“既是如此，也不能证明此事与你无关，说不定你宫殿就藏着落胎药！”梁夫人马上接上梁将军的话，果然是夫唱妇随！

“那梁夫人的意思是要搜宫了咯？！”冷淡地说，语气笃定不已，不是疑问句，却是肯定句。

“是！”梁夫人丝毫不避讳的说，仗着皇后娘娘与梁家有血亲关系。

“既是如此，倒也不失为一个办法，你说是不？陛下！”皇后轻轻地说。

听了皇后的话，小环的脸色霎时又变得惨白，她也知道搜宫即使是没有的东西都会变得有，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焦虑的目光瞧向她的小姐。

上官婉儿沉默了，傻子也听得出皇后有帮晚妃的意思，搜宫？怕是那些本来没有的东西都会从她的房间里搜出来，偏偏她现在又不能出声阻止，求助的目光看向皇上，希望他能再帮她一次，她保证不会辜负皇上的厚爱，一定会帮他做好事情。

对于她的求助皇上视而不见，沉吟片刻，缓缓道：“既然是这样，那就搜宫吧！拂儿你意下如何？”

皇上虽然在征求她的意见，语气却不容反驳，她难道会傻傻地说不么？说“不”，晚妃的父母估计要说她是做贼心虚，皇上也不会容忍别人无视他的权威。

“好！”她爽快的答应，知道答案了她心里反而更加镇定了，搜宫的答案昭然若揭，不用想也知道结果。

一大群人风风火火的来到翩舞阁，一向不太热闹的翩舞阁一下子来了一大群人。

搜宫，在她的房间里找到了一个小人偶，小人偶上赫然写着晚妃的生辰八字，小人偶上扎满了细针，丝毫不意外的早到堕胎药。

看到滑胎药是她意料之中的事情，看到这个人偶她更是又好气又好笑，她连晚妃的生辰八字都不知道，怎么会有那些东西，冷笑着。现在的她恐怕就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

第四十五章 祸端（三）(2)

梁母亲怨毒的望着她，恶狠狠地说：“铁证如山，你还有什么话好说？”声音阴冷，如同地狱的怨灵。

对于梁夫人怨毒的目光她视若无睹，心里反而更加坦然，淡然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如果她是晚妃的母亲，她或许也会这样对

待残害她孙儿的人。

“好了，母亲，你就少说几句吧！”一个青年男子拉了一下她的衣袖。

她这才注意到还有一个男子跟在梁夫人身后，她一直以为他不过是个普通的小厮，没想到他竟会是晚妃的哥哥。

“你的意思是你是冤枉的咯？”皇上慢条斯理地问道，样子极为不在乎。

“是，刚才搜宫的人那么多，谁也不可以保证没有人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塞进去的！”坦荡地迎视皇上的目光。

“你这根本就是强词狡辩，别人都说太子妃善于言辞，今日一见果然是不假，假的能说成真的，真的在太子妃嘴里能变成假的！”脸上怒气泛滥，说话也愈发失了分寸，“别人说你是暗夜国的假公主，被秀珍公主指出，却能在片刻功夫让她改口看来这一切都是真的啦！当真是巧言善辩的要紧啊！”

皇上听了她的话目光一闪即过的凶狠，皇后泰然自若，丝毫不被这一切所影响。

蹙眉望着梁夫人，眼里有着一丝鄙夷，冷冷道：“我当时说得很清楚了，姐姐说错了，只是一时的口误，我本来就是公主，何来假冒一词？还有这件事情本来就不是我做的！梁夫人倒是不要被人骗了，还笑着说别人好。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你……你……”怒极，说话都说不出，脑袋也停止转动，想了不想，扬手一巴掌狠狠地打在她的脸上，动作快得连任何人都来不及阻止。

她的脸上印着五个红红地手指印，口里含着浓浓地血腥味，早上没吃任何东西，饿得发慌，根本无力承受这一巴掌的重量，人不受控制地向后倒，幸而小环在身后扶住她。

第四十五章 祸端（三）(3)

皇上的脸变得阴沉，怒喝道：“梁夫人，你是否太不知规矩了？就算要打也轮不到你来教训，别忘了，不管怎么说她都是朕的儿媳！”目光凶狠的恨不得将梁夫人生生吞下。

要是眼光能够杀人的话，梁夫人早就被千刀万剐了，她有几分看不懂皇上了，她这个受害者都没有那么中的怨念，皇上哪来的？蓦地又想到那晚皇上来到翩舞阁喂粥，心里一阵发寒。

看着皇上吃人的目光，梁夫人打了个寒颤，她求救地看向皇后，皇后眼观向其他的地方，梁夫人此刻也意识到事情地严重，颤微微地跪下求饶。

“朕看梁夫人就留在宫里几天，陪陪皇后，顺便来学学规矩，把那些被你忘记的规矩重新再学一遍！好了，这事情就这么决定！”话已经说完，没留任何转圜的余地，“在这件事情还没有查清楚前，晚歌、拂儿都好好呆在自己的房间里养身子！”

小环听了这话松了一口气，她好担心她的小姐会出世，谢天谢地！

上官婉儿听了这话，苦笑一声，看来她又要过着一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生活了，也好，好好理清思绪，找出幕后的操控者。

梁王爷、梁将军一起告退，皇上半眯着眼看着渐渐退出的背影，目光中凶狠大肆泛滥，要不是要留着他们来给新皇立威，他早就将他们除而后快，何需留到现在？他的儿怎么就不会看重权势些？

皇后本想留下来看看情况，被皇上打发走了：“皇后还是带着梁夫人早些回去学规矩吧！免得她那天还在朕面前指手画脚！”如同口中含着冰块发出的声音，很冷地声音将空气都凝结。

皇后只得带着梁夫人讪讪离开，转身到了皇上看不见的地方，眼光满是怨毒。

“你怎么样了？刚才那一巴掌疼么？”人已经全部被他挥退到外面守着，此刻看着她的目光柔情无比，语气轻柔地要将她化掉。帮她檫脸上的膏药，一遍又一遍轻轻地抚上，“宣御医么？”

……

晚上应该还会有一更！

第四十六章 一波未平，一波…

“不了，不了，一点小伤，不碍事的！”

“不行，还是要宣御医来看看！”说完了不等她的意见，叫人宣了太医。

“启禀皇上，太子妃有了一个月的身孕，胎有些不稳，微臣开几服安胎药给太子妃服下即可！”毕恭毕敬地说。

“一个月？”不可置信地问道，一脸的惊诧。怎么会是一个月？

“这件事情不要告诉任何人！要是有第四个人知道，你的脑袋……”

“皇上放心，微臣知道该怎么做！”

皇上挥退御医，当他听到只有一个月的身孕眸光一闪即过的欣慰，眸光深深地凝视她，沉声道：“孩子是谁的？你们在外面还进行了房事？”

听了皇上的话，她心一惊，照皇上的意思是他也知道那次媚药的事情，可是除了那一次，他们并没有……淡淡道：“我……没有！皇上也知道媚药的事情？”

没说话，却是默认了。

“既是如此，为何还要我来试探太子？皇上是太子的父亲，怎么会不了解他？”没想到皇宫到处都有眼线。

“媚药是个意外，皇后叫人做的！总之你不能留在皇宫，朕会派人找机会将你送出去！”说完转身留给她一个渐渐缩小的背影。

夜悄无声息的降临。

南宫墨拖着一脸疲倦地来到翩舞阁，伸手轻柔地抚在她的脸上，道：“脸还疼么？”声音低沉暗哑，带着几分不忍，几分心痛，几分怨愤。

“谢太子关心，一点小伤檫些药，已经无大碍了！”声音平淡，听不出任何情绪。

太子无息地叹气一声，许是太累，躺在床上不一会儿便听见耳畔传来均匀的呼吸声。

晚妃养了大半个月的病，身子已经好得差不多了，陷害晚妃滑胎的事情仍不见有任何眉目，就这样一直拖着。御医说孕妇要多走动走动，她的禁足被取消了，晚妃也一样。

上官婉儿冷眼看着这一切，有些悲哀，为了莫须有的东西残害他人值得么？未出世的孩子也是一条命，她不知道自己的孩子能够保多久！

第四十六章 一波未平，一波…

御医照例前来探脉，嘱咐几句，告退。

出了翩舞阁遇见太子，被太子唤了去。

静公主来了，说陪她出去走走，来到一片竹林，她从未来过这个地方，静公主说平日来这儿的人并不多。在这不远处的宫殿以前是住着裕王，裕王搬出去后这里更加冷清。

心下好奇，这儿好偏远，幽清的如同冷宫，看来裕王小时候并不得宠。

兴许知道她的想法，静公主毫不在意地说：“裕王并不得宠，以前他母妃得宠的时候连太子都要让他三分，悦妃死了没多久，也不知怎地，和妃一下就顶替了悦妃的位置，再后来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和妃失宠，一夜间被打入冷宫，最后就疯了。”

静公主的话引得她的好奇更甚，却也明白知道得愈少愈好，皇上让她最好不要掺和到这里面来。

静公主向前跑到一个小角落，拿着一根木棍朝着一洞口桶，上官婉儿莞尔一笑，还真是孩子心性，南宫墨说静公主平日太顽皮了，这个封号是希望她以后能够文静些，有个公主的样子。

一条竹叶青从里面奔了出来，缠上静公主的手臂，吓得她哇地一声大哭起来，大声嚷嚷着：“太子妃姐姐救我，快来救救我吧！”眼泪如同决堤的洪硕，顷刻间沾湿整张脸。

饶是她平日较为镇定，也在片刻间失了方寸，竹叶青她当然知道，虽然它颜色很漂亮，但是被咬了一口的后果她更是清楚。颤微微地折了根较长树枝，上前欲拨开静公主手臂上的小竹叶青，竹叶青猛地窜上她的手臂，在她的肩胛骨出咬了一口，迅速的逃离。嘴唇慢慢变白，脸上的血色也在渐渐消褪，原本养得红润的一张脸刹那间变得惨白如纸。

静公主一张梨花带泪的面孔在她的眼前放大，身后跟着的小环慌了手脚，耳畔传来静公主慌张地惊呼声：“太子妃姐姐，你可别吓我啊！都是我不好，早知道我就不这样了……我……不是故意想害你这样的！”

……

第四十六章 一波未平，一波…

张嘴欲说些什么，声音微弱的只有自己能听到，默默地在心里叹了口气，莫不是真的要死在这儿？早知道就应该叫童心来的，现在也不至于像这两个人一样慌了手脚，也不知还能支撑多久，只希望快点来个有常识的人。

卯足了劲，虚弱地说：“快……快去……唤御医来！”

小环听了她的话后匆匆忙忙地去叫御医，静公主还在她身旁嚎声大哭，一遍遍地重复“对不起！”，意识渐渐地模糊。感觉有人来了，解开她的衣裳，肩胛出一片凉快，挣扎地想睁开眼，眼皮沉重地抬不起来。

“你们……你们在做什么？”一声暴喝响起。

静公主瞧见南宫墨领着几个人来了，哭哭啼啼地跑到南宫墨面前，说：“裕哥哥在给太子妃姐姐吸毒！”

南宫墨对着身后的御医说：“你们看着办吧！”说完，怒气冲冲地离开。

呵呵！原来自己在他的心中还是抵不过名誉重要，是不是换了婉柔结果就会不一样呢？没想到替自己吸毒的那个人竟会是裕王，意识模糊一片，再也撑不住，晕了过去。

再次醒来，自己躺在温暖的被窝里，四周是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带着几分温馨，没想到又回到翩舞阁。

“快去禀告太子，说太子妃醒了！”花微对着身后的宫女吩咐道，宫女领命跑了出去。

挣扎着起身，只觉得浑身虚软无力。

“你还是好生休息吧！饿不饿？我去厨房给你弄些吃的来！”花微关切地说。

“算了，我不饿！姐姐你去休息吧！”

“那……那好吧！”毕恭毕敬地退出房间。

望着紧闭的房门若有所思，花微一点也不像普通人家的孩子，倒有几分像大户人家的闺女，不知怎地沦落到这步田地？！以后上官婉儿就会知道她所猜的一点也不错。

“你倒是说说看，这孩子到底是谁的？”南宫墨走进房间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脸色极为难看。

第四十七章 一波未平，一波…

不明所以，迷惑地望着他。

“说！孩子是谁的？”如同受伤地野兽般再次吼道。

“什么意思？”不卑不亢地问道，说得好像孩子不是他的一样，好像自己背着他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情，眼神透着不悦。

“是不是裕王的？”

话音刚落，外面响起太监尖细的声音：“皇上驾到！皇后娘娘驾到！”

“参见父皇！母后！”两人不约而同地说，“请恕儿臣衣裳不整，不能行礼！”

“免了吧！”皇上、皇后说。

“什么‘是不是裕王的’？再说些什么呢？”皇上不紧不慢地问。

“没什么！是儿臣在问她身上的玉佩是不是裕王送的？”南宫墨轻巧地将话题转开。

帝后两人一同扫了躺在床榻上的她一眼，皇上不紧不慢地说：“朕跟你母后商量了一下，你这里也没有一个有经验的人照顾，朕看拂儿今日有出了这么大的漏洞，干脆等会儿你就搬到你母后那儿，也好有个人照应！”

想说点什么婉拒，皇上瞪了她一眼，事在必得，不容她有丝毫地反叛。

南宫墨嘴角抽动两下，终究什么都没说出口。

南宫墨被皇上叫走了，说实话，他刚才的话让她如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上官婉儿才刚起身，皇后派人来邀她，不忍拂了她的意思也就去了，皇后连房间都收拾好了，说什么既然来了，就不要走了，方便照应她，也不管她是否愿意，直接将她留在那儿。对于皇后突发其来的热情不明所以，记忆中皇后虽然是笑着应对别人，那样的笑意却未曾抵达眼底，不似现在的热情，却也不好拒绝，只得讪讪笑了应和。

“你是否觉得本宫突如其来的热情有些不明所以？”淡淡地说。

她神色闪烁不已，带着几分慌乱，一份错愕。

……

今天更新了！呵呵！

第四十七章 一波未平，一波…

皇后满意地望着她错愕的神色，微微一笑：“其实你也那么惊讶，本宫也是想抱孙子，晚歌那丫头……本宫担心你也同她一样，毕竟在皇宫不必其他的地方，总是不同的，想必你也清楚吧？”

没有答话，等着皇后继续说。

“你刚才与墨儿在吵些什么？”

对于皇后东一句，西一句的有几分诧异，微笑着应和着：“没什么！”

“既然这样，那就好，你好生休息！本宫先出去了！”

“你听说了吗？”回廊转角处一个刻意压低的声音吸引了上官婉儿的注意力，“太子妃的孩子不是太子的！”

“我老早听小李子说了，还说不许我们私自传谣！”

“不过说起来太子妃也真是个大美人，以前我觉得静公主已经是这个世上最好看的人了，想不出还有什么人能美过她。那日远远地瞧见太子妃，可把我给瞧呆了，才知道世上竟有这样的仙女，把宫里最美的静公主比下去了，我要是个男的，这样的美人我也来抢。”天真的少女语气里满是憧憬。

“你不知道吧！自从太子妃来了，太子就很少般静公主画眉了，你看以前太子天天早上都去给静公主画眉，几年来都不曾变过，现在……”

“是啊！我还听说孩子有可能是裕王的，太子气得肺都炸了，你看现在太子妃天天都呆在皇后的未央殿，都回未央殿！”

“也不一定，听说太子妃对奴才很好，说不定皇后娘娘喜欢她，留着她也不一定！”

“你们难道不知道么？晚妃的孩子好像是太子妃害死的，当时晚妃哭得呼天抢地，那样子真可怜，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太子妃，不知道为什么皇上都没治她的罪。”

听到这里，上官婉儿此刻知道太子的话由何而来，太子不应该是听信小人谗言的，难道……诊脉的御医有问题，他们只是那次媚药那个什么一次，太子会那样问就是御医说得怀孕时间有问题，难怪皇上会问那样的话，现在……那个御医是谁买通的？这么大胆，那晚妃也

是真的怀孕了么？越想越是心惊，转身准备去太子书房，却被接下的话吸引了。

……

第二更！呵呵！

第四十七章 一波未平，一波…

“好像是因为太子妃长得极死去的悦妃吧！我姑母以前是宫里的嬷嬷，她看见太子身边的婉柔说婉柔长得像悦妃，悦妃你们没看过，婉柔你们总看过吧？太子妃长得像婉柔吧？”其他几个宫女听她这样一说都唯唯诺诺地点头。

“不过这话咱们以后还是少说几句，悦妃可不是随便乱谈论的。”刚才说话的宫女又说。

其他几个宫女符合着点头。

啪！一截花枝生生折断，小环跟在声后担忧地望着走在前面的主子。

守候在花榭门口的几个丫头听到声音一回头，看她脸色不霁地站在绿藤掩映的金龙柱旁，吓得一个哆嗦就齐齐跪倒在地，连声磕头道：“娘娘饶命，奴婢们该死！奴婢们该死！”

“刚才是谁说本宫长得像悦妃的？”漫不经心地问。

毫不意外地引起她们战战兢兢，一个个做着低眉顺耳的样子，眼观鼻，鼻观嘴，嘴观心。

“说！”厉声说，不似刚才地漫不经心。

“娘娘饶命啊！奴婢也是听别人说的，娘娘饶命啊！”小丫头不停地磕头，额头上一块红红的，看得她心有不忍，怜悯之心又生。闭上眼，再睁开，眼底一片清明，她知道如果此刻她心软，她就无法知道她想知道的事情了。

慢条斯理地看了她一眼：“听谁说得？”

“她……她……已经死了！”

一双眼睛紧锁在她身上，犀利地眼神看的小丫头身子微微颤抖。

许是猜到她不相信，又慌忙地说：“娘娘，奴婢说得是真的，不敢有半句假话！求求娘娘饶了奴婢吧！”

花月阁。

“娘娘神机妙算，她真的信了！”

“那就好！有好戏看了！”月妃笑的高深莫测。

未央殿。

“娘娘这招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用得真高！”

……

今天第三更了！票票啊！

第四十八章 一波未平，一波…

是该说世界无奇不有，一切都是巧合呢？还是该说她或许真的不是上官鸿的亲身女儿呢？脑袋陷入一片混乱。她现在能理解皇上那晚喂粥是出于什么心态了，无奈地笑笑，这两父子还真有意思，太子把她当成婉柔来看，皇上也是把她当成悦妃了！

“小环，你去把御医叫来！”

“童心，那你去帮我办件事情，等下御医走后，你替我把这封信交给我爹，一定要尽快，必须要亲手交到他手中。”郑重地嘱咐童心，随即又道，“如果我爹问为什么，你就说我只是想知道真相，让她不要想歪！”

“太子妃娘娘一切尚好！”御医恭敬地回答。

“是么？”扬眉，轻轻地问，“御医难道就没有其他的话要说了么？”摆弄着手中的茶杯，瞟了御医一眼。

“下官不明白太子妃娘娘在说什么？”

眼神一冷，如利剑般射向御医：“怎么？难道还要本宫亲口告诉你么？是该说你误诊的好还是欺君罔上的好？”

御医依旧面不改色，说：“下官不明白太子妃娘娘在说什么？还请娘娘明言！”

“本宫昨日出宫，听民间的大夫说，我有将近三个月的身孕，你说你说得是真的还是他说得是真的？”

脸色依旧没有变化，说：“既然能进太医院，医术一定可以，自然是比民间的大夫要好，不信娘娘可以将太医院的所有御医叫来诊脉，看看结果？！”

心中惊奇不已，面上依旧没变化，难道真的是自己猜错了？可是身子是自己的，那次之后没人碰过了，怎么会这样？！还是自己学爷爷那样睿智、犀利的眼神没学出来，火候不到？！

等了半晌，终于，不耐烦地将御医挥退！

她早未央殿的这些日子南宫墨一天都不曾来过，心里有几分不是滋味，有时候睡觉都会觉得身边少了些什么东西，看暗自苦笑，没他在身旁，她竟然有些不习惯了，来习惯真是个可怕的东西！

.....

建的一个群：82882178，欢迎大家加入啊！

第四十八章 一波未平，一波…

又独自去了后山，这次没有往日的轻松，她只希望这次自己能够运气好点碰到易冰，好让她了解自己的真是情况，在皇宫，她能信任的人太少了，屈指可数的几个人！虽然她可以召见易冰的，但是她不想，潜意识里不希望他知道自己的真是身份，总觉得他那样的一个人很特别。

她的运气一向很好，这次也不例外，她心神不宁地蜷缩在那儿，静默地等待他的到来，时间过得越久，她越是难受，难怪别人说等人是最痛苦的事情，现在对她来说简直是煎熬。

秋风袭来，带来阵阵凉意。

本该令人感到舒适的，她却全然没感觉，头埋在双膝间。

“咦？你心情不好？”放荡的戏谑，脸上是桀骜不羁的表情。

“你终于来了？”欢快地叫出声，喜悦之情不言于表。

对上他促狭的神情，她意识到自己高兴得有些过头，怕等下又引得他自恋。

果然，他放荡地说：“怎么样？想本公子我了吧？见到本公子这么兴奋？你哪个宫的？改天我向你主子将你讨来，收你回去做我的小妾，虽然小妾这个名字不好听，不过小妾可都是自己喜欢的人哦！”

他自顾自地说着，没注意到他的话引得她满心喜悦的一张笑脸慢慢塌了下去，笑容一点点地减淡。

“哟？那我还该谢谢你才是啦咯？谢谢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我觉得跟着我家主子我更好，至于你吗？我还真不知道你有什么好的，估计没人愿意嫁给你，所以你才缠着我吧？！”她立刻反驳他，这人就这点不好！不过也正是这一点让她喜欢，没有尊卑之分，不会因为她的身份而有所顾忌。

“本公子可是要才有才，要貌有貌！想嫁给本公子的人多得排成了一条，本公子是看你还有几分姿色，所以才准备将你收入房内！你好歹也要感恩戴德一番才是，看你刚才瞧见我那兴奋的样子，你就不要不好意思不承认，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实属正常！”易冰得意洋洋地说。

……

应该可以加入才对啊！我刚刚试了可以加入的！

今天不太舒服，谅解一下啊！

第四十八章 一波未平，一波…

上官婉儿额头上布满了黑线，这世上果然是无奇不有，厚颜无耻到他这般地步的人难得！脸上绽放恬淡地笑意，柔声道：“是么？那可真是要谢谢易公子啦！既然你已经有家室了还在外面沾花惹草的你不怕你娘子伤心么？你看看你，就你现在这个样子就典型的一个负心汉，谁要是嫁给了你，那个就倒了几辈子的霉。那家的姑娘要是看上你了，准是看上你的钱了，要是真看上你了，那就是眼睛不好使，瞧错了对象！”

一袭话说得易冰一愣一愣的，这丫头，牙还是这么利，半晌他都找不到一句话来反驳。看着他吃瘪，上官婉儿的心情大好，不知不觉中先前的惆怅烟消云散！

“心情好了？”瞧见她心情畅快，他好心地“提醒”道。

上官婉儿一愣，错愕地看着他，他脸上就写着你这么看着我是什么意思？难道刚才你心情很好么？要不是我，你现在还沉浸在刚才的愁苦中无法自拔，难道你现在心情畅快不该谢谢我么？！

真怀疑他是不是有读心术，她才刚刚意识到她的心情欢快不少，他现在马上提醒她，还要收报酬，真是小气的男人！不过也幸亏他提醒，要不然她就快忘了自己来这儿的目的了！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凝视着他，一字一顿说得极为缓慢：“替我把脉吧！”这是她能给他的信任，她现在除了相信他，她已经别无选择。

“你怎么呢？看你的气色也不像有病得样子啊？”说归说，手已经搭上她的手腕，表情瞬转凝重，惊诧地望着她，一本正经地说：“你怎么……怎么会怀孕呢？你难道不知道宫里的规矩么？你这样要是被人发现了可是要杀头的！”

受不了他灼人的视线，她转过身，低垂眼帘，看着地面，故作轻松地缓缓道：“这个我当然知道，所以我才问你啊！到底几个月啦？”说完抬眸直视他，虽然她不想欺骗他，可是她也不知道怎么将一切解释清楚，总不至于跟他说我就是太子妃，是你自己一直都说我是宫女的。

……

我找别人也试了，她都可以加进来，而且没有说要回答什么问题啊！好奇怪啊！

第四十八章 一波未平，一波…

“一个多月！快两个月了！”脸色平静地望着她。

怎么可能，不对的啊！既然都是一个答案，那太子也不应该会说孩子是谁的啊？！

“那……就是……哎呀……就是那个事情之后多久才会怀孕？”小心翼翼地说着，脸不自觉地绯红，宛如熟透的西红柿，“我是说正常情况下要多久才会怀孕？”

“你问这个做什么？不对吗？你难道跟几个男子那个什么啦？”目光紧锁在她的脸上，不愿错过她脸上的任何一个小细节。

“你胡说什么呢？我是那种人么？”不悦地瞪着他，整个男人脑子里都装了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呢？！连这个都被他想出来了，无奈地摇头，有机会她还真像抛开他的脑子来瞧瞧，看看里面是不是浸水啦还是短路啦！

听了她的话，他稍稍松了口气，却还是凝视着她。

“你不用这么看着我，我没别的意思，就是随便问问而已！”说完转身就准备离开的，手腕上一紧，人被拉了回去！

“你想干什么？”没好气地说。

“你想要这个孩子么？有多想要？”心里有几分不是滋味，闷声问道。

“我不知道我有多想要他，但是我想既然他来了这个世界就有他的道理，我是不会轻易放弃他的，我也不会让别人来伤害他，除非我死了！”后面几句话说得异常坚定。

抓着她的手腕不由得松了，他的心一点点地往下沉，他迷茫了，不知道现在到底要怎么做，孩子越大就越危险，现在是靠着药物维持了假象，这个假象势必造成太子断然不会要她，谁都难以容忍孩子不是自己亲身的。皇上那……他要怎么做？！

……

第四十九章 一波未平，一波…

童心回来带来一个她预料之中的消息，她果真不是上官鸿的亲生女儿，照现在的情况看来她多半与悦妃和婉柔有些血缘关系，难怪婉

柔会找上官婉儿报仇，那上官婉儿也同意了，没想到竟然还存在这样的一层关系！

照婉柔所说，她是上官婉儿的侄女，看她们的年纪相差也不算太大，可是婉柔说得话她能相信么？太子查过她的身世，皇上应该也查过，没道理瞧她长得那么想悦妃而无动于衷啊？！

“童心，你去帮我查查看悦妃的身世，还有以前在她身边的丫鬟！记得要小心些，不要引人注意！”附在童心耳边低语道，她委实不知道在翩舞阁内有多少眼线。

“可是小姐的安全？”

“放心吧！我自己会小心的，不会有什么事情的！”

“哟！姐姐不是搬去未央殿与皇后娘娘一起住了么？怎么还往翩舞阁这样的小地方走？反正那未央殿迟早都是你的啦！”晚妃冲着她冷嘲热讽。

她无奈地撇撇嘴，也不想与她争执什么，知道她还对她自己滑胎一事耿耿于怀，她不想解释说自己是被陷害的，是无辜的！她现在没有证据证明她自己的清白，一切口头上的解释显得那么虚浮无力，说不定在晚妃眼里这一切解释都会看成掩饰，会越抹越黑。

见她不答话，晚妃心里一阵懊恼，上前用力推她一把，幸亏站在身后的小环机灵，扶住了，没摔到。

她心下一阵恼怒，她是同情她刚滑胎不久，不与她进行口头上的计较，她倒是得寸进尺，还想推她，怒喝道：“晚妃，你想干什么？”

“我想干什么？姐姐这话问得好笑？难道你一点都不内疚么？你害得我的孩子没啦？自己却坐享其成，自己的孩子好好地呆在肚子里，而且还是个野种？！”晚妃冲着她冷笑。

“你说什么呢？”她脾气是好，她也有她的底线，要是晚妃踩到她的底线，她也不会在顾及她的感受。

第四十九章 一波未平，一波…

“难道不是么？他本来就是个野种，还不知道与哪个男人苟合生的，还想冒充……”晚妃指着她的孩子说，越说越起劲。

“啪！”她扬手一巴掌拍在晚妃的脸上，晚妃的脸上霎时多了五个手指印，这一巴掌的分量上官婉儿自己清楚，她失了控制，用劲全力的一巴掌，落在她脸上的力道不轻。

晚妃手捂在脸上，不可置信地看着她，似乎没料到她会动手打自己。

看着脸上微肿的晚妃她后悔啦，暗自自责：自己怎么就这么激动打起人来了呢？太不应该了，现在上前说对不起也不是，站在那里也不是，一时间竟不知要如何，愣在哪里。她上前说对不起，估计晚妃又会耻笑她，说这说那的，还指不定会做什么攻击性地动作，别人看她那样肯定也会觉得她太做作了！

好一会儿，晚妃才回过神来，怒道：“你敢打我？你个死女人还敢打我？”说罢，上前欲与她纠缠一番。

一道威严的声音响起：“你们准备干什么？”

“儿臣参见父皇！”晚妃、上官婉儿一起向皇上行礼。

“奴婢参见皇上！”“奴婢参见太子妃、晚妃娘娘！”

“说罢！怎么回事？”威严地声音不带丝毫感情，如利剑般的眼神直射向晚妃，要是眼神能杀人，晚妃早就在皇上的眼神里死了千万次了。

晚妃红唇微启，嗫嚅半天吐不出一个字来，她就算在嚣张，也不会傻愣愣地在太岁头上动土。

“回父皇！儿臣来翩舞阁那些东西，正巧遇见晚妹妹，两人一起聊了一会儿！”上官婉儿瞧晚妃那样子是不知道为何答话了，竟然这样干脆自己来说好了。

“既然这样倒是朕误会了，未央殿能缺什么东西？还得让你跑回来拿？以后要是再缺什么东西，就跟皇后说！”不再看晚妃，看她的眼神柔了几分，傻子也能听得出皇上话里的袒护之意。

“谢皇上恩典！也不是什么大东西，是嫁妆的附身符！”脸上绽放如花的笑容，笑意却未传达到眼底。

“儿臣还有要紧事，不打扰皇上，儿臣先行回未央殿。”在事情还没弄清楚之前，她不知道要如何面对皇上，想找个借口溜走。

“既然这样就一道吧！我也正要去未央殿看看皇后！”

第四十九章 一波未平，一波…

“既然这样就一道吧！我也正要去未央殿看看皇后！”

听了他的话，上官婉儿心不在焉地应和，她能说什么？她就是不想与皇上一起才找借口溜的，没料到正中皇上的下怀。

“怎么不想和我一起？”皇上小声地对她说，眼里满是宠溺。

看得上官婉儿一愣，皇上居然用得不是“朕”，而是“我”，身份排在同一条线上，干笑着说：“哪有！喜欢都来不及呢！跟天子在一起沾光啊！”

“是么？那就好！”皇上轻叹了一口气，看着远方说。

不知道皇上与皇后说些什么，她也没兴趣知道，一个人静静地躺在偏殿，脑海中一会儿是自己与婉柔、悦妃三者之间的关系，一会儿又是刚才皇上看她的眼神，说得话，看似平淡无奇地话，却没用“朕”将身份隔开。脑海中乱作一团，一根根丝线缠绕在一起，理都理不清。

想出去透透气，有怕遇见不该遇见的人，呆在屋子里徘徊。

“娘娘，皇上刚才与您说了什么？把人全部支开？”刘公公粗声道。

“没什么，就东扯扯西扯扯，没一句正经话，不知道他到底想干什么！”

“娘娘不怕事情超出自己掌控么？”

“放心吧！暂时还掌控得了，每个人都在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行动，本宫也跟他们一样。”嘴角扬起一抹凄美而妖野地笑意。

“儿臣叩见母后！”月妃巧笑着对皇后说。

“月儿可比咱们家的晚歌聪明多啦，计谋也高许多呢！”皇后把弄着手中的茶杯，轻笑地说。

月妃听了皇后的话，脸色一白，瞬间有恢复正常，讨好道：“还是母后你教育有方，不难以月儿这些小东西怎能入得了母后的眼呢！”

“是么？”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神情端庄。

“是啊！母后是高高在上的日月，月儿不过是珠子，米粒之珠岂敢与日月争辉？”

“知道就好！”

第五十章 一波未平，一波又...

“这么做似乎不妥吧？”月妃刚走，从后面出来一名男子，正是刘公公。

“有什么不妥？她有她的目的，我们有我们的目的，大家有相同的目标，殊途同归，有何不妥？”斜睨了刘公公一眼！

“既是这样，那便再好不过！”刘公公此刻的声音低沉稳重，带着些许暗哑，一点也不像普通内监说话般尖声尖细。

“这些年也真辛苦你了，事情很快就会落定，快熬出头来了！”

“哪里的话，静公主你打算怎么处理？”

“嫁出去，嫁到星辰、桑朔都可以！”

秋日的晚风袭来，带来丝丝寒意，不像夏日的晚风凉爽，上官婉儿躺在床上裹紧被子，躺在床上辗转难眠，毫无睡意。

起身穿上衣服，走了出去，本来只是想随意走走的，却不知自己走了什么地方来了，愈加冷清，却干净地纤尘不染，耳畔传来微弱的说话声。

“你说奇不奇啊？你看墙上画的女子和太子妃是不是很像啊？”

“是啊！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第一次，我远远地瞧见太子和太子妃一起，我还以为是从画中走出来的！”

“照你这样说，皇上和太子不是喜欢同一个女子了么？”

“这话可不能乱说，墙上那女子是悦妃！”

她本无意听他们说话的，听到这个“悦妃”二字，忍不住凑进近。

“我听三公公说悦妃十六年前还生下个女婴，没多久便死了，那个孩子也不知道去哪了，皇上这些年一直在悄悄地找哩！”

她心咯噔一下，十六年，刚好这么巧？躲在阴暗地角落里，偷偷地看那说话地小太监，月光背对他照下来，脸隐藏在阴影中瞧不见样子。

“你别吹了？！咱们还是快打扫卫生吧！也不知这样何时是个头！你看殿前伺候的那些太监多威风呐！”其中一个内监愁苦地说。

第五十章 一波未平，一波又...

马上有人反驳他了：“你知道什么？在这里还好些呢！在殿前伺候着面上是风光，一个不小心掉脑袋都不知道，死都不知道怎么死得！”

听了他的话，她忍不住多瞧了几眼，没想到还有还有内监有这份见识，尽是先前说悦妃生下女婴的男子，藏匿在阴影里瞧不真切面貌。

“你当然这么说，你在前殿伺候嘛！”

听了这话，她觉得很正常，想必那内监有几分头脑，要爬上去倒也容易。后来他们说些无关紧要的话，她自是没了兴趣，悄悄地离开，亦如来时。

她前脚踏出片刻，有个内监立马也跟着匆匆离去。

翌日，霞光满天，看样子是个好天气。

童心带来一个消息：“当年伺候悦妃的丫鬟正是若水！”

听了这个消息，所有答案都呼之欲出，此刻，她反倒平静了，昨晚无意中听到的那些话，她也猜到了些许，直到此刻确认了，心算是狠狠地抽了一下。

太子明知道她是他妹妹，竟还要……如果那次真的是皇后，她又何苦这般逼她？她不相信皇后不会查她的身世，能高居皇后位置不下的人自然不是庸人，她没想过要报仇，她甚至在困恼的时候都未挑唆他们母子之间的关系，她为何还要……

晚妃向皇后请安后，居然来看她，她始料未及，不知所措地愣在原地。错愕地看着一脸笑容地晚妃，不知道她打了什么主意，都说伸手不打笑脸人，她没摆脸色给她看，只是不咸不淡地应答着。

晚妃一脸愧疚地说自己昨日太莽撞了，不该在没证据前血口喷人，什么什么的，她没细细听，只微笑着一遍遍说没关系，让她不要往心里去什么什么的。

临走前晚妃还笑着命宫人准备一大推的补品送来，还亲自熬了银耳莲子羹给她喝，非要看她喝过后才肯离开。

端着碗正准备喝下去，童心说："慢着！"

不知从哪里掏出一根银针，迅速地在银耳莲子羹里一探，银针没变颜色才朝她点点头。

第五十章 一波未平，一波又…

童心的举动显然是触到晚妃的苗头，她耷拉着脸，沉声道："你这护卫倒是忠心的恨呐！"

对着晚妃半讽刺地话，她讪讪一笑，赔礼道："晚妹妹别放心里去！他也不是有意的，只是昨日吃食出了些小叉子，所以……"

晚妃没说什么阴着一张脸走了，对于晚妃的奇怪举动她心中茫然，不知道她又要玩什么把戏，静心对待。她的目的无非是想要打掉这个孩子，她就算不那样做，她自己也会打掉这个孩子，她是现代人，比他们更清楚她与南宫墨之间所作之事背后的真正涵义。

这个孩子是不该存在在世上的！想到这儿不禁黯然泪下。

黄昏时分，残阳似血。

天色渐暗，屋内长了灯，将四处照的皆是一片昏黄，上官婉儿依旧坐在灯下若有所思，看着一点点燃着的灯芯。

腹部却是突然一痛，似血肉猛地被别人撕开一般，手上顿时将桌几上的茶杯打翻，稀里哗啦地落到地上，乱糟糟地散了一地碎片，她不由自主地瘫倒在床上，额上也渗出极细密的汗来，那床上铺着毡子，密密麻麻的贴在脸上，只觉得像是针扎了一般。下体感觉像是有

滚烫的东西沿着双腿汩汩流出，蜷缩着身子瞥了一眼，全是血，在床单上开了一朵妖娆地曼陀罗，像是在嘲笑她一般。

小环听见动静，忙跑了进来，一进屋子便见她神情痛苦至极的倒在床上，有鲜血不断从双腿见流出，顿时一慌，走过去欲扶她。

上官婉儿痛得说不出话来，那痛一阵阵袭来，只如汹涌海浪，要将她活活吞噬，她死死抓着小环的衣袖，几乎用尽全力，却如同游丝般："去……去……赶快……叫……御医！"

额上渗出大颗汗珠来，打湿了鬓角，身上的衫子也皆湿透，整个人只像泡在水里，彻骨的凉意，第一次觉得死亡是那么接近。唇上咬得猩红一片，隐隐的渗出血丝来，童心看着她痛苦的模样，心纠结得生疼，如同活剐般。

怕她咬到自己的舌头，一时找不到东西让她咬着，情急之下伸出左臂只将自己的手递到她口中，她本是痛极，意识渐远，用劲全力咬着。

童心手臂上一般血红色的牙印，皱眉，闷哼一声，手上却未动丝毫，看着她眉心因同纠结在一起，忍不住伸手想要将她抚平，等他意识到自己想法的时候，手已经抚上她的眉心，听见身后一声咳嗽，猛地将手收回。

第五十一章 一波未平，一波…

"感情很好啊？！"身后冷不丁地响起一声说话声。

南宫墨神色复杂地看着眼前的两人，望着床榻上没丝毫血色的女子，心如同被人撕裂般难受，才多久没见，怎地就成了这样啦！

不轻不重地一句话震得童心一个踉跄，腿不自觉地后退一点点，手臂微微颤抖，连行礼都忘记了。

"倒是很怜惜她嘛！"

让是不轻不重地一句话，却能感觉他身上散发着极重的寒气，让人如同置身在千年冰窖中，冷得发颤。

傻子都能感觉到南宫墨隐忍不发的怒气，童心此刻置身水深火热当中，太子的话令他冷到极致，上官婉儿此刻哪有半点意识，只顾着用劲全身的力气咬在童心的手臂上，手臂上传来火辣辣地疼痛刺激着他的每一根神经，她痛苦地动作如灼热的铁般印在他心头。半晌，不卑不亢地回答："主子对奴才有知遇之恩，知恩图报，乃是常理！奴才也只是尽本分，当心主子的安慰，有何不可？"话说得滴水不漏。

太子听了他的话也不生气，似是有所预料一般，眼底深处闪过一抹不易察觉的赞赏，他果然是不会看错人的！

两人僵持着，房间里静得只能听见上官婉儿错乱不堪的喘息声，人不知在何时已经晕了过去，南宫墨看着床单上一滩血迹染成的曼陀罗像是在嘲笑他一般，黝黑的眸子更加深沉。

太医的到来打破两人的僵持。

皇上也领着一大群人风尘仆仆的赶来。

太医是何等人耶，看着架势也知道皇上对此事看得颇为重要，探脉后一个个脸色苍白，眼神相互交流了一圈，都相互摇头。

皇上的脸阴沉的可怕，宛若暴风雨前的昏暗，不耐地盯着他们，若同他们不给出个结果来就要将他们生吞，血溅满地，怒吼道："说啊！到底是怎么回事？"

太子瞧见御医的脸色惨白，料想事情应该很严重，眼中闪过嗜血的光芒，黝黑的眸子更加阴鸷。

第五十一章 一波未平，一波…

"王御医，你是太医院的院使，你来说说看是怎么回事？"皇上暴跳如雷，犀利地眼神紧紧地锁在王御医的身上，身上是掩不住的怒气。他都还没来得及动手，倒有人先按耐不住下手围墙了，要不是易冰的话，他也不会有所犹豫，也不会迟疑，现在可好了，被人捷足先登，竟……

"这……"被点名的御医战战兢兢地站出来，对着皇上吃人的眼神倒抽了一口凉气，有多久没见到皇上生这么大气了，怕是有十几年

了，难道真像传闻一样……

“说啊！吞吞吐吐的干嘛？！”

“回皇上，是中毒了，而且……而且还……”

话未说完，被皇上粗暴地打断：“我不要听病因，孩子保不住朕也不追究了，但是——如果她好不了，你们全太医院的人都要给朕陪葬！”丢下一句话，怒气冲冲地离开了。

窗外天色阴沉，映衬着此刻众人的心情，皇宫也因此蒙上一层暗色，沉重压仰的人喘不过气来。

易冰也来到未央殿，为上官婉儿号脉，手搭在手腕上，脸色愈发难看，凝重，复杂地看着躺在床榻上的女子，她脸色惨白如雪，连唇边都泛白，心中一阵绞痛。暗道：早知道会是如此，当时就不应该听你的话，一时心软，现在……本以为凭着她的聪明应该能躲过，却原来是一场空，到头来险些连她的命都搭上了。

“皇后，你倒是说说看，这事你该做何解释才好？这事情可是在你的未央殿发生的，当初还是你自己提议要将她接到未央殿来的！”皇上冲着皇后怒气冲冲地吼道，声音大得连整个未央殿都要掀翻了。

“这个臣妾也未想到，皇上应该清楚这样做对臣妾可没有半点好处，臣妾也不会傻傻地做这样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皇后一字一顿说得铿锵有力。

“那你倒是说说看，这中毒一事还是发生在你未央殿，你总该有个解释吧！”皇上眼底深处杀意渐浓。

第五十一章 一波未平，一波…

“臣妾自当查明一切，不会让皇上失望的！”皇后不急不缓地说，“倒是皇上自己也要小心身子，可别气坏了才好啊！”一句关心地话带着说不出的生冷。

皇上身子一僵，拂袖，大步走出未央殿。

“她的情况如何？”

“不太乐观！”

话音刚落，脖子上一紧，皇上眸子中要喷出火来，直灼得人化为灰烬，怒喝道：“你不是一向自诩医术高超吗？怎么会没办法呢？说，是不是那药引起的？”皇上积压多年的戾气此刻都暴发出来。

“不……不是！”易冰艰难地说出口。

“朕告诉你，易冰，不要以为你爹是太医院以前的元老，朕就不会把你怎么样！”

“我……话……还没……说……说完，有得救！”

听闻这话，皇上才松开手，如同抓住救命稻草般：“你怎么不早说呢！”

“咳咳！”得到新鲜的空气，易冰不住地深深呼吸，唯恐这新鲜的空气在下一刻又被剥夺了，伴君如伴虎此话一点也不假。

顺畅了一口气，缓缓道：“我已经暂时压住毒性，暂时不会有性命之虞！等过几日我再寻些方子，保证药到病除！”只怕以后会留下病根了，身子骨会更加差！当然这话他没对皇上说，只怕皇上听了刚平复的怒气会更甚。

不过，值得一提的事是这一家子人倒是各个有趣的打紧，外人还未侵犯，一家人斗得其乐融融，这对于某人来说或许是个好时机吧！

皇上这才松了口气，猛地觉得胸口一紧，一阵嗜心般的疼痛在胸口蔓延，呼吸变得沉重，脸色有些苍白！自己这身子骨恐怕时日不多了，他要快些把事情做完。

易冰掏出药丸递到皇上嘴里，眼眸中满是担忧：“皇上，您还好吧？”

“没事！”皇上挥退他，躺在床上休憩。

屋内点燃龙涎香，香烟袅袅，飘渺的烟雾如同仙境，溢满整间屋子，皇上的眼眸阖上，身子不自主地躺在床上。

第五十二章 一波未平，一波…

南宫墨盯着手中的书本，上面印满密密麻麻地字，他现在一个人也看不进去，满脑子都是她痛苦的样子，黝黑冰冷眼眸瞬间变得更加

阴鸷，满满的占满整双眼睛。再次睁开眼睛，又恢复平常冷漠的样子。

“来人，去查查这几日太子妃都去过什么地方，见过些什么人，和哪些人走得近！”

“是！”守在门外的人领命。

夜晚的月很冷，很宁静。

未央殿偏殿。

童心守在上官婉儿的身边，按理来说这样是不合礼的，可是上官婉儿紧紧地抓住童心的手臂，指甲深陷他的手臂中，溢出丝丝血丝，他亦没有丝毫皱眉，不满或怨愤，只是默默地守在身旁。小环在一旁静静地守着，心里带着几分酸味，几分满足，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只要能同时呆在他们身边，受多少苦，她都甘之如殆。

床榻上的女子盖着厚厚的棉被躺着，依然可以看出她是蜷缩着身子，脸色依旧很苍白，满脸恬静，宛如沉睡的婴孩，仿佛之前的痛苦都是不存在的。

秋天的深夜很冷，虽然关着门窗，小环还是打了个小小的喷嚏。

“你也早些休息吧！”

“可是……”

“你放心，这儿我呆着就可以了，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也走不开，你休息好了，明日好照顾小姐！要是小姐醒着也不愿意见你这样。”

“那好吧！”闷闷地回答，悄悄地退出房间，希望明早来的时候小姐已经醒了。

兴许是一整夜神经紧绷着，太累了，童心原本只是休憩一会儿，竟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翌日清晨，外面浓浓地雾气。

皇上要早朝，太子也要早朝。

“拂儿醒了么？”皇后漫不经心地问，脸上微微透着些倦意。

“哦！既是如此，等她醒来马上禀告本宫，下去吧！”

“不去看她？”

“有什么好看的！那只老狐狸肯定觉得我又没安好心，还会说我打扰她休息，这个女儿他可宝贝的要紧！”

第五十二章 一波未平，一波…

“就算他再宝贝，也逃不出她应有的命运！”刘公公在说这话的时候周身满是戾气，眸光似响尾蛇一般的狠毒无情，他所在乎的东西，他要一个个毁掉。

“是啊！真是没想到，十六年前的漏网之鱼我一个都不会放过，婉柔那个傻子明明可以不用死得，竟然还想到要报仇，有那个心思，却没那个能耐！”

“看来，马上又要有一场好戏看了！”

“他知道我在算计他，以为他能算计我，却不知我也是将计就计，反击他！”

上官婉儿悠悠地转醒，迷糊地睁开双眼，惺忪地柔柔眼睛，看见童心放大的面孔，慢慢忆起昨晚的事情，再看看童心手臂上结痂的牙印，手指印，一幕幕如同电影般在脑海中闪过，心生一股愧疚之意。昨晚无意识地咬到东西的力道她知道不小，那时她都没什么意识了，只隐隐约约感觉自己咬到什么东西，她不敢想象有多痛。

看着童心阖着眼，睫毛轻颤，在脸上投下摇曳不定的影，其实他长得也还算可以，难怪小环会喜欢他，不想吵醒他，悄无声息的下床，拿着一床薄毯准备给他盖上。

练武之人的警觉一向高于常人，感觉后背上的动静，几乎出于本能地眼睛还未睁开的他伸手掐住上官婉儿的脖子，身上的杀意顿显。她此刻本就虚弱，现在被他掐住脖子更是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后背冷汗津津，整个后背的衣裳都沁湿了，呼吸困难，满脸憋得通红。

童心陡然睁开双目，看见被自己掐住脖子呼吸困难的小姐，立时松手，身上的杀意瞬间湮灭，宛如从未显现一般。

他一松开手，她迅速的深呼吸，手轻轻地拍着胸口，感觉大量新鲜的空气进入肺腑，如果说昨日她感觉死亡的临近，今日她感觉自己都快到阎王那报告了，要是他再晚一点松开，估计现在在这里的已经是具尸体了。

“小姐……我……我……”童心看着她手中的薄毯心生一股暖意，想到自己刚才痛下杀手，更是羞愧难当，一时竟是不知道说什么话好。

第五十二章 一波未平，一波…

她摆摆手，平息了一下呼吸，缓缓道：“不关你的事情，你的警惕心强，也不失为一件坏事！”对他来说，他警惕心不强也许死得是他自己，他有他的原则，她并不责怪他。

“皇上驾到！”门外响起太监尖细的声音。

她赶紧爬到床上躺着，皇上入内，身后跟着一大群人，南宫墨位列其中，易冰也位列其中，皇上出行永远都是这么隆重，童心自觉地退到一边。

寒暄了一会儿，皇上领着一帮人离开。

南宫墨眼睛微突，眼白不满细微的血丝，脸上隐隐有着一丝倦意，简短地说：“你好好休息！”

看到易冰，她有着说不出的尴尬，一直他都不知道她的真是身份，现在揭开了，以后也不会回去那样无拘无束的样子了！躺在床上低垂眼帘，睫毛微微闪动，如同摇曳不定的烛光，或许昨晚他便知道自己的身份了吧，想到这里，坦然的与他对视，眼底澄澈明亮。

僵持了一会儿，易冰还是履行御医的职责，上前为她号脉，施针，看着一根根细长的银针，想象着要插入自己的肉体中，隐隐有些害怕。

“晚歌，听说那天下午是你送东西给太子妃吃的？”皇后脸上没有笑意，严肃地问道。

“是！但是那些东西都是月妃送来的，说我不应该和太子妃较劲，让我去向她道歉！”晚妃跪在下面战战兢兢地说。

听了晚妃的话，月妃也跪了下来，道：“娘娘明鉴，那些可都是梅嫔给我的，她说那些东西吃了好，我看她懂些医术，才给晚姐姐的！”

“月姐姐说得是事实，那些东西都是我静心准备的，再送给月姐姐之前，并未经他人的手脚！”梅嫔跪下地上极为镇定地回答。

“我也没让他人接手，直接给了晚姐姐！”

“但是我也是直接送到太子妃那儿的，再说了，也不一定就是吃了那些东西引起的，说不定是其他的什么东西呢！”晚妃慌乱地说，带着几分气躁。

“好了，事情我自会查明，你们都暂时留在未央殿，刘公公，去叫人给她们几个安排房间！”皇后不急不缓地说。

第五十三章 一波未平，一波...

夜静悄悄的，未央殿并为因多了三个主子住下而变得热闹，反而比以往更加寂静。

她躺在床上睡不着，小环、童心都被她捏走去睡觉了，她也知道他们昨夜折腾了好久，让他们休息一下也是应该的，反正门外也有守夜的太监。

本想起身的，瞥见门外的黑影，手指紧紧地抓紧柔软的棉被，因为用力过猛指节泛白，黑影进入房间，一点点地像她靠近，借着微弱的月光，她看见黑影手中银光一闪，额头冒着冷汗，她猜到黑影是谁了，只是没想到她会这么大胆，就算是在未央殿——皇后的地盘，也不见得皇后会掩护她，她难道还不明白么?

微弱的灯光印照着晚妃狰狞的一张脸，眼睛没有丝毫焦距，没有一丝神采。

猛地黑晚妃抬手，手中的匕首直刺向躺在床上的她，身子一闪，躲过一劫，迅速的起身离开床榻，向门外跑去，口中不停的呼喊“救

命”，外边一点动静都没有，她用劲全力向门外跑去。晚妃追了过来，截住了她的出路。

晚妃将她逼到角落，才跑了一会儿她已经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知道这是身体还未复原的缘故，心中有着一丝恐慌，这二日一直都在生死边缘徘徊，随手拿着桌几上的花瓶朝晚妃掷去，晚妃不躲不闪，径直朝她逼来，花瓶砸在晚妃脚边，化作一堆细碎的玻璃，在灯光的照耀下，闪耀着七彩光芒。

这一响声惊醒睡在不远处的童心，迅速的起身朝她的住处走来，闻声匆匆赶来的侍卫看到被童心制住的手中拿着匕首的晚妃，太子妃惊慌地站在一旁，手臂上留着鲜血，染红了寝衣。

晚妃被人带走了，小环扶她去床上休息，她呼吸紊乱，急促，躺在床上一夜无眠，闭上双眼，满脑子都是晚妃鬼魅般的身影。

晚妃被收监，皇上皇后审问她，晚妃抵死都不承认，落井下石的人一大堆，早就有不少人看不得晚妃父亲的所作所为，此番看到他的女儿出事，个个都恨不得立马处死晚妃。

第五十三章 一波未平，一波...

听着外面的传言，小环拍手称快，她若有所思，童心亦是如此，两人想得东西有某些异曲同工之处，她没将当时的情况告诉童心，晚妃当时如同鬼附生般，说出来连自己都觉得离谱，更别提别人了！事情太玄了，说出来自己都不相信，鬼神之说，本就是无稽之谈，自己穿越也算是个特例，她说出去别人也会将她视为疯子。

“你在想什么？”

“你觉得晚妃这件事情是不是很凑巧？”

“何以见得？”

“你看晚妃在未央殿放事，晚妃刚被关进未央殿，你差点被杀害，门外的守卫恰巧被迷晕，显然是又是被人特意所为，你看能做到这事的是谁？！”童心如同抛丝般一步步理清其中所在。

她沉默着不说话，让她与南宫墨圆房的是她，要下毒害她的人不知下落，现在要杀她的似乎也是她，一点点都指向她。即使知道她是想她死的人，她依然无法像皇后样买凶杀人，她做不到。爷爷说过，这世上十人至少有九人不是会没来由存心害人的。人人都有心，各有各的缘由，那皇后害她的缘由呢?

沉吟片刻，她缓缓问出一直埋藏在心中许久的事："童心，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神之说吗？"

"信，也不信！"

听了这个答案禁不住多看了他几眼，印象中童心是不苟言笑的，何以说这般似是而非的话，瞧见他一脸的严肃，并不是瞎说，随即故作满不在乎地说："为什么这么说？"

像是下定什么决定似的，缓缓道："我曾听说苗疆有一种巫术让人勾起自己暗藏在深处的欲望，操控别人，被操控的人如同提线木偶，行尸走肉般完全没有自己的意识。小姐是否还记得那晚看到晚妃的情景？"

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然后呢？"

"第二日皇上皇后审问晚妃，她抵死也承认自己做过这样的事情，她说自己进房间就睡着了，翌日自己醒来就被软禁。"

第五十三章 一波未平，一波...

"你是想说晚妃也不过是被人操控的棋子？！"

"是！"坚定的语气，不容置喙。

"那你前面怎么又说是皇后做的？"刚问完之后，脑海中醍醐贯醒般清明，"你是说有两种可能，一是皇后默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合伙，或者根本这个人就是皇后找来的？"

童心点点头，脸上的神色有些沉重。

"还有其他严重的事情么？"

嘴唇动了两下，最终什么都没说，退出房间。

晚风徐徐吹来，带来丝丝寒意，秋渐深，天气愈来愈冷，树上的叶子一点点变黄，枯萎，像丧失生命般垂落。

因为被刺，她门口的守卫增加了一倍，估计现在就是飞只苍蝇进来都会被发现。又这样连续过了几日，事情没有丝毫进展，她也没在出现什么意外，思忖半晌，最终决定去看晚妃。

守门的侍卫见她，笑容可掬地开门，谄媚的意味很浓，如同化不开的墨。见到这一幕，有些明了自己对晚妃的感觉，大抵是因为她对她少了谄媚在里头吧！

“你来看我笑话的是不是？你出去啊！快滚出去！”晚妃一见来人是她，大声嘶喊着，脸上的面容狰狞扭曲，头发乱乱的，身子也瘦了一大圈。

她冷冷一笑，现在她落得此般地步谁还会在听她的，她难道认为她现在这样的情况还有机会出去，她已经是板上钉的肉，成了别人的替死鬼。

“你想不想出去？”

晚妃惊疑不定，看着她，欲看穿她此行的真正目的。

……

第二更！不好意啊！前面不小心给传错了！对不起大家了！

第五十四章 一波未平，一波…

“如果你能让我出去，我爹娘一定会重重的酬谢你，我也会很感激你，不会再和你作对！”

“你难道认为你没被关进来之前和我作对，你能拿到什么好处么？”冷冷地声音不带丝毫感情，将事实的挑明。

晚妃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撇开脸没在说话。

她嘴角露出一丝笑意，缓缓道：“其实呢，我也可以想办法让你出去，你怎么报答我？”

晚妃没说话，眼睛看向窗外。

“既然你没想出去，那就当我没来过好了。”一双眸子紧紧锁在她的脸上，瞧着晚妃的眼眸闪烁，知她是很想出去，顿了顿，又道，“你难道不想知道你那晚是怎么到我的房间的么？你不记得你当时被抓是个怎样的表情，不代表我也不记得，童心也忘记了，当晚可是童心亲手将你捕获。”

“谁知道是不是你陷害我的！”声音越到后面渐渐低下。

明了她已经相信她的话，下面的事情容易多了。

故作无奈地叹气，愁脸道：“啊呀，看来是我自作多情了，或许我本来就不应该来的，说不定晚妹妹你已经喜欢上这阴暗的地方了也不一定，是我自作主张了。”说完，转身，作势欲走。

手腕上一紧，已被晚妃抓住，低眸，瞳孔微缩，盯着自己的手腕上看，晚妃知趣的放手，向前迈出一小步。

“你等等！你真的可以让我出去？”声音透着几分隐忍的期待。

知道这几日已经将她的某些骄傲磨失了几分，不然如何让她愿意听她的话。

“晚妹妹是不相信我么？难道晚妹妹想做别人的替死鬼么？那晚的事情明明你也是被人陷害的，你不想洗冤么？”

“想！你要我做什么？”极为不想说这样的话，却知道身在其中不能由己的道理，此刻自己呆在这个地方便很难有机会在出去，她不会认为月妃会很好地替自己求情，她们平日都有她们之间的协议。她也不会认为太子妃此次前来只想帮她出去这么简单，如果真的只是想救她早在她被抓的第一日就来求情了，显然她也有她的目的。

……

不好意思！前面传错了！现在改了，对不起大家了！

第五十四章 一波未平，一波…

询问了晚妃几个问题，知道她想要的答案方才出来。

走了一段路程，脑袋昏沉沉的，额外的沉重，映入眼帘的东西一个变成两个，走路摇摇晃晃，体力不支，落到一个温暖宽敞地怀抱

中。

醒来已经躺在未央殿偏殿内，身体上或多或少地插着一根根细而长的银针，易冰面色沉重地站在一旁，瞧见她醒来，易冰有条不紊地拔针。

“你……”

“我……”

两人几乎是一起开口的，面带诧异地瞧着对方，又互相沉默。

好一会儿之后他才说：“你难道就不能好好照顾自己么？别人都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你想死了么？”

沉默地低着头，不知道该说什么，总觉得事情有些说不对的地方，他怎么不告诉她自己的病情？！

“我什么病？”自己身子愈来差，连多走会路都会晕倒，她自然是想知道原因的。

“你的病？你还知道关心自己的身体啊？”脸上露出讽刺地笑容，“至于你的病嘛——你的病可就多啦！你要先听哪个？”说完脸上挤出一丝无力地笑容，退出房间。

她气结，这样说了不是等于没说么？！知道他是不想告诉她自己的情况，也明白他不愿意说的话她是没办法让他说的。

“你刚才说什么？”太子惊讶地出声，失了以往地冷静。

“太子殿下当真不管她是死活？如果太子愿意放弃她，现在就可以放之不管了！”

“不管？你不怕皇上怪罪到你的头上？她的病现在可是全全交给你负责了！”

“那太子希望我如何做？还是暂时保全她？”

“竭尽全力彻底治好她！”脱口而出地一句话，没有经过任何思考，凭着心底最初的想法，说出来自己都有些惊奇。

来的人领命出去，南宫墨看着没有久久地站在原地。

“太子可是想好了，真的要救她没？”张航之笑着问道。

第五十五章 一波未平，一波…

南宫墨眸光略微闪动，静一刻，反问道：“先生何处此言？救她有何不可？”

“太子可是对她起了心思变化？”

“先生怎么忽然管起这个来了？”南宫墨闻言大感意外。

“太子若是此刻是花微或者是静公主或者是晚妃，太子此刻会怎么做？”张航之问道。

南宫墨闻言眼神忽地变了，花微，是范勇将军的遗孤，当年皇后为了掌权，找上范将军希望他站在自己的一边，被范将军拒绝了，后来范将军一家被人以谋反的罪名抄家，株连九族。年幼的花微在管家的掩护下捡了一条命，留在管家亲戚家抚养，后来到十多岁的时，养她的那些人去世了，只留下她一人，被人卖到青楼，她抵死不从，眼看着要香消玉损，被他救下，赎了身，带回来。

当婉柔死后，他无意间知道了一些不该自己知道的事情，这将静公主当做一枚玉子，对静公主他既有情，又包含利，十几年的朝夕相处说没一点感情那是骗人的假话，毕竟他在那之前他一直都不曾想过要利用她，一直都将她视为最亲的人保护着。

对于晚妃，他没有投入丝毫感情，有的不过是利用，当初他母后安排自己娶她也不过是为了替他拉拢梁将军，他不像裕王掌握兵权，不像静王得到父皇的宠爱，握有父皇多年暗中驯养的一批人马，这也是为什么他能容忍她的性子。

张航之不等南宫墨说话，又说：“太子应该明白花微与她的不同之处，她或许会爱你，若是只像今日一样——不知道事情的真相或许还能帮你一把，若是有一天真相大白，她会怎么做？还不如就此将她除去，免得日后留下隐患！”

南宫墨又静一刻，缓声道：“学生驽钝，还请先生直言赐教。”

张航之一笑：“太子不是愚钝，而是自己不愿意将事情说出来，但张某既是太子的老师，本就是要替太子谋划大事的，也不怕替太子担

什么。太子，若是仅想要一个女子能心甘情愿为你而死，只需给她莫大的恩惠让她能感恩图报便足够了，就像当初对花微一样——救她一命便可！但你若想要她能死心塌地为你而活，即便吃尽世间万千苦楚也能为了你咬牙活下去，除了让她爱你，没有别的门路。”同样的道理他再次说出，当初也对太子说了一遍。

.....第二更了！有奖励吗?

第五十五章 一波未平，一波…

南宫墨明白张航之所说得虽然有些残忍，但都是事实。当初救花微也不是一时的好心情，而是查清楚花微的真实身份，后来才听先生的话，对她好，让她会死心塌地的爱上他，心甘情愿为他做任何事情，不会有任何怨言。于她，他有时也很巧妙的拨动那根暧昧的弦，让她爱上自己，但她显然和花微不同，他能明白她对他的感觉，也能感觉到她一直都在犹豫，她所在乎的不仅仅只是他，还有其他东西，现在……

“她不是花微，她有自己的思想，若是有一天她要报复于你，凭她的智谋，加上童心，还有心思不定的星辰国皇帝必将成为一大祸害。就好比一把双刃剑，既可以防卫敌人的攻击，也会将自己割伤，主要还是取决于太子如何利用！”

南宫墨没说话，老师说得这些他都懂，可

Chapter_6

是当听到她会死了，还是不自主地去关心，潜意识里就是不希望她因此丧命。

夜凉如水，窗外的风吹动烛光明明灭灭。

她躺在床上，阖着眼，脑袋异常清醒，她在赌，赌那个人会不会来。别人看来她已经安排童心去睡觉了，只有她自己知道童心此刻躲在房间的暗处，一如往常。

听着外面步伐轻巧、整齐有序的脚步声，她的心提到嗓子眼上，皇宫里的人步伐都轻巧无声，以免打扰了主子，也就只有此刻自己静下心，细细聆听才能听到。她既希望那个人能来，又有些怕他来，求生的本人促使她期盼那人的到来，她相信是他下的毒，毒应该是涂在晚妃那次划伤自己的刀上，他不来，她没办法替晚妃洗冤，不喜欢一个人归不喜欢，却也不希望她是被人冤枉而死。又害怕他来，从他嘴里听到这毒没有解药，这样直白的坦言，她还是有些怕的，或许是人的求生本能使然。

等待成了最难熬的东西，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

脚步声渐渐远去，知道那些那些巡查的守卫走开，一道黑影悄悄地靠近她的房间。

.....

第三更了！

第五十五章 一波未平，一波…

黑影蹑手蹑脚地没入房间，从身形可以辨别进来的是个女子，脸上蒙着一层面纱，轻轻地放下手中的托盘，慢慢接近她的床位，童心已按捺不住行动，女子一见房间还有其他的人在内，受惊吓般想要离开。她的一切动作在童心看来依然来不及了，女子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童心生擒，一双眼愤懑地瞪着童心，上官婉儿从被窝里爬出来，衣

裳整齐。女子知道自己中计，更是一脸的愤愤不平，童心粗鲁地扯下她的面纱，是月牙。

她一脸不解地望着月牙，转瞬间恢复平静，没有说话，等着她来说明来意。

看到她的第一瞬间她联想到晚妃，马上意识到自己的想法是错误的，她跟晚妃说好了要帮她证明她的清白，她没道理再叫人害自己，这于她相当不利。

两人就那么对望着，最终还是月牙先败下阵来。

“你到底想怎么样？”声音隐隐透着不安。

她微微一笑，眼里有着几分玩味，怎么就成了她想怎么样了？这话应该是她问的才对啊！

“你……你到底想怎么样？”瞧见她无动于衷，月牙的心更加不安。

“这话应该是我问你吧？”好笑的看着她紧张心虚的模样，“怎么你觉得不是么？半夜三更，躲开巡逻的守卫，端着托盘，来到我房里！”

“我……我……我是送东西来的！”紧张的连自称奴婢都忘了。

“噢？我可没吩咐你送东西来，你是奉谁的命令啊？”不急不缓地引着她的话，她要她心甘情愿地说出来，不要必要的时候不想动用那些武力，太残忍了。

注意到她的用词，不是本宫，是我！心上的警惕一松，瞥见她放松的模样心下一喜。

“说吧！你来这里的目的，如果你不说出来，下场你自己清楚。”

心中警铃大响，不知她怀着什么目的。

……

这样是不是好一点啊？看起来舒服一点啊？

第五十五章 一波未平，一波…

“还不快说出来，难道想要用刑么？还是想要交给皇上处理？听说那些公公可是有很多办法处理不听话的人！”童心忍不住插话，小姐心

地太软了，照这样的速度下去，要浪费很多时间才能得到想要的东西，有时候武力也是个很好的东西。

想到些极为恐惧的东西，月牙脸色惨白，狠狠地看了他们一眼。

“你想要解药？手上这个就是。”说完从怀中掏出一只玉瓶，毕恭毕敬地呈上。

两人交换一下眼神，童心微不可查地点点头。

“你以为你两次为什么都能如此轻易的得逞？”作势漫不经心地看了她一眼，怕是皇后默许的吧！一点也不了解皇后的想法，却也明白皇后想除掉她。

心一紧，面上闪过一抹担忧，孤疑地看着她。猛然跪在地上，用力地磕头，哀求道：“太子妃，救救奴婢吧！奴婢不是有意想害娘娘的！”说完将事情娓娓道来。

月牙还有个弟弟，正是那日被处死的小太监，她本来只是凭着自己在晚妃面前受宠，想护着弟弟，将他调来，找个轻松的活做，哪想，就这样害他不明不白的死了。后来，到了亲人探望的日子没有一个人来看她，找了个机会偷偷溜出去，才知道父母被人害死了，妹妹被人捉去当军妓，路上染病死了，据说是因为他们家的人得罪了皇宫里的贵人。

说完泫然泪下，眸子闪着泪光，她知道太子妃一向心软，会帮她的，她死了没关系，可她还有一个弟弟，她不想他也死了，除了她，她已经没有任何亲人。

听着她的话，她有瞬间恍然，知道这个时代不比他们所在的社会，没钱，没权，人命便草菅，卑贱的如同蝼蚁。

……

不好意思了！今天很多事情，明天加更！

第五十六章 一波未平，一波…

怜悯之心她有，可不代表她就是傻瓜，既然大家要合作就应该拿出该有的诚意来，她这样遮遮掩掩的算什么？！她已经拿出了她的诚

意，她没将她交给皇后，皇上那些人处理，就已经证明了她的诚意。

在现代她真心对待身边的人，相信会有所回报，她真心对待她身边的朋友，她的朋友亦是如此回报她，可是照现在的情况看来，她的那些观念在这个世界根本就行不通，或许真的如童心所说的那般，有的人不会因为你对她好她便会对你感恩戴德，有时候恩威并施才是最好的办法。先给别人一棒子，再塞给她一颗糖，这样她既会知道棒子的疼痛，也能明白糖果的甜蜜，对你也服从。

她不相信，看着眼前的情景她不得不信。冷冷地斜睨着尚跪在地上的月牙，她没叫她起来，她就不能起来。

月牙被她看得头皮发麻，开始时还能硬着头皮直视她的眼神，愈看心里愈发麻得厉害，本来就心虚，此刻更是低眉敛目，看着地面发怔。

“月牙姑娘当真没有其他的话要对本宫说了么？”用着身份来压她，也已经明示她，那样别有深意的眼神，话中隐含着的意思她相信她应该能够明白，倘若她要是连那份心思都没有，她就不会在晚妃身边呆了那么久，也不会如此得到晚妃的信任。要是她再不说实话，她也没必要再同她虚与委蛇下去。

“奴婢愚钝，不明白太子妃说什么！”

“是么？真的不明白么？还是你不想说？”冷冷地纠了她一眼，嘴角噙着一抹冷嘲，还是不愿意说实话呢！以为这样就能瞒天过海么？事情关乎她的性命，她也不得不谨慎了，总不至于连害自己的人都不知道吧。害人之心不可有，放人之心也要弃之么？

灼人的视线异样犀利，久久不语，嘴角还挂着淡淡地嘲弄之意。月牙额头冒出许多细密的小汗珠，后背的衣裳也沁出汗，心里越发难耐，如同煎熬在水深火热中。

第五十六章 一波未平，一波…

“要是太子妃，没有其他的吩咐，奴婢先行告退。”说完，转身欲走，被她叫住。

“真的没什么话要说了么？你难道不想见见尚在人间的亲人了么？还是说你根本就不关心他的死活？”轻若不可闻的话语传入月牙的耳中。

她听力极好的，一字不落的听了进去，脸色微变，身子僵在原地，惊疑不定地望着眼前衣冠整洁的女子，倒吸了一口凉气。

她的脸上还是无所谓的笑容，眼神飘渺地望着窗外的夜空，明月当空，繁星满天。

半晌，才听见她缓缓地问道：“太子妃指的是什么？”语气中带着不易察觉的一丝侥幸，暗暗祈祷不要真的如同太子妃所说的那样。一个人的好是有限的，倘若她要杀别人，别人还对认为她有利用价值，她能苟且偷生一回。倘若她还是执迷不悟，她不会傻傻地认为她还会放了她，况且她的弟弟……

连个眼神都不需要，童心已然明白她要他做什么，飞上屋檐，再下来时手上多了一个人，正是那晚晚妃口中所说得鬼——与她落水被当成替死鬼的小太监长得一模一样的另一个人。

她问晚妃，那晚她究竟看到了什么？发生了些什么事情，晚妃说她遇见鬼，遇见那个被处死的小太监回来向她索命，说只要晚妃杀了她，晚妃就不用死了。一番话，正中她的下怀，但是，心里想得是一回事，要做起来又是另一回事，拿着小太监手中的刀她手颤微微的，最后逃离回到住所，就人事不知。

“你还要说什么？”轻轻地问了一句，神色淡漠。

蓦地，月牙跪下地上，发出一声脆响，扎了她的眼，眼底闪过一抹怜惜，这一下恐怕不轻，蹙眉，终究还是没办法狠下心肠。

闭眼，再睁开，眼底一片清明，漫不经心道：“月牙，你还有什么话说？”轻轻地语气，如同巨石压在月牙的心头。在两个弟弟进宫之前她答应父母好生照顾弟弟，结果一个死了，只剩下一个，难道要她眼睁睁地看着他也死了么？！

第五十六章 一波未平，一波…

“主子，饶命，奴婢什么都说！”

月牙父母原本是苗疆的人，她也在苗疆生活几年，后来为了族长的位置，父亲的弟弟要杀他，他不愿意与师弟结仇，对族长的位置也不在乎。老族长对他有救命之恩，又是他的师傅，师弟还是师傅的亲身儿子，所以，他带着一家人逃了，在离京城不远的村庄安居。原本一家人幸幸福福地生活，因为母亲突入即来的生病打破，她被卖到梁府当丫鬟，凭着自己的聪明得到晚歌的信任。

随着晚歌陪嫁到皇宫，看见弟弟，知道弟弟是为了帮家里补缺生活用品，挣银子，其中一个弟弟过得并不舒坦，便在晚月阁替他寻了份不用日日面对主子的轻松差事。没想到，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死。

轻不可闻地叹了口气。

“虽然我很同情你们家的遭遇，但是你要害我却是不争的事实，还有你给我的那瓶药就真的是解药么？要不让你弟弟也来试试，如何？”轻轻地说着，童心搁在月牙面前，拧着他的下颚骨，张开他的嘴，她作势欲强行喂到他口中。

小太监一脸愤恨，张嘴说不出一句话来。

“不要，求求太子妃饶了奴婢的弟弟吧！他什么都不知道，都是奴婢一人做的，与他无关，求太子妃不要波及无辜。”

“就算我不杀他，他也还是会被人害死的。”冷冷地声音不带丝毫情感，“你难道以为你只要毒死了我，便可以保他的平安了么？”

月牙面色惨白，不停地磕头求饶，小太监愤懑地望着她，看着月牙眼里满是心疼。物极必反，做的这个份上便好了，再往下，可就逼急了。

“起来吧！”

她起来，从怀中掏出一个做工精细的瓶子，恭敬地递到她面前，说：“这才是真正的解药，太子妃若是不相信可以让奴婢的弟弟先服下。”

童心没好气地接过她手中的瓶子，放在鼻子旁边闻闻，才递到她面前，朝她点点头。

.....加更！

第五十七章 一波未平，一波…

“还有事情？”

踯躅一会，放才缓缓道：“请太子妃娘娘放了奴婢的弟弟。”

“放了他么？”意有所指地看了看月牙，轻轻地说，“可以！不过——”声音脱得老长，半天都不接着说下面的话，吊足了众人的胃口。

月牙心头的弦崩得紧紧的，唯恐她又有其他的变化。小太监也看了她，等待着她的吩咐，反正不能为弟弟报仇，他死不足惜！原本两张一样的脸，相互看着如同明镜一般，突然缺失，任谁都会心生怨念。原本那招借刀杀人的计谋高超的很，只可惜自己的计划百密一疏，终究被人识破。

“我问你晚妃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被人滑胎的？你总该好好的对我说说看吧！”慢条斯理地问，解药捏在衣袖里，童心虽然点头，但是这么轻易地拿到解药让她有种不真实的感觉。

月牙一听这话，继而又跪在地上，咬着红唇，缓缓道：“奴婢真的不知道，那锦囊一直在奴婢手中，一直都不曾离开，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是么？不知道？”声音更轻，带着几分飘渺，恍若隔世。月光透过窗户照射在身上，为她身上镀上一层银光，身子如同幽灵一般透明。

放了月牙姐弟二人，阖着眼，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满身疲倦的身子在床上进入浅睡状态，迎来一波又一波的梦境，在梦里她不停地跑，不停地跑，满身地疲倦，却无法停下。

日上三竿。

挣扎着起身，反正不管她怎么睡，都不会有人来吵她，皇上皇后免了她的规矩，她也乐此不彼。去跟皇后说声，她实在不想在住在未

央殿，还是觉得在翩舞阁自在。

皇后瞧见她来，高兴地拉着她的手寒暄一番。

她笑吟吟地应对，开始明白婉柔那样地笑容是从何而来的。

“母后，晚妃的事情打算如何处置？”皇后说道晚妃，她顺带着问了一句。

.....

第三更！

第五十七章 一波未平，一波…

“怎么问本宫如何处置呢？拂儿要是愿意，她就算是死了，也不会有人敢说半句。”皇后娘娘脸上还是一如往常亲切地笑容，看在她眼里却是说不出的狰狞。

故作不明所以地问：“儿臣驽钝，不明白母后这话是如何说来的？”话挑得如此明白，看来她必是知道了自己的身世，脑海的思路如何被人抛了一颗石子，指明了前路地方向。

陡然明白皇后为何要置她于死地，可是她为何要对她下药？他们有夫妻之实不是更加不堪么？还是她一开始就算计好了，借此除掉晚妃，嫁祸到她头上，欲至她于死地，挑起皇上与梁将军的不和。想着想着，背后直冒冷汗。晚妃是她亲侄女，她怎么下得了手，眼角的余光免不了多纠了皇后几眼。

“是么？驽钝？本宫看了倒是不像，本宫倒是觉得拂儿蕙质兰心，怎么会不明白本宫的意思呢？”

她但笑不语，等着她说。

“本宫不管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但是有句话本宫还是要对你说，在皇宫有的事情还是不知道的好，知道多了未必就是好事，不知道也未必不好！况且为了不该管的事情赔上自己就更加不值得了。”皇后很“好心”地提醒道，要是她真的不知道那些事情是谁做的，她就更加不必理会她了，弱者是不配留在世上。

“谢母后提醒！儿臣还有其他的事情，先行告退！”

“恩！那你好生照顾自己，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你身子刚刚恢复些，要好好照顾自己！”

“谢母后关心，拂儿告退！”

说罢，朝皇后福身，头也不回地出未央殿。

是提醒她不要管晚妃的事情么？难道她又要看着一条无辜的生命消失？为别人牺牲自己确实是物超所值，更何况是个自己不放在心上的人？！带着几分迷茫回到久违的翩舞阁。

“太子驾到！”门外响起太监尖细的声音。

第五十七章 一波未平，一波...

这会儿，她不得不感叹太子的消息的灵通，好积极，她前脚到，他后脚跟来。

“参见太子！”

抬头，瞧见太子憔悴了，瘦了些许，看来他也很忙，要说么？！梁将军是晚妃的亲身父亲，晚妃死了，矛头直指自己，他会站在那边？到时候梁将军还会帮他么？还是倒戈相向？心里乱成一团麻纱，剪不断，理还乱。

“起来吧！看你没事，我也就放心了，怎么不多在母后那呆会？”

“太子不希望我回来？”眨着一双眼睛故作好奇地问，如同那日发生的不愉快、不信任根本不曾存在！

咧着唇，露出一抹不易察觉的浅笑，目光灼灼地望着她一双剪剪如秋水般的美眸。

最终还是她先受不了这样暧昧的气氛，羞红着一张脸低头，暗自轻轻叹了口气，为何还是受不了这样的气氛？明明都不已经发生……还是会害羞！

南宫墨好笑地看着她，瞬间，眼里闪现几分满足，随即恢复正常，速度快得让人误以为是错觉。

她抬头，眼底一片清明，闪亮的一双眼睛恍若星辰，神色如常，小心翼翼地试探道：“太子不去看看晚妹妹？！”说完，故作天真的扑

闪着一双眼眸，如同小鹿般清澈的眼睛。

上前拥着她，头挂在她肩头，温润地声音在耳畔响起："你是希望我去还是不去？"她身子僵硬，有几分甜蜜，几分不适，眸子闪过一丝错愕。

"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那你想说真话还是假话？"

呃？她刚刚问他的，结果问题又回到自己手上，在心里计较一番，缓缓道："希望你去，又希望你不要去。"

"是么？"温热的气息吐在她的耳边，痒痒的，脸刷地一下红到耳根子。

平复一下心头痒痒，暖暖的感觉，一字一句地说："我喜欢你，所以希望你不要去！"这是实话，只是太不应该了，不过她还是决定说出来，与其埋在心头让它挥之不去，还不如说出来，说出来心里就舒服了，反正她已经想好了以后的出路。

南宫墨听了她的话，一股暖流流过心头，温暖了他长期冰冷的一颗心。

顿了顿，她又道："不管怎么说，她终究与你是夫妻，跟了你多年，你应该去看看她。"这也是实话，只不过两者的出发点不同。眼眸低垂，眸子闪过一抹忧伤，亮光照在睫毛上，若隐若现的亮光，漂亮得不真实。

"告诉我，你到底想说什么？"温热的气息随着嘴唇的一张一合在耳畔，饶得她心里痒痒的，脸变成酱紫色。

"你要不要救她啊？"不喜欢过于暧昧的气氛，免定心神，说出憋在心里的话。

……

这一张的字数是不是比较多？呵呵！

第五十八章 树欲静，而风不…

被拥在怀中的她看不到南宫墨在听到这句话后黑眸变得深沉，转瞬即逝。

“你想做什么？这算后宫的事情，后宫归母后掌管！”

“母后？其他的人都不能插手么？”

“不是不能，若非有绝对的把握没人愿意插手。”

“这样啊！太子难道不觉得那晚晚妃的表情异于平常么？我那花瓶砸她，她都没丝毫估计，落在她脚边，她没有丝毫停留，仿佛身子不是自己的一般，眼神空洞无神，如同鬼魅。”

“我想我知道你要我如何做了！”

门外传来轻微而急促的脚步声，来得应该是练武之人，南宫墨眼神一闪，“你好好休息，别累着了！”说罢，转身出了房间。

“一切如太子所料的。”

“不着痕迹的让她知道！”

“太子这是何必？！太子可以不找痕迹的点醒她啊？”展应天唇瓣上扬，整张脸看起来的带着异样的几分邪魅。

“都不必这样做，说不定等她静下心来好好想想，她自己就会想到了。”张航之笑着说。

“先生来了！”

“你不是夸她聪明么？！”张航之不以为意的说。

原本说话的两人静默不语。

“东西是你换的？”月牙质问弟弟。

小太监丝毫不在意，道：“姐姐难道希望我们家人都枉死么？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没做过，就不明不白的死了，姐姐难道心里没有其他的想法么？”

小太监的眼神埋藏着露骨的恨意，月牙轻轻摇头，过往的时光真的再也回不来了。

“我……”

童心静静地守在一旁，眉头微皱，不仔细观察是看不出来，一动不动如同一尊雕像。

“你有心事啊？”

“没有！”

“没有？”挑眉，斜睨着他，心事那么重还好意思说没有，故作无奈的摇头，重重地叹了口气。

“小姐有什么烦心的事？”小环清脆的声音响起。

……

第五十八章 树欲静，而风不…

“是啊！我推心置腹的人有事隐瞒我，当着我的面还说假话，你说我能不叹气么？”说完别有深意的扫了眼站在一旁一动不动的童心。

“哦！”小环频频点头，眸光锁定童心。

“小姐真的相信月牙姐弟二人？”憋在心头一天的话此刻终于说出来了。

“你心里有答案还来问我！”

她也不太相信月牙姐弟，月牙的话或许还有几分信任度，那小太监的话根本没一句可以相信的。犹记得小太监被抓来初时没有一份惧意，知道被她抓了，眼底深处还埋藏着喜悦之心，隐隐含着几分了然。试问被陌生人带到陌生的地方谁会没有惧意？那只有一种可能——他事先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

“他应该是帮皇后做事的人！”缓缓道出心里的答案。

“那小姐为何还要相信他？”童心在听到她的话后眉头皱得更深，一向喜怒不言语色的他此刻正彰显他的心情，似乎只有更她们几个熟悉的人在一起他才难得的流露出几分心事。

这边正在进行激烈的谈论，相隔不太远的地方还有一群人也在谋算。

“殿下既然要做戏，何不在认真些，直接找到解药给她岂不更好？”张飞一直在一旁听着不解地问道。

“张飞你要多久才能变得聪明些？太子是不忍心看着她在被人陷害受伤，所以才想办法让她自己知道，明白她此刻的危险。”展应天话音刚落感觉到两股视线直射向他，一股冷的令人发颤，似乎能将人冻结成冰，另一股视线怒火滔滔，灼热的要将人焚烧殆尽，如同置身水深火热中。

展应天讪笑两声，知趣的闭嘴，幸好他是从小跟着太子长大，否则……

“殿下不要有妇人之仁才好，要谨记自己的任务！”张航之笑道，笑容却是不达眼底的。

“学生谨遵老师教诲！”南宫墨恭敬地说。

“做戏可以，就是不要陷入戏中！”

第五十八章 树欲静，而风不…

上官婉儿冷笑着说：“还记得那次媚药的事吧？是皇后叫人做的，那小太监也不过是颗棋子，想要替自己兄弟报仇，又想着讨好主子，皇后以利诱之，他替皇后做事！”

东宫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探讨时，另一个角落中也有两人小声的说话。

“你难道不怕到时候晚妃娘娘出来了不放过你么？”月牙蹙眉对着比自己的弟弟说。

“怕？”他像是听到天大的笑话般，冷嗤，“姐姐难道以为她还会有命出来么？姐姐难道不觉得弟弟死得很冤枉么？她明明可以保全弟弟的，却不愿意开口求太子殿下！就算救不了他的命也可以保全尸首吧”

“你以为她现在还和原来一样风光么？宫里有几个人不是趋炎附势之人，更何况现在太子妃的风头盖过东宫的任何一个妃子！”月牙声音透着一丝悲凉，对晚妃说没一点感情那是假话，毕竟还是跟了她多年的人。

“我看姐姐是吃里扒外才是，晚妃有什么好的，你如此为她着想？！”他嘴角嘲弄得更厉害。

“我……”月牙还想说些什么，被他粗暴的打乱。

“好了，姐姐，咱们以后还是小心些，少见点面，我还有事，先走了。”说完，不理会姐姐，径直离开。

月牙望着渐行渐远的背影叹了口气，终究还是无法回来的，锦囊是离开过她的手，只是被弟弟拿去看了会，她当时并没有多想。太子妃所说的是实话，那么调换里面东西的人只有可能是她的弟弟，晚妃的孩子怕也是因为她弟弟……

“小姐凭什么断定他们不是一伙的？他们可是姐弟关系。”

“姐弟关系？”听着小环近乎天真的话，她摇头，月牙被卖到梁府有多少年了？他们有多少年没见了？姐弟情深也会随着时间淡化的。只是这些话她还是无法对小环说出口，她还不想磨灭小环身上那些不该属于深宫的情感。

难道要告诉她月牙的弟弟也只是利用月牙？皇后不过是利用他们的心里的某些东西诱惑他？到时候事情落下帷幕皇后真的就会放过他么？怕也不过是具尸体罢了。

第五十九章 树欲静，而风不…

“是不是觉得很奇怪？怎么又会见到我？”婉柔脸上绽放着甜甜的笑容。

“没有！”冷淡地回答，不咸不淡，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只有自己知道她此刻心中的警惕有多高，她相信婉柔出现从来都不是没事找她，肯定又有事情要发生。对她，她要提着十二分的精神，总觉得婉柔很难应付，偏偏她现在极为缺乏精力来应付。

婉柔没说话，脸上是一贯恬美的笑容。

她不说话，她也很配合的保持缄默，总归不该是她先说话的。

婉柔抬眼望她一望，秋水含波，却总觉得有些凉意。

“妹妹还真是小心眼，丁点大的事情也要一直记恨着么？”婉柔掩嘴轻笑，一举手一投足间都是如此优雅端庄，如此吸引别人眼球。

她来了如此虚情假意的一套，她亦是笑吟吟地配合着：“姐姐这是哪的话，哪有妹妹同姐姐有隔夜仇来着？姐姐心也太瞧不起我了！”矫情地嗔怪着。

“妹妹我看你还是小心些，不要以为自己聪明，仗着太子宠你就为所欲为，不知天高地厚，到时吃亏的终究是自己。有些事情不是你能控制的，参与进去容易，想要全身抽离开来却不容易！”婉柔敛了脸上的笑容，正色道。

隐隐间觉得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却又是摸不着头绪，心里乱成一团。

她是想着要全身抽离，悄悄来，悄悄地走，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反正这件事情一结束她就准备离开皇宫了，也同皇上说好了，想必她也是希望自己这般做的吧！她这般说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想要说什么？”按捺不住心头的烦躁之意问道，终究还是自己先沉不住气。

婉柔不由嘴角浮出一丝浅笑，她终是忍不住了。

然后眼前的人嘴唇张合，她什么也听不见，明明就在眼前伸手就能抓住，她却怎么也够不着，一股恐慌席上心头，婉柔的身子愈来愈淡，飘散开去。

第五十九章 树欲静，而风不…

“啊！”地一声从床上惊醒，胸口不停地喘息着，久久不能平复，心里琢磨着婉柔刚才想要说得话是什么，话说了一半就没了内容，最不喜欢的便是如此。

“你没事吧？”南宫墨伸手轻柔地为她拭去额间细小的汗珠，“做噩梦了？”

她胸口起伏不定，不发一语。

半晌，方才疑惑道：“你怎么在这？”

南宫墨似笑非笑地看着她：“这是我的房间啊！”

“你的？”这才注意到四周都很陌生，不再是自己所熟悉的翩舞阁，歉意的一笑，却是怎么也想不起自己如何睡这来了。

似是知道她心中所想，南宫墨好笑地看着她，脸上绽出抚慰的笑意，轻轻点头：“好了，别想了，现在很晚了，好生休息吧！明日还要一同去拜见母后，你忘了晚妃的事了么？”

他是难得笑得人，此刻脸上的笑意如正午日光晕开，哪怕有浮云一时蔽日，终碍不着他光芒万丈，她瞧着脸上微微发热，带着几分不自然，随口岔开话题。

“吵到太子睡觉了！”声音带着几分歉意，现在真的太晚了。

“不碍事！好好休息！”

“恩！”心不在焉的点头，躺在床上睁着眼睛。

“还不睡？”伸手抚上她的眼，遮住她的视线。

她无奈地闭上眼睛，感觉到她闭上眼，南宫墨的手才放开，瞧她闭上眼睛方才缓缓带着几分倦意地睡去。这几日他也实在太累了，一方面要进行他的计划，一方面要看顾着她。不久，耳畔传来细微的鼾声，他没瞧见在他睡去后，她再次睁开双眸，眸子闪过一抹忧愁。明日到底还要不要去?

看着天空泛着鱼肚白，一点点地亮堂起来，心里愈发沉重，细细地琢磨着婉柔的话，她到底意欲何为？总有总感觉与其相信她还不如相信皇帝来的快些，她定了黑眼圈从床上爬起。而原本应该躺在身旁的南宫墨早已去上早朝，还特意吩咐宫女不要吵醒她，听了那样的话心里暖暖的！

第五十九章 树欲静，而风不...

尽管是这样，她还是在南宫墨走后不久爬起来，心里有事怎么也睡不着，眼里泛着血丝。

“小姐昨晚没睡好？”小环关心地问道。

眼睛看向遥远的天外，再过不久她就可以出去了，她与皇上达成协议，做完这件事，皇上放他们出宫。想到这里，脸上漾起一抹暖暖

地笑意，眉眼中笑意随即绽开，如雨后的一缕阳光划破层层的乌云，是天地唯一的光华。

小环看得发怔，小姐不管何时都那么漂亮，带着独有的气质吸引别人来关注她，迷上她，连一向冷漠的太子都对她侧目观之。想到此，眼底有片刻的黯然。随即释然一笑，道："小姐想什么事情这般高兴？"

"你想离开皇宫么？"

"离开？可以么？"

"那你想不想啊？"

"当然想啊！在皇宫做事要处处留心，还要当心一个不小心落人口舌，连呼吸都要小心翼翼，谁会喜欢啊……"小环喋喋不休地述说着皇宫的不好！

听着小环的述说她莞尔一笑，摇摇头。

"小姐，我说得可是事实！"小环跺跺脚。

"好！好！好！可是我也没说你说得不是事实啊？"淘气地看着她，捉弄之心大起。

"哎呀，小姐！"两人在房间打闹做一团，满屋的欢笑声关不住，溢出房间外面，南宫墨远远地听见屋内的欢笑声，黝黑的眸子里浮现一丝微不可查的笑意。

屋内的两人在闹腾着，全然不曾察觉南宫墨的到来，小环一个不留神撞在南宫墨身上，揉着发疼的鼻子，不满地抱怨道："怎么突然停下也不说声啊？"

南宫墨身后跟着的人大吸了口凉气，暗自替这小丫头捏了把冷汗，撞到太子不道歉也就算了，竟然还抱怨到太子头上的宫女还是第一次，也不知等下等着她的会是什么。

她寻声朝后看了眼，蹙眉，脸色一白，讪笑着，一时间竟忘了要如何做。

小环此刻也发觉不对的地方，憋了眼下面绣着金边的黑靴，慌张地跪了下去，焦急地声音透着强烈地不安："太子饶命，奴婢刚才不是有意冒犯您的！"

她也跪下来求情："太子恕罪，是拂儿一时玩心大起，逼着小环玩得，太子要怪怪拂儿好了！"

"都起身吧！等下去见母后！"南宫墨丢下一句话转身出了房间。

第六十章 树欲静，而风不止…

易冰打着号脉的口号步入房间，神情隐隐地透着几分凝重。

奇怪地望着他，带着几分不解，她身子早好了，此刻他来号脉，是把得什么脉，却也是笑吟吟地看着他。

"还笑？"易冰冷冷地嘲弄地，脸上是赤裸裸地讽刺，"也对，现在不多笑一会儿，省的以后没机会笑了。"

两句话说得她如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辨不清东西南北，这是哪跟哪啊！脾气再好也因为他的这两句话皱眉，却也明了他不是喜欢冷嘲热讽的人，若非有事，他也不会这般不说话。淡淡地问道："你想说什么？"隐隐地夹杂着一份急切。

"我问你，你是不是准备去救晚妃？"

思忖片刻，再点头。

"这关你什么事？值得你操这份心？有时间好好观察观察身边的人，免得自己怎么死得都不知道，白白地丢了条命，做了个冤死鬼。"易冰没好气地说，胸口起伏不定，透着怒意。真不明白这女人是真傻还是假傻，跟自己水火不相容的人也救，也不怕自己好心救了只白眼狼。

"我……"嘴唇张合，风随着嘴唇的动作灌入口中，带来丝丝冷意，吹散了一个个字节，到嘴边的话随风飘散，没吐出一个字来。

见她一副淡然不关己的样子，他怒意更甚，带着几分无奈，皇帝不急太监急，她都不着急，愈发显得自己着急得可笑。本就与他无关的，他这是操得那那份心呐，终究没说什么，无奈地走出房间。

漠然地望着渐行渐远地背影，没有犹来的蒙上一层薄薄地阴影，面无表情地坐在原来地位置任由着小环梳妆打扮。

小环孤疑地看了眼门口的方向，若有所思地看着眼心不在焉地小姐，手下的力道一个不准，没把握好，扯得她龇牙咧嘴地一阵叫疼，拉回了她的思绪。

透过铜镜的反射瞧见小环的表情，淡淡地应了一句："等事情结束之后在告诉你！"

第六十章 树欲静，而风不止…

她与南宫墨携手走了一段，他的手掌暖暖的，温暖了她冰凉地手心，手掌上的疤痕磨砂着她细腻地肤，微微的刺痒。凝着手上地疤痕，蓦地生出一种别样的疼惜，心里酸酸的。

脚步落在地面传来细微窸窣地响声，轻轻地，霎是好听，两人都是很有默契地没说话，与身后侍从的距离愈来愈远，低着头，望着两人相连在一起的手，倏地想到古书上说"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之偕老。"可惜的是他们两人能走得路终究只是那么点长，短的如同翩舞阁到未央殿的距离，今日这一去，有的东西也会跟着变化……

身后传来一簇急促的脚步声，不知说了些什么，张飞急急忙忙地跑到南宫墨到跟前，踯躅地望了她一眼，蹙眉眉头，凑在南宫墨耳边说了几句。南宫墨的脸色微变，黝黑地眸子深得如同黑暗地幽冥鬼蜮，自然而然地透出一股冷冽的气息。

"有事的话，你先离开吧！我自己去好了！"浅浅地笑着说，神色淡漠，无喜无怒。

来得还真是时候，她刚才的想法被人生生打断，或许一切就如同那个想法一般吧！藕断丝连，于她以后的生活来说是痛苦的，他会成为高高在上的皇帝，拥有后宫佳丽三千；她会成为平凡地小市民，淹没在人群中，一个眨眼的瞬间瞧不见身影。

"可是……"

“去吧！”说完，抽出被握着的洋葱般的手，径直转身，离开。动作一气呵成，没有留给他和她丝毫的转圜之地。

南宫墨望着渐渐远去地身影直到消失不见也未曾移开半步角，总觉得她会离他越来越远，张飞默然地望着主子的一切，心里默默地叹了口气。

皇后高坐上方，一如往常的雍容华贵，脸上是柔和的笑意。

“参见母后！”俯身作势要跪下去，皇后上前虚浮了她一把，笑眯眯地看着她，柔声道：“这里又没什么外人，都是自家人何需见外？！况且你身子还没好，要管这些虚礼做什么？”一袭话说得格外体谅人。

第六十章 树欲静，而风不止...

她盈盈一笑，说：“无规矩不成方圆，该遵守的规矩还是遵守得好，若是传出拂儿不守规矩岂不辱没了南宫家，也辱没了自己。”

“你这孩子真是.....”皇后亲切地抚摸着她的脑袋，“罢了，也好，懂规矩对你将来也甚好，你可是桑朔国未来的皇后，一切都要大方得体才是！”

她但笑不语，能说什么，别人眼里这些都是事实，只有她自己明白她不曾想过要当皇后，很快很快就要离开了。

“母后，还记得晚妹妹被抓的那晚么？母后不觉得晚妹妹的行为很是奇怪么？”一边喝茶，眼角的余光凝视着皇后的神色，恨不得一双眼睛都贴上去。

“是么？拂儿忘了么？那晚晚儿是在被抓住之后本宫才赶去的！”“唉！”皇后重重地叹了口气，非常惋惜地说了句，“晚歌那孩子平日骄纵贯了，可本宫怎么也没想到她竟会糊涂到那般地步，做出伤人的事来！”

一时间她竟有几分分不清皇后此刻的心思，不明了她脸上此刻的表情是真心流露地多，还是做戏的成分居多。

却了安慰着道：“儿臣想晚妹妹也不过是一时糊涂，才做出那等傻事，想必经过这么长的时间她应该能明了自己的错误，古人不是常

说‘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吗？晚妹妹必是想清楚自己的错误了。”

“但愿如此，希望她以后能张个教训！”说完，又是一阵感叹。

她也是言不由衷的赔笑，思绪飘飞，愁云满布，照皇后的意思来看，似乎暂时还没有放晚妃的意思，也不知道要推脱几日。皇家的关系就是错综复杂，没有丝毫信任可言，愈发怀念平淡的日子。

“那母后准备什么时候放了晚妹妹？”故作漫不经心地随口问了句。

皇后看她的眼神逐渐变深,脸上的笑容在风中摇摆，虚渺的不真实，让人瞧不真切。声音幽幽地道了句：“拂儿倒是大度，那等人竟然也能替她求情，还真是颇有大家闺秀的风范，日后定能母仪天下，成了一代明后！”嘴角挂着一抹淡淡地笑意，透着别样的森冷。

第六十一章 树欲静，而风不...

“拂儿希望本宫放了晚歌么？！”皇后说完，重重地叹了口气，哀怨道，“唉！你是不知道，这后宫虽然是本宫在做主，可是此事也算件大事，倘若处理不当，会引起你父皇的不满，还以为你在这儿受委屈了。”皇后东一句，西一句的说着，眼角的余光瞟着她。

“多谢母后的关心！拂儿只是不想让真正的凶手逍遥快活，晚妹妹做替死鬼罢了！”

“哦？此话怎讲？莫不是拂儿疑心有它？”

“只是觉得那晚晚妹妹神色呆滞，形容鬼魅，如同被操作的木偶！”

皇后听了此话，声音陡然一重：“拂儿，你可知宫中最忌讳的便是鬼神之说，你此番所谓何意？”目光冷冽如剑，身上隐藏的威严之逝毫无保留的散发出来。

她心中一沉，暗自后悔自己刚才所说的话，皇后对晚妃的态度本就不够明了，她一时冲动，竟也忘了皇宫最忌讳的便是鬼神之说，况且这样无凭无据的说法能让几人信服。

低垂眼睑，做出一副虚心认错的样子，楚楚可怜地哀求道：“母后恕罪，儿臣一时口不择言！”作势忘地上跪去，皇后也未加阻止，拨弄着手中的茶杯，呷了以小口，方才缓缓道：“也罢！本宫也不想隐瞒你，这事本就是皇上在做主，没皇上的默许，本宫也不好私自放人。不过——”话锋一转，半晌没有下文，调足了她的胃口。

一番话把事情推脱到皇上头上，却也没再说让她起身，初冬的地面凉意甚重，地板的凉意穿透衣裙透到膝盖骨上，直冷进心里。

“罢了，你先起来吧！本宫自会像皇上禀明一切，不会让真正的幕后主使逍遥在外，本宫等会与皇上去说！”

虽说皇后是答应了，但是总觉得此事有些蹊跷，却又不明所以，脑海中闪过某些片段，一点点的看似毫无关联，又相互联系。

回到翩阁，顿时感觉轻松了不少，在皇后那儿时间漫长的如同一个世纪，昨夜没睡好，此时此刻睡意袭上，倒在床上沉沉地睡了过去。

……

谢谢苹果の爽爽！

第六十一章 树欲静，而风不…

在醒来，已是月如勾，迷迷糊糊地环顾窗外，此刻才意识到自己已是睡了一天，也不知南宫墨知道了不，琢磨着还是决定自己亲自将皇后的想法告诉南宫墨。

守门的太监说南宫墨已经不再书房，去静公主那儿了。

兜兜转转竟来到静公主的居所，恍然间，竟是如此不知不觉，暗自摇头，明明静公主的居所灯火通明，却是觉得透着异样的诡秘，一点点的幽暗。

在门前驻足好久，都没进去，思忖着，也罢，也不在乎这一晚，转身欲离开，未曾料想会听到不该听到的话，远远地瞧见一抹明艳的衣角在风中摇曳，明艳艳的在黑夜中格外显眼，紧接着听到“哥哥，要

了我吧！”声音透着一点点哀怨，委屈，却也不难听出是静公主的声音。

隐匿在黑暗处，心中陡然一沉，大致也能猜到整个过程，估计南宫墨不是皇上亲身的，大约是皇后为了保护自己的地位不受到威胁，拿来别人的孩子。这算是皇室的丑闻吧，不该自己知道的！本该离开的，脚却如同生根一动不动，心里如同掀起狂风大浪般，波涛汹涌，浪花一阵阵滚滚而来。

久久不曾听到南宫墨的声音，衣服掉落地面，窸窣的声音传来，在黑暗中格外清楚。

“玉儿，不要这样！”暗哑的声音透着被压仰的痛苦。

南宫墨与静公主的传闻她也略有耳闻，一直以为不过是那些爱嚼舌根的宫人捕风捉影不成事实的讹传，不想现在却活生生展现在她眼前，生生割断她的念想，成了她离开此地的一道催化剂。

“哇！”静公主躲在南宫墨怀中哭了出来，“母后一定会让我远嫁的，我不要，我不要，我要和哥哥在一起！”

“别哭了，我会想办法阻止……”话还未说完，就没了声音。

“哥哥，为了你，做什么我都愿意，致死不悔！”幽幽的声音，透着一份哀叹，“我会努力帮你实现你的愿望的！”

第六十二章 树欲静，而风不…

就这样上官婉儿再次被禁足，一屋子的人没一个是自由的，她甚至连怎么一回事都不清楚就被关起来了，不容分说。

明月半星，稀疏星露，银色的月光倾泻而下，肆意挥洒于天地之间。

上官婉儿望着寂静地夜空，思绪是前所未有的明朗，以前没想通的那些问题脑海中也有了个大概的推测。

小环看着望月静静发怔的小姐，心中不是滋味，把一切的责任推卸在从小与小姐一起长大的拂儿公主身上，如果不是拂儿公主将小姐骗到这里便什么事情都没有，小姐或许还可以像以前一样幸福的生

活，孩子也不会莫名其妙地流掉！想到这些一阵黯然，难怪小姐问她想不想离开这儿，又有些埋怨小姐心太软！

拿着披风，轻快地给上官婉儿披上，出言安慰道："小姐，外面风大，咱们还是先进屋休息吧！在这样吹风，指不定明日就会着凉，桑朔国的天气可不比咱们暗夜国！"

对着小环的安慰轻轻一笑，知道有人在关心她，心里暖暖的，如了她的愿进房！

她不知道在暗处一双眼睛看着她更是充满自责，看着他走入房间眼中一片黯然！

夜半风声，凉飕飕的风袭来，天愈来愈冷，冷彻心扉，她时不时的望向窗外揣度着时间，终于到了守卫换班时间，现在防守最弱，他应该快来了吧！

"你离开这里吧！永远也不要在回来了，去个没人知道的地方好好过日子！"躺在床上的人在听到他声音的那一刹那身子一僵，凤眸中露出一丝诧异，随即释然，看来他对"她那已故的母亲"感情还蛮深！"我要带他们一起离开！"不大的声音坚定不容反驳。

"不行！"同样坚定的声音不容置喙，"童心离开会让人怀疑！"说罢，不再与她说其它的，举手将她点晕，反证该告诉她的都已经告诉了！看着她苍白的脸色狭长的鹰眸中露出一丝心疼，在她的脖颈处挂着一个香囊！

第六十二章 树欲静，而风不...

"来人！"话音刚落，一个黑衣人跪在他面前，听候吩咐。"带她们离开这儿！"

这种香囊带两个时辰最好，能缓解疲劳，凝神安眠，千金难求；时间太长，却会对身体危害极大！似是不放心般再补充了一句："带着他们往暗夜国的方向走，一定要记得两个时辰之后摘下，这个香囊不要留下任何痕迹！速去速回！"

黑衣人领命，刻不容缓地带着两具娇小的身子出了桑朔国都城，他也知道要变天了！

桑朔国的皇帝南宫寒缺忘了人要在世上安生立命，就必须要有些生存的资本。站在高处的人永远也体会不到无权无势无力的备受欺凌的感觉，他忘了变天前就如同看似平静无波的湖面暗流汹涌，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人也只能随波逐流，哪里来的世外桃源般的太平日子呢！

当天夜晚翩舞阁着了一场大火，借着风势，如同席卷的狂风般烧着整个翩舞阁，大火不扑灭后，发现两名烧焦的女尸，身上带着的首饰无一不昭示着主人的身份！

桑朔国武德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太子妃驾崩，当晚守卫因擅离职守的全部陪同殉葬！

“这是哪儿啊？”小环茫然地看着四周一片陌生的环境。

看见躺在身旁的上官婉儿，使劲地摇晃着她，不安地声音响起：“小姐，醒醒！快醒醒！”

“唔！”睡眼惺忪地睁开眼，半睡半醒地眼疑惑地瞧着小环。

“这是哪里啊？不像是皇宫啊！童心呢？他怎么没跟来？”

她哑然，神色极其不自然地看着小环，似愧疚，似不安！半晌才缓缓地将事情娓娓道来，小环听后就一直没说话了，眼中满是责备。

她尽看着小环的脸色，小心翼翼。

打量四周，也不知是该说皇帝办事不好，还是说侍卫不负责任，将她们撇在荒郊野外。收拾好他准备的银两，干粮，两人结伴离开！

“哟！真是个漂亮的小娘们！真没想到在这里还能碰到这样的货色，难得！难得！”三个猥琐的男子相视一笑。

第六十二章 树欲静，而风不...

她们两人对望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出了事态的严重性，一步步往后退！上官婉儿暗自恼怒，要是前面自己不提议走这边境况会不

会有所不同，或者她们现在还安守在马车旁也好，千不该万不该，见自己不能驾驶马车就舍弃在一旁，真是人倒霉，连喝水都赛牙缝！

三人如饥饿的狼看见摆在眼前的事物般争相扑面而来，她拉着小环快速向前跑，小环脚下一个不稳，摔倒在地，脚扭伤了，看着她焦急道："小姐，快些离开吧！"拉着她的手指陷入上官婉儿的肉中，手不住的颤抖泄露她此刻的心情。

望着这样的小环，上官婉儿心痛不止，要不是自己一心想着带她出宫，又怎么会遇上这些如狼似虎的人，还要遭人轻薄！

两人在这边停滞不前，那边几人飞快地扑到两人身上，传来衣裳撕裂的声音，小环眼里滑下两行清泪，沿着脸霞滑落到地。

"救命啊！"上官婉儿一边奋力反抗，一边大声的高呼救命。

男子的神情冷冽，猥琐地声音在耳畔响起："我劝你还是省点力气，这荒郊野外的谁会过来，等下我一定让你叫个够！"

"放开她们！"清冷地声音响起。

寻声望去，正是嫡仙般的男子——怀莫同他的侍卫明夜，第一次上官婉儿觉得他是如此的亲切可人。

三人相视而笑，显然是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在他们眼中怀莫顶多是个文弱书生，就他旁边的男子要花费些工夫，一比三，谁胜谁负他们一眼就能明白，却不知明夜一身武功出神入化，对付他们三人就是动动手指的事情。

明夜打得他们脸上青一块，紫一块，显然是明白自己不是他的对手，三人落荒而逃。

上官婉儿和小环也无处可去，跟着他们一块走了。

武德九年十二月皇上病重，太子南宫墨摄政，朝中大小事物交由太子处理！

武德十年二月，皇宫中再次传出皇上病危的消息，有小道消息称皇上最多还剩下十天的日子！

果然，在十天之后，皇宫再次传出皇上驾崩的消息，举国同哀，风月场所关闭半月，其他商家停下生意一日，以示哀悼！

第六十三章 招人劫持(1)

“在想什么呢？想得这么出神？”身后一道声音响起，说话的人缓缓走到与她齐肩的位置。

“想你啊！”少女笑着说，扑闪着一双大眼睛。

“是吗？你这也未免太想我了一点，站在你身后大半天也没察觉到，有这样想人的吗？”说完，做出一副极其委屈的样子，好像眼前的少女欺负了他一般，让人见之不忍。

这两人便是上官婉儿和“怀莫”，现在应该叫他莫怀才对！从那日被莫怀救下，她和小环便一直跟莫怀住在一起。

明明知道他是装出来的，上官婉儿的心头涌上一股罪恶感，陪笑道：“不是说人不能一心两用吗？我这不是一心一意的在想你吗？你应该高兴才对啊！干嘛摆出一副那样的表情啊？好像我在欺负你似的，你这样我会很有罪恶感啊！”

“原来你是在想我啊！本来还打算告诉你一件消息来着，现在看来你似乎也没必要在多此一举了！”说完还特意做出一副很惋惜的样子。

“说拉！是不是有童心的消息了？”

“你若是担心他，现在可以完全放心了，他现在可是被新皇器重的很！”尾音竟有些感慨！

“这样真的好么？”

“既然这样，小姐当初为什么不把他一块带出来？”一直在一旁沉默地小环发问了。

看着远方的天，内疚感油然而生，当时只是想着自己能回家，回到现代的家，摆脱婉柔，摆脱那里的一切。是啊！或许对小环来说她从她决定不带童心出宫的那一刻起，她就已经没有关系童心的资格了。

莫怀站着的这个角度恰好看见她低垂眼脸，遮住了眼睛里面的神采，睫毛在脸霞上头上淡淡地影。

“算了，你也别想太多！童心也是聪明人，应该不会有事的，况且现在正是南宫墨用人之际，无论如何都不会杀他的！”莫怀出言安慰道。

第六十三章 招人劫持（2）

他说得可是实话，虽然他人不再桑朔国，可是他还是关注着桑朔国皇宫的一举一动，南宫墨是登位了不假，但是有消息说他是弑父得来的，名不正，言不顺，恐怕背后还有很多人注意着呢！静王爷、裕王爷都虎视眈眈地在一旁观望着，本来静王爷还无心于权势，这下……事情可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谁知道这样的安慰并没起到效果，她反问道：“那么以后呢？还是有可能把？！”这话既像是在问他，又像是在问她自己。

“都说你想多了，南宫墨看在死去的太子妃面子上对他也会有所不同的！”莫怀没告诉她，他知道的一个消息：翩舞阁被烧的那个晚上，太子冷着一张脸抱走了“太子妃”，脸上的伤痛不言而喻，一连几天的守灵时间都是片刻不曾离开，双眼布满血丝。此后，不知什么原因，童心就跟在太子身边，成了他的人。

呵呵！就连易冰都说第一次见太子那样的表情！唉！还真是不知说南宫墨什么好，连自己真正喜欢什么人都不知道，他不知该为自己感到庆幸还是该为太子感到悲哀了？！不过既然南宫墨放手了，就让他以后来好好照顾她吧！

上官婉儿没在说话，她还能在说什么？难道告诉他南宫墨心中所想的是婉柔么？！念婉！念婉！同样都是“婉”字，可是意义有所不同，所谓差之毫厘，距之千里！

直到此时此刻她才明白那晚做的一个她想不起来的梦——竟然是真正的上官婉儿附在她的身上，适应着她的生活，而她身边的那些朋友，亲人竟然没一个发现现在的“她”和以前的她有何不同，甚至连一

心一意疼爱自己的爷爷都没察觉。心狠狠地纠了一下，想着只要她能对从前那些生活在她的身边的人一如既往也好！

也便是从那一刻起，她便明白“她”是趁底的代替了她，一如现在的她代替着她一样，一切都已经回不去了！

最近更新的比较慢，大家见谅啊，实在是上传不

第六十三章 招人劫持(3)

现在想来她答应皇帝的要求，而没有选择同婉柔合作，或许就是这种潜意识吧！然而事情出乎人遇料之外的还不仅仅只是这样，她本以为她应该是悦妃与皇帝的女儿，然而，出宫的那一晚她才明白那是个彻底的错误，根本就是错得离普。

也就在她出宫的第二晚，婉柔告诉她：“她才真正是皇帝与悦妃的女儿！”

听了这话，她什么都没说，冷冷地看着她，拢在衣袖下的双手紧握成拳，指节范白！她是想告诉她桑朔国的那些人对她好是因为她么？她不过是她的附属品么？！

可惜，一切对她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她现在只想在这个世界好好活着，不管她或者另一个上官婉儿过去是何种身份，都与她不再有任何关系！

“等下咱们出去走走，如何？”是疑问句，然而说话的人一点征求他人的意思都没有，便拍案肯定了！

小环没有说话，看着她。

她知道那人已经决定好了，也没说话了。现在她与小环的关系有些微妙，她总觉得两人之间隔阂了点什么，望着小环，她在心中默默哀叹一声：或许时间是最好的良药吧！

一起逛街的几人各怀心思走在一起，小环木纳地跟在她和莫怀的身后，他们在前面说什么，她在后面或“恩”或“哦”的回应，使得原本不算热闹的气氛更加沉默。明夜跟在身后不满地嘀咕：“枉我家公子对

你们这么好，放着好好的皇帝不做，陪在你身旁，你还有什么不满的啊？！要知道这样的事情，别人想都想不来！”

上官婉儿、莫怀一行四人坐在一间雅间吃东西，没多久，便听见外面传来吵杂地声音。

“啊！”

“救命啊！杀人了！”

莫怀蹙眉，明夜自觉地出去看看，上官婉儿拉着小环的手摇摇头，心中沉了几分，她不知道外面那些人是不是皇后派人来追杀她们的！

第六十四章 一场戏(1)

这半年来，她们就没少被人追杀过，不然莫怀也不会不放心她们两人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一起生活，说是怕她们再度遭人伤害，他那次就白白救了她们。万一被人知道了，别人不知道的还会以为他这个男人是个冷血动物，一点也不会怜香惜玉，说这样会败坏他的名声。万一不小心遇见她们的朋友亲人更加难辞其咎，当时他说这些话的神情上官婉儿想她自己怕是这辈子也不会忘记！

从窗外突然冒出一个人来，上官婉儿想也没想一把推开小环，自己却落入那黑衣男子手中，一把明晃晃地刀架在脖子上。

明夜正好从门外冲进来。

男子道：“不许过来，要是谁敢乱动一下，我就杀了她！”

在场的三人眼睁睁地看着她被黑衣男子带走。

顿时，几人再也没有其他的闲情逸致，小环尾随在两人身后垂头丧气地走着，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她一直都知道小姐很好很好，可是当时小姐一下推开她，代替了自己落入黑衣人手中的事情还是狠狠地震撼了一下她的心。此时此刻她只希望小姐能完好无损的回来，她再也不会和小姐闹脾气了。

一只白色的鸽子飞入莫府，落在莫怀的手臂上。

看完鸽子腿上绑着的小字条，莫怀唇边上扬，露出欣慰的笑容。

“对了，她现在怎么样了？”

“属下刚刚从她那过来，她一个人将自己反锁在房间里，哭泣，想来应该是很担心她家小姐才是！”

“也好，多让那丫头当心一下也是应该的！明早叫人备写她喜欢吃的东西送去！还有告诉他们好好照顾她，明晚上再送她回来！”莫怀想了想，吩咐道。

“是！属下遵命！”明夜领命离开。

婉儿，等你回来了，我保证那丫头必将是对你毕恭毕敬！主子可以对奴才好，但是做奴才的也应该要记这奴才的本分才对，你就是对那丫头太好了，她才会不将你放在眼里，她就是少了这些本分！

第六十四章 一场戏(2)

莫怀躺在园中的香妃榻上，身上披着一床厚厚的被子，闭目养神，听见愈来愈近的脚步声也没睁开眼。

小环脸霞上犹挂着泪痕，跪在地上哀求道：“莫公子，我求求你，救救我家小姐吧！”

“她被人绑走了，不是正好趁了你的心意么？我看你平时对你家小姐也是一副不冷不热的样子，怎么这会有担心起她来了？是因为刚才她救了你么？”莫怀眼皮动也没动一下道。

“我……我……”

“那就是被我说中了咯？！刚刚是你家小姐硬要推开你，所以你大可以不必自责，你就想着是她自己想死了，硬要往别人刀口上送好了！”莫怀冷冷地说，平时淡雅的声音此时此刻是说不出的清冷。

“不是的，就算近日小姐没有推开我，我也不希望她有任何事情！我平时那样对小姐是因为……是因为我想着其实她一早就想出宫了，她能带我出来，也一定有办法带童心出来，童心……童心他对小姐那么好，时时保护这小姐的安全，每日晚上都不曾有片刻松弛……他从未有过半句怨言，可是小姐……小姐她要离开居然落下他，他……我……我是替童心抱不平啊！”

“是吗？”莫怀冷声道，“那你想过你家小姐的感受吗？你以为从皇宫里带出一个人来那么容易？我听人说那晚翩舞阁着火，火势蔓延地极快极猛，所以太子妃同她的贴身丫鬟当场被大火烧死！你可曾试想过，若是童心在场，以他的武功想要保住你家小姐安全出来是没问题的吧？！那么他要是烧死在里面，试问一下皇上会相信？还是皇后会相信？还是太子会相信？”

小环头垂得更低，眼睛看着地面，眼皮遮住了眼睛中的神色，看不出她在想什么。

“也罢！你回去好好想想吧！我已经派人出去找你家小姐了！”说完，又闭上眼睛。

“多谢莫公子！小环无以为报，若莫公子想要奴婢做什么，奴婢都愿意！”说完，起身离开。

第六十四章 一场戏(3)

“也罢！你回去好好想想吧！我已经派人出去找你家小姐了！”说完，又闭上眼睛。

“多谢莫公子！小环无以为报，若莫公子想要奴婢做什么，奴婢都愿意！”说完，起身离开。

半年来的相处，她们二人自己告诉莫怀她们的身份，莫怀自己笑笑，她们的身份他早就知道了，只是一直都在等她们主动说起。以他的心计，想让她们自己说出来并不困难。

回到自己的房间，小环并为睡去，而是在思考莫公子刚才的话，或许莫公子说得对，自己还是太天真了些，她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小姐能平平安安地回来，她再也不会责怪小姐了，只有珍惜身边的人才是最实际的。对于童心，她也只是爱莫能助，希望童心也一切平安。

到了第二日傍晚，上官婉儿回来了。

见她平安回来，莫怀准备了一大桌的菜，全是她自己喜欢吃的。

看着小环毕恭毕敬地样子她什么都没说，她知道以前与她亲密无间的小环回来了，除了高兴还是高兴。

无忧无虑地日子过得特别快，转眼间又到夏天了！

“公子！”明夜略显焦急地看了一下坐在一旁地两个人。

上官婉儿知道他们有话要讲，带着小环离开。

“什么事情这么重要？那边不是有他在吗？他应该可以应付得了才对啊！”莫怀躺在软榻上，优雅地喝茶，身上还是盖着一床薄薄地毯子，让他整个人看上去有几分病弱。

“不是！是暗夜国那边，所以我想问下主子要让她知道么？”

“发生什么事情？”莫怀慢悠悠地问道，那样地悠然自得，似乎所有的事情他都能掌控一般。

“是暗夜国的段王爷对皇上有所不满，他的属下准备一身龙袍给他加身，段王爷似乎准备逼宫！”

“逼宫？他拿什么？他有兵权吗？”冷笑一声，随即想了想，又道，“放心吧！不会成功的！”

第六十五章 整待(1)

“可是上官将军他……？”

微睁开眼，看着他，等着下文。

“他似乎是同意了！”

“不会啊！上官鸿可是的保皇派的，蓝家不还是他的女婿么？听说他们青梅竹马，很是恩爱，拂儿公主都怀小宝宝了。不过，看来他是做足了准备，想要一举成仁！也罢！你下去吧！这事有些蹊跷，让我想想，暂时先别告诉她！”

“等等，桑朔国那边呢？他知道了吗？”

“我想应该快了！”

桑朔国。

“皇上呢？”

“回童大人，在里面和柳美人说话！”太监讨好地说。

“恩！”在听见柳美人这个名字时，童心眉头微不可察地皱了一下。

柳美人是个长得有几分像小姐的女子，她们的性格根本就不同，或许说有着天壤之别，小姐对花微的亲昵虽然有做戏的成分，但是小姐待她可不会去刻意羞辱，待任何人都不会。柳美人可不是这样的，她似乎更刻薄了些，对身边的宫人是这样，对花微更是如此。尽管知道皇上将她当作小姐的影子，然而他却觉得她连做小姐的影子都不配！

本来他对花微也没什么感觉，但是在小姐死的时候她不要命地冲进火场想要救人的行为却真正的打动了他，这也是为什么他现在很照顾花微的原因了。

也正是因为这样，柳美人每次羞辱花微他都特别的讨厌，隐隐的有几分排斥她.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情？说吧！”南宫墨挥退身边的美人问道。

柳美人走时哀怨地看了皇上一眼，经过童心身边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才慢吞吞地走出房间。

“我只是想回去看看老爷！”童心面无表情地说。

“是吗？怎么突然就想回去呢？”

“不必了，我只想自己一个人回去！”

“既然如此，那你路上小心，我想他们是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的！”

第六十五章 整待（2）

莫府。

“婉儿，你想不想回去看看你爹？”莫怀一脸和煦地笑容出现在上官婉儿的面前。

“可以吗？”眼皮微垂。

她犹自记得，她刚被莫怀救下的那刻，莫怀问他们想去什么地方？

她自然回答想回家看看，潜意识中她已经将那里当作自己的一个家。

莫怀什么也没问，就说要护送她回家。

然而在一批又一批高手找上门来，看着莫怀手下一批又一批手下的尸体时她放弃了，也明白当初临走时皇帝说她离暗夜国越远越好的原因。现在这个情况看来，她要平安到达上官府要牺牲多少人的性命，她没法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前一刻还对自己有说有笑，下一刻俨然称为一具冷冰的尸体。

这一切，莫怀虽然没说什么，但是他的手下看她的眼光越来越怪异，让她顷刻间明白她在他们心目中俨然升级为祸国殃民的红颜祸水的人物。

她很能理解那些人的想法，并未多说什么，对于莫怀，她心中更对的是愧疚，她更愿意莫怀恶狠狠地骂她一顿，这样的话，至少她心里会舒坦许多。而不愿意他整天笑着一张脸对她说："没关系，只要你想做什么，我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无条件地满足你的愿望。"

说这话时，看她目光温柔地滴出水来，两弯眉浑如刷漆。胸脯横阔，有万夫难敌之威风。语话轩昂，吐千丈凌云之志气。心雄胆大，似撼天狮子下云端。骨健筋强，如摇地貔貅临座上。

要是此时此刻，上官婉儿还不能明白莫怀对她是什么样的感情，她就是天下最白痴的傻瓜。然而，当时她却无法给出相应的回应，只得盯着自己的鞋发怔，如同蚊子叫一般地声音小声道："谢谢你！莫怀！我知道你对我非常好，但是我现在心里有了别人，暂时也无法放下他。我……"

"没关系，我明白，我不会勉强你的，如果你那天想好了，再来回应我！"莫怀笑着说，如同三月的阳光暖人心弦，温柔地抚摸着她的脑袋，示意她别放在心上。

第六十五章 整待（3）

上官婉儿的心更难受了，不应该的，不应该是他来安慰她的，她应该劝慰他的。

她想若不是自己心头的位置已经被人占了，她一定会点头答应莫怀的，她觉得能被莫怀这样的男子喜欢是一种福气，能与他在一起更是福气，她觉得将来谁要是嫁给莫怀一定会很幸福的。她不想拿一颗不完整地新来对莫怀，她觉得那样对他是一种侮辱，太辜负莫怀了，也太对不起他了。

“没关系的，我想过了咱们这么久的平静日子，就表示他们已经放弃了，他们或许以为你已经死了也一定！别这么担心！”

“可是我怕！”她依偎在他怀中，他的身子并不像外表看起来那样健康强壮，但是他的胸膛很温暖，感受到他的心跳，她心中说不出的欢喜，那种害怕担心的滋味她再也不要尝试了。

犹记得有一晚，他们又被人追上，前面倒了一片的人，其中有一个蒙面的男子举着剑朝她刺来，她想躲开已经来不及了，莫怀冲过来，推了她一把，自己挡在她的面前，挡下了致命的一剑，他自己却陷入昏迷不醒地状态。

那几夜，她默默地守候在他的身旁，不宽衣解带地照顾他。

明夜默默地守在一旁，什么话也没说，他知道她在主子心目中的位置，主子不愿意她有任何危险，所以他也只会好好保护她。然而她的存在现在却危及了主子的生命，其他人的死他可以不在乎，唯独主子，他看她的眼神复杂莫名，似恨，似惋惜。

终于他还是醒过来了。那时她便想只要他平安就好，她不回去了，她再也不要回去了。她回去说不定还会为上官鸿带来麻烦，跟着他们一起好了。

之后，他们做了一场戏，引来要杀他们的人，最后他们跳下山崖，沿路返回桑朔国，逃到星辰国。

“别怕！有我在，什么都不会有的！”莫怀轻轻地拍打她的背，以示安慰。

第六十六章 回家(1)

“谢谢你，莫怀，有你在身旁真好!”

“是吗？那你以后就永远呆在我身边不要在离开好了！”莫怀笑着说，调皮地眨着眼睛。

上官婉儿错愕地抬头望他，入目的是一双略带戏弄的双眸，知道他是故意地，笑着娇嗔道：“讨厌！”

明夜站在他们身后暗自摇头，主子以遇到她的事情就不再是那个掌控天下局势的主子，不再以一切利益为先，而是万事先以她为主，将她摆在第一位，然后再是利益，比如这一次。

如果这一次事情没有牵扯道上官婉儿的父亲，那么公子一定能巧妙的布局，以最小的代价拿到最大的利益，挑起皇上主动去对付段王爷，然而牵扯到上官小姐的父亲，公子只能令行布局，这一次甚至还亲自去暗夜国。

几人改装易容一番上路了！这一次他们风平浪尽的到达暗夜国，平静地让上官婉儿、小环觉得不可思议。

“爹爹！我回来了！”管家见是他们几人时有片刻的惊诧，当看到跟在一旁地莫怀、明夜两人时，眉头为不可查地蹙了一下，上下打量着他们。

莫怀大大方方地与管家对视着，或许是因为他们的眼光坦荡，管家最终没说什么。

“爹呢？”找了一圈不见人影，上官婉儿问道。

“老爷去上朝了现在还没回来！”管家恭敬地回答，“这几位是？”

“哦！他们是我的朋友，这位是莫怀，跟在他身旁的是明夜！他们都对我有救命之恩，你好好招呼他们，我先去睡觉了，好想睡觉！你们要休息吗？”

或许是因为太辛苦了，上官婉儿没注意管家在听到莫怀这个名字的时候身子颤了一下，眼角的余光不停地留意着莫怀二人的神情。

“你好好休息一下，这几日连夜赶路确实辛苦了！”莫怀微笑道。

“那你也好好休息！毕竟你身子不太好！”上官婉儿朝自己闺房走去，莫怀留恋地看着她远去的身影。

第六十六章 回家（2）

“两位随我来！”

管家领他们到一处地方休息，交代下人好生照顾着。

莫怀自顾自地靠在软榻上休息，明夜拿了一床薄毯盖在他的身上。

“老爷，小姐带了两个人回来！”

“说重点！”上官鸿蹙眉道，不知道她这个女儿又带来什么人。

“那人自称是莫怀，老爷说会不会是星辰国的皇帝莫怀？”

“应该不会，他应该要坐镇星辰国才对！但愿只是巧合！”言罢，朝着莫怀住的地方走去。

“上官将军坐啊！”莫怀笑着道。

明夜依言摆好椅子，那阵势就如同他才是这里的主人，上官鸿反倒有像客人一样。

“莫公子太客气了，我才是这里的主人，反倒让你来招呼我真是不好意思！我应该谢谢莫公子对小女的救命之恩才对！”上官鸿笑道，笑意却未达眼底。

“上官将军！”莫怀轻轻地唤道，看了眼站在一旁的管家。

上官鸿会意，知道他是有重要的话同他说，支开管家。

两人在里面说了很久，上官鸿出来的时一扫之前的阴霾，一脸的如释重负。

一只白鸽落到明夜手上，看完鸽子腿上的字条，莫怀绷着一张脸，急急忙忙地同上官鸿告别。

“明夜，咱们快马加鞭赶回去！”

“可是，公子，你的身子……？”话还未说完，莫怀便打断了。

“没什么可是的了，越快越好！”莫怀一脸焦急。

“公子，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如此紧急？”

“母后病危！他让我快点赶回去。”

“老爷，童心回来了！”管家急急地跑来带来另一条消息。

“将军，对不起，我没照顾好小姐，让小姐……让小姐死了！”童心一回来就跪在地上不安地说。

上官鸿一阵错愕，管家刚刚说婉儿会来了，童心怎么说人死了呢？！

第六十六章 回家(3)

童心当下将在桑朔国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上官鸿。

上官鸿听后久久不语，他一回来就赶着来见两位客人，还没见婉儿，没想到她在外面受了这么多苦。沉吟片刻，对童心说：“婉儿没死。刚刚回来，你等下见了她再见势说话吧！”

“小姐没死？”这一回换上童心错愕了，那一场大火……

“等会你们见面了就知道了，你自己问她吧！如果她不想说就不要勉强，其他的我也不是很清楚！赶了几天的路你也很辛苦，下去休息吧！”上官鸿一脸疲惫地对童心说。

童心回来了，听到这个消息最高兴的要属小环了，上官婉儿淡淡一笑，心中也是说不出的欢喜，夹杂着一丝愧疚之情。

上官婉儿自己是如何出皇宫以及如何遇见莫怀的事情一一说完，这自然省略了他们被人追杀他们一路上不停地被人追杀，害得莫怀丢失了一批又一批的手下。

上官鸿听完这些，眉头纠结在一起，凭直觉他觉得他们路上遇上的应该不仅仅只是这些，还有其他的凶险，只是婉儿不说，他也不太方便多问。心思刚刚落定，管家在他嘴里说了一些话，他急急出去了，一直到晚上还不曾回来。

上官婉儿躺在床上辗转难眠，白天她宝宝地睡了一觉，把这几日赶路没休息好的时光补回来，现在新的问题又来了——她睡不着了，脑子里乱作一团，望着静静地夜空，心里没有由来的不安，总觉得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子夜，上官鸿一脸疲惫地回家，上官婉儿呆在房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翌日，一对官兵奉旨来保护上官家的安全。这可引起上官婉儿的不满了，她倒是觉得这保护和监视差不多，一屋子的人没一个可以出去，这让她有想起在桑朔皇宫被禁足的日子了，隐隐有些担忧。小环的反应可不上官婉儿还要大，她不明白为什么在这里还要被限制自由，嘟着一张脸，好像别人欠了几千两银子没还。

第六十七章 惊变(1)

上官婉儿满脸地担忧对上上官鸿安抚的眼神，示意她别在意，不过是小事，上官婉儿心神略定，调笑着对小环道："丫头，谁欠了一大笔银子没还啊？要不要请人替你去追债啊？"

小环找不到话来反驳，只得恶狠狠地瞪上官婉儿一眼，引来上官婉儿更大的笑声。

"其实我这也是关心你，你看看你，撅着一张小嘴，可以挂起十几个水桶了，万一嘴巴定型了，以后没人要了可怎么办才好？"上官婉儿眨着眼睛道。

屋子里几人听了这话，顿时一扫先前的阴霾，上官鸿脸上挂着淡淡地笑意，童心憋红了一张脸，想笑又不笑的样子落到小环眼中。

小环看了童心的表情好想笑，听了小姐的话又有些生气，顿时，怒也不是，笑也不是，憋着一张脸！

没几天，从皇宫来也一大群人，有太监，有侍卫，看这阵子，上官婉儿也知道出事了，而且还很严重。

皇上这个时候召见上官鸿，上官婉儿也知道没什么好事，蹙眉看着眼前的一切，以上官鸿耿直的性子，加上他的尊君思想很严重，君就是天，君就是一切，上官婉儿想劝说点什么都说不上来，只能默默地看着那一群人将上官鸿带走。

暗暗思忖着：要是莫怀在这里是不是一切就不一样了？莫怀一定可以想办法阻止这一切的！童心悄无声息地站在她的身边，神色担忧地看着她。慧心一笑道："放心吧！我没事，爹爹又没发什么罪，一定

不会有事的！”这话说出来是在安慰自己，同时也在安慰府上其他的人。

上官鸿一整天都不曾回来，皇宫传来新的圣旨：皇上说上官鸿参与谋反，一家人都被收监，府上一片哭哭啼啼地声音，搅得上官婉儿心中乱成一团麻线，不停地对自己说要安静下来，只有静下心来才能想到更好的办法。

“小姐，现在咱们该怎么办啊？”小环不安地问道。

第六十七章 惊变(2)

上官婉儿听着这话眉头皱得更深了，蓦地，她想起童心可以不被收监，他是桑朔国的大臣，暗夜国已经对桑朔称臣了，成了桑朔的附属国，只是他们仍然保有独立的君主。

上官婉儿趁众人没注意之际靠近童心道：“童心，等会你去通知想办法弄清楚事情的经过才好！”

“小姐放心，童心明白该怎么做的！”

一屋子老老少少的人都被带走了，童心巍然不动，神色冰冷，那奉命宣旨的公公见此，尖锐地声音大声响起：“来人，将这个逆贼带下去！”

“公公，确定你真的要带本官下去？”童心不紧不慢地出声。

那公公在皇宫打滚几十年，才做到今日的大总管的位置，自然也是个人精，见此，分明是另有蹊跷，面上却是和善许多：“不知这位是？”

“公公不会连桑朔国皇帝身边的重臣都没听过吧？看清楚这是什么？”言罢，拿出一枚牌子往那太监眼前一幻，这速度虽然快，那太监总管还是很快地看清楚了，无它，这些东西他闭着眼睛也能认识。

顷刻间，脸上堆满了讨好地笑容：“不知童心大人在此，多有怠慢之处，还请见谅！正所谓不知者无罪，童心大人你宽宏大量一定会放过小人这一次的！”

表的，里的，能说的都被他说了，都说伸手不打笑脸人，这样，童心自然也不会责怪他了。本来童心也就没想过要责怪他什么，只是希望他们能对府上的一干人好一点。

“虽然他们现在被收监了，说不定以后有机会还会出来呢，我看公公……”话还未说完，那公公已然点头如捣蒜子，他自然是明白童心话中所包含的意思。

“那有劳公公了！”

上官婉儿、小环所在的牢房相对来说好一点，光线明媚许多，也不像其他的牢房湿湿的。

“小姐！”小环看着在一旁发怔的小姐忍不住出言叫了一声。

第六十七章 惊变（3）

转过头来，感受到那点点关心之意，淡淡地笑了：“放心吧！我没事，我只是在想咱们要如何才能出去！”

“放心吧！小姐，童心一定不会撇下咱们不管的！”小环一脸坚定地说。

上官婉儿笑笑，她当然知道童心不会撇下他们不管，可是他们也要想办法自救才好，毕竟谋反的罪名不轻，望着远处的天空，上官婉儿暗想：看来暗夜国的命也不会太长了，纵然身为皇帝会有疑心病，然而像暗夜国皇帝这样不分青红皂白的抓忠臣却还是让人心寒到发指。

两个意想不到的人出现在上官婉儿面前——拂儿公主和蓝墨将军。

“你们怎么来了？”上官婉儿满脸惊愕地问道。

“我们来看看你，婉儿，你放心我一定会求我父皇放了你的！”拂儿信誓旦

Chapter_7

旦地说，此刻的她少了少女时的稚气，多了份身为人母的慈祥，一副雍容华贵的样子，看样子蓝墨将她照顾的很好。

“谢谢你们了！”上官婉儿客气的摇头，脸上地笑容依旧淡淡地，平静无波地对他们说，“恐怖不那么容易，即使曾经你的父皇很疼爱你！”那样子仿佛在谈论天气一般，一点也不想在说自己出不出监狱，似乎她现在所在的地方是自己家中。

蓝墨忍不住多啾了她两眼，眸子深处全是赞同，她变聪明了，自己家的那个女子怎么还是那样天真，她以为皇帝现在的位置很安稳么？这一去求情也不知会不会火上浇油。

童心整个人像消失了般，好几天不见人影，也不知怎么样了，想着想着，眉头禁不住蹙起来。

“婉儿，你别这样，父皇最疼我了，我去求他，他一定会答应的！”看着眼前消瘦的人，拂儿心里纠结的难受，暗想要是她不是被自己算计嫁到桑朔国去了，说不定父皇也不会将上官一家的人都收监，至少会看在蓝家的面子上有所收敛。

第六十八章(1)

“拂儿小姐怕是忘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现在谁不知道桑朔国皇帝曾经的太子妃已经死在一场大火中，你现在回去求你的父亲，你准备如何对他说这件事情？”上官婉儿淡淡地问道。

“我可以告诉父皇是你嫁到桑朔国去了，太子很宠你，不知道你是装死，他知道你在这儿一定会叫人来救你的！”未经思考地话脱口而出，引来蓝墨和上官婉儿的侧目。

上官婉儿苦笑着，不知该说她聪明还是说她傻，若非她的眼神真诚，她还真要怀疑她是不是故意的了。如果她现在把这件事情告诉皇上，估计皇上会用更快的速度想办法除了他们，甚至连证据都不留

下。都说雪中送炭是个难得的行为，看来拂儿公主也并非自己想象的那般不堪。

“内子情绪激动，上官小姐见谅！”蓝墨笑着说，手轻轻地拉了一下拂儿的衣裳，示意她不要再继续说了。

“没关系！我明白的！”上官婉儿恬美笑道，她现在还没糊涂到事非黑白不分的地步，“你们还是快点走吧！在这里呆久了对你们也不好！”

话音刚落，就听见狱卒大声喊道：“好了没有啊？快点啊！我看了监牢大半辈子了，还没见过探监像你们这么久的！”

“你……”话音刚起，蓝墨伸手捂着拂儿的嘴巴，剩下的话就此卡住了，成了“呜呜呜”的声音。

“别忘了你的身份，万一被人知道了，那可怎么办？不要在这个关头横生枝节！”蓝墨一脸严肃的对拂儿说，冲着外面的狱卒喊道，“知道了，马上就出来了！”

“你们快点回去吧！”

“恩！那我们先走了，你放心，我们还会来看你的，会想办法救你出去的！”拂儿不舍的离开。

上官婉儿暗暗松了口气，看现在这个情形，恐怕当初设计让自己代嫁到桑朔国的人是蓝墨，也还好，不是拂儿嫁去桑朔国，不然她恐怕真的烧死在那场大火中了。不过，让她没想到的是，拂儿对“上官婉儿”还是真心的，自从知道自己被骗后，她对拂儿的印象大打折扣，觉得“她”的朋友不过如此。总觉得自己好像有什么东西遗漏了，可是又想不到自己是什么地方没想到。

番外 南宫寒（一）

我叫南宫寒，我的亲身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她被人说是与人私通，可是我知道我的母亲她是被人冤枉，可是我找不到足够的证据证明我的母亲是无辜的，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她消失我的眼前。

就这样，一杯“血觞”结束了她短暂的一生。望着母亲的尸体，我在心里暗暗发誓以后一定要让我母亲沉冤得雪，也一定要有足够的力量来保护我想要保护的人。

其实我的母亲很可怜，生前，从我有记忆的那刻起，母亲胆小怕事，过着战战兢兢地生活，在皇后面前更是一副懦弱无能的样子，毫不夸张地说一句在皇后面前母亲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声，我知道母亲并非真正是这样子，她只是希望能保住我的平安，从未想过让我争夺那皇储之位。死后，被人冤枉，连下葬的礼仪都极为简单，甚至连普通的宫女都比不上，我知道这是因为我的母亲与人“私通”，能留一具完整的尸体已是天大的荣幸了。

等我在长大些的时候便明白为什么偌大的后宫，如此多的女子，为何父皇只有我和梅妃的儿子南宫殇，这一切都归功于皇后娘娘。她自己无法生育孩子，又害怕别人生了皇子，被立为储君，夺了她向家的权利，她一步步算计了，害的别人得不到孩子，可惜到最后还是无法怀上孩子。

也正因为如此，她不得不采纳皇太后的意见——找个傀儡当皇帝，因此，她们看上了“软弱无能”的我，因为这样的我在她们眼中更加容易控制，可惜的是我也并非她们眼中的那般懦弱无能，也不知她们以后知道下错了赌注会是什么样的表情，想想，我就有些期待。

她们准备除去我英明神武的哥哥——南宫殇，这样不管我有多差劲，皇储之位一定会是我的。

我冷眼看着她们互相争斗，不带意思感情，小三子告诉我现在皇后娘娘选择了你，你如果帮助南宫殇，倘若他就此了解了你，你以为你以后会怎样？如果南宫殇真的赢了，他就一定能容得下你吗？答案是不一定的！所以咱们只能坐山观虎斗，他们的成败与你暂时不会有太大的关系，毕竟南宫殇不是真正的了解你。

番外 南宫寒（一）(2)

我缄默，他说得是事实，谁都不能保证以后，尽管我非常厌恶皇后娘娘，但是我现在却必须依仗她的势力，来成就我的理想，然后在慢慢地夺回属于自己的权利。

“寒哥哥！”笑魇如花的一张脸孔出现在我的面前，这个人是当今皇后的侄女——梁雪薇。

她现在倒是单纯无邪，五官精致得挑不出一丝缺陷，足见以后会是个美人，尽管我很讨厌他们一家人，但是我现在也不得不对她好，以获取美人心。按照现在的情况，我明白她既有可能是未来皇后的内定人选。

“说吧！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你？”我微笑着对她道。

她指了指不远处的树，树上挂着一只漂亮的凤凰纸鸢，原来她是想让我帮她拿下纸鸢，我跑过去，一步步攀爬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拿到了纸鸢。

她高兴地搂着我道：“羽哥哥，你真好！我好喜欢你！”

“那你就嫁给我好了！”

我会武功，那棵树对我来说是简直是小菜一碟，之所以一步一步攀爬上去，只为了让她感动。

“可是……可是……”她精致的笑脸上慢慢爬满了红晕，声音也渐渐低不可闻。

“雪儿！在做什么？快过来！”皇后娘娘招呼她过去。

“羽哥哥，刚才帮我拿下挂在树上的纸鸢！”她笑着对皇后娘娘说，一双大眼睛好看地弯成一对月亮，灼灼发光，比夜晚地星辰还要亮上许多。

皇后一听这话，作出一副扳着脸的样子，道：“胡闹！万一你羽哥哥摔伤了怎么办？谁来负责？”

我知道皇后并不是真正的生气，她的眉眼间全是笑意，这笑意的来源正是我帮雪儿拿风筝。

“我这不是知道羽哥哥很厉害嘛！肯定不会摔着的，所以才叫他的，羽哥哥最好了！”她依偎进皇后的怀里撒娇道。

“你这丫头！鬼精灵的！”皇后笑着说。

第六十八章(2)

“小姐，按理来说皇上现在不应该把我们收监的，你看皇上还不知道是小姐代嫁到桑朔国的，那么蓝家为什么没事？皇上难道不应该对蓝家有所防范吗？”小环在一旁不解地问道。

小环这一问，让上官婉儿明白自己遗漏的问题了，皇上如果真的不知道自己代拂儿嫁过去了，说明两点，有人故意隐瞒了这件事情，也同时说明了皇上的消息蔽塞，这样的皇帝做下去，桑朔国确实堪危。就算皇帝不给上官家的面子，也会对蓝家有所顾忌，看在蓝家是姻亲的面子上，也不会如此光明正大的将上官府上所有家丁一律收监。可是现在的情形恰恰相反，这说明皇上应该是知道是她代替拂儿嫁到桑朔国去了，而且还知道她们在桑朔国的皇帝眼里已然成为死尸。那么……

“糟了！童心有危险！恐怕咱们也有危险！”

“童心有什么危险？”小环迷惑地看着她。

“难道你还不明白吗？这一切是有人预先算计好的，你刚才说的话倒是提醒我了，你想想看，如果皇帝真的不知道我代替拂儿嫁给了南宫墨，以上官家、蓝家的姻亲关系，皇帝会明目张胆的将上官一家人都收监么？他难道就不怕手握重兵的将军造反么？”

“小姐的意思是暗夜国的皇帝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那么，他为什么不趁现在直接杀了咱们？还有拂儿公主怎么知道咱们会来了？”

“是啊！拂儿又是怎么知道咱们回来的呢？”上官婉儿喃喃道，声音渐渐弱下去，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

是莫怀带他们回来的，可是她相信莫怀不会害自己，如果莫怀会害她的话，那么当初也不会那样用心地保护她，还替她挡箭，至自己的生死于不顾。

“小姐，那你说童心会不会……”后面的话没说出口，上官婉儿已然明白她的意思了。

“不知道！”上官婉儿轻飘飘地回答。

第六十八章(3)

似乎想要得到肯定地回答来抚平心中的不安，小环忍不住再次问道：“小姐为什么说童心有危险啊？”

顷刻间便明白小环的担忧所在，安慰道：“放心吧！童心武功那么高，又没有咱们两个拖油瓶在他身边肯定没事的！”

听了上官婉儿的话，小环脸上露出一丝微笑，转瞬即逝，又焦急道：“小姐，我不是要你安慰我，我是真的想知道你为什么说童心有危险！”

上官婉儿思忖片刻才缓缓道：“我说详细一点，不过你也别太激动，一切也只是我的推测而已！你想想看暗夜国的皇帝既然明目张胆的将咱们收监，他也知道童心来了，以童心的性格肯定不会撇下咱们不管，他会去找救兵！如果你是皇帝，你会放任童心安然离去么？”

“不会，会派人路上截杀他！”小环也不是傻瓜，听到这里自然明白了一切，先前的糊涂有一大半是因为“关心则乱”！

“所以我才说童心有危险！”或许她们也有危险，更有可能的是暗夜国的皇帝现在已经不安于做桑朔国的臣下之国，准备叛变也不一定，更甚者段王爷要造反也不过是个幌子。

“等下送来的食物咱们还是不要吃了，我想暗夜国的皇帝是不会允许咱们活着！”想了想，上官婉儿还是觉得小心一点为妥，电视上不是经常上演被人毒害的戏码嘛！

“有银针啊！银针可以试毒！”

上官婉儿笑笑，银针的确可以试毒，如果食物本身没有毒，却是不能同时共食的呢？比如，吃了含有维生素C的食物之后就不能立刻吃海鲜类的食物，两种一起吃便会致命。

晚饭的食物送来——白米饭加上几根青菜，上官婉儿本来没有一点胃口，又担心上官鸿的安慰，望着眼前的食物更是没有丁点食欲，一碗饭放在眼前动也没动一下。

吃食钱，小环果然那银针试了饭菜有毒没，见银针没变色，才放下悬着的一颗心。要是他们总是送来有毒的食物，恐怕没等到他们毒死她们，她们自己反而先饿死了。小环端着碗放在上官婉儿面前，自己也开始吃了，她的肚子很饿了，饿得咕咕叫了。

第六十九章(1)

翌日在送来食物时，小环再次试了，银针没有变色，她略微安心，上官婉儿却因此更加不安，她只是心里感觉特别不安。如此几天，小环也就慢慢放松了对食物的警惕。

这几日，上官婉儿吃得特别少，小环看着小姐的下巴一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尖细，眼睛一点点的凹陷下去，心中说不出的疼痛，她决定了今天一定要想尽办法逼迫小姐多吃点东西，不能在对小姐心软了，每天让她吃得死死的。

小环端来食物摆在上官婉儿的面前，看着上官婉儿，动了不动摆在一旁的东西。

上官婉儿诧异的看着小环的一举一动，小环今日好反常，要是是平日，她一定会饿得难受自己先吃了，毕竟牢房的饭菜油水不重，吃了也很容易饿的！

“小姐这么看着我做什么？”小环故作惊诧地说，眸子上已然染上淡淡地喜意，小姐已经注意到她的反常了，说明事情已经成功了一半了！

小环的表情上官婉儿尽收眼底，随即，了然，想看看她到底用什么方法。

“我想好了，今天我一定要等你先吃，你吃了我再吃，恩，不错，看看咱们两个谁比较厉害！”小环鼓着腮帮子一副很满意的样子。

上官婉儿哭笑不得，心里泛着丝丝暖意。

刚准备吃东西，一只老鼠蹿上来，两个女孩子逃窜开去，吓得抱做一团，老鼠的鼻子在食物上嗅了嗅，似乎觉得味道可以，才窜上了将食物一点点的吃光，看它的那个样子，似乎也是很久没吃东西了。

两人眼睁睁地食物被老鼠一点点的吃完，小环满腹的委屈都写在脸上，瞪大个眼珠子一动不动地盯着老鼠，如果眼光能杀人的话老鼠早被小环千刀万剐了。

“扑哧！”上官婉儿忍不住笑出来，小环那个表情实在是太可爱。

“小姐！”小环气的直跺脚，老鼠吓得离她远一点，“你还笑！”手指着上官婉儿，气的直发抖。

第六十九章(2)

“小环，你要是在看那只老鼠，我担心你的眼珠子会掉下来，所以才很好心的提醒你一下啦！”上官婉儿眼眸中全是恶作剧得小得意。

两人在这边打闹的同时，童心在另一边又是另外的一番情景。

“童大人！”

“你怎么也来了？！”

“童大人，不必惊讶，我只是奉命过来帮同大人的，暗夜做为咱们的附属国，应该要遵守本分，可是他们……希望咱们能好好合作！”易冰笑着对童心说，他现在的位置随不能达到与童心平齐，两人相差不了多少。

临走时，易冰走到童心身边说了一句：“大人难道不想救上官小姐了么？！我可以帮你的啊！”

童心乍然听到这话，心陡然一惊，身子僵硬了片刻，转瞬恢复正常，淡然道：“不知道大人在说什么！”

“我以为我的意思很明确，童大人应该明白！”

顿了顿，童心又补充道：“谁不知道上官小姐已作为蓝墨将军的妻子，难道还会需要你来救么？”

“是么？谁不知道真正嫁给皇上的是上官小姐呢！这在桑朔皇宫也算公开的秘密了！”易冰一边摇头一边说，“而且她也曾跟我说过她叫

上官婉儿！”

“你跟踪我？”童心的目光如利剑般扫来，语气冰冷。

“不是！信不信由你，我只是把她当朋友，我明白你不想她在回桑朔，我也不希望，因为她在哪里过得不开心，像个迷失的孩子一样。”易冰坦然地与他对视。

或许是易冰的语气诚恳，目光坦荡，童心最终没再多说什么。

两人一段小插曲告终！

星辰国皇宫。

“咳！咳！咳！”莫怀脸色苍白，忍不住又是一阵咳嗽，身上还是盖着一张薄毯！

“主子，药来了！他又给你换了新的药方了！”明夜端来药，递到莫怀面前。

第六十九章(3)

“我要是再按原来的那张药方给他来喂药，指不定他早……”一袭明黄龙袍走步轻快地走来，语气不善地说，眼里流露出浓浓的关怀之意。

“你把我招回来就是为了这事？”

“不然你说呢？”男子瞪大着一双眼睛看着莫怀，他拥有一张与莫怀一样的脸孔，只不过相对莫怀来说，他长得更妖异一些，一双桃花眼似乎无时无刻在放电。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担心我的安危，可是你更应该相信我，我可是重来都没有失算过！”莫怀一脸平静地回答，眉眼间一丝担忧。

“没失算过？你那也叫没失算过？”男子一脸夸张地看着他，“或许曾经是的，但是也只是曾经，现在不是了！你说说，你这一次失了多少人？为了她值得么？真不明白她有什么好的！让你这样精明的人死心塌地！”

“你以后会明白的！”莫怀眼睛里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一丝柔情。

“哥，你知道吗？我一直以为你不会爱上任何女子的，可是自从遇到她，你就变了，我知道你是动心了！”男子淡淡地说，他正是莫怀的双胞胎弟弟——莫轩。

“你听我说……”

“哥，你不要说话，听我把话说完，从小我就一直很敬重你，小时候咱们是最亲密的伙伴，自从你替我挡下那致命的一剑，我知道你一定是认为你是我哥哥，所以把什么好的都留给我，好好的将我保护在身后，你觉得那时你应该的。但是那时我就发誓，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帮你。只希望你能开心就好。父皇母后都很看重你，觉得你比我聪明，我知道自己比不上你，也从来都没想过要和你争些什么，你说你身体不好，要我代替你做皇帝，虽然明知道自己的能力及不上你，我还是尽我最大的努力做好，只希望你在外面活得开心就好。如果有一天，她的存在对你的生命构成了威胁，我是不会轻绕她的，所以哥哥，你一定要活得好好的！”莫轩郑重地说，一字一顿铿锵有力。

莫怀定定地看着自己的胞弟，良久没有说话！

第七十章

他知道莫轩这么做是为了他好，不想他为了婉儿以身涉险，可是他现在或许不能明白他的感受，等到他有一天真正喜欢上一个女子时，他便能明白他所想了！望着近在咫尺的弟弟无声地叹气，希望以后他能遇到一个让他心仪并同样爱他的女子。

“她怎么样了？”莫怀问道。

“她？谁啊？”莫轩如同丈二和尚般摸不着脑袋，随即恍然。“放心，还关在牢房里，没什么事情！”

“先稳住那边，叫人盯紧点，如果出了什么事情马上把人救出来！”莫怀想了想对莫轩说。

“知道了，放心吧！不会让你心爱的婉儿有事的！”莫轩面无表情地说。

话说上官婉儿和小环两人就没这么轻松了，两人现在被恐惧紧紧地包围着。

看着前一刻还活泼乱跳，现在已经变成尸体躺在地上的老鼠，两人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出了惊恐。

小环一张小脸吓得苍白，暗暗庆幸今日自己没应逼着小姐吃那些东西，不然现在躺在地上的就成了小姐，而她，便成了间接害死小姐的凶手。要是事情真的变成那样，她不敢想象自己以后会是如何，但是她知道她一定一辈子都无法原谅自己。小姐对她那么好！

相对小环来说，上官婉儿显得淡定许多，毕竟之前她就猜到会有人可能会来杀她，然而真正看到那只血肉模糊的老鼠时，她还是很害怕。上官婉儿暗暗庆幸今日小环没有往常一样，不然……不过，她们现在的处境的确堪忧，想着想着，眉头不自觉地蹙起来。也不知童心现在怎么样了，这么多天一点消息也没有，还有爹，从被抓进来的那天一直到现在！

接下来的几天两人都不敢再吃任何东西了，不管食物有毒没毒，她们都坚决不吃，实在是那天那只老鼠的死状太恐怖了，只要一看到吃得就不自觉地想到那只老鼠！

小环看着一天天瘦弱下来的小姐心痛不已，小姐瘦得似乎连一阵风都可以刮走！也不知童心现在怎么样了？！他要是再不出现，估计小姐就要饿死在这里了！

事情总是出人意料之外，谁也没想到这个时候上官婉儿生病了，包括和她一起的小环。

天泛鱼肚白，小环已经饿得头脑发昏，看看小姐安静地睡在一旁，脸还奇迹般地微红，总觉得说不出的怪异，却也没仔细想，翻转身子，继续数着星星睡觉，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过去的，再次醒来，看见上官婉儿睡在一旁，衣襟地领口微微敞开，身子成大字形摆在那儿，脸色通红，一副很热，很难受的样子，这下小环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小环伸手摸上的额头，额头微烫，看来是发烧了，小环心中的忧虑加深，老爷下落不明，不知道怎么样了，小姐现在又生病了，童心现在消失得无影无踪，也不知是生是死！他们现在的境况很不乐观。

“来人啊！快来人啊！”小环冲着门外的狱卒叫道。

“吵什么吵，没看见我们正忙着吗？”狱卒不满地叫道。

“可是我家小姐她……她生病了，在这样下去会出事的！”

“小姐？在这里可没什么小姐，在这里的都只是犯人！”狱卒不耐地挥手道，“关在这里，你们的死活都不归我们管！要是让我再听到你乱叫，小心我打死你！”说完转身离开。

“小姐，你发放心，我不会让你有事的！”小环眼里沁满泪水。

上官婉儿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看见小环一张梨花带泪的脸近在咫尺，苍白地嘴唇裂开笑道：“说什么呢！放心吧！我自己的身子自己知道，不会有事的，让我再睡一会儿吧！还有，不要再求他们了，求了也没用！”说完合上眼，转了个身，又继续睡觉，她现在没有一丁点的多余体力来说话了。

如此又过了小半日，小环一直守在上官婉儿的身边，忧心越来越重，小姐的烧非但没退，反而越升越高，照这样的状况下去，说不定会把脑袋烧坏……

“有人吗？快来人啊！”忍不住，小环再次冲着狱卒喊道。

“什么事情啊？”令一个狱卒走来，猥琐的眼睛看见小环眼前一亮。

见到此景，小环心里有些害怕，却又异样笃定这个人和前面那一个人不一样，说不定会帮自己。

“大哥能帮我打盆水来么？”小环勉强挤出一丝笑容道。

那狱卒是一个令人恶心的男人，桃花眼，色咪咪的眼神，勾着令人恶心的浅笑，还有那令人恶心的手，突然伸进来，握住小环的手不放，还轻轻的抚摩，一副很享受的样子。

小环心中满是厌恶，面上却是一副笑容，笑容越来越僵硬，几乎难以维持，软声道：“大哥，能帮忙打盆水来么？”

“好！等等啊！”狱卒满足地应了一声，转身离开。

他刚离开，小环马上用衣服拭檫刚才被男子摸过的手，非常用力，像是要将手上的皮擦掉一般。

“水给你端来了！”狱卒打开牢门，进来，看见衣襟领口微微敞开地上官婉儿眼中蹦出炽热的火焰，没想到里面还有一个姿色更好的丫头，老天可真是待他不薄啊！

手一抖，一盆冷水尽数泼在上官婉儿身上，上官婉儿无力地睁开眼，待看清楚眼前的男子时，心中陡然一惊，男子眼中的光芒她已然明白自己此刻的处境，在顺着男子的眼光看去，正好停留在她微微敞开的衣襟口，这是昨晚她觉得很热，所以解开了上面的两颗扣子。见状，手忙脚乱地扣衣扣，然而，人越是紧张，越应该冷静，她此刻却恰恰相反，如此试了几次，衣扣还没扣住。

小环冲出来，挡住男子的视线，娇嗔道：“大哥在看什么呢？”边说，食指指腹还停留在男子胸前画圈圈。

男子只觉得下腹一阵燥热，什么话也没说，用力将小环的衣服撕开。

上官婉儿的衣服已经扣好，看见小环衣服被撕裂，也不知哪来的力气，端起木盆朝男子的头部砸去。

……

这一章的字数比较多吧！

呵呵！

番外 南宫寒（一）(3)

“这不是姨妈调教的好嘛！”她巧笑着对皇后说。

皇后无奈地摇头，对这她一副缴械投降的样子，全然没有平日的庄重严肃，就如同一个慈母般，让我又想起我逝去的母亲，以前我也可以这样的依偎在母亲的怀中，然而现在一切都不复存在了。

“姨妈，我去玩去了！”说完，拉着我陪他一起去放纸鸢了。

对于这些小女孩的玩意我向来不屑一顾，眼前的情景却容不得我拒绝。

皇后看着满意地看着远去地两个身影，笑吟吟地道：“现在看来当初听母后的话也是不错的！”

“娘娘上次你没看到，他还亲自帮小姐穿鞋，我想他是真的喜欢小姐！”

“我也是这样想的！刚才我还听见他叫雪儿嫁给他哩！也许早点这样选择也不会……”

望着她们消失的身影，我找了个借口，走开了！

我跑到以前母亲的居所，里面纤尘不染，似乎有人经常搞卫生，我望着熟悉的环境，眼珠子溜转了一圈，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一定了，眼睛最终定格在墙上的挂画上，画的位置似乎移动了一点。

我跑了过去仔细的摸索了一番，仍旧没有什么发现，走时不小心撞到了书桌的一角，听见笨重物体移动的声音，书架自己移动了一点，再然后书架推开一半，一个熟悉而陌生的身影从里面走出来。

我没想到再这废弃禁忌之地竟然会遇见他，他似乎也没料到我回来，四目相对，半晌无语。

我冷冷地看着眼前被我称为父皇的人，他长久以来对我的莫不关心我让我几乎要以为他早就已经忘记了我这么一号人的存在，然而此时此刻我去不得不重新打量他，用一种新的眼光来审视他。

他并没有出口训斥或指责我收回肆无忌惮地目光，半晌，我才道：“我来看看母亲！”

……

第七十一章

男子回头，用杀人的目光瞪着他，刚才那一打，已经用尽了上官婉儿的力气，她只求一次将男子打晕，现在的她蹲坐在地上喘气，全身上下一点力气也没有。

男子松开怀中衣裳不整的小环，反手一巴掌打在上官婉儿的脸上，打的得上官婉儿脸上火辣辣地疼，两眼直冒金星。

小环见状，端起木盆，再次朝男子砸去，有了上次的教训，这次男子有了心理准备，轻轻一闪，反手一掀，木盆打在地上。

里面这么这么大的动静，自然吸引了外面的人，另一个狱卒进来，瞧见两人衣裳不整的样子，自然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皱眉，冲着她们喝道："吵什么吵，想造反是吗？告诉你们最好老实一点！"一边说着，手上的动作一点都不曾停歇，扶着另一名狱卒出了牢房。

这一番折腾，上官婉儿的病情更加严重，意识越来越模糊，醒着的时间越来越少，每日小环用血来当水喂给她喝。

夜凉如水。

花费了几天的功夫，童心摸清楚上官婉儿关在的牢房，知道那个罪名是莫须有的，只盼着今夜能将他们救出来，也不知道将军现在怎么样了，一直都打探不到任何消息。

然而谁也不会想到在这样的一个夜晚，终于有人因几天没吃任何东西，又悉心照料上官婉儿终于倒在上官婉儿身边。上官婉儿还在昏迷中，对周围的食物浑然不觉，她现在沉睡的时间比意识清醒的时间越来越多，偶尔，清醒时，看着周围的事物都是模模糊糊地，她在想她是不是已经死了，是会继续投胎还是什么。

看着近在咫尺的小姐瘦骨如柴，一张小姐没有一丝神采，呈现出死灰色，嘴唇微微裂开，童心心里说不出的心痛，然而更让他难受的是小环居然……也不知小姐知道这一切又会是怎样的一番情景。心痛的人不只是他一个，同童心一起来的易冰看着眼前的一切也是皱眉，看样子，主子应该还不知道这里的情况，否则又怎么会让她吃这样的苦头，怕是这一切是他隐瞒了主子，不知主子知道后会怎么大发雷霆。

不知道自己昏迷了多久，上官婉儿迷糊地睁开眼，入眼的又是一个陌生的环境，伸手，在腿上用力地掐了自己一把，证明眼前的一切

不是梦，老天，她该不会又穿越了吧？！

“小姐你醒了，我马上去告诉大人！”一簇急促地脚步声将现在自己世界的上官婉儿拉回现实。

上官婉儿一阵恍惚，似乎第一次遇到小环也是这样的情景，然而现在……也不知小环怎么样了！

“等等！”上官婉儿叫住她，“这是什么地方？什么朝代？还有我是谁？你又是谁？”

估计是我一连窜的提问把小丫头吓坏了，她惊愕不已地看着我，又有一点像是在看傻瓜一下，那模样似乎她怎么连这些常识都没有。

“小姐你不会什么都不记得了吧？”小丫头半晌才说出话来，顿了顿又道，“现在咱们还在暗夜国境内，我也不知道你是谁，我是小红！”

“你去那面镜子来给我看看！”

上官婉儿看着镜子中还是自己熟悉的脸，心下稍稍安定，看来这次自己还没穿越。

“有没有看到和我一起的丫鬟？”

“你是大人抱回来，我不知道，我去叫大人来！”说完，小丫头转身跑了。

看见童心，上官婉儿心中稍稍安定，问道：“小环了？怎么没看见她？”

童心支支吾吾地没说话，上官婉儿见状心微凉，不肖说，她也知道结果如何，那几天喝的水有股浓浓地血腥味，她怎么会不明白呢？只是小环你知道你这样有多傻么？！泪无声地落下，沾湿了枕头，不知道哭了多久，又沉沉地晕了过去。

“你怎么来了？”上官婉儿警惕地看着眼前的人——婉柔。

“不要惊讶嘛！我这不是看见小环了，所以才来关心关心你么！”提到小环，上官婉儿心微痛。

“说吧！有什么事情？”

“告诉你个秘密，其实我上次跟你说的事情是骗你的，怕你受不了这个打击，所以才骗你的！”

“什么事情？”

“其实你是南宫寒和悦妃的亲生女人，南宫墨也是南宫寒的女儿，你们发生了那样的事情，你说说看，那是什么啊？”婉柔笑着说。

上官婉儿仔细看地时候又变成小环的脸，仓皇地后退半步，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不是的！小环你听我说……”

“不是，要不是南宫墨，我怎么会死，小姐，你太让我失望了！”

“不是你想的那样！小环！”

“不是，那是哪样？你和南宫墨是兄妹，你们做了苟且之事，你懂吗？乱伦！哈哈！乱伦！”小环放声大笑。

上官婉儿抱着头，蹲在地上，心里一遍遍地对自己说不是的，不是的，然而，那个声音仿佛无处不在，不停地灌入耳中的是：小环的声音，那样凄厉，如同地狱来的厉鬼。

童心看着眉头紧蹙的上官婉儿，她不停地摇头，一遍遍地说着：“不是的！不是的！”

“怎么会这样？你倒是说句话啊！”童心不耐地说道。

“不要叫醒她，她陷入自己的梦魇了，等醒过来了，就没事了！”

易冰见状，伸手过来把脉，见没什么事，又将她的手重新放进被褥。

“怎么会梦魇呢？”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心中的忧虑过盛，所以就会这样！”易冰若有所思地说。

“难道是小环的的死对她打击太大了？”

“或许！”

“你不是大夫吗？”

“心病还须心药医，童大人不会连这话都没听过吧？”易冰脸上恢复了惯有的不羁。

第七十二章

再次醒来，上官婉儿还是茫然地看着四周陌生的环境，明明记得自己跟童心在一起的，后来……

头好痛啊！什么都想不起来！

“你是谁？”此时，上官婉儿如发现新大陆一般看着坐在床沿的陌生男子，一点淡淡的熟悉，一点戒备，更多的是茫然。

“你不记得我是谁啦？”易冰此刻脸上没有丝毫的不羁，满脸不信地看着她，如同看着一个怪物吧！

“我们应该认识吗？”不解地反问道，迷茫地看着窗外地天空，似乎自己真的有什么不记得一般！

“那你记得什么？童心你还记得吗？”易冰略带试探性地问道。

“童心？记得，他怎么样了？”不顾形象地抓住眼前的男子，心里惴惴的。

易冰在心里默默地叹了口气，看样子是小环的死刺激到她了，不过似乎只失去了一部分的记忆。

“那你还记得最后发生什么事情么？”半试探性地问道。

“最后？”想了想，“皇上指婚，让我嫁给蓝墨，我不愿意，就……”似乎想到了什么，声音戛然而止，警觉地看着眼前的陌生男子。

尽管只听到这个地方，易冰忍不住唇瓣微微上扬，看来她最后的记忆是在那个地方结束了，不记得后来发生的事情了，这样也好，不记得他们，或许这对主子来说不失为一个好机会。

“吱呀！”门应声而开，童心冷着一张脸进来了。

“你现在这里好好休息，我和童心出去聊聊！”

带着几分不安地看着童心，童心点点头，表示安慰，同易冰出了房间。

“她失了一部分记忆！”

童心皱眉：“什么意思？”

蓦地拉紧易冰的衣领，怒喝道：“什么意思？怎么会这样？”

“我倒不觉得这是一件坏事，我反而觉得是件好事！”易冰拉开童心的手，好整以暇地说，“你难道愿意看着她痛苦的样子？她的记忆现在还停留在未出嫁之前，你难道不觉得她忘了在桑朔国发生的一切会更好吗？你看看她在桑朔快乐么？”

童心缄默，或许他说得对，她的确不快乐，忘了也好！

“那个人是谁？”

“朋友，我们的朋友！”

“我还以为是有人来抓我们回去的。”听后，上官婉儿露出欣慰的笑容。

“以后不会再有人来逼婚了，放心吧！现在什么事都没有，你安心养伤！”

见上官婉儿仍带着几分迷茫地看着他，顿了顿，又将事情的始末都说了一遍，其中自然略去上官婉儿嫁到桑朔的那一段以及小环死了的事实。

上官婉儿从童心的话中了解到了自己失了一年多的记忆，也从童心的话中也大概知道了这一年来所发生的事情，有些高兴，皇上不用给她指婚了，拂儿嫁给了蓝墨，她衷心的希望他们能幸福，毕竟他们也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总觉得心里少了点什么，又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对，却说不上是哪！

翌日，一阵嘈杂的吵闹声将上官婉儿吵醒，睡梦中隐约听见有人在叫上官鸿的名字。

“发生了什么事情？”上官婉儿问小二。

“姑娘，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会不知道呢？上官将军斩首，尸体悬挂在城门口视众。

上官婉儿只觉得耳朵旁是一阵“嗡嗡”地响声，其他的她什么都听不见了，脑袋一片空白，不停地问自己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不应该的，不应该的！

小二看上官婉儿脸色一阵苍白，身子虚浮，似乎随时要倒下去一般，好心地问道：“姑娘，姑娘，你没事吧？”双手不停地在她的眼前晃动。

半晌，上官婉儿才缓缓道：“知道是什么原因么？”双手紧紧地拉着小二的衣领，如同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般。

估计是她此刻的狰狞表情吓坏了小二，他吞了吞口水，缓缓道：“据说好像是因为他贪了一大笔钱，钱的数目相当于半个国库，所以……”

“呵呵！呵呵！”上官婉儿冷笑出声，贪官？贪官？她爹怎么会是贪官？！继而是疯狂地大笑，仰天长笑，神情凄凉。

小二得出一个认知，这姑娘这样，多半是要疯了，要是发起狂来……想想一阵冷汗，吓得逃之夭夭。

“你去哪里？”眼看着要出店门，被童心一把拉住了。

“我要去给我爹收尸！”

“现在全城在发追捕令，你难道想去送死吗？”童心靠近她小声地说。

“我爹是冤枉的，他是被人冤枉的！你应该知道的啊？童心！”说话带着哭腔，“你看他对我那么好，那么好!怎么会是贪官呢？他怎么会是贪官了！”

幸好这个时候的人不多，没什么人注意他们，否则……

伸手在上官婉儿身上一点，她不可置信地看着童心，晕了过去。

“咱们还是想办法让她离开这个吧！”易冰说。

“我知道，我想带她去桑朔，找个偏远的村落让她居住，这样也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不行，你想想现在上官鸿死了，到时候皇上会不会来还是一个未知数，毕竟……”话没说完，童心剑眉纠结在一起，他最担忧的就是这个问题了。

“你到底想说什么？还有你来这里是做什么的？我总觉得你有事情瞒着我！”童心警觉地看着眼前桀骜不羁的男子。

“是！反正，过两天你就知道了，我也是奉命行事，所以你也不要指望我能告诉你什么，是皇上说的暂时不能告诉你，怕你会坏了计划！”易冰一脸的高深莫测。

“她现在怎么样了？”

“放心吧！受惊过度！应该会病一场，想开一点就没事了，你让她好好休息吧！我先出去了，我在房间里燃了熏香，她会一觉无眠，这样休息几日应该没什么大碍了！”说完，转身离去。

童心看着易冰的背影若有所思。

番外 南宫寒（二）

我冷冷地看着眼前被我称为父皇的人，他长久以来对我的莫不关心我让我几乎要以为他早就已经忘记了我这么一号人的存在，然而此时此刻我去不得不重新打量他，用一种新的眼光来审视他。

他并没有出口训斥或指责我收回肆无忌惮地目光，半晌，我才道：“我来看看母亲！”

“也好！也是时候告诉你了，随我进来吧！”

言罢，走进里面的密室，我尾随在他身后，直到看到一张冰玉床上躺着一个同母亲一样的身影时我忍不住惊呼出声。直到此刻我要是还不能明白母亲在父皇心目中的位置，我就是天底下头号傻瓜了。

一直以来，我以为我在我父皇眼中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我此刻才明白那样的想法是大错特错了。原来我的父皇一直器重的南宫殇也只是他的一颗棋子，被他放在风浪口上，而我才是真正的被保护的对象，要不是今日我看见的这些事情，打死我也不会相信这些的。

看着我了然的表情，父皇仿佛会读心术般缓缓道：“你所想的那些都不错，我猜我与梅儿的儿子也不会差到哪去，希望你到时候不要让我失望才好。”

落音之时，我竟然觉得他的声音带着说不出的寂寞与萧索，看着那孤单萧索远去的背影，我才发觉我的父皇也老了。

我忍不住质问：“那为什么你以前也不夜宿我母亲房里，而经常宠幸梅妃?”

“难道你觉得我夜宿你母亲那里会比留宿在梅妃那里对你母亲更好么？”他的没回头，像在反问我，又像在反问他自己。

他怎么会告诉他的儿子，从他第一次在宫外遇见了他的母亲，他就已经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她，后来受伤了，被她所救，更是心动不已，虽然受伤，但是心里高兴得不得了，哪怕是挨上一刀他也愿意。

再后来他早了个借口说是一定要报答她，死缠烂打地要来了她的地址，以为她是梁家的小姐，更加高兴了，他本来就是为了逃婚跑出来的，既然要娶的女子是她，他还逃婚做什么？！

回去，他主动向他的父皇承认错误，主动请缨要娶梁家小姐为后，他的父皇母后只是奇怪的看着他，并未反对，大婚当夜，才知道一切弄错了，原来她竟不是他要娶梁家小姐，只是梁家小姐身边的一个丫鬟，顿时如遭雷击，心中数不尽的失落，如同从天下掉到地下。

本以为娶了个漂亮的梁家小姐也不错，至少还有些眼福，可是，相处一段时间才发现她蛮狠，不讲理，更是个如同蛇蝎般的美人，失望更是无以复加，愈发怀念温婉的梅儿，也是到了此时此刻，才发现原来梅儿已经心有所属。

梅儿爱的人并不是他，而他也并非如外界传言的是喝醉酒宠幸了她啊！他那时根本就是听到她说要为了那个侍卫潜逃出宫，他怀着满腔的愤怒，忧愁借酒消愁，强暴了她。

翌日清晨，看着床上的落红，才明白昨夜发生的一切不是梦，是真实的，他既害怕，又高兴！

想借此册封她，让她成为他的女人，他也并不相信那个侍卫还会要她，这话并不是说他的梅儿不好，而是那侍卫根本配不上他的梅儿。哪知她异常坚决的拒绝了他的册封，楞是一股子倔强到底，想要出宫。

为了防止她逃跑，他派一大堆人软禁她，还暗中派人保护她的安全，为的就是防止皇后对她的不利。

“既然如此，那你为何要赐死母亲？你应该知道她是无罪的！”我忍不住大声地质问。

母亲也只是希望我能够好好地活着，熬到出宫，得到封地，我也无意于权势，即使在那些宫女、太监的冷嘲热讽下我依旧遵从母亲的愿望。然而世事逼人，母亲的惨死让我明白我必须获得无上的权利，只有拥有大权者才能掌控别人的生死，才能保护好自己想要保护好的人。

皇帝没说话，眼眸暗淡无光，陷入思考中，他也想过要保护她，但是终究晚了一步，皇后先下手为强，一杯“血殇”让那无欲无求的人儿香消玉损。

“我也想的……只是……只是……”声音出现了片刻的软弱，仅止片刻又恢复自然，仿若刚才出现的脆弱只是自己的眼花。

“你现在不应该计较过去，你应该好好想想你自己的将来！”语毕，拂袖除了密室。

将来？我现在不是在为我的将来绸缪么！

望着近在咫尺母亲的尸体，我缓缓道：“母亲，对不起，看来我是无法完成你的心愿了！可是，你知道吗？如果当年你强势些，皇后又能耐你何？你又何必对心狠手辣的女子心慈手软呢？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狠心，你怎么会这个道理都不明白呢？！还有，我要告诉你，我要争夺皇储之位，我不会让你含着莫须有的罪名！”

说完，头也不回地走出房间。

朝廷上，大部分人都支持我做太子，相对来说支持南宫殇的人就明显少了很多，这其中大部分的原因归功与梁家。然而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是皇帝竟然也答应了，南宫殇的党羽大部分都被贬官，即使没有直接贬官的也明升暗降的方式架空了他们的权利。

半年后，皇后张罗着我娶梁雪薇为太子妃。

一年后，皇帝驾崩。

三个月后，南宫殇联合暗夜国造反，当场死亡。

这也成了往后我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

……

后台的那个分卷操作我不太会弄，所以……大家见谅吧！

第七十三章

“看来真的要变天了！”童心呢喃出声。

谁做皇帝，他不在乎，只是将军死了，他会倾尽全力为将军报仇，也会倾尽全力照顾好婉儿！若要在两者之间选一个，自然是后者。首先，将军喜欢小姐过得快乐，不然当初也不会冒着杀头的罪名帮着小姐逃婚；其二，人活着就应该好好的谋划将来，如果能报仇自然是最好不过，如果不行，也没必要白白搭上一条性命！

因为上官鸿的死，上官婉儿大受打击，狠狠地生了一场大病，童心片刻不离地照顾她，无微不至，然而这样的关怀备至在易冰眼中又变成另一种样子，心中暗暗焦急。

一方面，上官婉儿与童心原本就是一起长大的，也知道他们之间的一些暧昧不清的事情，童心看上官婉儿的眼神更是暗藏玄机；另一方面，此时的上官婉儿早就已经忘记之后所发生的事情，自然也不可能还记得自己的主公，主公对她一片好意，倘若两人……以他对上官婉儿的了解，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性的，所以他的担心也不全是没必要的。

别人不知道上官婉儿起了什么变化，可是童心却知道眼前的小姐又因为上官鸿的死，生了一场病，关于上官鸿的记忆却模糊许多，比

如她压根就不记得上官鸿死了，或许在她的潜意识里面上官鸿还好好地活着，也不知她现在这样的逃避行为到底好不好！

拂儿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探听到上官婉儿生病了，前来探病，这也让上官婉儿心里小小地高兴一把。然而童心对与眼前的事情却不见得乐观，整天板着一张脸。

“你怎么啦？有什么麻烦吗？”一双眉目殷殷地望着他。

“没事！”童心面无表情地说。

“可是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以前你虽然也不苟言笑，可是眼神还是一片平静，可是你现在眼底深处有重顾虑！”上官婉儿一边回顾过去，一边如是说。

“是么？”童心神色有一瞬间的恍惚，或许自己是真的变了，自从知道小姐在那场“意外”中身亡，他自己做了多少事，双手染了多少人的鲜血，他自己都记不清了。南宫墨弑父，软禁自己的母亲，将她打入冷宫，看着这些他的一颗心早就麻木了，冷了。虽然他想要杀了南宫寒，但是当看着南宫墨亲手结束自己父亲的生命他却觉得南宫墨或许心更加狠辣。

他以为自己已经将自己的想法掩藏的很好了，却没想到小姐还是窥破了，牵强地扯出一抹笑容道：“没事，你想多了，好好休息！”

上官婉儿被童心保护着，近乎圈养在房间内，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然而她不知道，不代表童心也不知道外面发生着如何样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暗夜国元和十年五月，暗夜国皇帝驾崩，太子顺利继承帝位。

新帝继位庆典当天，段王爷对新帝的帝位发生质疑，桑朔国派使臣易冰出面进行调节，证实太子皇位是弑父夺来，将太子打入天牢，等候发落。

同时新帝大赦天下，减免赋税，同时，有人证明上官鸿的清白，新帝昭告天下——上官鸿将军一生精忠报国，关于贪污实属污蔑，证明上官鸿的清白，将他厚葬，恢复官位，加官护国大将军。

拂儿自幼与太子交好，自然不相信醇厚的太子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找来幼时是与她关系良好的一些诰命夫人，连同太子曾今的幕僚一起上书请求皇帝从轻发落。

未果，拂儿思忖了很久之后做了一个惊天的决定——劫狱救人，在她看来，蓝家手握重兵，皇上必然会有所顾忌，最多将他们软禁，或者借机夺走蓝家的兵权。蓝墨的父亲在上官将军死时也曾说过想要放下手中的权利，之前也提过此事，所以关于夺兵权的事情她并不当心。而且新帝登记，一开始就实行暴政必然让所有人都不满，所以在她看来无论哪一个，他们都不会有性命之忧。

然而事情总是超乎人的预料，蓝墨知道这件事后，自然是坚决不允许她去的，一个女子挺着个大肚子去劫狱，万一遇到什么危险，或者不小心磕着碰着，孩子没了，她自己肯定更加危险。

拂儿一双眉目波光流转，殷殷地看着蓝墨，一脸地希冀，最难消受美人恩，蓝墨坳不过她，也熬不住她的苦苦央求，无奈之下，只好答应拂儿替她走一遭，至于能不能成功则令当别论。

他的想法和拂儿不一样，他知道新皇想要他们手上的兵权，他是想通过释放手上的兵权请求皇帝放了太子。毕竟这件事情桑朔国也参与了，闹大了就不太好收拾了。

蓝墨的父亲上书声称自己年迈，想要在家好好休息，颐养天年，批准。

翌日皇帝将关押在天牢的太子秘密送往蓝家。

于此同时，有人上书蓝家，说他们欺君罔上，当年先皇在世明明将拂儿公主许配远嫁桑朔国，上官家的千金应该许配给蓝家。然而事实正好相反，上官家的千金不知所踪，料想应该代替拂儿嫁到桑朔国，而拂儿公主才是嫁给蓝家。

同时，还有人上书。蓝家窝藏关押在天牢的重犯——曾今的太子殿下，并在他们家找到人犯，而原本应该关押人犯的大牢此事空空如也。

原本昨日，蓝墨在城外郊区购至一处房子，准备将太子暂时安置在那的，然而，拂儿说继续在府上呆上一晚，明日早走，没想到现在……

蓝墨冷冷地看着眼前一张张虚伪的面孔，他本就不喜欢官场，也答应拂儿要辞官，然而现在看来是没必要的了，原来一切都是高高在上的新皇策划好的一切。要是他真的有心要放太子殿下，又怎么会不对外宣称太子已经死在狱中呢！

蓝家大大小小的人全部收监大牢，曾经偌大的一个蓝家现在空空如也，只剩下一个空壳，曾经声明显赫的蓝加就此没落。

74

上官婉儿听到这个消息，忧心忡忡，忍不住一脸殷切地问道："童心，你有办法救他们么？"拂儿是她从小到大最好的朋友，她明白他们所放下的罪是什么，有多严重，但是她更加不希望拂儿有事！

"你要劫狱？"易冰突然出现在门口。

两人齐齐一惊，不过一个是表面上的惊讶，另一个却是正真的惊讶，童心会武功，有人靠近自然是瞒不了他的，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他还相信他不会出卖上官婉儿，他看小姐的眼神虽然暗藏玄机，但带着一丝尊敬，敬意中有意无意地有带着高攀不起地晦暗。

"不如你也一起加入，如何？我想你也一定是侠肝义胆，不会见死不救的对吧？"上官婉儿一脸狡黠地看着他，见他有些犹豫地样子，又做出一副难为情的样子，"既然你不愿意就算了，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向童心这样不顾生死的帮助朋友！其实我们也知道这样很为难你，不过既然这样的话，我看你就当作什么都没听见好了，我们不会怪你的！"

一番褒贬不一的话说得易冰哑口，心里却暗暗高兴。

"咦，上官小姐这样说是不是太果断了？我又说我不帮你们么？"

上官婉儿像一只偷腥的猫，就是等你这句话了。随即不知道又想到什么了，蹙眉道："就只有你们两个会不会太少了一点？"

易冰听了这话嘴角抽搐了，人少了？是少了点，可是要是人很多的话，又要信任的人，哪有那么容易！随即一计有浮上心头。

“其实，说不定有个人可以帮你呢？”带着诱惑性的声音响起。

“谁？”一脸迷茫地望着他。

“莫……”

“他逗你玩的，你有几个朋友难道你自己心里不清楚了，咱们尽力而为就可以了，你也不要希望能救他们一家子，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童心截断易冰的话，他自然猜到他要说的人是谁了，应该就是那个素昧平生的莫怀公子吧！

三人小声的议论了一番，商定好一切，只欠东风。

劫狱还算顺利，童心、易冰身上虽然都挂了彩，但都不是致命的杀，似乎都是点到为止的那种，不会伤到他们的要害，似乎有意无意地在放他们一条生路！

然而被救出来的两个人却没有丝毫重获新生的喜悦之情，一个一脸的愤恨，一个一脸的悲伤！受他们的影响，上官婉儿在一旁也闷着脸，不发一言，只顾着帮童心、易冰包扎伤口！其实她的心里更加愿意拂儿大哭一场，将心里的烦扰哭出来，也好过现在这样子——憋在心里只会更加难受！

“咱们还是赶紧离开这儿吧！呆久了恐怕不安全！”易冰见几人都闷沉沉地，忍不住开口道，打破了僵持在空气中的平静。

“也好！”童心点点头，表示赞同。

上官婉儿也点点头，表示同意。

剩下的两人都是一脸的沉默。

“你们呢？一起离开吧！”上官婉儿神色坚定地说。

“不行，我要为我皇兄报仇！”拂儿神色异常愤懑，就要冲出去，被上官婉儿拉住了。

“啪！”上官婉儿扬手给拂儿一巴掌，神色平静地说，“你拿什么去给你皇兄报仇？你现在这样冲出去简直就是白白送死，早知道你要这

样，我还不如不让他们想办法救你们！”

“是啊！你根本就不应该救我们的，你看你救了我们，我们也不会感谢你的！”蓝墨眼神闪烁不定，不知道心里旁算着什么！

“难道要我眼睁睁地看着他死掉么？他是我的亲哥哥，从小到大最宠我的哥哥！”拂儿哀恸着，泪水泫然而下，抱着上官婉儿大哭起来。

泪水沾湿了她的大片衣裳，她只感觉拂儿的眼泪透过衣裳灼热得她心里直发烫，似乎有什么很重要的东西被她忘了，脑子有点混乱，却又想不起来是什么！

话说这边两人抱着一起，另一边，蓝墨拉着童心悄悄走了出去。

“童心，你以后就帮我好好照顾拂儿了，我一定要去！”蓝墨神色坚定地说。

童心听了他的话，皱眉，语气也是异常僵硬地说：“不行，我答应小姐的事情就一定会做到。”

“你喜欢她？”

“没有！”

“真的没有？你敢用她的性命发誓么？”

童心微怔。

趁着童心失神的刹那，蓝墨飞身离开。

童心毕竟从小就要学着保护别人，一身武艺自然不差，自然比蓝墨要高上许多，即使慢上半步，去还是很快追上来。

“你就算不为你自己想想，也改为你妻子和她肚子里的孩子想想吧！难道她一个女子挺着个大肚子怎么生活下去？她才刚刚失去她的哥哥，难道你又要她马上面对失去你的痛苦么？”

蓝墨紧咬着嘴唇。

童心见有效，继续苦口婆心地劝道：“活着的人为死去的人悲哀、痛苦，谁又来为活着的人着想？将军去世了我们也一样很伤心，我甚至恨不得将杀他的人碎尸万段，可是我知道我不能，因为小姐不记得了，如果连我都死了，那她以后怎么办？”

蓝墨又了片刻的动容，或许童心说得对，现在的确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那她现在……”

“她现在有些事情不记得了，不记得小环死了，不记得将军死了，我们都没有告诉她，所以，请你也要替我隐瞒她！”童心靠近蓝墨，刻意压低声音说。

蓝墨点点头。

蓝墨和童心回到房间如同什么都没发生一般，拂儿也停止了哭泣，一行人整装准备出发。

易冰对他们作揖拜别，他还有任务在身，自然不能同他们一起上路。

他临行前对童心说：“你也快点回来吧！久了皇上会起疑心的，毕竟你是说你回来看上官将军，如今……怕是皇上也知道了这件事情！”

童心点点头，只要送他们出暗夜国边界，他就快马加鞭直接回桑朔国帝都。

75

童心原定计划是送他们出国界才回去的，然而在路上连续两次接到易冰送来的密函，催促他快点回去，他说他刻意放缓了行程等他。童心也有他自己的难受，毕竟他比易冰一行人先出来，回去还落后于他们确实也说不过去，如果自己贸然离开，恐怕他们几人都会曝光，那南宫墨自然会找理由带上官婉儿回去。

蓝墨看出童心的苦恼，对他说：“你去复命吧！我知道你有你的难处，放心，我会照顾她的！”

“谢谢！”童心一脸郑重地说。

童心走后，蓝墨看上官婉儿的眼神愈发深邃，如同一汪大海，深不见底。

其实他心里或多或少的有些怨愤，比如按理太子才是暗夜国的正统继位者，而桑朔国平白无故地插一脚——段王爷就变成真正的皇帝，如果不是桑朔国皇帝的插足，又怎么会出现现在这样的情况？！

至少现在他们一家人都还活着，一家人其乐融融，然而……他甚至有些邪恶地想要是现在桑朔国的皇帝知道上官婉儿没死，还好好的活着，甚至跟了别人，不知他会怎样！

然而理智告诉他：桑朔国的皇帝南宫墨不是那种会为儿女私情放下霸业的人，第一次见到他，他就明白这个道理，说不定当初他还好好地利用了上官婉儿一番。在心里默默地叹了口气，终究什么都没说。

上官婉儿被蓝墨地眼神看得莫名其妙，心里泛着鸡皮疙瘩，不知道为何他的眼神那么奇怪，似乎很强烈地怨愤，又似乎很理智。

蓝墨带着两个女子赶路出暗夜国，到了边境，传来帝都的快报说有反贼逃出京城，皇上下令严加检查，务必不要放过任何可疑人物，顷刻间，大街小巷贴满了他们的画像。

其实一路走来也不能说毫无风险，起初有童心在帮忙，童心一身武艺自然不在话下，蓝墨也是名将之后，两人一起带着两个女子自然不算很吃亏，行程也不慢。童心一走，蓝墨一个人要带着两个女子，自然不再是那么轻松了。再加上拂儿的肚子越来越大，又快临盆了，蓝墨自然要多上心一点，此消彼长，行程的速度什么的也跟着慢下来了。

听到这话，三人齐齐一惊。

酒家传来掌柜抱怨道："不让所有人出国？这条政策未免也太霸道了吧！我这儿还有很多酒赶着最近送过去呢！别人赶着要哩！"

只听另一个声音劝道："这也不过是上边下的公文，咱们还不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了！不过最近两天，勘察的特别严，上头还派人下来了，估计没那么好办事了！"

听了这话，那掌柜的更加不满道："皇帝无能，新皇又是看这桑朔国来的，这不桑朔国那班使臣一走，这边就开始勘察了！这还不知道又要白白多花多少钱才行！"

“你小声点，不要命了，议论这些事情，听说事情好像不是这样的！”另一个声音抢了进来，据说好像是蓝家窝藏太子，又勾结星辰国准备造反；也有人说是蓝家欺君罔上，一年前不皇上不是将拂儿公主许配给桑朔国南宫墨么？结果嫁过去的是上官将军的女儿，所以一干大臣上书……”

那人话还没说完，又有人插话了：“可不是么！你看看今年咱们国家一下子两个将军都……”

话还没说完，就被人粗暴地打断了：“说什么呢？朝廷的事情也是你们可以随意议论的，难道你们不知道随便议论朝政等同于什么么？”一个粗矿的大汉粗暴打断他们的话，眼神如利剑般扫视过去，一身蓝色长袍，两鬓长满络腮胡子，看起来极为不善。

大汉怀中抱着一个孕妇，他看着她的眼神不再凌厉，满怀着柔情。身旁跟着一个长相极为普通的丫鬟，放在人群中一抓就是一大把。这三人正是蓝墨、拂儿、上官婉儿一行乔装而来。

掌柜地连忙赔笑道：“大爷，里边请，小店有上好的美酒，要不要来一壶？”

“不必了，给我们两间上房！”

小二领着蓝墨上楼，上官婉儿在后面付账，一时摸不清蓝墨刚才为何要打断他们说话，这一路走来蓝墨都极为低调，转念一想，刚才他们提及太子、蓝家，大概触到他的心事了吧！

想了又想，最终还是折回来，拉着小二问道：“他们刚刚说两个将军什么？”

小二白了她一样，似乎她就是个大白痴一般，道：“你到底是暗夜国的人么？”

上官婉儿摸摸鼻子，有几分尴尬，又想着自己本来就是暗夜国长大的，理直气壮道：“当然是的啦！本姑娘我从小到大一直都在暗夜国。”

“小婉，你进来看着小姐，我出去买药！”蓝墨走下楼对上官婉儿说。

小二见蓝墨来了，一溜烟跑了。

“哦！”上官婉儿有些不甘心，马上就要问出来了，却也只能悻悻地走开。

上官婉儿推门而入，拂儿正在里面睡觉，暗自恼恨，却也明白蓝墨是不想她探听那些东西。

不知道拂儿在梦里梦见什么紧皱着眉头，一副很是痛苦的样子。

很快她便发觉不对，焦急地问道：“拂儿，你怎么样了？”

“我……我好像快生了！”拂儿喘着气说。

“啊？要生了？”这下子上官婉儿可是吃惊不小，很快又镇定下来，安慰道：“你再坚持一下啊！蓝墨已经去请大夫了，他马上就回来了！你再坚持一会儿啊！”

此刻的上官婉儿面上做出一副很镇定的样子，内心却是慌乱无比，她一个千金大小姐哪懂得这些？！

“深呼吸，深吸气，坚持一下，大夫马上就来了！”说罢，欲走出去叫小二请个稳婆来接生。手腕一紧，却是被拂儿紧紧地拽住了。

上官婉儿倒抽了一口气，拂儿的指甲全部陷进她的肉里，直痛得她龇牙咧嘴。

第七十六章（1）

上官婉儿庆幸蓝墨能及时带着大夫赶回来，稳婆也带来了。

稳婆进进出出，里面传来拂儿一声高过一声地尖叫，上官婉儿约莫着这样算是难产了吧！心里暗自焦急，只能默默地守候在外面。

蓝墨在外面也没闲着，来回的踱步，直患的上官婉儿眼睛都花了。偏偏又不好当着面说出来，其实发生这样的事情大家都焦急，她也不能说蓝墨什么。这个时候他还能如此关心拂儿，对她不离不弃，她应该为拂儿感到高兴。

终于，蓝墨忍不住冲了进去，愣是怎么都劝不住。直到接近天明，才将孩子平安产下，母子平安，也算是皆大欢喜了！

拂儿刚刚生产，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现在这样不适合赶路，加上城门查得紧，上官婉儿一行几人决定过段时间再走。

眨眼间一个月已经过去了，守城门的人渐渐放松了警惕，经过一个月的调养，拂儿的身子也渐渐好了，小婴儿也一点点长大，一行三人再次乔装出城。

这次他们虽然很顺利地出了城门，也就是彻底地离开了暗夜国的境内。然而在外面驾驶马车的蓝墨的脸色一点也没有随着他们的离开而变得轻松，反而更加显得沉重。在赶车到一处僻静的地方都放慢了马车地速度，凝神地戒备四周。

“怎么啦？是不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上官婉儿忍不住拉开车帘出声问道，凭直觉她自己都觉得一路上太顺利了，顺利地超乎她的想象，这样的顺利反而让她显得更加局促不安。

一听这话，拂儿几乎是本能地紧紧拥抱住怀中的孩子。

蓝墨看着拂儿母子二人，眼中流露出一抹温柔，沉吟片刻后道：“没事！”

上官婉儿将一切收录眼底，总觉得自己似乎遗忘了什么很重要的东西，可是细细地一想又什么都想不起来，不禁懊恼不已。

三个各怀心事地人走在一起。

番外 南宫寒（3）

这件事唯一的意外是梁雪薇，我一直派人默默地监视梁雪薇，她并没有跟南宫殇接触过，却在最后不顾家族的利益帮南宫殇逃跑，这是我怎么也没想到的事情，我想事情发展越来越有意思了。

我一直以为我对梁雪薇的好只是逢场做戏，做给别人看的，没想到我自己也会在不自不觉中入戏，我看着梁雪薇帮南宫殇逃跑，心里闷闷地疼，好难受，连出气的地方都没有。

皇后，不现在应该叫太皇太后以及梁王爷都很生气，太皇太后直接将她软禁，对此我也不停地求情，将软禁的时间缩短到一个月，我想也许她是该好好想想，我也该好好理清一下自己的思绪，以及对她的感情。

我去看她，我没想到她见到我开口的第一句话居然是求我放了南宫殇，我眼睛直直的盯着她看，欲将她看穿，她避开我的视线，低下头。

“为什么？凭什么你要朕要放了她？”我冷冷地问道，四周的空气因为我身体散发的温度凝结。

“我……我……”她半天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我冷漠地声音再次响起：“请皇后注意自己的身份、自己的用词！”

说完，转身欲离开，她拉着我的衣角，耷拉着脑袋，声音低沉地说：“求你了，寒哥哥！”

话音刚落，她跪在地上。

她居然为了别的男子求我，哈哈！我闭上眼睛，再睁开，眼中已是一片冰冷，质问道：“难道你就不该为我想想么？我可是你的夫啊！你难道就不怕我死在他的剑下吗？”

她的脸色苍白一片，紧咬着唇不说话。

见她没说话的意思，我厉声道：“好！好！”

转身头也不回地走出房间，来到御书房，不停地喘气，我已分不清是走路走得太急了还是被她气的！

最终我还是按照她的请求放了南宫殇的一条生路，也正是因为这次，我从梁家拿回了一部分的权利。我暗暗发誓再我有正真继承人之前不会让皇后怀上我的孩子，她那一次实在是太伤害我了。当时哪怕她解释一句我也愿意相信，可惜她什么都没对我说，她既然对我无情，我又何必看在她的面子上对梁家留有情面。父皇在世的时候便与

我说过后宫同朝前一样，都是属于朝廷的，为了拉拢有权势的官员，我娶了一个又一个官家小姐。

我看着皇后害死一个又一个或受宠的女子或怀上龙胎的孩子，我知道从她害死第一个女子那刻开始，她就不再是我曾经喜欢的那个善良单纯的梁家小姐了，她现在已经同她的姨妈一样——变成心狠手辣的蛇蝎女子。

可是，世事难料，在一次宴会上，我喝得酩酊大醉，翌日，我看见赤身躺在我身旁的雪薇，神色复杂，逃命似的逃了出去，也就是那一次我忘记了让皇后喝下避孕的汤药，她怀上了我的孩子。

听到这个消息，我算不上是高兴的，因为它与我的计划背道而驰，我本想用尽办法让她流掉那个孩子，可是看见她听到这个消息的笑容我心软了。我想或许这也是个机会，别人都说女人有了孩子就会变得不一样，说不定她会因此有所改变，怀着这个希冀的想法，我放弃了让她失去这个孩子的念头。

然而，我没想到皇后好了一段时间之后，在她生下那个男胎之后，她变得更加变本加厉，落得最后，我只有她与和妃两个女子的孩子，我知道她们俩个的父亲在朝前的也是敌对势力，为此，我宠幸和妃，她成了我的宠妃，一直与皇后保持后宫的平衡。

直到我遇到悦儿，这一平衡被打破，为了表示我对她的喜爱，赐为“悦”妃，她成了自梁雪薇之后，成了我爱上的第二个女子，也是我暗暗发誓要保护好一生的女子，不会让怨气深厚的深宫染黑，也不会让她被其他人伤害。可是，我最终失言了，眼睁睁地望着她在我面前死去。

那日，她要生产了，因为宫中留传她与侍卫私通，我只能被迫将她监禁，心中暗暗恨着——又是私通。我没想到她居然会刚生产完孩子冒着大雨抱着孩子跪在门外一夜求我赐名。我当时不出来见她是希望看到等着也没结果，早点回去休息。天知道我有多想去看看咱们的孩子，多想陪在她身旁。但是，我必须先找到证据来证明她的清白，

证明从她与人私通消息传出来的那刻，她便不再是我的宠妃，都是为了她好啊！我开始明白我父皇对我母亲的那种无力感了。

可是我没想到她回去就是一场大病，为了我的不信任，她没传召御医，病愈发重了，直到她身边的丫鬟跑来告诉我一切，那时她已经奄奄一息了。

她死前居然还告诉我她不曾抱怨我的不信任，还希望我以后不要再娶那些官家小姐了，既然对她们无情有何必害她们一生都关在深红色的深墙中。同时，希望我好好照顾咱们的女儿。

那一刻，是我在我的母亲死后第二次流泪。

没想到，最终，我连她的遗愿都无法完成，无论我怎么找，都找不到那个我素昧平生的孩子。

为此，我愈发不管南宫墨，每每看见他，我想起我的小时候，又想到我逝去的母亲，又联想到他的母亲，看着他受伤的疤痕，我心中的那个狠啊、痛啊！我想不明白那个女人怎么下得了手，他可是那个女人十月怀胎从身上掉下来的肉啊！我再怎么不见待他，偶尔还是会关心他的，至少……可是偏偏我又在皇后生产前许诺只要皇后生下来的是个男胎，我就许给他太子之位，无论如何都只能冷淡对之，我愈发的不管他。

我一直都知道皇后在对我下慢性毒药，我也在用同样的方式伤害她，所以我们彼此之间谁也不欠谁，我想只要皇后不伤害悦儿，我什么事情都可以不计较，然而，她还是做了伤害悦儿的事情，而且还这么干净利落，彻底。

当时我就想陪悦儿一起死了算了，死了就什么烦扰也没有，不用想皇后，不用想梁家，更不用顾及天下百姓的安全，然而再此时此刻另一个石破惊天的消息震醒了我，太子南宫墨居然不是我们的儿子。原来啊！原来……

那一晚，我喝得大醉，这次我是和上次喝醉又有所不同，这次是借酒消愁，梦中居然还有我的悦儿！翌日，躺在我身旁一具女人的身

体彻底告诉我我昨晚又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之后，我没再见那个女子，却暗暗吩咐三公公好好照顾她，算是是对我昨晚做的一点事情的补偿！

原本几天没吃克制毒药的我端着一碗药看也不看的喝了下去，暗暗发誓，就算是死，我也一定要做完我该做的事情。

一年之后，那个女子生下了一名男婴去了，我吩咐厚葬，对待那个新出生的孩子极为的好，一是因为悦儿，另一个原因是他将会是未来的皇帝！南宫墨不是我的孩子，我自然不可能让一个不是南宫家的孩子继承大统。

南宫墨的番外

我叫南宫墨，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我的身份不凡——桑朔国的太子，我的母亲是当今皇后，父亲是当今皇上。

在别人眼中我是高高在上的太子，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可谓过着呼风唤雨的日子。然而别人并不知道事实并不像别人想象的那么美好，比如我的父皇、母后都不喜欢我，有时候我看见别人在父母的怀中撒娇都觉得幸福，因为这些都是我从来不曾有过的！

从我有记忆开始，母后只有在父皇面前才会表现地对我极是喜欢，父皇一走，她脸上的笑容顷刻间就不见了，冷着一张脸叫宫人带我下去。而我的父皇起初对我还是比较关心的，然而随着时间地推移，那样的关心也渐渐减淡了。

每次，南宫裕做的功课受到太傅的表扬，他的母妃总是很高兴地奖赏他一番，问他想要什么，而父皇听到这个消息也是很高兴地摸摸他的头，要他再接再励，甚至还扬言说只要他一直都能超过我，那么以后的太子之位将会是他的。我一个人躲在角落里看着这一切，心里说不出的羡慕，其实我一点也不想要太子之位，我之希望他们能躲关心我一点，多给我一点温暖。

我以为只要我努力学习，得到太傅的表扬，我的母后也会很高兴，想和妃那样，然而，不管我拿多好的成绩给她看，她都只是淡淡

地应一声，见我还站在她面前，她便道：“你还有事吗？如果没事就下去吧，我要休息了！”

犹记得有一日，和妃说是我撞坏了她的一盆花，派人将我抓了去，那时母后与和妃势如水火，母后一听这个消息，火急火燎地赶来，我以为她是来救我的，当时我心里好高兴，我想至少我的母亲是关心我的，她心里还有我这样的一个儿子存在，然而很快我就意识到我这是大错特错。

母亲见我没受到什么伤害，命人杀了那两个带我来的宫人，然后对她身边的刘公公说：“你看着办吧！”

说完，转身离开！

我眼巴巴地看着那个被我唤成母亲的人离开，接着，刘公公拿出绳子在我受伤勒出一条又一条血痕，那刀子一刀刀划下去，似乎犹觉得不够，一把将盐水倒在血迹斑斑地手上。

“皇上，你要为墨儿做主啊！”我的“母后”哭丧这一张脸对父皇说，“你看看，和妃那个心狠手辣地女人，她根本就是见不得墨儿比裕儿强，你看看墨儿这双手以后可是该怎么办啊？万一伤到筋骨，那可就……那可就等于这一双手费了啊！”

“皇后娘娘，您可别诬赖别人，你看看我现在象是需要对太子做这些事情的人吗？说不定是你自己的苦肉计，又或者是太多人不喜欢你了，又不敢对你如何，只得转移目标到你儿子身上了咯！”和妃说这话说得极为挑衅。

父皇没有说话，只是略带疑惑地目光看向我，眼中满是询问，他表情极为严肃地说：“墨儿，还是你自己来说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吧！”

我知道大家都在等着我的回答，包括那个被我称为母后的人，我的答案将称为她们的一个转折点，然而我只是默默地站在那里，倔强地看着我的父皇，什么话也没有说。

我不想冤枉和妃，并不是因为我觉得她心善，而是这一次抓我的人我不知道是不是她，真正害我的人却不是，我甚至有些怀疑从头到

尾都是我母后一个人自编自演地一出戏。

我想即使是她，或许我也会放过她，因为她有一个母亲该具备的东西，至少在自己孩子面前是的。

这件事过后，大家都明白我这个一向不受宠的太子愈发不得皇上的见爱，说不定很快就会连带着这个太子之位也不存在。宫人都是踩低攀高之辈，见我已是如此，连个小小的太监都给我脸色看，我也冷着一张脸看着他们，不管只要父皇不废掉我一天，我就还是太子一天。

然而没多久，我的父皇从宫外带来了一个新的美人，父皇赐封她的比较快，很快她就成了父皇最受宠爱的悦妃，宠冠后宫，势头压住一直被受皇宠的和妃，隐隐有要超过她的势头。我看得出父皇是真心爱上这个女子的，可是也真是因为父皇的真心宠爱，才让这个女子成了和妃和皇后的眼中钉。

我也很喜欢她，因为她很善良，还有一个原因是——她是一个真正没有丝毫目的对我好的人，不会因为我的身份而对我虚伪着一张脸。在她的身上我感受了在皇后身上感受不到的东西——母爱！

我有时候不知道该说她傻还是聪明好，她对人太没有防备心了，尽管父皇把她保护的滴水不漏，可是我还是不得不很努力地留心着她身边的人和事，深怕她一个不小心连自己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很快她就有了小宝宝，我心下黯然，或许以后她再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关心我了，她会关心她的孩子，在那一刻，我真的好希望她没有这个孩子，甚至潜意识的希望她没有这个孩子。然而看着她脸上满足的笑容，我便知道自己的这个想法真的很邪恶，甚至我觉得自己好在她的面前显得很肮脏。

时间一天天过去，她的肚子越来越大，她的脸上的笑容一天比一天多，她抚摸着肚子，笑着道："墨儿，你想要个弟弟还是妹妹？"

我没有回答，她继续道："我希望她会是个女儿，因为寒没有女儿，我想他一定想要个女儿！"她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

容，似乎将来的一切就在她的眼前浮现。

我想父皇一定希望这个孩子是个男的，将来好继承他的帝位，不过，只要她喜欢，将来不管这个孩子是男的是女的，我都一定会对他很好很好的，把世界上最好的东西都给他，哪怕他会成为太子，我也不在乎！

悦妃快生产了，很快，传出一个消息——悦妃与人私通，一时间宫中流言四起，甚至还传出消息说悦妃这个孩子都不是皇上的。父皇将悦妃软禁，敢背地里乱嚼舌根的宫人都被判了重刑，这杀一儆百的做法很快收到见效，再无人敢乱说一句。

.....

番外只是个小插曲

然后后台我不会很会操作，暂时还不知道怎么建个单独的番外卷

然后你们将就一下看吧！

76章(2)

马车越行越慢，最后几分是同步行相差无几，上官婉儿暗暗警觉。

马车内的小婴儿似乎也感到了不同寻常，眉头一皱，哇哇地哭了起来。

拂儿没由来的一阵心烦，没有细想，因着小孩的哭声无暇顾及其他，只能专心的哄小婴孩睡觉，自然没发觉驾车的蓝墨与上官婉儿的不同寻常之处。

此刻在外面驾车的蓝墨却是警惕到了极点。他隐约听见了一些不同寻常的声响，却无法判断这些声响的来历。同时，几年战场上的搏杀练就的敏感身体本能的感觉道一阵没来由的寒意，似乎有一个阴森的、无情的气息在空气里弥散，钻进了他每一个毛孔。他不由得紧绷身体，令一只手握住隐藏在腰间的软剑。

四周如此的宁静，如同大风暴来袭前的海面，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涌动。

风从四周向中间的马车涌来，几个黑衣人从四周将马车包围。

上官婉儿掀开车帘的一丝缝隙，看清楚外面的情况，蓝墨飞快的隔开挡在前面的几人。

“你来驾车，先带着他们离开，我来垫后，随后会追上你们的！”

“好！”

“可是……”拂儿犹豫着，看着蓝墨。

“快走！”蓝墨厉声说，话音刚落，挥着软剑抽在马身上，马车扬长而去。

上官婉儿学着蓝墨的样子，鞭子挥打在马身上，样子是学得有模有样的，看起来与其他的人无意，只有上官婉儿自己知道她有多紧张。以前看别人驾马车还觉得挺容易的，真正驾起马车才知道那只是自己一厢情愿的遐想而已。

“婉儿，咱们停下好不？”

“不行，咱们停下只会拖累他，你想脱他的后腿吗？”

“可是……”

两人正说着，一个黑衣人追上来，拦住马车的去路。

上官婉儿冷眼看着眼前的人，身子不由自主的

Chapter_8

护在拂儿身前，右手伸入衣袖中，蓦然间，手上多了一包东西。

76章(3)

“让开！”

“让开，只要你们有那个能耐！”黑衣人冷冷地说。

“好狗不当道，阁下不会连这个到底道理都不明白吧？”

“是啊！所以我本就不是好狗！”黑衣人依旧冷漠如常。

上官婉儿忍住想笑的冲动，继续道：“是啊！所以阁下连畜生都不如！”

“你说什么？”黑衣人提着刀，横着就是一刀。上官婉儿拉着拂儿迅速的躲进马车内。

马车顶盖瞬间与下面脱节，粉碎成泡沫。上官婉儿暗暗心惊，侥是她和拂儿躲在马车内，也能感觉到来势猛烈而凌厉，估计黑衣人是被她给激怒了。她本就是要这个效果，现在想来那个方法也不知可行不可行了。

风势停下，上官婉儿右手一扬，一块纸包飞了出去。

黑衣人几乎是本能的想也不想又是一刀下去，纸包瞬间粉碎，里面的东西飞飞扬扬飘散到空气中，竟然是一包面粉和辣椒。

上官婉儿在扔出纸包的那一刻，拉着拂儿跳下马车，拉着她向来时的路跑去。

刚跑出一小段路，拂儿就气喘吁吁的了，上官婉儿拉着她躲到一旁的草丛中。

原本上官婉儿也只是打算绕着那条路跑出去一段，绕后绕开的，这一切她都是算了大概的时间的。因为面粉中含着很辣很辣的辣椒粉，熏得人眼睛生疼，这也是为什么她留着那包辣椒粉的原因，这也是她为何要激怒黑衣人的症结所在。现在她们这样虽然说不算完全按照她的计划来的，却也相差无几。

等黑衣人睁开眼睛之际，那还有他们的影子，暗自恼怒，低声咒骂一句，沿着路途开始寻找。

上官婉儿躲在暗处暗自观察，还好这一带树木茂密，容易找到藏身的地方，不然她们现在一定落在黑衣人手中，说不定还成了他的刀下亡魂了。

然而黑衣人也只是在附件走动，他可不相信那两个弱女子能有多快的速度。

77章(1)

望着黑衣人，上官婉儿陷入深思中。

似乎自己以前也这样被人追杀过，那个时候在自己身边的似乎另有其人，无论她如何努力，她都无法回忆起那人的长相，这让她十分苦恼。

蓝墨一剑隔开要前行的一个黑衣人，两人各退半步，脚步刚落地，另一个黑衣人的剑紧跟着上来。

蓝墨将刀一横，挡住黑衣人的攻击。黑衣人的剑尖与蓝魔剑的侧锋相交，擦出一窜火花。蓝墨一掌打向黑衣人，黑衣人想躲开已经来不急了，生生受了一掌，两人各退十步，黑衣人刚刚落定，吐出一口鲜血来。

这一轮看似蓝墨占了上风，其实蓝墨也好不到哪去，这么多人对他一个，他现在身上已有多处剑痕，暂时不至于毙命，却也渐渐感到力竭。要想不继续这样下去只能速战速决，速战速决是个好方法，然而他武功只比这些人高上一点，占不了多大的便宜啊！

蓝墨苦笑一笑，继续专心应对敌人的攻击。

时间在一点点的流逝，等蓝墨将所有的黑衣人都解决时，他已经气喘吁吁的了。一袭蓝色的长衫变得破破烂烂，被血染得通红，看不出原本的色彩。

蓝墨没找到上官婉儿与拂儿，却看到一个黑衣人与一辆破碎的马车，不好的预感袭上心头。

躲在暗处的上官婉儿和拂儿也看到找了这一幕，拂儿心系蓝墨，关心则乱，差点要叫蓝墨了。

上官婉儿眼疾手快，捂住拂儿的嘴巴，道："我知道你是担心蓝墨，我也和你一样很担心他，看见他满身是血，我知道你很难受，但是你想想，要是你现在出声叫住蓝墨，被那个黑衣人发现了更加不好，我们会成为他手中的人质，用来胁迫蓝墨的！我想蓝墨也知道你关心他，他一定不会有事的！"

拂儿手中的婴儿似乎为了响应上官婉儿的话，在拂儿怀中动了一下，慢慢睁开眼睛，"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番外 南宫墨的成长

我一直躲在角落中听着悦妃的房间里传来一阵又一阵的尖叫声，听着我一阵揪心的疼，我这才明白原来生孩子这么痛苦，它们划破夜空，与雷电声交接在一起。

我好想冲进去看看里面是一番怎样的情景，但是我知道我不能，我暗自懊恼的时候，也抱怨父皇这个时候还流连在和妃的温柔乡。

一声婴儿的哭声在如同天籁般划破夜空，我心中暗暗舒了口气，总算无事了。

然而，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她抱着个孩子朝和妃的供电方向跑去，此时此刻，我已经无暇顾及她哪来的力气，只得默默跟在她身后，我看着她一直跪在殿门外求见皇上，皇上铁了心一样不曾出来。雨水打湿了她的发，顺着脸霞滑下来，她紧紧抱着怀中的婴儿，小心翼翼地将她护在怀中，如同呵护世上最珍贵的珍宝。我很羡慕怀中的婴儿，我想这些都是我从未能感受到的。

那一夜，她昏迷在殿外，父皇还是未出来半步，只命宫人将她送回去，请御医好生照顾着。她拒绝服药，病情愈发沉重，我眉头紧锁，却苦无办法。最终她死了，她临时前劝皇上好好照顾他们的女儿，不要再连累无辜的女子，我默然站在角落里，有点伤心，这个时候她没提起我。

皇上不待见我，皇后也不待见我，渐渐的宫人都明白皇上起了废储之心，他们本是趋炎附势，踩低攀高之人，连个宫人都给我颜色看，我冷漠地看着他们，直到他们觉得心慌离开，我开心莫名。看着空荡荡地宫殿之剩下一个太监恭敬地站在那里，他是唯一一个没有给我脸色看的宫人。

“你叫什么名字？”我神态倨傲地问道。

“回太子，奴才叫小李子!”

“那你以后就跟着我吧！我自然是不会亏待你的！”我淡然道，留给他一个背影。

……

杯水车薪啊！

大家不要怨我啊！

最近这段时间作业特别多

每天都在不停地赶作业！赶作业！

番外 南宫墨的成长（2）

他亦步亦趋地跟在身后，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昨日父皇醉酒宠幸了一女子，我知道他是彻底的食言了，心里愈发看不起他，面上却恭敬如常，从那之后，我开始暗自韬光养晦，悦妃的心愿他既然无法完成，就让我靠我的力量来完成好了。

“殿下难道从来没想过，你的皇上皇后为何如此不见待你么？”一日下课后，太傅将我留下来对我说。

我很快便明白太傅话中的弦外之音，想看看他到底准备做什么，道了句：“学生愚钝，不明白老师的意思。”

“殿下跟我来吧！”

我尾随在他身后，想看看他准备玩什么把戏，如果他想控制我做个傀儡皇帝那是不可能的，我不会让他如愿，更讨厌别人控制我。

“你看见他们了吗？”

我顺着他目光看去，看见皇上身边的三公公和一个打理花草的宫女在说话，我点点头，即使他们是对食，我也不会觉得奇怪，宫里这样情况也是很正常的。

“你猜对了，皇上让三公公好生照顾这位宫女，收她为对食的！”

“那又如何？与我的身世有何关系？”

“太子跟我来便是！”

我看见一个很温馨的画面。皇上抱着怀中的小男孩，眼神温和地看着他，眸中满是慈爱，道：“小静儿喜欢什么？”

“吃的！”小男孩扭动着小身子在他怀中撒娇，天真可爱，我想要是悦妃的孩子应该也差不多这么大了吧！

“你将来做了皇帝之后就可以有好多好吃的，不是更好吗？”皇上引诱着他。

小男孩手指含在嘴里，想了会，道：“好！”

这一幕深深地刺伤了我的眼，我不只是一次看见皇上抱他，每次都避得远远的。我也一直都知道皇上有了废嫡之心，然而亲耳听到这话，心还是被刺痛了一下。

.....

番外 南宫墨的成长(3)

“殿下，不必忧心，老臣一定不会让皇上如愿的，殿下也不必伤心，你不是皇上皇后亲生的！”太傅看着我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

“那你倒是说说看，我是谁生的啊？”我冷冷地看着他说。

“你母亲本是宫外的一个女子，怀孕生下你，被皇后发现了你，杀了所有人抢走了你！”

“那么你又是谁？”

“总之太子只管相信我便是，我是永远都不会害你的！”

有了老师的帮忙，我要拉拢朝中大臣容易得多了，很快培养出属于自己的心腹，只听命于我。

我也派人暗中查探我的身世，果然如同老师所说的相差不二，我想起小时候的事情，原来他们一直都知道我不是他们亲生的，所以才那样对我，原来如此啊！皇上留着那个女子，是想着以后我若登位了，让三公公带那女子出来揭发我吧！我就让你看看到时候你是如何后悔，梁家，我也一样不会放过。

皇后帮我的定亲，是梁家的女儿——梁晚歌，我见过她，是个心高气傲的女子，我不喜欢她，然而，皇上皇后都同意了，我的意见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什么话都没说，倘然的接受他们的安排。

我遇见一个和悦妃容貌有几分肖似的女子，我以为她是悦妃的女儿，却原来不是，害我空欢喜一场，不过我待她也很好，接她回宫，好生地照顾她，即使她不是悦妃的女儿，我也不希望她步上悦妃的后尘。

然而，皇后，晚妃，月妃，迫不及待的出手，她最终还是步上悦妃的后尘，香消玉损，甚至连她的最后一面我都未见到。

我没料到晚妃，月妃两个人竟然如此大胆，敢背着我做事，既然有胆子做，就要有胆子来承担后果。你们不是怕失宠么？我就让你们尝尝失宠的滋味如何！我流连在花丛中，宠幸一个又一个女子。

我暗暗发誓：梁家，我早晚有一天会让他在这个世界彻底消失，让人取而代之。

77（2）

黑衣人和蓝墨自然也都发现了这边的异样，蓝墨先是一喜，接着又皱着眉头。双手如闪电般袭向黑衣人。黑衣人浪费什么体力，躲避蓝墨的攻击简直是轻而易举，轻巧的闪开蓝墨的攻击，眼中有些淡淡地讽刺。

两人的战斗如火如荼的进行着，婴儿的啼哭声成了两人战斗的伴奏声。

拂儿双手无意识地抚摸婴孩，眼睛随着蓝墨的身影不停地换动。

上官婉儿蹙眉，知道拂儿已无安抚婴儿的心思，伸手接过孩子。拂儿将孩子递给她，感激地冲她笑笑。

蓝墨稍稍胜上一筹，将黑衣人斩杀在刀下。眼见黑衣人倒下，蓝墨终于支撑不住，也倒了下去。

上官婉儿同拂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蓝墨扶上只剩半截的马车。拂儿心疼地给蓝墨止血包扎上药，上官婉儿一手抱着婴孩，一手拉着马车无意识的前进。

渐渐看到了人烟，上官婉儿一行人如同沙漠行走的旅人看到绿洲一般，兴奋之前丝毫不曾掩饰。回头看看拂儿依旧皱着眉头看着蓝墨，她张了张嘴，想说出一些安慰的话，到嘴边依旧什么都没吐出一个字。

不远处的地区中住着人家，上官婉儿走到最近的一户人家，轻叩房门。

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人出来开门，诧异地望着她，似乎有些惊讶她一个小女孩便有了个孩子。

上官婉儿淡淡地笑了笑，道："老人家，咱们想在你这里借住一晚可以吗？"她的声音本就清脆，老人看着面善，便也同意了。

"谢谢了！老人家，我还有两个朋友，我去跟他们说一声！"言罢，跑过去同拂儿扶着蓝墨一起进了房间。

老人家中还有个年过半百的结发妻子，她的身子似乎不太好，现在这样的天气也穿得厚厚的。上官婉儿无端地想起另一个身体不太好的人，只能凭着体型依稀辨别是个男子，依旧看不清他的样子。

77(3)

老人见蓝墨，心惊地看着他们，目光中已经不再是先前的柔和，多了一分警觉与提防。

上官婉儿见状，只能耐心的解释，并且编了一个借口骗老人家说拂儿是她家小姐，与蓝墨情投意合，缺招到家人的反对，被打了个半死，逃出来的。

这个地方原本就没多少外来进来，人们都很纯朴，两位老人不仅相信了上官婉儿的话，还深刻的同情他们一对恋人。

上官婉儿自然乐意见到这种情况，哄着婴儿睡觉，见拂儿还在衣不解带地照顾蓝墨，悄悄地退出，自己也美美地睡上一觉了，今天实在是太辛苦了。

在老人家原本说是呆上一个晚上的，结果老人心生不忍，愣是留着他们，上官婉儿踌躇片刻，终是不忍拂了他们的好意，答应了下来。眼里却多了一层担忧，万一那些人追来了，后果……

在这里度过了一个多月的平静日子，上官婉儿一行人都渐渐放松了警惕。

蓝墨的伤势在渐渐好转，最高兴的要算拂儿。相对拂儿的喜悦之情，蓝墨自己却显得兴致缺缺，因为他此生在也不可以行武了。为此，他很颓废，幸好有拂儿在一旁陪着他解闷，说话，加上小婴孩咿咿呀呀地童语，他渐渐从那些不开心的事情中走出来。

上官婉儿想起了那个男子是谁，想起上官鸿的枉死，想起小环的惨死，知道自己只要去寻莫怀，他便会帮她报仇。然而却没想过要去寻他，不是她不孝顺上官鸿，也不是她能平静地面对小环的惨死。只是寻他，就意味着更多的麻烦。现在的蓝墨已经今非昔比，路上要是在遇见黑衣人，他们谁也躲不过，不像以前，蓝墨至少还可以帮忙抵挡。

现在这样的平静日子大家都很喜欢，其乐融融，她也想过平静的日子。人总是要好好珍惜现在，若是她一味的去报仇，说不定还会牵连到蓝墨与拂儿，想必他们也是这样想的吧！

78(1)

时间如流水般逝去，转眼间又是半个月过去了。

或许是有点事情该来的总归是会来的，不管你怎么躲都躲不掉！

这不那一群黑衣人就找来了！

这一个月蓝墨想了许多事情，看着大家脸上的笑容都没说出来。他总觉得有一只无形的手在背后控制一切，比如他们之前的一路上虽然都不平淡，或多或少地有人想要杀他们，但是他们从未受过致命地伤害。

拂儿做月子的那一个月，他不相信那一群人无法找到他们，当然不排除有人刻意地将他们的行踪隐瞒了。但是为什么他们一出国界，那些人又找上门来？或者又说这一切都是那人特意做出来的？那他的目的又是什么？

看着眼前的黑衣人，蓝墨什么都没想，护在拂儿身前，逃，对于现在的他来说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上官婉儿抱着婴儿刚刚散步回来，远远地就看到了这一幕，心提到了嗓子眼上，知道这次是在劫难逃。

蓝墨不动声色，蹙眉盯着她。隔着太远，上官婉儿看不清楚情况，只能躲在一棵大树后面观看。

那群黑衣人如同地狱来的修罗，一剑将人斩杀在刀下，甚至连村庄里的老人小孩都不放过。原本平静地小村庄在这一刻变成地狱的修罗场，上官婉儿眼睁睁地看着这里地一切变成在一把大火地燃烧下变成灰烬。

上官婉儿眼睛睁得大大地，茫然地看着眼前的一切，不知道自己是何时离开，不知道自己何时被人带走的！如同失去灵魂地娃娃一般任人操作。

莫轩冷冷地看着她被人带走，真不明白哥哥怎么会喜欢这样的女子！要美貌没美貌，最多只能算是长得清秀，比她漂亮的比比皆是；要才智也不见得有多少才智，不然现在也不会是这样一副失魂落魄地样子了！

“处理好这一切，不要让人看出端倪来了！”莫轩冷冷地说，说完，转身离去，如同那些人不是他的子民般！

78(2)

“婉儿，先喝点东西好不好？”莫怀温婉地劝说着，如同在哄一个不吃饭的小孩吃饭一般。

上官婉儿木然地张开嘴巴，莫怀一勺一勺地将烫送到她的嘴巴。

汤刚刚喝完，上官婉儿沉沉地睡去。

“好好照顾她，若有什么动静立刻通知我！”

“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你居然都不告诉我一声？”

“我这不是担心你的身体受不了嘛！好了，我现在把人给你带回来了，你总该放心了吧？”

“你隐瞒了我多久？这一路上发生了多少事情？”莫怀一脸平静地说，然而熟知他的莫轩可不认为他是真的平静，他越是平静越是说明他生气。

“好了，哥，你听我慢慢把话说完？这不是因为母后病重，我无暇兼顾她，才会这样么！本来拂儿那个公主怀孕做月子，他们就一直呆在暗夜国境内，我叫人将他们的行踪隐匿了，一直也没人找到的，当然会派人暗中保护的。后来母后病重，谁想得到他们那个时候离开，那边派来很多人，他们应付不来，所以……再后来他们到了一个边境小村庄，我看他们都不想离开那里，所以就放任他们在那呆着的，谁想到……”

“你们在说什么呢？怀儿这般不高兴？”一个脸色苍白的中年女子走来，五官端是长得不错，依稀可以看出年轻时也是个美貌的女子。

“母后身子不好就不要出来了！”莫轩一边说，一边上前搀扶她。

“整天躺在屋子里很难受的，骨头都酸了！”

“出来透透气也好！”莫轩慢悠悠地走上前。

“听说你们带回一个女子，倒还真是难得！”她最担心的就是两人的婚姻大事，担心他们以后孤身一人，孤寂一辈子。

虽说是有钱人家不愁找不到女子，暖床，传后代，但真正能找到一个与之相仪的女子过一辈子也是很难的！

78（3）

她只希望他们将来老了还有人能陪伴左右。

“母后，你都在想些什么啊？”

“我在想你们什么时候成亲！”

“母后，我想起我还有很多奏折没看，我先去看奏折了啊！”言罢，赶紧逃之夭夭。

“莫轩，站住，我话还没说完！”

莫轩原本打算离开的脚步生生顿住，只得硬着头皮回来。

“莫怀这个女子是你要带回来的吧？”

“恩！母后不要多想，她是朋友拖我照顾的！”莫怀笑笑，最烦扰母亲问这些问题了，他明白母亲是为他好，希望他以后不再孤身一人，然而她难道不知道强扭的瓜不甜么？她和父皇不就是这样的么！

“我可以没问你其他的东西，你这么急着回答做什么？”

“此刻无垠三百两”就是莫怀此刻唯一的想法，大夫说母后的性格忧郁，不适合养病，也不知道莫轩从哪找来一大堆言辞搞笑讨人喜欢的人，整天与那些人接触，渐渐地说话也慢慢搞笑起来。他的母亲整天受莫轩的熏陶，虽说是沾染不多，却也没想到感染成了这样！

“母后，其实有的事情是急不来的！”莫怀悉心地说。

中年女子一阵沉默后，道：“罢了，罢了，我以后不再问你们就是了！”言罢，转身离开。

莫怀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终于让上官婉儿从痛苦的记忆中走出。

“二公子，现在看来你做得事情似乎没什么很大的收获啊！”明夜冷冷地说。

“以后你就会知道结果怎么样了！”莫轩冷笑着说。

有的东西并不需要长时间沉浸其中，只要经历过一次，在心灵深处络下一道那样的痕迹就可以了使其终身难忘就可以了。

其实上官婉儿心中的恨意并没有宣泄出来，只是沉浸在深处，让莫怀没有察觉到而已。只等待一个切合的机会爆发，因为她目前还不知道幕后的凶手是谁！

79(1)

莫怀虽然比莫轩擅于使谋略，但是莫轩毕竟当了几年的皇帝，能将一个国家治理的仅仅有条，可见他的能力并非一般。阅人无数，自然要比莫怀飘然若外观察人要仔细得多，掌控人的心里自然也比莫怀高上一筹！

上官婉儿在墨怀的带领去见莫怀的母亲，因为她说为了庆祝上官婉儿的身体康复特意开了一个小小的庆祝宴会，要是这样上官婉儿还不去就显得她太……

毕竟她是住在莫怀家，按理应该是她去拜见莫怀的母亲的。

“太后是个什么样的人？”上官婉儿问在帮她梳头的宫女。

“太后？小姐等下看不就知道了嘛！”

上官婉儿没再问了，只能感叹这丫头很聪明，也难怪她会被莫怀选来照顾她。

“你想知道我母亲？”莫怀在身后问道。

“恩！等下要见你母亲了，我有点紧张。”

“你紧张什么？”莫怀凑上前来问道。

“我……我……这不是惹得你母后不开心吗？”上官婉儿摸摸鼻子道，她是想起了一些事情，但是还有些事情没想起，只觉得莫怀对她好，她应该要回报他的。

“放心吧！我母后很好说话的！她只是盼着我们兄弟二人能成家就好！”

上官婉儿脸微红，又道：“你的兄弟好少！”

“是啊！其实我本来应该还有个弟弟或者妹妹的，我的父王母后都不是因为相爱才在一起的，他们在一起相敬如冰，偏偏后来我的母后还真的喜欢上我的父皇了，然而我父皇心中已经令有佳人！结果很老调——我的母后陷害那个女子，那时那女子已经怀孕了，我父王知道后很伤心，伤心逝去了。母后也是在那段时间里因为要照顾父王，又

因为害了那个女子，天天晚上做噩梦，身子没能调养好，变差了。”莫怀在说这话时，眼中流露出一丝伤感，不再是平常的温润若水。

79(2)

“一起做吧！没有外人在，都是自家人，你不必拘谨！”莫怀的母亲笑着说。

没有上官婉儿所熟知太后的凌厉气势，如同一个慈祥的老人，这让上官婉儿唯一的忧虑一点点地消失掉，开心地与老人畅谈。不知道为什么上官婉儿就是比较喜欢老人，很奇怪的感觉，仔细回忆，在自己的记忆中似乎也没跟老人接触多少一样。

上官婉儿原本就是乖巧之人，再加上在现代和她爷爷生活了一段那么长的时间，自然深深地明白如何讨老人欢喜。虽说失去了一段记忆，但是人的性格却不会随失忆而改变。

太后和上官婉儿两人聊得愈发投机，莫怀、莫选二人被晾在一旁，桌上的情景就成了上官婉儿同太后两人聊得热情如火，莫轩、莫怀如同两个外人在一旁吃东西。

“你觉得莫怀怎么样？”做母亲的怎么会不了解自己的儿子，太后又怎么会不知道莫怀的心思了，只看上官婉儿的心意是如何了。

上官婉儿就知道会问这个问题，笑道：“很好啊！聪明、温柔、有气魄、有谋略，是个能做大事的人！”

“那做丈夫呢？”

上官婉儿听了微微一愣，片刻后笑道：“会是个好丈夫！”就算不好，她也不会说出来，况且莫怀还真的会是个好丈夫。温柔，体贴，又不花心，这个男子三妻四妾的时代来说他真的是个好丈夫。

“那你和莫怀成亲如何？”

原本在太后问莫怀做丈夫如何，气氛已经微微变了，当时莫怀一直凝着她，莫轩的眼睛也在若有若无地看着她。也幸好太后是一个个问题循环过来的，要是太后第一句话就问“你和莫怀成亲如何？”估计当时上官婉儿肯定会惊讶地将口中的东西吐出来。

“呃……这个……”上官婉儿有些难为情了，她怎么会不知道莫怀对她的情意呢！但是偏偏她现在又无法回应。头埋得更低，低垂着眼帘看着自己眼前的饭菜。

79(3)

“母后！”

“母后，儿孙自有儿孙福，不必操心那么多的！”莫轩似笑非笑地说，“不是说好了不操心这么一回事的么？”

最后以一桌子的人沉默下去匆匆收场。

“不要在意我母后的话，她并非是无心的，只是希望我快点成家，因为按照我的条件我现在应该成家了。其实主要还是那些比我家世差的、和我同年龄的人都已经成家了，有的甚至都有了小孩子，我的母后才会着急的！”莫怀在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神飘的很远。

“放心吧！我懂！其实你母亲很和蔼、很慈祥，没有做太后的人的那种凌厉！”上官婉儿笑着说，脑海中有什么东西翻涌而出，似乎自己以前曾经接触过类似的人。

“我说了我的母后很好说话的是不是？”

“恩！”

“那个……那个……莫怀，我记忆不全！”

“我知道！”

莫怀正准备说什么，明夜跑来，看见上官婉儿在一旁，踌躇了片刻才缓缓上前。

“公子！”明夜看了站在一旁的上官婉儿一眼。

“说吧！”

“可是……”明夜的眼睛一直没离开上官婉儿。

上官婉儿笑着道：“我还有些事情没处理，先走了！”知趣的走开。

莫怀淡淡道：“说吧！”

“二公子说查到他们谁动手的了！说要过去同你说这事！”

其实上官婉儿并没有就此离去，而是躲在暗处转角处，她凭着直觉她知道这件事情或多或少地与她有关系。隔着太远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只看着明夜嘴巴一张一合，之后两人匆匆离开。她偷偷地跟在他们身后，不敢靠得太近，害怕被发现。

看着他们进了御书房，上官婉儿躲在门外偷听。那些人只道她是皇上带回来的客人，也没过多的在意。

“你不是想知道是谁杀了他们吗？桑朔国那边的人做的！”

80(1)

上官婉儿听着毫无头绪，也不知道他们所说的那个“他们”又是指谁，若是与自己无关不听也罢！原本偷听别人的谈话就不是什么好行为，正准备离开。

却听莫怀道：“应该不会吧！他不是喜欢婉儿么？”

也正是这“婉儿”二字让上官婉儿原本迈开半步地脚收了回来。

“哥哥以为他和你一样么？在他心中权利才是最重要的！”

“动机呢？”莫怀犹自不信，蹙眉问道。

“栽赃嫁祸！人人都知太子妃曾经和太子南宫墨伉俪情深，情比金坚，新帝继位为了她更是将年号改成了‘念婉’，皇后之位一直架空到现在。倘若有人知道她没死，并且还出现在星辰国境内，又在星辰国被杀，你说会怎么样？”

“还是……”

“哥不打算告诉她么？我想她应该有权知道！”莫轩说这话并不是他有多关心上官婉儿，一切都只是因为与莫怀有关。

都说关心则乱，这话一点都不假，倘若是平时门外有人偷听他又岂会有不知道的理?

可是他哪里知道是因为莫怀太相信他与明夜不会背叛自己，否则又怎么让上官婉儿钻了个空子，在外面偷听呢!

上官婉儿在门外不小心动了一下。撞到身后的花盆。

“谁在外面？”

“我！”应声，推门而入！

“你们慢慢聊！我先出去了！”莫轩说着退出房间。

两人独处，相互间都没有说话，气氛变得有些微妙。

“你不该告诉我吗？我有权知道！”上官婉儿定定地看着他，“包括我缺失的那一段记忆！”

“拂儿、蓝墨的死或许和桑朔国有关系！至于你缺失的那一段记忆我想我应该不算是最清楚的人，当时我并未在你的身边，小环才是一直跟在你身边的人。”

听到这里，上官婉儿眼神微微黯然，莫怀说得对，当时他似乎真的没有出现，但是现在小环死了，那些残缺的记忆除非她自己想起来，否则……

80（2）(修整了一点点）

自从上次之后，太后总是有意无意地戳和上官婉儿和莫怀，太后毕竟也有过少女怀春的经历，年轻女儿家的心思。在她看来上官婉儿对莫怀并非无情，或许上次她是问得太直接了一点，忘了女子在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或多或少总是会害羞的！

上官婉儿现在和莫怀见面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上次她原本问了莫怀介不介意她缺失了一段记忆，其实当时她是想接着说她喜欢莫怀，想要同他在一起，现在她反而庆幸当时明夜出现打断了她的这段话。

倘若当时莫怀说喜欢她，要娶她，她说不定会忍不住利用莫怀的权利去帮助她报仇，达到她的目的。

她不想利用莫怀，因为在她的眼中，莫怀是好人，因此这几日，总是若有若无地躲着莫怀。

太后刚把两人交出来，又借口自己不能吹风太久，离开了。

上官婉儿与莫怀相顾无语，一时间两人都没说话，气氛变得有些微妙。

“我不是有意要欺瞒你的！”

“恩，我知道！”原本想继续说南宫墨是谁？听上次他们说这话似乎她是太子南宫墨的妃子。既然她曾经是太子南宫墨的妃子为何不将她送回去？

她曾向宫女打听过与“南宫墨”的事情，只知道他是桑朔国的皇帝。当他还是太子的时候，与太子妃拂儿二人伉俪情深，知道现在后位悬空也是因为太子妃。

她忘了很多事情，他们说得又是那样含糊，含糊地她不之所以然。

莫怀似乎看穿她的想法，缓缓道：“就算你现在真的回去了，你也不可以变成你以前的身份了，况且也没有谁会相信人死复生吧？”

这个浅显的道理她自然是懂得，只是人长得相似，是不是会勾起与之有关的回忆？然后变成自己以前的代替品呢？

.....

只是休整了一点点！！！

80(3)

现在的上官婉儿变得非常迷茫，她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只得借口想出去走走让莫怀带着自己出宫去透透气，偷偷地将信送了出去，除了小环知道自己的过去，她相信童心也知道。同时她也坚定的相信童心会帮助自己，就是因为这份坚信让她送信给童心。

上官婉儿不放心别人，自己顾了量马车飞快地像驿站的方向去了，殊不知莫怀亦是在身后亦步亦趋地跟着。

“婉儿，这是要做什么？”

“我……我……”上官婉儿显然是没想到莫怀会出现，吃了一惊，手中的东西落到地上。

“如果你是想去报仇为何不同我说一声呢？我可以帮你的！还是说你根本不相信我呢？”莫怀的脸上带着一丝受伤，这表情有做戏的成分，也有受伤的成分。他怎么会不知道上官婉儿是不想拖累他呢！但是他更愿意她让自己去帮她，那样他会觉得她不再将她排除在外。

在莫怀心中上官婉儿依旧善良如斯，可是他不知道现在的上官婉儿就如同莫轩所想得那样将某些东西深深地埋在心中，现在的她对待那些曾经伤害她的人已经没了一颗包容的心，更多的是仇恨，会狠狠地报复。

“我……我……”上官婉儿咬紧唇辩，终是说不出什么话来，莫怀受伤的表情像针一样扎在她的心中。

“相信我好不好？我真的很像帮你！”

坳不过他，她点点头。

两人都没回宫，却不知莫轩接到了一封来自桑朔的信，是南宫墨亲笔写的，竟然是约莫怀出去见面。

莫轩冷笑着将手中的信揉捏成一团，冷冷地说：“知道该怎么做吧！”眼中更是发出嗜血的光芒，既然你自己要来送死，这可就怨不得我！不过，在你死之前我还会送你一分特殊的礼物，保证让你在下面也难以忘怀！

……

81（1）

银色的月光洒进来，为屋内平添增加一分梦幻的色彩。

一张大床上躺着一男一女两个人，身子以极其暧昧的姿势贴在一起。

“啊！”翌日清晨，一声惊叫声划破伴随这天明的到来划破天空，惊走了两只原本在树上嬉戏的小鸟，两只小鸟扑通了几下翅膀飞走了。

莫怀不耐地皱眉，谁大清早的惹人清梦啊？！缓缓地睁开眼睛，入目的是上官婉儿羞怒震惊的脸。不明所以地望着她，再看看两人，以极为暧昧的姿势躺在一起也就算了，更加重要的是两人赤诚相对！

难怪她要惊声尖叫，换做其他女子恐怕是更加壮观的场面了吧！

“你……你昨晚对我做了什么？”上官婉儿伸手死死的拉紧被子护住身子，靠近床里边，略带警惕的望着他。

“我……我……”

两人开始回忆昨晚的情景。

“开始是我不想回去，然后你说不安全，要留下来陪我，在然后是……”

“我们一同去客栈喝酒，你说要豪情一次！”

“然后我们喝的酩酊大醉，我说我很烦扰！你说‘借酒消愁愁更愁，抽刀断水水更流’！再然后……”

两人冥思苦想了一会儿，似乎都忘记了。

“明夜，这是怎么回事？”

明夜低眉睑目的进了房间，不卑不亢地说：“主子，您忘了，昨日是你自己要我先回去的啊！”

莫怀思忖了一会儿，似乎确实有那么一件事情。

上官婉儿刚刚退去红潮的脸似乎正在慢慢的变红，有燃烧起来的迹象。

“婉儿，放心吧！我会对你负责的，会娶你的！”

“可是……”难道因为这样就要嫁给他？似乎自己以前也经历了类似的情景。

“女子加的名声更重要！”莫怀一脸郑重地说，一字一顿说得铿锵有力，隐隐有势在必行的决心。

上官婉儿暗自摇头，若是她不同意，莫怀会更加内疚，身上并没有任何酸痛的感觉，想来两人应该只是赤裸的睡了一夜吧！

……

这一章更新的比较晚了，不好意思啊！

81(2)

南宫墨在客栈听说桑朔国大皇子要成亲微微错愕。

桑朔国的大皇子莫怀这个名字他是听过说，据说此人善谋，善政，原本星辰国的皇帝应该是莫怀的，但是他以自己体弱多病为由推

却了。后来才换成莫怀的弟弟莫轩做皇帝的，可是大家都知道莫怀在星辰国的地位等同于皇帝。

这并不是说莫怀有多大能耐，而是因为他们的关系很好，想到这里南宫墨的神色微微黯然，他为什么就没有这样好的亲兄弟呢?

原本南宫静是与他关系很不错的，那是因为他在南宫静小时候在皇后面前的维护，现在他成了他的杀父仇人，他们就……

南宫玉原本是他的好妹妹，可是当他知道皇后不是他的亲身母亲，甚至还是他的杀母仇人，一切就发生了变化……

南宫墨一个人望着窗外热闹的街道，柳絮站在他的身后看着他的背影，突然间觉得他其实也很孤寂，上前，轻轻的拥住他。

南宫墨的身子微僵，片刻后，缓缓道："絮儿，为何不喜欢花微？"没有由来得，南宫墨突然问道。

"为何？"柳絮有些怔怔然地看着眼前的男子，似乎没料到他会突然这样问，直直地盯着他，一字一顿道，"很多事情是无法说清楚、无法预料的，我喜欢你，希望你的眼里只有我，所以我不喜欢花微。她明明相貌丑陋，却依然可以做你的妃子！"

这话要是换在平常南宫墨肯定会很生气，然而今晚他什么都没说，只是拥着身边的人。

上官婉儿眼珠子一动不动的盯着眼前的东西，这些都是莫怀叫人送来的有关于她残缺记忆的资料。

莫怀说她不是拂儿，不用再次代价。

莫怀说桑朔国曾经的太子妃已经死了，她是上官婉儿，不用再背负国家嫁给南宫墨，以后做他的妻子就好。有什么麻烦他都会帮她解决的。

81(3)

南宫墨领着柳絮来参加莫怀的婚礼。

柳絮除了桑朔国的妃子，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星辰国派来的奸细。别人或许不清楚她的这个身份，然而南宫墨确实非常清楚的。

莫轩笑着迎接南宫墨的到来，目光停留在柳絮洋溢着幸福的小脸上，再往下看是柳絮微微隆起的肚子。

他嘴角扬起一抹幽深的笑容，缓缓道：“桑朔国皇帝艳福不浅呐！恭喜了！”

“同喜！”

“同喜！”莫怀轻轻地说。

上官婉儿凝着镜中的美人，美得有几分不真实。

“一梳梳到底，二梳白发齐眉，三梳子孙满堂，四梳梳到四条银笋尽标齐！”落雪笑着道，“姑娘可真漂亮，过了今日，姑娘以后就是大皇子的妃子了！”

上官婉儿浅浅地笑笑，脸上扬起淡淡的梨涡，总觉得心里少了点什么。

一抹红头巾遮住了她的视线，隔绝了外面的一切，由人领着出了宫殿。

南宫墨来原本是听说莫怀接了个女子回皇宫，那女子长得像上官婉儿所以才过来看看的，现在恐怕只能夜探才能看到了。而且还听说那女子领着个婴儿回来，想到此处不禁蹙眉。

他曾为此试探过童心，童心面无表情，听到这个消息微微震惊，似乎也不知情，又想到曾经在翩舞阁看到的两具尸体，心中又是一阵黯然。

太后高兴的坐在上面，多年来的心事终于了却了一桩，剩下的就是莫轩。想到莫轩她微微皱眉，原来的莫轩冷漠不爱说话，为了她的病，这个习惯稍微改了一点。面对亲近之人脸上会挂上笑容，看似好说话，骨子里却很倔强，认定了的事情就很难改变。

似乎感觉到母亲的注视，莫轩朝太后眨了眨眼。

新娘子被人带入洞房。

没过多久，南宫墨招呼张飞跟去看看，自己坐在大殿上跟着莫轩打马虎眼。

82(1)

莫怀是今日的主角，敬酒、招呼客人自然少不了他的。

没隔多久，张飞进来，凑在南宫墨的耳边说了几句，他的脸色微变，找了个借口离开了。

莫轩脸上露出邪肆的笑容，看着这一切，眼眸中闪着算计的光芒。

才出宫门，南宫墨招呼张飞带着柳絮回去，自己换上一身黑衣，折回宫内。

大红的灯笼高高挂起，宫内一片喜气洋洋，守在外厅的嬷嬷被人点倒，上官婉儿掀起头巾，入目的是一个黑衣男子，张嘴准备呼唤人来。

嘴巴才张开，被黑衣人以迅不及雷耳之速捂住，原本的尖叫声化作“呜呜呜”的声音。

“婉儿，别怕，是我！”南宫墨刻意压低声音。

刚才夜探皇宫才知道星辰国皇宫暗伏了许多侍卫，还好事先熟悉了一下地形以及皇宫的暗卫地点，否则想躲开他们哪有那么容易。

上官婉儿原本不平静的心在听到来人的声音之后平静下来，他大约是她残缺记忆中认识的人吧！

“你是谁？”陌生的面孔出现在她眼前，忍不住问道，平静的声音听不出丝毫情感波动。

“你不认识我了？”南宫墨的声音透着些微的不确定，随即又是一阵欢喜，道，“我是南宫墨！”

“南宫墨？”听到这个名字上官婉儿一阵窃喜。

话音刚落，传来一阵急促而又紊乱的脚步声。

“糟了！有很多人跑来了！”

“没事的，你先躲起来，他们不敢随便乱搜新房的！”

“王妃娘娘，你没事吧？刚才有人夜闯皇宫，追到这里人就不见了，属下担心你的安全，要不要搜察一下房间？”一个侍卫的头领在门

外问道。

“放心吧！没事，我没看到有人进来，想必应该是跑到别处去了吧！”

“如果有事的话，娘娘你一定要大声的呼叫！”

“知道了！”

82(2)

又是一阵渐行渐远的脚步声，直到脚步声听不见了，南宫墨才从角落出来。

“谢谢！”

“不客气！你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你听我说，我们曾经是夫妻，你曾代暗夜国的拂儿公主代嫁给我！”

“真的？”满脸的不可置信。

“恩！”南宫墨情词恳切，眼神真挚。

“可是他们跟我说得不是这样，他们说我是莫怀指腹为婚的未婚妻，莫怀找了了我多年！”略显疑惑的表情，显然是不相信南宫墨所说的话。

“婉儿，你要相信我，我是不会骗你的！”南宫墨似乎害怕她不相信一般，将她如何代拂儿嫁到桑朔国，如何死了全部说了出来。

“是吗？原来是这样！”略显受伤的表情，似乎无法相信身边亲近的人欺骗自己，小声地喃喃道：“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上官婉儿的眼泪慢慢溢出眼眶，一副梨花落泪的样子，南宫墨轻轻地拥她入怀。

上官婉儿小心翼翼的拿出一直藏在衣袖下面的短刀，没有丝毫犹豫的刺下去。

“你……”南宫墨不敢相信的看着眼前的女子，犹如两人从来不认识一般，满目的惊愕，“为什么？”

上官婉儿浅浅地笑了，冷冷的道：“为什么？你难道不清楚吗？你不是说你清楚我的每一件事情吗？我爹怎么死得？小环怎么死得？拂儿怎么死得？蓝墨一家又是怎么死得？你难道一点都不清楚吗？”

这次的婚姻隐藏这一个秘密：莫轩找到她说了她爹、小环死得真正原因，也就是那背后隐藏的阴谋，甚至连蓝墨一家、拂儿他们死都是因为这个原因。这时她才明白原来称霸天下就是要牺牲那些无辜的人，踏着别人的尸体坐拥天下。

如果是与她无关的人，她自然不会说什么，可是南宫墨杀得那些都是与她有关的人，所以她恨。

她只想要平静的生活，自由自在，不一定要荣华富贵。

.....

这几天不是我不愿意更新，是电脑突然开机不起来，我也没办法

然后我外婆生病住院，所以没时间去修理……

82(3)

莫轩带着一批人匆匆地赶进来。

南宫墨拼死的抵抗，他满眼的伤痛让上官婉儿不忍目睹，避开了他的眼睛。

红烛被打翻了，血染满了整个屋子，有南宫墨的，有那些侍卫的。外面的一切依旧热闹非凡，似乎这里的打杀根本无法波及到殿外的热闹。

不知为何上官婉儿看着南宫墨伤痕累累的南宫墨竟奇迹般的生出一丝不忍。

莫轩最后还是未能抓住南宫墨，南宫墨被另外一名男子救走了。

“你没抓到他！”

“国破家亡岂不是更好？”

“你这话什么意思？”上官婉儿瞪大的一双眼睛看着他，犹自不愿意相信自己耳朵听到的。

“没什么意思！”莫轩冷淡地说，随即笑道，“你该洞房花烛夜了！”语气判若两人，似乎之前那个不是他。

上官婉儿被送入另一个新房，冷眼环视四周，新房布置地与前面那张房间相差无几，大大的红烛燃烧着，簇新的喜被，喜被上缝着大枣、花生、栗子，象征早生贵子。桌上摆了合卺酒、枣子、花生、桂圆、筷子。

此时此刻的上官婉儿却没有丝毫的喜悦之情，隐隐地有几分担心南宫墨的伤势，那双手上的眼睛一直在她的眼前晃啊晃啊，似乎他那个人依旧还停留在她的身边，用那样的眼神看着她。

“你怎么啦？大婚当夜就心不在焉的？”莫怀不知何时进屋的，上前轻轻地拥着上官婉儿入怀。

上官婉儿闻着他身上淡淡地龙涎香混合着酒气，莫名地心安。

喝了合卺酒，做了一切该做的礼仪，他们上床睡觉。

“人家都说红烛一直燃到第二日早上，就表示两人会白头偕老，你说咱们会不会？”

觉察到他的不安，上官婉儿拉着她的手，看着他的眼睛道：“放心吧！会的，咱们一定会白头偕老的！”

83(1)

“婉儿，起床了！今早要去给母后请安！”

“恩！”说完，埋头继续睡觉，似乎又意识到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起身，瞪大的眼睛看着莫怀，猛然间忆起自己已经成亲了。

宫女进来侍候梳洗，上官婉儿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也只有莫怀不在这里的时候她才会出现这样的一副表情。

昨晚，她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和南宫墨真的成亲了，他们一起发生了很多事情，有高兴的，有不高兴的，很凌乱，具体是那些内容她记不太清楚了，似乎南宫墨真的没有骗她。

那双痴狂愤怒的眼又出现在她的眼前，搅得她心神不宁。

“婉儿，你怎么啦？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莫怀笑吟吟地走进来，眼底却没多少笑意，无意中反而带着几分失意。

“没有啊！我只是觉得嫁做人妇有些不习惯，好想念爹，还可以撒娇！”上官婉儿一边感慨着，一边留意莫怀的眼神。

果然，莫怀听了这话，笑了，宠溺地摸摸她的脑袋道：“你要是想你爹了，咱们可以回去拜祭你爹的！”

“好！大丈夫一诺千金！”说完拉着莫怀的手去给太后请安了。

“婉儿，怀儿，你们来了啊！”太后见他们一来，将婴儿交给站在一旁的奶娘。

行了一些见面礼，太后开始簌簌叨叨，大抵都是在说莫怀小时候发生的一些趣事，乐的上官婉儿躲在一旁偷笑。

“母后！”莫怀囧得出声，再不说话，估计他的母后会把他小时候尿床几次这样的事情都说出来。

“好了，好了，不说这个了，不过你们也真是的，孩子都这么大了，也不急着成亲，难不成等孩子长大成人？唉，真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在想些什么！”

这话说得上官婉儿微微尴尬，正欲开口解释。

莫怀却抢先道：“好了，母后您也别说些，现在咱们不是已经成亲了么？现在成亲了就可以了啊！”

.....

跟大家说声对不起，本来我在国庆期间是准备了存稿，这次出去是不会断更的，没想到后来电脑出来点问题，存稿丢了，又加上我们这边网络突然断开，走得好仓促的，最后都是请朋友帮忙留言说一下的！大家见谅啊！！！

83(2)

“母后，过两日我准备带婉儿离开。”

“为何？”太后有些不解。

“母后你是知道的这里不适合养病的。”

“也罢！”太后说这话时眼中些落寂。

两日后，莫怀领着上官婉儿离开了皇宫。

“咱们快到边境了，这里有两条路都可以到达边境，一条是小道，另一条是官道，小道的风景不错，官道倒还不如小道景色秀丽！咱们走哪条路？”莫怀寻问着上官婉儿的意见。

“小道吧！”能被莫怀称赞的东西无论如何都不会差到哪去，而且能欣赏到野外的景色也的确不是一件不错的事情。

马车的速度渐行渐缓，明夜一手继续拉着缰绳，一手慢慢地伸向悬挂在腰间的佩剑。

车帘隔绝了马车外的一切，莫怀一脸闲适地坐在马车内与上官婉儿谈笑风声，眼底深处多了一抹担忧，不动声色地将上官婉儿护在身后。

明夜武学初成就跟在莫怀身边，莫怀对他知根知底，很多事情彼此不需多说，莫怀便知道他要做什么，因此，他稍微放慢行驶的速度，莫怀便知是遇见某些不知明的情况了。

上官婉儿也是经过逃亡出来的人，很是敏锐地感觉到一丝异样，却依旧笑吟吟地与莫怀说话。在她看来，既然莫怀不说她也不会主动点破的！

四周人影晃动，风从四面八方涌向他们，突然，一群黑衣人将他们包围在中间。

黑衣人扫视了一圈，与其中一个黑衣人对视一眼，交换这某种信息，其中一人道：“动手！”

话音刚落，几人互相动手打了起来，莫怀他们不想打，来者不善，由不得他们！

其中一个黑衣人冷然喝道：“不要恋战，达到目的就好！”

马车内几人闻声，纷纷跳跃出来，莫怀依旧动作优雅，他小心地将上官婉儿抱在怀中，她眼角忽然瞥见地上微微一动，仿佛地下有什么东西在涌起——

是幻觉?

83(3)

凝神看去，却什么也没有。不解地蹙眉，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明夜额头的青筋鼓起，要不是看着对方人多，自家的公子身子骨又不好，他才不会这般退让。

一声令下，黑衣人几乎是同时疯狂地向他们发动攻击。

“哼！”黑衣人轻蔑地看了他们一眼。

一黑衣人缠住明夜，另外两人直取莫怀与上官婉儿。

他眯着眼，紧紧地盯着莫怀二人，也不知他从哪弄来的弓箭，直射向马车旁上官婉儿的位置。另一人在另一边射向莫怀的位置。

明夜大惊，没想到黑衣人竟然凭此间隙分别直取两人。

莫怀迅速的抱住上官婉儿，将两人的位置对调。

“小心！”明夜大声地呼喝着，已然来不急救助了，眼睁睁地看着箭没入莫怀的体内。

黑衣人见目的已达到一半，都互相点点头。

其中一人一掌将上官婉儿劈晕，带着她离开了此地。

明夜见自家公子伤重晕迷，嘴唇泛紫，看伤口的样子很显然是箭上淬了毒。在他眼中只有自家公子最是重要，自家公子重伤，他没心思去管上官婉儿，任由着人将她带走。

一阵马蹄声传来，竟莫轩领着十几人匆匆赶来。

看了眼前的一切，莫轩知道自己是来晚了，让某人捷足先登，双手在下面紧握成拳。

飞速地下马来到自己哥哥面前，伸手搭上他的脉搏，眉头越拧越紧，咬牙切齿地说出几个字来：“南宫墨，你最好给我记着，我一定会加倍奉还的！”

一边说着，一边从怀中掏出一颗药丸塞进莫怀口中。

“昭告天下，星辰国莫怀逝世！”

“小姐，你醒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

“你是谁？”上官婉儿警觉地盯着眼前的丫鬟，自己被人劈晕钱发生的那一切她一点也没忘记。

84(1)

也就在此刻，上官婉儿在细细的打量着四周的一切，隐隐觉得这房间熟悉，好像以前这里就应该是她自己的房间一般，她就是这里的主人。

“这里是什么地方？”

“你是谁？”

“你的主子呢？”

一连窜的提问，愣是让小丫头不知所措的望着她，似乎不知道该先回答她的哪个问题好。

片刻的忪怔，小丫头缓缓道：“这里是桑朔国的皇宫，我是主子派来照顾你的宫女，主子等会应该会来见你！”

小丫头说这话说得有条有理，上官婉儿忍不住多纠了她两眼，见她此刻面色平静如常，倒是个聪明伶俐的丫头。这个时候她俨然忘记自己也只是一个十多岁的少女！

“好了，我知道了，我饿了，你先下去弄些吃的东西上来吧！”上官婉儿笑着对小丫头道，她虽对自己身处在此处不满，但是她还没有不满到需要对一个照顾自己的丫鬟来生气。

知道这里是桑朔国的皇宫她反而一点都不担心她自己的安危了，就是笃定南宫墨不会做出伤害自己的事情来。这样的直觉本应该是很奇怪的，然而这样的念头像是在她头脑中生根了一般。

她不想纠结原因所在，她只知道自己现在很饿很饿，因为她从昨日被抓到现在一直都没吃东西，而昨日早上她因没什么胃口也没吃上几口。

片刻功夫后，小丫头端上可口的食物，那些东西都是她平日的最爱，看来是南宫墨特别吩咐人准备的。

果然，接下来小丫头的话证实了她心中所想，她缓缓道：“那些东西是皇上吩咐奴婢特别为小姐准备的，一直都放在御膳房热着的，候着小姐的，小姐醒来就可以吃了！”

“你多大？叫什么名字？”

“奴婢今年十五！唤作小雪！”

“嗯！你先下去吧！”吃完东西后上官婉儿对着小丫鬟吩咐道。

……

跟大家说下对不起，昨天忘记上传了，等下补上！

84(2)

果腹完了，上官婉儿开始思忖着自己如何逃跑，在这里虽说是没什么生命，但是莫怀中的那一剑不浅，观看当时莫怀的那个样子也知道箭上有毒，而且莫怀身子本就不好……

在房间呆了大半日，上官婉儿才推开门，见两个侍卫一左一右的守着，她再向前跨出一步，已然被两人一左一右的拦着，再无法前行。

上官婉儿蹙眉看着眼前的一切，在还未吃饭前她就已经知道门外一左一右的占了两个人，那个叫小玉的八成也是过来监督她的。之所以不出来也不过是抱有一种侥幸的心里在里面，希望小玉走了，那两人或许也会因为其他的一些原因离开，现在这种侥幸不过是她的一种自欺欺人的一种罢了！

上官婉儿强行挥开挡在她前面的一双手，两个侍卫脸上出现了一丝慌乱。想扣住她，又似乎怕伤害她。

正当两个侍卫一脸左右为难之际，小玉出现了，她清脆的声音在上官婉儿耳边响起：“小姐这又是何苦来着？他们只是下人，也不过是奉命行事，小姐何苦为难他们？还是说小姐觉得为难他们心里会舒服些？”

上官婉儿原本与两个侍卫纠缠在一起的手停了下来，放开，站在原地不动，一双如盈盈秋水般的眸子眨也不眨一下地望着她。

“小姐，可是想出去看风景了？在下愿意奉陪！”小玉一边说着一边扑闪着一双大眼睛。

上官婉儿眼睛瞬也不瞬地盯着她看，她现在这个动作好生熟悉，和记忆中的一个身影重叠！是的，很像莫怀！

两个侍卫也是将两个眼睛瞪得老大，瞠目结舌地望着小玉。

上官婉儿咧嘴一笑，道：“好啊！”

随即想到她可能是莫怀兄弟二人的人后，笑容收敛，一本正经道：“我累了想要回房休息！但是休息之前我想沐浴，你们去替我提桶水进来吧！小玉，你进来侍候吧！”

84(3)

“是！”三人异口同声地答道。

“你说今日是不是会变天变得很快啊？”其中一个侍卫问身旁的一人。

“你是想说那位小姐和小玉姑娘？我也觉得！你看那小玉姑娘先前还说那小姐为难我们来着，接着就调皮的与那小姐调笑！再说说那小姐吧！在听到小玉的话之后，原本笑得很开心，结果马上笑容一敛，扳着脸说她要休息！”一边说着还一边摇头。

“是啊！你先去提水，我守着他们，等下我再去提水！”

“也好，我也正好怕她人丢了，皇上找我们麻烦！”

里面两人一进房间，上官婉儿一直盯着她看。

小玉脸不红心不跳地与上官婉儿对视：“小姐想问什么？”

上官婉儿仍是看着她，现在的她倒不像起初那么笃定她是莫轩的的人了。小玉一脸的无辜，但是她也在书上看过其他的国家有别的国家的卧底。

干笑两声，上官婉儿道：“我难道就不可以出去走走吗？”

“小姐还是等皇上过来了，让皇上带着你走一圈不是大大的涨了自己的面子么？一个人走多没意思啊？”

上官婉儿哑言，撇撇嘴不再说话。

“小姐前面是想问我是莫公子的人对吧？”小玉眨着一双眼睛天真的问她。

原本觉得没劲的上官婉儿此刻凝神的看着她。

“我是莫公子的人，公子知道你被人抓了去，所以命我好生照顾着。”

“那他现在如何？”

小玉的眼睛闪了闪，声音也隐隐的有些底气不足：“这个奴婢就不知道了，公子没说！”

“真的不知道么？”不似先前的平静，声调也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些许，语气中多了一抹厉色。

“小姐，怎么啦？”守在门外的侍卫问道。

“没事！”双眼一动不动的看着小玉。

“不……不知，真的不知，主子的事情奴婢从来都是不敢主动过问的！”小玉低着头回答。

85（1）

小玉原本是个长相清秀的女子,现在她细声细语的说话中带着一丝怯懦，倒有几分楚楚可怜的姿态在其中。

这番情景在外人看来俨然就是她上官婉儿逼供下人，她本就是心软之人，此刻见到这番情景自然是不忍心再逼问下去，只能做罢，即使是这样却依然无法掩饰心底的担忧！

“抬起头来吧！你再做出这样一副样子别人倒以为是我欺负了你！”上官婉儿淡淡地说。

“你们再说些什么？”南宫墨的声音突兀地在门外响起。

上官婉儿一惊，飘忽不定地看着他，也不知道他来了多久，又听到了多少，随即脸上漾开一个恬淡的笑容，缓缓道：“没什么，只是说你的宫女很机灵，我很喜欢！”

“喜欢？喜欢是那个样子的吗？”南宫墨疑惑地望向她，显然不是那么容易就被糊弄过去的人。

“是啊！是很喜欢！不过你的宫女做出一副楚楚怜人的模样，倒显得像是我在欺负她一样，我很坏，所以我才摆出一副冷淡的表情。”上官婉儿笑着说，“我想出去走走可以吗？呆在屋里好闷！”

说着亲昵地上前拉着南宫墨的手臂轻轻地摇晃着，紧接着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松开了南宫墨的手臂，一脸愧疚地退到一边，低着头，眼中噙着泪水。

“下去吧！”南宫墨对着小玉吩咐道。

上官婉儿也想跟着小玉亦步亦趋地退下。

“我是吩咐她退下，你这又是准备去哪？”南宫墨似笑非笑地看着她，显然也明白她此刻是想起那一剑的事情了。

上官婉儿愕然地看着他，要说她为什么笃定南宫墨不会伤害她吧，现在想来应该也有最后那一剑没入他的身体，他最后看她的延伸有关吧！那是看自己心爱的人的眼神，还有他中剑后她心中莫名的担忧以及醒来对四周环境莫名的熟悉。

……

/这一章晚了一点，大家见谅啊！

85(2)

是的，她凭借的就是这些东西来判定南宫墨不会伤害她，而现在正如他所想的，南宫墨也的确没有伤害她。

“你……你没事吧？”犹豫了一下，上官婉儿缓缓地开口关切道。

南宫墨的眼神微冷，双眼一动不动地看着她，冷笑道：“放心，死不了，你没看我现在好好的站在这里么？怎么当时不再继续使劲一点，说不定你在使劲一点我还真当场死了也不一定呢！这可不正是遂了你的心意！”

嗫喏了一下，上官婉儿噙着泪水的双眸灼灼地望着他，低声道：“我……我那时不是故意的，我只是很生气你间接害死了我父亲，害死小环，害死拂儿，害死蓝墨，害死那一个村子的人！”说着泫然泪下，眼中全然是悲愤伤心苦闷之情，双肩不停的颤动着。

“而且后来我……后来我也减少了力道的！”说到此处已经是抽咽得不成声调。

此刻的情景与前面上官婉儿对小玉的境况有些相似。

南宫墨本就因为对上官婉儿有情才会去星辰国的，又因为对她有情才趁机将她挪到这里来。不然现在的上官婉儿也不会有这么好的待遇，更甚者说不定她早就被关在大牢中受刑。

南宫墨见她一脸的梨花带泪自是早就不忍心，之所以不出声也不过是想要一个解释，一个对上次事情的解释。

“好了，我没事了，幸好你在最后的时候收了些力道，不然我还真的当场去见阎王了也不一定呢！”说着，脸上带着一丝淡淡地嘲讽，不知是在嘲弄她还是嘲弄自己。

上官婉儿偷偷地瞄了他一眼，知道此刻自己算是过关了，当下也送了一口气，暗暗庆幸自己当时在末了时刻收了几分劲道，同时也明白适当的示弱对自己也没有丝毫坏处。看着他脸色苍白，她的心又是一酸，暗自忖度他现在应该也不算太好吧！

……

85(3)

那一刀虽不致命，但是也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康复，心又是一软，心刚软下，眼前又是小环的脸、爹爹的脸、蓝墨的脸、拂儿的脸以及那一村子人的脸在交替出现。刚刚软下去的心又坚硬几分。

南宫墨一直注视着她，自然将她的这些变化收入眼底，慢慢道：“我并未发出任何命令去杀害那一村子的人，蓝墨、拂儿的死也不是我的原因，小环的死与我有或多或少的关系，归结起来也就只有小环的死与我脱不了干系，其他的人都与我无关。过两日我会给你一个解释！”一字一顿铿锵有力，说得煞有其市。

上官婉儿的眉纠结在一起，心中对莫轩的话多生出几分疑惑。

凭心而论，她对莫怀很信任，说到对莫轩的信任全凭借的是莫怀对莫轩的信任。莫怀曾经对她说过在这个世界上，他永远相信的人只

有他的母亲和莫轩、明夜，明夜能信任是因为日日相处，莫轩能信任是因为小时候的那一剑，至于他的母亲则是因为她是生养他的人。

若是要问他他的母亲与莫轩他更信任谁，回答的却是莫轩，理所当然的语气让上官婉儿咂舌。

所以对于莫轩的话她选择相信，因为莫怀说莫轩不会伤害他想要保护的人。

当时莫轩找上她说可以让她自己报仇，他说莫怀身子不好，不易过度劳累，不然现在当皇帝他也不会为了莫怀当上这劳什子的皇帝。

“浴汤端来了！”门外响起侍卫的声音。

一句话让室内的气氛随之改变。

南宫墨似笑非笑地看着她，似笑非笑中透着一点点暧昧。

上官婉儿窘得一张小脸通红。

“那个我……你……”现在的她说话也没了顺序，只希望南宫墨不要在盯着她看了，她眼睛抬也不敢抬一下，一双眼睛瞪大地看着地面，似乎要将地面看出一个洞出来。

86(1)

半晌，南宫墨道：“我先出去了，晚些再过来！”

后来，南宫墨没再出现，不过我却得了应允能出翩舞阁，只能在附近走走，而且还必须带上小玉连同守在门外的两个侍卫跟着。即便如此我还是很高兴的，毕竟比起总是在房间呆着要好上许多。

小玉说这里是原来太子妃居住的地方，自从皇上登基后，东宫就一直闲置着。

我暗叹，难怪我对这里熟悉，原来这里是我以前居住的地方。

这一日风和日丽，我出去走走。

就听见两个小宫女小声道：“听说星辰国在办丧事呢！据说是莫怀王爷死了吧！举国同丧，那架势俨然就如同皇帝死了一般。”

“唉，真可惜，见不上那王爷一面，据说长得同谪仙般，是个俊雅飘逸的公子呢！”

越往下听，上官婉儿脸色越苍白，小玉在一旁担忧地看着她，她没注意到小玉只能面露担忧，眼底却带着若有若无的得意。

“你们刚才在说什么？”

两个宫女神色慌乱，显然也是没料到身后会突然多出一个人出来。

“我问你们刚才说什么？”她紧紧地抓着其中一个宫女的衣领问道，此刻的上官婉儿脸色苍白，呼吸急促，眼神也是飘忽飘忽的，又带着一抹疯狂，与不置信交织在一起。

“是……是说星辰国莫怀王爷死了，在办丧事！”小宫女战战兢兢地回答。

“怎……怎么会？他怎么会死了呢？怎么会呢？”上官婉儿小声地呢喃着，手不自觉地松开。

那宫女一得自由，马上跑开，在看不见他们的地方与方才一起说话的那宫女一起偷笑。

这一切上官婉儿自然是不会得知，所谓关心则乱，正是因为这份关心她才会乱了阵脚，失了方寸，被人钻了空子算计了。

上官婉儿失魂落魄的忘翾舞阁的方向走去。

小玉看着这一切，嘴角微微勾起，她要得就是这样的效果。

86(2)

这比起她亲自说出来要有用得多，她还可以用这个做借口，做一件更大的事情。

远远地有人注视着这一切，那人紧紧地盯着上官婉儿看。

“那是谁？”

“是皇上从外面带来的女子，和以前的太子妃长得很相似。”

说话的这两人都是南宫墨的亲信，一个是李公公提拔上来的太监，还有一个便是新擢起的皇上身边的红人谋士柳熙。

有人说他是靠自己妹妹的裙带关系进来的，也有人说他是凭借着自己的才华得到了南宫墨的赏识，说法众多纷纭。

过了许久上官婉儿才平复心情，开门，面无表情地看着小玉道：“小玉，你进来。”

“你一直都知道对不对？”

“知道什么？”

“你还要装傻充愣多久？莫怀的事情！”

“是！奴婢是知道，但是是主子不然告诉小姐的，怕小姐伤心，怕小姐去报仇反而因此而误了自己！”

“那现在呢？现在就不会了么？”说着，眼泪水又在眼眶中打转转。

“小姐想报仇现在这个样子也是不行的啊！你这样反而会连累刚才那两个宫女的！小姐若是真想报仇还是借机行事比较好！”

柳熙的出现让上官婉儿单调的生活多了一些乐趣，两人成了朋友后，上官婉儿才知道原来自己与柳熙曾经见过，还帮他和他妹妹买过冰糖葫芦。

这些事情上官婉儿自己不记得了，都是听柳熙提起的，现在他的妹妹是南宫墨的宠爱的柳妃。

南宫墨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在上官婉儿看来南宫墨是不会知道他们两人的事情。可是她却不知道现在东宫大部分的人都是南宫墨的亲信，这些微末的细节自然是逃不过他的眼睛的。

上官婉儿结识柳熙算是有意识的去主动结交他，因为小玉说他是皇上的亲信，以后她真的得宠还要依仗他。

86(3)

上官婉儿对于小玉的这话不置可否，只是她并不认为等她真正获宠的时候她与柳熙两人还能像现在一样成为谈得来的朋友，现在两人都不算真正的交心，更何况那个时候！而且上官婉儿也不认为到时候她真正的得宠了，与柳妃对势的时候，柳熙还会顾念旧情不对她出手。

小玉却说："柳熙与柳妃两人之间的关系并不亲密，柳熙对他的亲身妹妹那才叫好，可惜的是他的亲妹妹身子不好！柳妃没有好的家世，全凭借着柳熙加上皇上的恩宠才能一步步爬到现在这个位置，柳妃与柳熙两人之间不过是因为利益而相互来往的，不足为惧。小姐到时候若是得宠，说不定他会作为小姐在朝廷上的支柱也不一定，更何况小姐还有童心可以倚仗！"

顿了顿，她又道："现在的柳妃恃宠而骄，本就不甚聪明的她因现在的行为得罪的人不少，后宫很多女子盼望着她下台，我看那柳熙对她也或多或少的有些厌倦！说起来柳妃得宠和小姐你也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呢！"

"和我？和我有什么关系？"上官婉儿有些不解，她到现在都还没见过柳妃。

"小姐到时候见到她不就知道原因了么！"

几日不曾出现的南宫墨今日出现了，上官婉儿瞧着他的气色好了许多，想来这几天他修养的一样不错，刚想到这些她的心一松，马上又是一紧，蹙眉，却依旧笑吟吟地迎着他，将他挽留了下来。

她要名分，她不要在这样默默无闻地呆在这里。

南宫墨道："你不是想要知道小环、你爹、拂儿、蓝墨那些人的死因么？我现在给你看，这些事我叫人调查出来的结果。"

看了那些结果，上官婉儿的心越来越沉,闭上眼，缓缓道："你先出去吧！我想一个人静静！"

南宫墨什么都没说，只是缓缓地走出房间，他走得极慢极慢！

87（1）

此刻的上官婉儿有些茫然，她不知道自己应该相信谁，莫轩、南宫墨对于现在的她来说都是陌生的，相信南宫墨只是靠的那种直觉！

南宫墨走后，上官婉儿也独自走了出去。

这个时候小玉没跟着，她认为这个时候跟着她反而是多余的，现在的她心中的天平在摇摆不定，指不定自己在一旁还碍事。

上官婉儿全副心思的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连柳熙叫了她好几声都没听见。

直到柳熙重重地在她的肩膀上拍了她一下，她才回过神来。

看着柳熙，闷闷道：“有什么事情啊？”一脸的心不在焉的样子。

“心情不好？有什么心事说出来心里会舒服些，总是憋在心里会憋出病来的，多个人多一些意见可以提供参考。”柳熙诚挚地说出这番话来。

上官婉儿眼睛一瞬不瞬地盯着他，此刻的她心里乱成了一团麻线，剪不断，理更乱。或许是因为柳熙的眼神过于真挚清澈，以致于上官婉儿愿意将这件事情对他这个刚认识不久的朋友说。

顿了顿，才听她缓缓道：“好！”说这个字的时候她心里也做了一番挣扎，她凭着自己对柳熙的为人的判定以及在赌那窜冰糖葫芦对当时的他们的价值。

当下缓缓将事情一一道来，其中自然省去了她与莫怀、与南宫墨之间的那段纠缠。一边说，一边冷静地分析。

柳熙没对这件事情做出任何做评价，只是及其认真而郑重地说：“我会帮你！”

对上那双干净的一尘不染的眼睛，上官婉儿选择相信。

柳熙愿意帮助上官婉儿只是为了还冰糖葫芦的人情，那两窜冰糖葫芦在她的眼里或许不算什么，但是在柳熙兄妹二人来说的意义又大不相同。而且这几日的接触让柳熙觉得上官婉儿这人很好，很闲适，他喜欢与她在一起的感觉。

.....

87章（2）

这几日，柳熙一直忙着南宫墨交给他的任务，以及上官婉儿的事情，在宫里停留的时间明显少了许多。

南宫墨却是趁着这几日的时间来翩舞阁的时间长了许多，他一来上官婉儿便会想办法将他留下，无他，只因为她非常的想单独见童心

一面。

现在她身边没有一个能够让她信任的人，小玉是莫轩的人，说得话不一定可信，而且有小玉跟着她见童心，她更加无法与童心谈事。

柳熙是帮着南宫墨做事的，之所以告诉他，是想看看他到底能不能够信任，而柳熙现在迟迟未能见面，她却迫切地想要知道事情的原委。

皇宫内事最藏不住秘密的地方，南宫墨在东宫翩舞阁呆的时间越来越长，果然引起了有心人的注意。

这一天，上官婉儿还处在睡眼朦胧的惺忪状态，却被门外的声音吵醒了。

“让开！难道你们听不懂我的话么？”一个骄横地声音响起。

“可是皇上吩咐过的，没有他的命令任何人都不能进去的……”

“皇上说得？难道本宫就不是你的主子了么？皇上的命令？我偏要进去看看里面住得是什么人！”

“柳妃娘娘……”

话还没说完，就听见“啪”地一声响起，看样子应该是刚刚那个侍卫被挨打了。

小玉看着眼前的一幕正准备悄悄地离开，立马就被一个宫女叫道：“站住！”

小玉这时哪还肯听她的，拔腿就跑。

“来人呐，给我抓住那个宫女！”

小玉毕竟是女子，虽说会些功夫，可是宫里有明显的规定，宫女不能习武，小玉在这些人面前自然不敢露出马脚，还没跑多远，就被侍卫抓住带到柳妃面前。

又是一个掌嘴的声音响起，小玉低声地抽咽着，这时在屋内的上官婉儿已经穿戴整齐，耳边听着这些人的叫声，自然不忍心小玉再继续受苦。不管小玉听命于谁，至少她目前对自己还算是不错的。

……

这几天事情很多，不过我会加快更新的

87章(3)

“找我？”上官婉儿淡淡地笑着开门，动作优雅，看着门口一群惊愕地众人。

门口的众人也是一脸惊讶地看着她，其中有些人在还没进宫前就听说过太子和太子妃恩爱无疆，也暗自看过太子妃的画像，自然知道眼前的人长相极似死去的太子妃。

众人仿佛恍惚间明白了她住在翩舞阁的原因了。

柳妃脸色微白，她自然是发现自己的笑容和眼前的女子有些相似，眼睛也有一些，她一直以为既然太子能够喜欢太子妃，她也同样能让太子喜欢她，太子妃会成为过去时，然而眼前的事实却告诉她他不过是在自欺欺人罢了。

她回头看着众人一脸的恍然大悟，神色中隐隐有些得意与幸灾乐祸，她生气了，原本这些妃子叫她来不过是因为她是最受宠的妃子，只要是不涉及国家的大事在她这里都可以弱化，因此众人叫她来，让她又种后宫之主的感觉。

“啪！”一个巴掌落在上官婉儿的脸上。

眼角的余光在扫到远处的一抹明黄色，她改变了主意，原本她是可以反抗或者回打柳妃一巴掌的，现在她却是低低地抽咽，微微颤抖着肩膀，一副我见犹怜的样子。

“狐狸精！”柳妃将所有的愤怒都发在上官婉儿身上，眼看着一巴掌又要落下，却听见身后众人齐声地叫道：“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其他众人都已经齐齐下跪，现在站着的只剩下上官婉儿、柳妃、南宫墨。

一句话让柳妃生生停下手中的动作，转头对南宫墨笑吟吟道：“皇上，你来了！她出言辱骂我！”

南宫墨沉声道：“柳妃，你还不跪下行礼？！”

南宫墨的脸色有些阴沉，柳妃讪笑着拂了个身，算是行礼。

南宫墨有些担忧地看着她，将她拉到怀中，柔声道：“婉儿，你没事吧？”有些心疼地轻轻地抚摸她的脸。

88章（1）

上官婉儿没说话，轻轻地摇头，南宫墨蹙眉看着柳妃，声音极为冷淡地道：“柳妃，禁足一个月！”

孰轻孰重众人立马明白，各个脸上都露出一抹幸灾乐祸的笑容。

柳妃听了这话惊怒交加，她的脸青一阵白一阵。虽然知道自己比不上已逝太子妃在南宫墨心目中的地位，但是她想自己凭借自己往日与南宫墨的情分，南宫墨也不应该对她，不问原因不问事情，直接将她禁足。

“为什么啊？”柳妃不依，要是真的就这样被禁足了，明天她就会皇宫的一个笑话。

“欺上瞒下！这个算不算，罚俸禄一个月！”南宫墨沉着脸丢下一句话，拉着上官婉儿走了。

柳妃恨恨地看着两人渐行渐远的身影。

“哟！柳妃娘娘，真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失宠了！”一个幸灾乐祸地声音传来。

“是啊！本来我还以为皇上会偏袒你一点，可是……唉！”

柳妃恨恨地瞪着这些女子一眼，平常他们在自己面前不都是低声下气的吗？现在……落井下石是吧？我总有一天会让你们都后悔的。

小玉嘴角微微上扬，似乎很满意现在的这一幕。

南宫墨虽然知道自己这样的行为无异于无形中将上官婉儿推到了箭靶子中心，但是他不想她再被人欺负，若是她是一个正在受宠的妃子，柳妃又怎么敢这样对她呢？！至于那些女人的那些小伎俩他想上官婉儿应该应付得来，他相信现在的上官婉儿心不再想以前那么软了。

三日后，皇宫再次传出一女子如鲤鱼跃龙门般地从一个平凡的女子一跃成四妃之一，赐字“婉妃”，而且这个女子还奇迹般地与死去的

太子妃长得极为相似。

后宫不过是朝廷的一种延续，这么大的事情自然而然地会影响到朝廷一些人的利益，一时间之间反对上官婉儿为四妃之首的人不在少数。

88(2)

童心一直没说话，他自然知道这个所谓的婉妃是谁啦！

柳熙也没说话，只是静静地沉吟，他也明白这个婉妃指的是谁，只是他没想到会这么快，而且皇上会给她这么高的份位，这不是在无形中再次将她推向风浪的尖口么？！

易冰似笑非笑，他的仇很快就能报了。

童心

Chapter_9

、柳熙、易冰三个都是南宫墨信任的官员，他们都一致支持婉妃为妃，一时间原本保持中立的一些人也都纷纷赞成。大家都是聪明之人，见风使舵，三人持一个意见很显然是南宫墨授意的，就算不是南宫墨授意的，但是遂了皇上的愿，他高兴了，他们自然也会有好处的。

上官婉儿封妃，后宫众女子看她有羡慕的，有嫉妒的，她只是淡淡地笑笑。

花微只是远远地看上一眼，悄悄地退到后面。

“哥，你一直都知道对不对？”

“知道什么？”易冰满脸无辜地看着她。

“你知道太子妃没死对不对？”

“是！不过，花微我可要告诉你，她的事情你就不用在操心了，你只要好好照顾好你自己就可以了。除了家仇，我最大的愿望便是希望你能幸福！小时候我答应母亲要好好照顾你的。后来我们走失了，这么些年我一直很后悔，也一直都没尽到做哥哥的责任。！”易冰眼神有些飘忽，似乎陷入过去的回忆中。

“哥，这些我都知道，你……你别说了！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

“哥知道你以前很敬重南宫墨，现在对童心有感觉，但是敬重和喜欢是两种不同意义的东西，你要分清楚你自己心中的感觉才好！”说完，转身离开了。

“还可以吗？”

“可以的，为什么不可以？谁都知道南宫墨没碰过你，娶你只是怕……只是为了对得起他自己的良心，你不用多想，到时候你说了，他……他会愿意的。何况他现在又找回自己心中一直所想的人啦呢！”易冰头也不回地说道。

88(3)

自从太子妃死后，花微为救太子妃毁了容，南宫墨为安抚他才收了她，封她为妃。

尽管贵为妃子，她在皇宫依然受尽众人的白眼，花微本就不是特别喜欢争辩的人，比她级别低些的女子依然敢当着她的面嘲弄她，每次都是童心出面，帮忙责骂那些胆敢辱骂她的女子。

再比如，虽然宫里有规定每个月每个妃子都有一定的俸禄可以领，可是一个不受宠的妃子，即使那些宫人克扣她的俸禄，她也不能说什么。童心却会帮着指责那些宫人，皇宫里多是踩低攀高之人，那些人见童心出面，自然不敢再放肆了。

要说对童心没感觉那是假话，可这就是喜欢么？

在后宫偏僻的一角。

“我查不到！”

“怎么会？有人刻意封锁？”

“你说是谁封锁这个消息的可能性要大一些？”

“什么人？出来！”

柳熙的话刚落，冲着来人抓去，上官婉儿慢慢地走出，看见小玉与柳熙两人纠缠在一起，只是她没想到小玉柔柔弱弱的，竟然会武功。。

“杀了她吧？”话虽然带了些微的询问，但是却没有一点询问的语气在里面。

“她是星辰国的人！”上官婉儿淡淡地说。

原本她不想小玉死的，但是小玉不死，莫轩肯定会知道这件事情，而且她不想要莫轩知道她已经开始怀疑他了。

听了这话，小玉惊恐地看着她，哀求道：“娘娘，你饶了我吧！我……我……”柳熙手掌成刀，好不犹豫地劈了下去，眼看着就要落到小玉身上了，却听上官婉儿道：“有没有毒药需要人不定期的服下解药的？”

“这个方法不行，她必须死！”柳熙这话说得斩钉截铁。

其实上官婉儿知道从她说出小玉是星辰国的人后，小玉注定会有一死，柳熙是不会留下一个奸细在自己的国家的。

89(1)

她眼睁睁地看着一条生命消失在自己眼前，微微惋惜。

“觉得可惜了？”

“有点，她其实还很聪明的！”

“聪明？如果有人要她杀你，她也不会心软。”

“这个我当然知道！”

很多事情有了第一次，就会出现第二次，人的心也会慢慢冷却变硬。

就好像现在，上官婉儿要对柳妃出手了。

这件事柳熙也知道，对此他没有任何想法。

要问上官婉儿为什么要对上官婉儿出手，理由很简单，她现在已经想起了很多事情，比如她现在想起花微曾经对自己很好，而且她那张脸之所以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也与她有关。

而对花微那张脸话题最多的便是她，同时上官婉儿也立志想尽办法治好她的那张脸，如果实在医不好了也要想办法减淡她脸上的烧伤的痕迹。总感觉自己以前似乎是在哪看到可以将脸还原的方法，却是怎么也想不起来。这让她懊恼了好一阵。

除柳妃的方法其实很简单，若不是正好发生有妃子流产，说不定上官婉儿还不会现在对她出手哩！

雪贵嫔流产，皇上将这件事情交给上官婉儿查。

上官婉儿知道真正的凶手——以前月贵妃的妹妹白墨墨贵嫔，对于月贵妃这个人上官婉儿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了。不过她对白墨这个人的印象很好，她很安静，安静中又带着一点点的孤单。

要说白墨为什么要害雪贵嫔，那也只能说是雪贵嫔咎由自取，她自己先害白墨流产的，对于他们两人的恩怨上官婉儿没兴趣参与。她

找过白墨只是稍微的告诉她她知道事情是她做，让她记住她欠自己一个人情。

小玉死后，南宫墨又重新派了一个名为紫衣的宫女作为她的贴身侍婢。

上官婉儿对紫衣有几分好感，她的话不多，平常都很安静，你吩咐她做的事情她一定会替你办妥。

89(2)

柳熙望着紫衣的背影道：“娘娘还是能信任她么?”

“不能，不过，对她有好感！她做事很认真仔细！”上官婉儿淡淡地说。

“那就收了她，让她直接听命于你！”

上官婉儿按照柳熙的方法开始准备收服紫衣，就想柳熙说得身边能有一个能信任的人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至少你做有些事情能放心一些。

“紫衣，听说你以前是皇上的亲信，是么？”

“回娘娘，皇上只是觉得奴婢做事认真些！”

“是么？”上官婉儿挑挑眉，不置可否，“本宫不管你以前是帮谁做事的，但是你现在跟在本宫身边就要听本宫的吩咐，不要面上伺候一个主子，心里又想着如何帮心中的那个主子打倒眼前的主子。即使不是扳倒眼前的主子也不行，既然跟在本宫身边就要一心一意地跟着本宫，否则你们的下场会和小玉一样！”最后一句话说得雷厉风行，声色俱下。

紫衣怔怔地看着她，她一直觉得眼前的主子不似外表柔柔弱弱，却不曾料到她会有如此凌厉的一面。

可是她却不知道眼前的主子是在莫怀潜移默化的影响下面面形成的。

“知道了！”紫衣低眉睑目地说，很虔诚。

“记住本宫今日所说的话！还有我这话不是单独对紫衣一个人说得，也包括你们所有人在内，你们忠心于本宫，本宫自然也不会亏待你们，倘若有二心的人，请自行离开。若是被本宫发现，下场你们自己知道的！”上官婉儿扫视宫殿内所有宫人的眼睛。

“奴婢、奴才们都听到了！奴婢、奴才会谨记娘娘今日所说的话，以后一定一心一意的孝进娘娘的！”一屋子的宫人都齐声回答。

“都散了吧！刚做什么就做什么！”上官婉儿满意地看着这一幕，嘴角微微上扬，笑着对宫人说。

柳熙说要懂得见好就收，她上官婉儿也不是什么贪心的人。

.....

天气变冷了，大家注意防寒保暖，可别感冒了啊！

88（3）

这个世界上不会所有的事情都如你所愿的，现在的上官婉儿就面临这种情况。

自从上次上官婉儿说了那番话后，那些奴才都安守本分许多，做事认真仔细，没让上官婉儿发现什么可疑的迹象。

柳熙不放心上官婉儿一个人，又悄悄地换了两个奴才给她，这两个人都是她亲手提拔上来的，所以他很放心地交给上官婉儿，这两人名唤小锦、小雪。

对于柳熙挑来的两人上官婉儿自然是能够信任的。

柳熙还说易冰这人不简单，让她不要轻易相信。

她点点头。

本以为她自己的宫殿不会再出现细作了，哪到是天不遂人愿，她还亲自在发现自己宫殿内一个有异心的人。

这一天，上官婉儿从外面走进来，就见一个宫女在自己房间鬼鬼祟祟的，东翻翻西瞧瞧，时不时地回头看看外面，也不知道是在做些什么。

光是这些小动作就足够令上官婉儿怀疑的了。

上官婉儿在门口站立。

那宫女一回头见她，见她，吓了一大跳，小心翼翼地站到她面前，略显紧张地请安：“娘娘金安！”

“在做什么？”上官婉儿的声音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

“奴婢……奴婢没做什么！”

“真的没做什么么？”

上官婉儿问出这话就表示只要那宫女实话实说就什么事情也不会有，她会选择原谅她的。

“没！真的什么都没有！”那宫女仍是矢口否认。

“哦！没什么就好！你叫什么名字？”

“奴婢名为小雨！”

“等下到我房间来一趟，以后再本宫身边侍候！”

小雨一听这话面上一喜，赶紧谢恩道：“谢娘娘！”

却不知这就是她的催命符！

“小玉，马上叫人准备海虾和苹果！”

“是！”

下午，小雨到房间，吃下上官婉儿叫人精心准备的海虾、苹果，当场死亡。

90(1)

上官婉儿如同受到惊吓般，立刻请来御医验证食物。

御医验证的结果是食物没毒，或许是因为小雨吃了其他东西引起的。

上官婉儿听到此处，只是拍拍胸口，故作心惊安心状，道：“谢谢王御医！”吩咐下人打赏。

看着王御医远去的背影，上官婉儿咧嘴一笑，她就知道会出现这种情况，御医院所有的御医都检查不出来结果。她不知道自己是从哪知道这个的，似乎在很久很久以前自己就知道这些东西了，很奇怪的一种感觉。

南宫墨听闻此事，皱眉，火急火燎的赶来，见上官婉儿没事，也只道是虚惊一场，并没有放太多心思在上面。现在两国面临即将开战的局面，他实在没时间顾及其他的东西。

这件事情引起了很多人的注视，有人说婉妃心胸狭窄，连个宫女都容不下。也有人说有人想害上官婉儿不成，反而把自己的人陪了进去。也有人说是死去太子妃的附身，要来报仇。也有人说上官婉儿是妖女，用妖法害死宫女。

尽管背后有很多人在传言吗，但是人前依然对上官婉儿毕恭毕敬。

渐渐的传言少了，恶意传播此事的人死了，没人再敢乱说其他的事情。

人闲着就喜欢说些东西来娱乐一下，比如他们现在就在谈论主题有转移到花微。

上官婉儿听人背后说花微本就不甚高兴，现在居然有人说花微用了魅惑的手段使得皇上娶了她这样一个陋颜的女子，甚至还说她在魅惑婉妃，一会儿又说花微与她狼狈为奸，来祸害宫廷。说她一个长相算是过得去的女子一飞冲天，一下子跃到四妃之首，也是一种魅惑手段。

上官婉儿当场将两个乱嚼舌根的宫女乱杖打死，杀鸡儆猴，这一招很好用，此事过后，宫里再无人敢乱嚼舌根。

南宫墨虽不关心这些事情对这些事情也是有所耳闻的，只是淡淡地皱眉。感觉现在的她与以前的她判若两人，只想或许是以前经历太多事情改变的。

90（2）

星辰国对桑朔国下了战书，桑朔国面临极为紧张的战事。

南宫整天与童心、易冰、柳熙等人在商量战事，商议好的战事布置图在南宫墨的书房。

上官婉儿整日呆在房间内，两国要打战这么大的事情她还是知道的，对此她没多大的想法，因为她原本不是桑朔国的人，而且经历了那么的事情她也变得冷漠了。

说来也奇怪，自从小玉死了之后她似乎再也没遇见星辰国的人了。

梁将军早就起身去桑朔国的边境了，星辰国兵临边界，边界的人人心惶惶。

翌日清晨，南宫墨命人快马加鞭的将昨夜商议好的战事图送往边界。

星辰国与桑朔国对战，星辰国像是事先知道了桑朔国军事了解很深，梁将军每次布置好一个阵势，星辰国那边的应对方案已经出来了，紧接着他们的。

梁将军想着恐怕是有人事先将那些商议好的战事图送到了星辰国。

这一站桑朔国惨败。

南宫墨知道消息后，异常震怒。

一干重臣也说是出了内奸，而当日在御书房的人少之又少，而且又都是南宫墨自己深信的人，他自然是不会相信他们几个会出卖他。

然而，身为皇帝，本性多疑，虽说他不愿意怀疑那几个人。但是，枕边之人有时候也不见得可信。

柳熙想起曾经呆在上官婉儿身边的小玉，想必潜藏在桑朔国皇宫的星辰国奸细不少哦，只是上官婉儿怎么会与星辰国的人有联系?

柳熙在御书房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却又不确定，害怕因为自己的不确定害了上官婉儿。自从她封妃后，已经是在后宫风浪口上，虽然表面风光，但是风光的同时也隐藏着无数风险，所以他缄口。

下了朝，柳熙命人将带了些话给上官婉儿。他现在正被怀疑着，虽然南宫墨表面上没说什么，但是帝王心自古都是最难猜测的，他觉得还是小心一点为妙。

90(3)

可是他却不知他在御书房那些微小的动作已经让南宫尽收眼底，开始怀疑他了。

南宫墨派人监视他的一举一动，他想低调，这些事情依然没有逃过南宫墨的眼睛。

柳熙的人前脚刚走，南宫墨后脚就进来了。

“你怎么来了？”显然是很奇怪南宫墨的突然到来，而且这次他居然没让人禀告就进来了。

“怎么不欢迎？”南宫墨面无表情地说。

“怎么会呢？皇上的到来让这里蓬荜生辉！”上官婉儿的心微微不安，也不知南宫墨是什么时候到来的。

“是么？你难道就没其他的话要对我说么？”南宫墨低沉着嗓音说。

“皇上你想听什么话？”上官婉儿淡淡地说。

“什么话”南宫墨的声音陡然提高，上官婉儿吃惊地望着他。

“雪贵嫔到！”门外响起太监尖细的声音。

“参见皇上，婉妃娘娘！”

“起来吧！身子不好怎么不呆在自己屋子里面好好休息呢？”南宫墨蹙眉道。

“小雪，去泡茶，小锦，还不快扶雪嫔坐下休息！”

“谢谢婉姐姐，只是臣妾有要事禀报！”

“那皇上和雪妹妹慢慢聊好了，臣妾先出去了！”上官婉儿伏身准备告退，却被雪贵嫔拉住，她的嘴角微微上扬，有点幸灾乐祸地看着她。

来者不善这个词在上官婉儿脑海中闪现。

“姐姐先别急着走啊！这事情还真与姐姐有关系哩！姐姐不想听听吗？”

南宫墨本就心情不好，自然没时间来理会这些妃子之间的明争暗斗，颇为不耐烦地说：“雪儿，有什么事情快说吧！”

察觉道南宫墨的不耐烦，雪贵嫔正色道：“皇上不是说有星辰国的奸细吗？臣妾手中倒是有一封姐姐送往星辰国的信件呢！”

上官婉儿冷笑着看着她，她倒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与星辰国之间有了往来的信件了，自从小玉死后，她似乎再也没有获得星辰国的任何消息了。

91(1)

南宫墨先是看了上官婉儿一眼，见她面不改色，一副坦荡荡的样子，心微惊，微痛，有几分失望。

看着信上的内容更加的心痛，如果说那一剑是因为不记得以前的事情了，他可以原谅的，那么现在的情况又是什么呢？难道他对她的好，她到现在还一点都感受不到吗？

雪贵嫔那孩子是怎么弄没得，他又怎会不清楚呢？交给她处理一是因为信任，二是因为觉得她能做好。可是她公报私惩罚柳妃，惩罚柳妃他不能理解，柳妃进来恃宠而骄，不喜欢她的人比比皆是。从封妃到现在被她害死的人又岂是在少数，他不说不代表他不知道。

上官婉儿见南宫墨的冷色越来越差，心微微不安，那样心痛夹扎着不信任的眼神让她胸口绞痛，不安地问道：“出了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南宫墨仿佛听到了笑话般，恶声凶怒道，“你自己做了什么你自己心中有数，又何必让别人来说明？”扬手将手中的信件甩给她。

上官婉儿弯身捡起掉落在地上的信件，越往下看脸色越发苍白，这一系列的动作在南宫墨的眼中又成了另一种涵义，她……她居然不反驳？原来还是默认了啊！原来这就是自己宽容所换来的，他冷笑着，眸光中满是嘲讽。

“怎么默认了？”这话又像是嘲讽她，又像是在嘲弄自己。

“这不是我写的！”上官婉儿此时开始为自己辩驳，对上南宫墨不信任的眼神又急又气，“真的不是我写的，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呢？难道就是凭着这上面的字迹么？字迹可以叫人仿造的啊！”

“是么？字迹是可以叫人仿造，那么人呢？人也可以叫人仿造吗？”南宫墨近乎痴狂地说道，“那我进来之前你又在干些什么呢？难道那也是别人做的吗？”

“进来之前……”上官婉儿小声地呢喃着，显然陡然睁大眼睛，显然是明白他是误会了什么事情了。

91(2)

“不是的，你……”上官婉儿急着想要解释，却被南宫墨如千年寒冰般的声音打断。

“你好好反省一下吧！来人，好生看着婉妃娘娘，这一个月内没朕的吩咐谁都不许出来，也不许任何人进去！”说完扬长而去。

雪贵嫔目的已经达到，也跟着离开了。

上官婉儿颓然地坐在凳子上，双臂紧紧地抱着双腿，头埋在双腿间低低的抽咽，怎么会弄成这样？他为什么都不相信我？不问丝毫原因的将我软禁？

小雪、小锦见了，心生不忍，出言安慰道：“娘娘放心吧！说不定皇上只是一时生气，等他气消了，想清楚怎么回事了，知道你是冤枉的就会原谅你了！谁都知道皇上一向最袒护娘娘的啦！”

“情况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上官婉儿含糊不清地说，擦掉脸颊上的泪痕，缓缓站起身来道,“好了，我没事了，你们也下去吧！”

不过小半功夫的时间，皇宫所有人都知道皇上一向宠爱的婉妃娘娘失宠了。

边关传来一封又一封的紧急报告，桑朔国一座又一座城池的失守，南宫墨整日呆在御书房内忙地心力交瘁，眼睛内布满了血丝。

这一夜，上官婉儿所在宫殿的奴才都被迷晕了。

半夜，宫殿着了一场大火，风势助长了火势的蔓延，火势过境，一片浓烟，费了大半天的时间终于是将火扑灭了。

然而，整座宫殿死得死，伤得伤，尸体横躺，一片焦黑色，无法辨别样貌。原本金碧辉煌的一座宫殿毁了大半。

南宫墨看着眼前狼藉一片，缓缓地闭上眼睛，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缓缓地滑落一滴泪。这一次没有人会再继续帮她逃跑了，童心、易冰、柳熙三人他都命人监视着。

上官婉儿却是在这一夜被人挪走。

“哥，人我现在帮你带回来了，你可以放心了吧！”莫轩颇为无奈地对着横躺在床上假寐的男子说。

91(3)

“是么？你……唉……”莫怀轻轻地叹气。

“哥，我知道你这次很生气，现在她已经回来了，你总该气消了吧！”莫轩倚靠着门说。

上官婉儿从起火那一刻就隐隐的觉得情景似曾相识，似乎自己以前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接着就被人迷晕了，现在她一直在做梦。

她梦见自己的过去，从小时候的记忆一直到穿越过来的记忆，一点一滴的往事一一浮现。接着画面跳转，她看见“自己”跪在灵堂前，灵堂上挂着一张爷爷的画像，她甚至还清晰的看见半透明的爷爷走过来对她说：“婉儿，以后要好好做人，莫要在害人了！”

上官婉儿被这诡异的一幕惊醒了，额头上冒着细密的汗珠。

这时跑来一个宫女打水给她洗脸。

她看见镜子中陌生的自己，“啊”地一声大叫，不停地摇头，眼角泪珠不断地滑落。

小丫头被她的超长反映吓住了，赶紧跑出去叫人。

桑朔国念婉三年十二月初，婉妃下葬。

桑朔国念婉四年八月，星辰国兵临桑朔国帝都。

然而，原本可以一举攻下桑朔国的星辰国不知为何迟迟不见行动了。

“哥，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他们的缓兵之计呢？难道他说什么咱们就要相信什么吗？”莫轩不甘心的说道。

“你难道忘了，很早很早以前母后做了什么嘛？虽说我能理解母后的行为，但是父皇临死之前还是惦记着这么一件事情——他脱我找到他流浪在外的儿子。张航之以前是父皇的谋士，后来不知所踪，这两件事情几乎是发生在一起的，所以我想他也没必要骗咱们！”莫怀一边喝着碗中的药，一边淡淡地说，从他平静的表情下，优雅的动作，几乎看不出他是在喝药。

“或许吧……”

桑朔国念婉四年九月，星辰国退兵桑朔国，两国签订了和平共处的文书。

后记

“哥！”南宫墨有些生涩的开口。

莫怀微笑着说：“如果觉得难为情的话，就叫我名字好了！”他脸上的笑容让人感觉如沐春风。

“大哥，我想见见她，可以吗？”顿了顿，南宫墨道。

“跟我来吧！不过她现在什么都不记得了，到时候如果问出一句‘你是谁’也是正常的，你要有心里准备！”莫怀边说边领着他往另一边走。

“哥，他这哪是来看你的啊？分明是别有用心，心口不一！”莫轩在一旁撅着嘴道，此时他不在是高高在上的帝王，而是一个闹别扭的小孩。

“不是都一样嘛！他还是先来看我的啊！”莫怀眨着眼睛道。

“如果他不先来看你，又怎么会知道他想见的人在哪呢？”莫轩忿忿不平地说。

“到了！”

南宫墨顺着莫怀手指的方向看去，果然看见上官婉儿和几个宫女在放风筝，看见他们来着，将手中的风筝扔给站在一旁的宫女，欢快地碰跑过来。

“莫怀哥哥，你们怎么来了啊？”上官婉儿亲昵的拉着莫怀地手臂问道，随即才发现站在一旁的南宫墨，“咦，他是谁？”

“他也是我的弟弟，叫南宫墨！”

“以前怎么没见过？”

“他在其他的地方长大，我们相隔的很远，所以你没见过！”

“原来这样。”上官婉儿若有所思的说，随即道，“我们见过吗？总觉得你好似很熟悉！”

“送给你！”上官婉儿将香囊递到南宫墨手中，“我喜欢你！”

(完)

==========

本图书由（danlstory）为您整理制作，更多精彩好书敬请登录：http://bbs.31uuu.com如网

站无法打开，请发邮件至：ssmmuu@gmail.com索取，我们将会在一分钟内回复您的邮件！

==========